

通鑑礪蕭斧而伐菌蕭斧伐蕭之斧也詩云取蕭祭脂又云采彼蕭兮

芙蓉劍

盧照鄰詩相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越絕書薛燭說劍云其其華如芙蓉始出觀其鈔如列星之行○劍有鱗鈔○鐔有時而吼

銑鏡

蕭摩訶與北齊戰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摩訶遙擲銑鏡正中其額應手而斃鏡音簡唐秦瓊尤善用之今按瓊本傳躍馬挺鎗取人萬眾中無不如意又鄂國傳敬德善馬情當與齊王元吉戰

二效其兵銑鏡編目注短兵也形如小鑿

角端步搖

晉書載記贊角端掩月步搖翻霜按角端謂弓也李陵遺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角端弓為貴耳步搖者慕容也初莫護跋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搖諸部因目之為步搖後訛為慕容因以為氏焉

白間

西都賦招白間下雙鵠榆文竿出比目二句為對白間猶黃間也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間古弓名文選以間為鵬非也

自相矛盾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本此

折竹爲踔

劉錡順昌之戰折竹爲踔如市井爲戲者人各持一爲號直犯金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百人聞踔聲卽聚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金人終夜自戰積尸滿野

雲錦韜

按字書古無套字以韜字轉去聲元微之陰山道詩從騎愛奴絲布衫臂鷹小兒雲錦韜羣臣利已安僭差天子臨軒空憫悼悼正叶韜徐幹七喻縣珠于長韜燭修夜而爲陽

水龍

隋梁睿請伐陳文帝詔曰陳國未盡藩節誠須責罪興師若命水龍終當原脫一字屈水龍謂戰船也

綠鷁蔥鷺

劉楨魯都賦綠鷁鷁皆船名船首畫此二鳥形也

蘭鷁

謝朓賦靡蘭鷁兮江之濔蘭鷁舟也可對燭龍

扁舟本作編舟

或問予詩人多用扁舟何處為始予按南史天淵池新製編魚舟形甚狹故小舟稱扁舟六朝詩惟王由禮有扁舟夜向江頭泊之句至唐人則多用之

水船

宋末洞庭湖賊楊么四輪激水船行如飛今失其制

箬

箬即篷也宋書輦箬字如此寫蓋從省也

帆名曰雙

南越志南海有盧頭木葉如甘蔗織以為帆名曰雙以其疎暢懷風故帆不從竹從布予按廣韻失之雙字僅云帆也知為何等物

腰舟

鵲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壺瓠也為腰舟以浮水也

舟車

秦越至遠也躡立安坐而至也因其械也械謂舟車

也

輦

呂氏春秋曰人引車曰輦司馬法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說者以謂夏中馬不踰時殷踰時周歷時故前世輦少後世輦多

左傳疏

麗驂

王肅曰古者一轅之車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殷益以一駢謂之驂周人又益以一謂之駟今按周人實兼用之故曰駟驪是驂又曰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貝轂塲宮

嚴助相貝經曰堯懸貝轂于塲宮貝轂以貝飾轂也塲宮他書亦未見

燭路

晉隱逸傳士女駢填車服燭路

車衮

子夏易傳曰輶車下伏兔也今人謂之車衮形如伏兔以繩縛於軸故車下縛曰輶○檀宜作輻榆宜作

轂

馬羅披

文鴛與石虎戰敗解馬羅披自鄣注馬羅披即鄣泥

也

蛟韉

荀子蛟韉注馬服之革蓋以蛟皮爲之韉呼見切左傳韉鞅鞅韉音絢在背曰韉鞅音胤在胸曰鞅詩陰鞅蓋續注靳環靳者言其常處游左驂馬背上左傳如驂之有靳籀文作鞅夔古昏字也鞅倚兩切在腹曰鞅今之袞肚鞅音半在後曰鞅

寄生

齊高帝紀時軍容寡闕乃編櫻皮爲馬具裝折竹爲寄生又東昏侯紀馬被銀蓮貝裝鎧雜羽孔雀寄生寄生不知爲何物也

唐馬鞭價重

柳宗元鞭賈云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價直五千必曰五萬復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以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此雖寓言亦必因當時鞭價而立說也又顧况有露青竹鞭歌曰鮮于仲通正當年章仇兼瓊在蜀川約束蜀兒采馬鞭聯灰煮蠟光爛然章仇兼瓊持上天忽見揚州北邨前祗有人還千一錢蓋言其物貴而價賤也然一鞭之直何至五萬而千一之錢猶以爲少今世雖以金玉寶珠飾

之人亦誰肯以此重價酬之者古今好尚不同如此
又唐人進士絲鞭工緻爲寂洪武中江南富家猶有
藏之者見高啓詩集

杓鑿

杓字從木從內考工記調其鑿內而合之宋玉九辨
圓杓而方鑿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今舉子程文
襲用杓鑿不相入彼此相效莫知其非也夫杓鑿本
相入之物惟方杓圓鑿則不相入今去方圓字而曰
杓鑿不相入字義之不通文義大謬矣甚者寫杓字
作柄字尤可笑也

赭繩

商君書赭繩束在木古之匠人用赭繩卽今之用黑
斗也

露卯

齊書舊爲殺者齒皆達榻上名曰露卯

木匠搆

一本作木傍

卯字

近峰聞略說木工搆卯字引伊川語錄云杓鑿者搆
卯也搆卯圓則圓搆卯方則方又引文筭如室新構
而去其鑿契注鑿契筭也又引金史張中字制小舟
不假膠漆而首尾相鉤帶謂之鼓子卯余按搆卯字

當作奠牲奠字出考工記及文選注而漢書五行志所謂門牡者義取牝牡蓋枘者刻木端以入鑿有牡之象鑿者空其竅以受枘有牝之象奠牲二字蓋亦古矣揮卯字蓋亦後人撰借爾

胡器

詩含神霧曰胡人蠻貊作器物多與中國相反書則橫行食則合伏床則交脚鼓則細腰

升菴外集卷之二十二終

升菴外集卷之二十三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編

安居周達校

飲食部

茶訣

陸龜蒙自云嗜茶作品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後自注云茶經陸季庇撰茶訣釋皎然撰庇卽陸羽也羽字鴻漸季庇或其別字也茶訣今不傳予又見事類賦注多引茶譜今不見其書

羽一名疾字季疵見本傳又見皮日休文

茶錄

凡茶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蒸造實捲摸中串之惟
建劍則既蒸而研編竹爲格置焙室中最爲精潔佗
處不能造其名有龍鳳石乳的乳白乳頭金蠟面頭
骨次骨末骨鹿骨山挺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
用洎本路食茶餘州片茶有進寶雙勝寶山兩府出
興國軍仙芝嫩蕊福合祿合運合慶合指合出饒池
州泥片出虔州綠英金片出袁州玉津出臨江軍靈
川福州先春早春華英來泉勝金出歙州獨行靈草
綠芽片金金茗出潭州大柸枕出江陵開勝開捲小
捲主黃翎毛出岳州雙上綠芽大小方出岳辰澧州

東首淺山簿

一本作薄

側出光州總二十六名其兩浙及

宣江晁州止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爲號散茶有
太湖龍溪次號末號出淮南岳麓草子楊樹雨前雨
後出荆湖清口出歸州茗子出江南總十一名又小
峴山在六安州出茶名小峴春卽六安茶也

茶子

傳巽七誨峘陽黃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極石蜜
茶子觸處有之而永昌產者味佳乃知古人已入文
字品題矣

蜜雲龍

竹坡詩話曰東坡有蜜雲龍山谷有齋雲龍皆茶名也

白乳頭金蠟面

比苑焙茶之精者

茶名

顧渚紫笋霍山黃芽東川神泉峽山碧澗劍南綠昌明峽州明月房萊萸寮

茶有九難

陸羽茶經言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滌非水也外熟內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臙鼎腥甌非器也

煎茶

張又新煎茶水記粉槍未旗蘇蘭薪桂陸羽茶經育華救涕皆奇俊語

油面

蔡襄茶錄佳茶多以珍膏油其面自注油去聲

茶榜

雀舌初調玉盃分來詩思健龍團槌碎金渠碾處睡魔降

茶寮

僧寺茗所曰茶寮寮小窓也

取水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水甘滑不可名疑茶
煮藥皆美又二分二至日取水儲之後七日輒生物
如雲母狀

酺字解

會聚飲食曰酺酺之爲言哺也以食曰哺以飲曰酺
詩曰以開百室鄭氏箋曰百室出必共湑而耕入必
共族而居也又有祭酺合醪之歡周禮族師祭酺注
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田有蝗螟廐有馬瘟皆祭之
祭畢而合飲遂名爲酺也校人冬祭馬步杜子春云
步卽酺也則其音當爲步也春秋緯云酒者乳也王
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後世酺祭廢而羣
飲有禁漢世有賜酺之典丘文莊謂禁民飲尚不可
況導之使飲乎此言殊未嘗終歲勤動豈無一日之
歡乎牛飲以亾殷虎酺以敗楚者酒也三爵而將德
百拜以成禮者亦酒也奚可因末流之亂而廢本始
之治因庸醫而廢藥因庸將而廢兵可乎我

太祖制不立酒禁不賜酺恩但教民毋多種秫以妨

民食斯則張弛之道同于文武而過于漢唐矣韻今

化益玄醴

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食赤烏之麩麥飲化益之玄醴折張騫大宛之蒜軟晉國郇瑕之鹽○化益即伯益淮南子曰伯益作井

酒

酒乳也所以養老壽也天有酒旗星垣在柳乳忍九切孝經緯

乳酒

孝經緯曰酒者乳也梁張率對酒詩如花良可貴似乳更堪珍杜子美詩山城乳酒下青雲本此

十年不敗

唐太宗賜魏徵酒詩醽醁勝蘭生蘭生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

碧琳腴

碧琳腴酒名見曾吉甫詩可對江瑤柱江瑤柱蠟黃也

天門冬酒

外臺秘要天門冬釀酒初熟微酸久停則香諸酒不

及蔡侍郎衡仲嘗試釀之果成美醞

蘆酒

杜詩黃羊飯不羶蘆酒還多醉蘆酒以蘆為筒吸而飲之今之哂酒也又名釣藤酒酒以火成不醉不斃兩缶西東以藤吸取溪蠻叢笑

八桂

八桂酒有瑞露石湖釀於成都川其法名萬里春今其法具存

綠紋螺紅梁醞

煬帝在揚州遊雞臺恍惚與陳後主遇以綠紋螺酌紅梁醞共飲請張麗華舞玉樹後庭花一曲此白日見鬼也

琬液瓊蘇

琬液瓊蘇皆古酒名見醉鄉日月

醕醕

醕首酒也今日曰醕尾酒也頭酒

東風至而酒湛益

淮南子東風至而酒湛益李淳風感應經湛作況其解云按今酒初熟甕上澄清時恒隨日轉在旦則清者在東畔午時在南日落在西夜半在子恒隨日所

在也又春夏間在地窖下停春酒在甕上汎者皆逐風而移雖居深密非風所至而感召動之

酒字音

酒一作子與切孝經緯曰酒者乳也嘉穀之乳也張超誚青衣賦東向長跼接狎歡酒悉請諸靈碎邪無主參同契法象歌若藥染爲黃似藍成綠組皮革煮成膠麩藥化爲酒

茗芋

酪酏醉貌晉山簡傳及世說皆作茗芋蓋假借字也又簡文帝曰劉尹茗竹有實理茗竹亦茗芋也今本一作茗柯於義不貫

孔明戒子書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于亂

戒酒

殷王牛飲而喪朝楚臣虎酣而敗德成都有累月之醉中山困千日之眠

麴

麴酒母也釋名麴朽也鬱鬱使衣生朽敗也丘上聲今燕趙之音正叶

酢漿

說文漿酢也周禮四飲之物三曰漿石氏星經酒醪五齊之屬天文酒旗星主之漿水六清之屬天文天乳星主之內則所謂酒漿當有別也○酢古音醋言其有酸味也本草玉石下品部漿水味甘酸微溫無毒主調中引氣宣和強力通關開胃調理腑臟粟米新熟白花者佳煎令醋止嘔噦白人膚體如縉帛爲其常用故人不齒其功○按楚辭招魂臠鼈炮羔有柘漿漢書泰尊柘漿唐宴進士有三勒漿謂訶梨勒菴摩勒烏欖勒也則漿不止用粟米爾

采醴雀餒

蔣山栢林常多醴陳後主以爲甘露雀餒後人亦認爲甘露

浮注


禮投壺若是者浮注浮罰爵也浮或作匏古者罰醵或以匏匏浮于水故罰飲曰浮也說苑浮以太白



饗飧

周禮注小禮曰飧大禮曰饗又曰飧客始至之禮饗將幣之禮今之通訓曰朝饗夕飧飧如今驛舍下馬飯饗如今下馬宴客至必夕夕食未盛故曰夕飧享

宴必以早爲敬而享宴必盛故曰朝饗然飧字從夕
食今作殮訛矣

糲粳穀精

左傳粢食不鑿字當作粳精細米也詩召女彼疏斯
稗鄭玄曰疏粗糲米米之率糲十稗九粳八侍御七
又九章算法云粟五十爲糲三十稗二十七粳二十
四御二十一皆三之一也或曰粟一石爲糲米六斗
舂一斗爲稗九升又云爲鑿則八升米之細者乃窮
於御通于粳楊桓六書純曰鑿米五升舂爲四升曰
穀音榘爲五減而四也古篆作象四○以見意小

篆作穀米減而三曰晶古篆作象三○以見意
糲而粳粳而穀穀而晶細之極也魏校六書精蘊曰
精粹字皆從米精者何也米之脫粟也色微黃赤人
皆知其粗也糠去而白穀矣未也粳矣未也舂而近
心矣色微若青此生意所函也粹者何也始而礱米
殼也中而舂米去膜也卒而音展多工也米去翳也乃

後瑩然玉粒萬粒與一粒同雖欲去之不可得而去
矣學問之極功猶是易曰純粹精也其是之謂夫慎
按說文一斛粟舂爲九斗張宴曰七斗九章算術曰
六斗古者斛受十斗一石粟無九斗之理當以九章

算術爲是又按緯書引孔子之言曰七變入白米出
甲謂磴之爲糲米也春之則稗米也師恐作之則繫
米也音普各切齊謂春爲音之則穀米也又渠擇之音嗟音
蕤之則爲晶米卽九章所謂侍御米之細者窮于御
言其可御于君也以字言之則臬字从臼从米卽古
文穀字後人加及複且贅矣華入臼卽古文齒字華
士角切音與齷同插簡于地也春粟以杵亦象插簡
于地之形故說文云齒字从穀省則齒加米已贅又
加及于傍益贅矣皇象章草止用齒而漢碑隸字變
作蕤可證之古字之始因附著之

飯曰一頓

俗語飯曰一頓其語亦古有之賈充傳云不頓駕而
自留矣隋煬帝紀云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元微之
連昌宮詞駢令供頓不敢藏文字解詁續食曰頓

竹根黃

賈逵曰梁米出於蜀漢香美逾於諸梁號曰竹根黃
梁州之名因此

青精飯

杜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青精一名南天燭又
曰墨飯草以其可染黑飯也道家謂之青精飯故仙

經云服草木之正氣與神通食青燭之精命不復隕
謂此也

麩麩

于寶周禮注曰祭用麩麩晉呼爲環餅又曰寒具今
曰餛子

寒具

晉桓玄喜陳書畫客有不濯手而執書帙者偶浣之
後遂不設寒具齊民要術并食經皆云環餅世疑餛
子也劉禹錫寒具詩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
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盞以寒具
爲餛子也宋人小說以寒具爲寒食之具卽閩人所
謂煎餛以糯粉和麩油煎沃以糖食之不濯手則能
汚物其可留月餘宐禁煙用也林和靖山中寒食詩
云芳塘波綠杜蘅青布穀提壺已足聽有客初嘗寒
具罷據梧慵復散幽經則寒具又非餛子並存之以
俟博古者

糗粿蜜餌餠餠

楚辭糗粿蜜餌有餠餠王逸注餠餠餠也以蜜和米
麩熬煎作糗粿擣黍作餌又有美餠衆味甘具也朱
子注云以米麩煎熬作之寒具也可山林供曰楚辭

此句自是三品糗粿乃蜜麪之乾者十月間爐餅也
蜜餌乃蜜麪少潤者七夕蜜食也餽餽乃寒食寒具
也

粉荔

玉燭寶典云洛陽人家正旦造絲雞蠟燕粉荔枝故
宋人賀正啓有瑞霏餞臘粉荔迎年之句

瓊糜

楚辭精瓊糜以爲糧注糜屑也今之米餠羹

王餌

出梁元帝雜纂今之餌塊也

牢丸

藝文類聚束皙餅賦有牢丸之目蓋食具名也東坡
詩以牢丸具對真一酒誠工矣然不知爲何物後見
酉陽雜俎引伊尹書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九字詩
人貪奇趣韻而不知其誤雖東坡亦不能免也牢丸
今湯餅也

饘蕡

周官饘蕡儀禮注作逢蕡熬麥曰饘熬麻曰蕡今
之麥牙糖蕡今之麻糖也

木麵

吳都賦麩有桄榔又曰文穰槿樞穰卽桄榔也木樹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乾擣水淋之可作餅交趾一本作趾盧亭有之嶺表錄異云桄榔木葉下有鬚如馬尾土人採之以織巾子其鬚尤空鹹水浸漬卽麤漲而韌以此縛船不用釘線水性如竹紫黑色有文理工人以制博奕局又其木剛作鋨鋤利如鐵中石更利惟中蕉柳致敗爾按此卽今之董棕也木之有麩不止桄榔權木皮中亦有白粉可作餅又有莎米麩久服不饑生嶺南

脯腊臠胖

周禮腊人掌乾肉脯腊臠胖之事脯之爲言脯也脯時而成也腊之爲言夕也經夕而成也周易噬嗑有乾肉之文古注云朝曝而夕乾又曰晞于陽而煬於日曰乾非如今人之臘肉經臘而成也論語祭肉不過三日又服食家陳臠醢藏皆禁不食則古人脯腊之制亦養生之法也○脯薄切今之羝也腊之爲言夕也朝暴而夕乾臠無骨肉也音呼詩周原臠臠謂土膏如無骨肥肉也又曰則無臠仕言其脂膏自潤也胖之爲言片也析肉意也○古無臘肉臘乃祭名○古人祭以肺爲重食牲以肩爲重

煮羊

燕山錄曰煮羊以鼈煮鼈以蚊省火

蟹胥

說文胥蟹醢也言其凶胥胥解也字訓云蟹之美在足故從足周禮唐人注青州之蟹胥集韻作蟻音四夜切○淮南糟蟹一器數十蟹入皂筴半槌則經歲不沙稅瑛云蟹以夜糟則不沙○車螯或作車蛾

視肉

山海經狄山有視肉注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生如故陶弘景刀劍錄漢章帝鑄一金劍

投於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怪按水經云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瓜人浴輒沒不得出宋江隣幾雜志作

宋小說云徐稹廷評監稅廬州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

懼而埋之一有後以問人人曰案白澤圖所謂封即食之多力者也視肉蓋此類个絕不聞按邦士精也如手在地中

食之無疾音博勝切一本無按以下十六字

竹筍江魚

杜子美送人迎養詩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

饌來用孟宗姜詩事韋蘇州送人省覲詩亦云沃野

收紅稻長江釣白魚又云洞庭摘朱菓松江獻白鱗

外集卷二十三 飲食

然杜不如草多矣青青字自好白白近俗有似兒童
白白一羣鷺被人趕下河之謠也豈大家語哉

嘉魚

嘉魚出丙穴多脂煎不假油也

金齏玉膾

吳人製鱸魚鮓鱻子腊風味甚美所稱金齏玉膾也
鱸魚肉甚白雜以香菜花葉紫綠相間以回回豆子
一息泥香杏臙坊之實珍品也鱻子魚腊亦然回回
豆子細如榛子肉味甚美一息泥如地椒回回香料
也香杏臙一名八丹杏仁元人飲膳正要多用此料

○鱻子魚今京師名鱻鱻魚

侯騷蟲薺

廣志云侯騷蔓生子如雞卵既甘且冷輕身消酒又
名簡子藤蕭子雲賦所謂簡子秋紅也魏武帝食品
曰蟲薺子如彈丸二物奇品唐人賦中嘗引用之

燻蟲

燻蟲燒酪也出漢書按蠶蟻屬曹大家東征賦登巢
啄蠶胡入燻蟲亦猶是邪今中國亦有取蜂蠶為醢
者即其遺也

蜜唧

嶺南獠人好食蜜唧取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淹之
以蜜釘之筵上盤內躡躡而行挾取嚙之唧唧有聲
號曰蜜唧東坡嶺南詩朝盤見蜜唧夜枕聞鶻鶻

雞菌

蔡氏毛詩名物解引莊子云雞菌不知晦朔今本作
朝菌○雞菌菌如雞冠也與莊子云牂生于突義相
叶故雲南名佳菌曰雞壘鳥飛而斂足菌形如之故
以雞名有以也

糲白韭黃

糲之美在白韭之美在黃○糲作薤

餘甘煎

製法同楊梅煎五味煎也

女麴

女麴小麴也繭糖窠絲糖也石蜜糖霜也自然穀元
非禹餘糧也俱見齊民要術

刺蜜

梁四公子記高昌國遣使貢蜜梁武帝遣杰公迓之
謂之曰刺蜜是鹽城所產非南平城者使者不能諱
帝問杰公對曰南平羊刺無葉其蜜色白而味甘鹽
城羊刺葉大其蜜色青而味薄是以知其偽也杰字

止見此音曷今人以爲豪傑之傑誤矣

竹蜜

竹蜜蜂蜀中有之好於野竹上結窠窠大如雞子蜜並紺色甘倍常蜜

郭珍蜜賦

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

蒟醬

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蒟醬葍茛也大而紫曰葍茛小而青曰蒟醬可以調食故曰醬今永昌人猶以葍茛爲豆豉是可證也自本草注以蒟醬爲檳榔萋子非也佐檳榔萋子自名扶留藤見蜀都賦草木狀亦具列于檳榔條下與蒟醬全不同

藪卽艾子

藪魚卽切說文玉篇俱云煎菜萇也漢令會稽郡歲貢藪子一斗字一作艾揚雄蜀都賦木艾椒籬本草蜀州食菜萇甚高大有長及百尺者蜀人呼其子爲艾子宋景文公艾子贊曰綠實若萇味辛香苾投粒羹臠椒桂之匹范石湖成都古今記云艾子菜萇類也實正綠味辛蜀人每酒輒以一粒投之少頃香滿盞醖或曰作膏尤良文安云食菜萇高者尋丈餘與

吳茱萸相似但吳茱萸粒小久則色青蜀茱萸粒大
久則色黃其所謂艾子者非茱萸也木高竦葉小花
黃其子類茱萸八月土人采而糜之濾其渣名曰艾
油以蒿一作荊蘇味辛香今渝瀘皆有之是艾不甚
辛可以爲油而茱萸則大辛采之其氣卽薰目不可
糜而爲油也今土人林園並種之茱萸則乾之以烹
茶艾子則取其油以烹蔬彼此異形殊用本草合而
爲一誤矣又謂閒目者名欖子不堪食按禮記云三
牲用通志云欖子曰食茱萸又曰樾博雅云欖榭
茱萸俱名藪爾雅翼云三香椒欖薑也所謂藪與艾

者聲訛耳慎按公之說定也但藪與艾非聲訛二字
可互呼如刈草之刈采艾之艾字皆從艾其例本草
云食茱萸本字不誤蓋一物相似有食茱萸藥茱萸
之分如川芎有茶芎藥芎之別也

八拗

芝蔴油有八拗謂雨暘時薄收大旱大收開花向下
結子向上炒焦厭榨才得生油膏車則滑鑽針則澀
也

傘子鹽

胸臆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傘子

鹽胸臆今之夔州府萬流驛地名

樹鹽

陳藏器本草鹽麩樹一名叛奴鹽蜀人謂之酸桶博物志云酸桶七月出穗蜀人謂之主主音穗其字從一從口從土與主客之主不同今按博物志無此文酸桶亦不知爲何樹一統志載女直國鹽生木枝上卽此類中國亦有之今人不知取之耳按檄檻生吳蜀山中子有鹽如霜滇中名鹽霜果

豐餽

書集謝人餽食曰昨損豐餽又曰芳餽見何曾傳

飲食之侈

內典言飲食之侈曰炮鳳烹龍雕蚶鏤蛤○文杯鏤案畫卵雕薪

祛疑說

酒醋遇弦而生涎糟醬逢潮而作涌雞子日中則正日昃則偏

冰廚

夏日供帳飲食處曰冰廚見越絕書閭廬庖所也畢羅

朱文公刈麥詩霞觴幸自誇真一垂鉢何須問畢羅

集韻餠羅修食也按小說唐宰相有櫻笋厨食之精者有櫻桃餠羅今北人呼為波波南人訛為磨磨今按西陽雜俎蕭家餠餉庚家粽子韓約櫻桃畢羅

鬪釘

食經五色小餅作花卉禽獸珍寶形按抑盛之盒中累積名曰鬪釘今人猶云釘果盒釘春盛是也俗書作鬪釘非也今作餠釘

凶年減膳

凶年則人君減膳善白虎通曰一穀不升徹鶉鷄二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兔

中華民國五年

卷之二十三終

升菴外集卷之二十四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編

安居周達校

經說部 周易

無極

汲冢周書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言

正人有極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道天無極謂生

物不測悠久無疆也此語甚玄奧當表出之然則無

極而太極之言亦不始于周子矣○孫承節謂周子

無極而太極一句為墨翟言添此一層令士子古今

懵然而曉譁無已也方逢辰曰孟子發性善一語反以激荀楊韓子之爭端周茂叔說無極而太極亦以啓陸子靜之排詆立言之難如此孔子所以欲無言逆知後人之弊乎

太極

孔子曰易有太極其說有本乎曰有洪範皇極是也皇極者人之極也太傳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極者何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剛與柔剛柔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人之極也天非陰陽不立地非剛柔不立人非仁義不立天地人其形也陰陽剛柔仁義道也天以陰陽之道而立爲天地以剛柔之道而立爲地人以仁義之道而立爲人猶屋之有極而立爲屋也三極者參而三矣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獨無所謂一乎太極者一也一者理也極之爲言至也太極者至之又至非尋常之極故曰太極屋極之極有形也無形之極則曰太極莊子之言大塊是已土塊之塊有限也無限之塊曰大塊知此者知孔子立言之意矣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強名曰道蓋大道本不可名而借道路之道而強名曰道也引而伸之亦曰理可理

非常理強名曰理蓋至理本不可名而借木理之理
文理之理玉理之理而強名曰理合而觀之極可極
非常極強名曰極也濂溪周子恐人滯於形泥于象
曰無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強名之上又加強
名千載而下未有知其解者也陸子靜以爲贅蓋爲
昧者泥象滯形慮然不知聖人立言爲鈞深致遠者
設不爲泥象滯形者設也若爲昧者言則兩儀四象
昭昭矣太極之言亦贅也已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則
孔子太極二字乃魚筌兔蹄周子太極圖則繫風捕
影無極二字乃駢拇枝指也象山之言不可謂無見
而其與朱子辯屢千言而不能自發其本旨亦所謂
意圓語滯者與九原可作起朱陸於寒泉精舍而余
以此說爲之調停亦必含笑而息訟矣○孔子曰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極者何屋柱之名屋必有極而後
成屋元氣者天地之極故曰太極言非尋常之極也
周子恐後人滯於有故曰太極本無極猶莊子名元
氣曰大塊塊猶極也大卽太也而郭象解之曰大塊
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此可以證周子以無
極解太極之義矣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老子
之玄牝卽易之太極也朱子謂玄牝者至妙之牝非

尋常之牝然牝亦豈有物哉合而言之易之大極豈有物謂之曰太極本無極可也老之玄牝豈有物謂之曰玄牝本無牝可也莊之大塊豈有物謂之曰大塊本無塊可也朱子與陸子論太極無極數千言惜未及此陸子深於禪老之學聞此未必不服也

太極兩儀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此說精明可以補注疏之遺

陰陽

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而曰陰陽何也曰生生之謂易陽主生陰主死若曰陽陰則死而不復生矣先陰後陽有生不生窮之義焉匪特此也易曰是故知死生之說又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又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不曰生死而曰死生不曰神鬼而曰鬼神不曰闔闔而曰闔闔

亦猶曆家朔先於晦不曰朔晦而曰晦朔以此例之
思過半矣然則商易之首坤蓋亦有見於此孔子曰
吾得坤乾焉有味其言哉

易逆數

易逆數也大傳云闔戶之謂坤闔戶之謂乾商易之
首卦也孔子曰吾得坤乾焉夫傳又曰陰陽之義配
日月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而曰陰陽何也一
陰一陽之謂道是其解也猶曆家不曰朔晦而曰晦
朔說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嗚呼玄
矣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于令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
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
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
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稟初艮初兌
初牽初離初釐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
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
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
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
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爲

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子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於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中文尚書見後漢書

羲皇心易

陳希夷言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注脚下盤旋朱子云非周孔之注安知羲皇之心乎陸象山六經注脚及糟粕之說正出於此周孔且注脚六經尚糟粕况其餘乎

易卦變

易卦有變乃九六陰陽二老之交主占者臨時而言也至於簡帙之上戒卦之後豈有某卦自某卦來之說哉宋儒解彖傳凡有不通處卽以卦變言紛擾甚矣仙井李舜臣隆山易本傳謂捨本卦而論他卦及某卦自某卦來者皆所不取文山進講賁卦剛上文柔一節亦不取卦變之說其見卓矣南溪老儒泉村王拱東著周易翫辭一書其論卦變云竊觀彖傳如剛柔下上往來字樣本義類以卦變言之愚看止是一箇見在卦體併無卦變之說也且如訟剛來得中是上體之乾剛來得坎體之中矣隨剛來下柔是上

兌四五之剛來下震三二之柔也噬嗑以震體之二
上行離體之五故曰柔得中上行賁艮體四五之柔
來離之二以文三初之剛離體三初之剛上艮之上
以文四五之柔故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大
畜剛上尚賢蓋上九以陽居上六五以柔尊尚之矣
晉柔進上行蓋坤之體柔上行離體之五矣无妄剛
自外來而爲主於內非以外乾之剛來主於內震之
初者 升柔以時升非以巽初之柔上行坤體之柔
者乎柔進上行其以坤體之柔可知睽柔進上行
其以兌 柔上行離五之柔可見蹇之往得中言
艮上之剛往而得坎之五焉渙剛來不窮言巽上之
剛來主於坎中之二焉至於鼎柔進上行其巽下之
柔而上行離五之柔也又豈待言哉凡此皆本卦見
成所具義理一展卷間瞭然在目若卦變甚覺牽強
恐非聖人作易之本旨也○此論甚當其職亦非守
殘因陋之瑣儒可及特爲表之

朱子引用誤字

朱子本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夏引張子天地無
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據本書乃是天地不宰
而成化不宰字有理復其見天地之心豈可謂天地

無心乎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虛皆參互考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則上文當云參之以比伍矣原其誤乃是荀子注韓非引之朱又自荀注見之原不自韓非子中采出也豈可謂出于朱子一仍其誤而不敢改正者乎

希夷易圖

陳希夷曰易學意言象數者不可闕一其理具於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謂先

圖也以寓陰陽消長之說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又作易龍圖序曰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希夷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即邵康節師也挺之謂邵雍曰科舉外有義理之學義理外有物理之學物理外有性命之學雍悉傳之作後天圖見於邵伯溫之序朱子因其出於希夷而諱之殆掩耳盜鍾也後作周易啟蒙指孔子繫辭傳天地定位曰此先天之學帝出乎震一節曰此後天之學數往者順一節曰直解圖意度辭悞人似說易元有此圖矣蓋康節因孔子易傳難明因希夷之圖又作後天圖以示

人如周子因孔子易有太極一句而作太極圖今便謂先有太極圖而後有易傳可乎如詩集傳有七月流火圖便謂先有此圖而後作七月詩可乎今程文及舉業有用先天後天及橫圖圓圖直解圖意字於破題者皆不通古今者也茅塞一世眩惑千古莫此爲甚士不知此何以謂之明經罰飲墨水一石可也

易圖考證

胡一桂云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理義之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弘肆愚觀此言易圖先天始於希夷而後天續於康節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爲康節直以希夷恐後人議其流於神仙也藏頭露尾亦何益哉

易字說

說文引秘書說云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參同契之說亦與此同羅泌云日月爲易而反正爲勿勿者月彩之散者也故曰散於日下則爲易散於日上爲晷相對爲明對而虧爲昀易者朔也所謂朔易晷者晦也明者望也昀者望而食者也是故西曰昀谷明都在東南而朔易二郡俱著於北此皆羅泌之說也慎按

物卽昧字史記昧爽作物爽莊子云冉求問於仲尼曰昔吾昭然而今物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物然且爲不神者求也是物卽昧之證也古字暘谷作易谷昧谷作物谷易取日中於地而月彩沉也後世字從日爲暘是有二日也

卦字解

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諸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予以爲非杙則可掛於壁易卦豈可掛於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爲一圭則六十四黍總名爲卦可也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爲字也從卜爲義從主爲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卦本挂字從手爲義从圭爲聲則圭卽音卦可證矣
卦古文圭字

易卦納甲

納甲之說京房易傳有之魏伯陽參同契曰三日出爲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方東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其疏云

震象三日月出於庚兌象上弦月見于丁乾象望日
月滿於甲巽象十六日月虧於辛艮象下弦月消于
丙坤象晦日月沒於乙此指二八月晝夜均平之時
若以歷法言則晝夜有長短若晝短日沒於申則月
合於申望於寅矣若晝長日沒於戌則月合於戌望
於辰矣十二月之中三日之月未必盡見庚十五日
之月未必盡見甲合朔有先後則上下弦未必盡在
日二十三日望晦未必盡在十五三十日也又虞
翻易傳曰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
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日
與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
滅乙癸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象火就
已成戊巳土位而象見于中納甲之說虞氏比參同
契爲備而坎離戊巳始有歸著故詳記之

秦淮海易解

內經曰南方熱熱生火北方寒寒生水西方燥燥生
金東方溫溫生木中央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
濕者土之氣水之於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
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妻從
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

曰龍者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能召陰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能召陽故風從虎

四方

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也皆本於河圖也

卦爻名義

易者廬蟻之名守宮是矣守宮卽蜥蜴也與龍通氣故可禱雨與蚪同形故能嘔雹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豕者茅犀之名豨神是矣豕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士人名曰猪神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豕者取其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爲字從人於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木經云爻者交疏之窗也其字象窗形今之象眼窗也一窗之孔六十四六窗之孔凡三百八十四也所取於爻者義取於旁通所取於卦者懸有大小也

易重一斤

十黍為綮十綮為銖八銖為鎰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一斤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或問程子曰易重幾何程子曰易重一斤蓋言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也漢志注二篇之策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者四時乘四方之象程子之言蓋出於此

經卦別卦

周禮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四古文別字从重八即今之北字也重八為六十四八八之數也故曰

別

連山歸藏

連一本作厲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大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偽作求賞者耳

隋劉炫嘗

偽作連山以取賞

古易

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需作漚小畜作毒畜大畜作毒畜艮作狼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誠坎作犖謙作兼遜作遂蠱作蜀解作荔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

渙作與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岑霽林禍馬徒三複
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也

易略

王弼易略例云隆墀永歎遠壑必盈此藝圃俊語也
曰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
異心又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在
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
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
之筌也此理窟妙解也自宋人傳義行科舉宗之此
書殆將廢矣

馯臂子弓

儒林傳商瞿受易於孔子瞿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
授江東馯臂子弓此子弓卽荀子所稱仲尼子弓者
或以爲仲弓或以爲朱張字子弓皆臆說也

占法

古之占法一爻變以變爻爲主二爻變占事之始終
三爻變以二卦彖辭占事之始終四爻變以二爻不
變占事之始終全不變以本卦彖爲主全變以之卦
彖爲主

魏鶴山語

魏鶴山云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
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玄通靈等凡七書而大意謂
理者大虛之實義數者大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禮
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
知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也其書惜不傳而世亦罕
知其人

雲龍風虎

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
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
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

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
蜴聚必電乃電氣感蜴蜴謂蟻能致雨蜴能作電
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
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也

地道無成

易文言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
也蓋曰地道無成代天有終也推而言之亦曰妻道
無成代夫有終也引而伸之亦曰臣道無成代君有
終也然則何以不言子也曰子有時而爲父地無時
而爲天也妻無時而爲夫也臣無時而爲君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注云膏者所以入潤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君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鶴山魏氏云周禮有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貞不訓正也慎按二家皆古說也本義謂處大事雖正亦凶是聖人教人不正也易爲君子謀如是乎

大貞小貞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注云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祿亦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君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顏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旣自成義卽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言顏監無近代專經之陋則此說亦不可廢但以語人恐多夏蟲之疑耳

桎梏

音質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小爾雅桎謂之桎械謂之梏

包荒用馮河

荒說文引作荒注水廣也

其牛掣

掣說文引作掣牛二角仰也

泣血漣如

漣說文引作漣

列其臙

臙說文引作臙

先庚三日

庚說文作庸

需于沙衍在中也

衍寬平之地也左傳地名有昌衍漢書地名有郟衍
衍之文亦承需沙爲義也孟喜勿文辭作需于沙衍

終朝三拖

鄭康成古本禡作拖晁以道云拖如拖紳之拖蓋訟
之上九上剛之極本以訟而得鞶帶不勝其矜而終
朝三拖之以誇於人俗諺曰寵婢作管家鑰匙不響
手撥刺是也本義作奪非是象曰以訟受服而今以
奪解之可乎

地中有水師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百夫有洳洳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
川上有路無事則正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可以通
糧運而給軍需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其詳具
六韜農器篇

王用三驅失前禽

比爻辭云云古注云軍禮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
不逆而射示降者不殺也旁去者不射示奔者不禁
也惟其走而前去者射之示服叛取亂也今本義似
背此且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爲設教者言非爲田獵
言也田獵之禮卽寓兵威若去者不追則數年之間
王者爲獨夫矣何以聯屬天下乎審如此則舜征有
苗啟征有扈皆違去者不追之義矣

密雲不雨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
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
陽不和故無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
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好曬麥是其驗也又驗之
風電亦然或問東爲陽方西爲陰方是矣南本陽而
屬陰北幽陰而屬陽何也曰一陽生于子仲天之氣
所始也卦又當坎北非陽而何一陰生于午仲地之

氣所始也卦又當離南非陰而何

位正當也

毛晃云易當位不當位皆作平聲讀俗作去聲讀誤
慎按小象如位正當也叶大有慶也位不當也叶陽
不長也毛晃之言良信

帝乙歸妹

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
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
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爲成湯則易
與尚書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蔽有如此者嗚
呼一代之君聲迹豈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
彼一此况史之紀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苞桑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爲固結之喻
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
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云邦國之
杌隍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
其解

今按庾開府致仕狀逾時每
乖于勿藥永日尤繫于苞桑

謙亨君子有終

謙之卦辭曰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

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磬折匍服葉拱墻負誰不知之誰不行之一臨利害巧爲趨避語有之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又曰饑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故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由是言之小人烏能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若禹之不矜伐上也伯夷之遜國而逃次也晏子之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毅之走懸箔王莽之下白屋一則謙之靡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盱豫

盱香于切睢盱也向云睢盱小人喜悅之貌說文云張目也姚作盱引詩盱日始旦

睢

香維切說文云仰目也朱子云上視也

盍簪

盍胡臘切簪側林反埤蒼云速也虞翻作叢叢合也本義云聚也从其說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注金剛也矢直也

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
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
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
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爲况成周
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爲聚財之囹旋激天下
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
慎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
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
爲矢鑄金爲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
慎又以爲此說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今觀管仲內
政何等規模决不爲此也嗚乎歆旣誣聖經以欺一
時而餘禍猶及後世邪說害人慘於鴻水猛獸信哉

賁

字有數音彼僞反又甫寄反飾也李軌府瓮切奮也
又音墳又音斑文章也又音賁人姓又音渾陸賁卽
陸渾也又音奔虎賁

白馬翰如

戶旦切董黃曰馬舉頭高昂也此字多作平音杜詩
扁舟不獨如張翰須溪云翰音側音始此不知易爻
古音已然信乎不讀萬卷書不可讀杜詩也

𦵏

𦵏在干切委積貌又淺小貌劉孟陽碑銘有父子然
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束帛𦵏𦵏合韻音津

無祇悔

音支辭也又之是切王肅作禋九家作多音支又作
𦵏

災眚

子夏 告曰災妖祥曰眚鄭云異自内生曰眚自

上祥害物曰災○災說文裁正字也災或字也災

留文也

菑畬

菑音茲馬云田一歲也董云反草也畬音余又音賒
馬云田三歲也董云悉耨曰畬

頤音陽

釋名東北隅為宦宦養也東北陽氣始生布生物也
易頤者養也亦音陽

逐逐

子夏作攸蘇赫音迪與詩滌滌山川音同荀作悠悠
劉作覽遠也說文覽式六切

楊稊柳稊

大過爻辭云枯楊生稊陸德明曰秀也夏小正正月柳稊戴德傳云發孚也今按戴傳作矣也秀如苗而不秀之

卦中孚之孚毛一本有羽蟲之雛無毛字未出卵殼曰孚牡丹芍

藥其花蓓蕾皆如鳥卵形柳初發苞亦如卵形而小故曰發孚今按即枯楊生華之華華元首或作莠朱子易本義云稊根

也榮於下者也稊按字書本不訓根據易爻初為木本或可象根至二爻則非根矣又柳之發榮自末稍

始元作如唐詩所謂解凍風來末上青也不自下而榮其說戾矣南沙熊叔仁周易象旨具此義余為衍之

坎窞

窞音膽說文云坎中又有坎

徽纆

兩股曰纆三股曰徽古者以黑索拘繫罪人論語所云縲紲也

日昃之離

離叶作羅周禮注藩籬作藩羅

升菴外集卷之二十四終

升菴外集卷之二十五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編

吳郡顧起元校

經說部 周易

肥遯

子夏曰肥饒裕也古文肥作𦉰字或誤作𦉰遂有飛
遯之說淮南子云遯而能飛古孰大焉子夏曰戰勝
故肥東坡云王仲至在瘴煙窟中面如紅玉非有道
者其能然乎

晉卦

雜卦傳晉晝也夷誅也孫奕云誅當作昧明出地上
爲晝明入地中爲昧庶得反對之義昧叶音如暮按
孫說似矣而經文不可改也旣改字又改音可乎古
誅字亦有之由切見韻補與晝相叶則晝亦音周○
晝與夜爲界一日一周也晉爲晝則明夷爲暮知明
夷爲誅則晉爲賞也義亦未嘗不對○華覈自責文
不敢違敕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是其證也

晉音躋

孟喜易晉作齊陸德明云齊子西切義同蓋躋亦進
也春秋齊師遷紀邢鄩鄩子移反文選弦高犒晉
師注引呂氏春秋秦將伐鄭賈人弦高遇之乃矯鄭
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丙也術也視也於邊候暗
之道也迷惑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暗國名
也按暗鄩同字從日傳寫訛也古但作晉音子西反
與易春秋合

丘長春論日不入地

明夷日入地中明夷邵子曰日入地中構精之象後
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丘長春曰輕清者上
騰爲天重濁者下凝爲地萬物有形重濁皆附于地
光輕清悉上於天旣上于天如何却沈于地乎且

星隕于地而化爲石沉地下乎夫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日會合逐日遷移一歲之中歷經周徧且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邪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邪若道星河皆入地則七八月間河漢尤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南西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行若日入地時與箕斗圻破箕斗行天上而日轉地中天上空虛而行疾地中結實而行遲天地懸隔如何向曉東方出時恰却好得與箕斗相會而同行天上乎天上日月常無出沒人間常有出沒此間東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未萬里之外猶昏北斗直西半夜北斗之北初沒子丑寅卯周天輪次迤邐而去未嘗暫止北斗幹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旨明夷之卦文王拘于羑里失勢之象何足爲據右丘長春所論如此愚按明夷入地中乃是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類邵子構精之說元儒已譏其褻矣由是觀之長春之見卓矣○明夷于左股王肅馬融皆作般般旋也日隨天左旋明夷日入地中之象也

鼯鼠

鼯鼠貞厲注以爲貪而畏人按玉編鼯鼠頭似兔尾有毛黃黑色按形狀乃今之鼠狼也故貪而畏人象之

失得

孟馬鄭虞王肅本失作矢王雲離爲矢虞云矢古誓字

箕子之明夷

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芟滋鄒湛云訓箕爲芟訓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慎按漢書儒林傳孟喜傳于趙已有此誤不始於荀氏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劉子新論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

王臣蹇蹇

沈存中云五王也二臣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是王臣蹇蹇也此說甚異

以杞包瓜

太玄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於瓜苞

困上六

上六下應六三三柔而牽已行則纏繞故象困于葛藟下乘九五五剛而難成居則不安故象困于臲卼

用此二者而不能去謀全之過也曰者自謂也亦自謀也心口相語曰不可動動且有悔而不知不動乃所以有悔曰動悔者處困極之時懲羹而吹虀也有悔者失事機之會噬臍而莫及故戒之曰不可以動而生悔遂窮不知變物窮必變困極則通則吉莫如征也行而獲吉故曰吉行困之爲卦本以剛掩上无揜我而又以說履險故征吉

穴井

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穴地何也按中山經云帝囿山有井焉名天井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井天所爲也鑿地之井人所爲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也

巽乎木而上水

井之象曰巽乎木而上水象曰木上有水井坎水也巽木桔槔也北方井制如此四聖皆北方人取象繫辭必據其物朱子生南方又兵戈隔絕不見北方井制書中考見之不如目睹之真也故其解庸多支離

陰火革澤

澤中有火革此亦實象也或云孔子未嘗浮海渡江

何以知陰火潛然耶曰聖人之知豈待目見足踐乎
楚王之萍防風之幣肅慎之矢罔象之形豈必見而
後知也

湯武革命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
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
終也而謂湯武爲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于左
氏而又轉失其指矣

鼎顛趾

鼎卦初六鼎顛趾利出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趾卽
足也在初則顛傾側而已未折也在四則折矣沈存
中曰古鼎中有三足皆空所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
之法常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
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爻鼎顛趾利出否謂濁否
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始爲鼎有實今京師大
庖鈞懸而煮不使着釜底亦古人遺意也今按沈之
說得象意可補易注之缺就是義言則初六洗鼎也
九四升鼎也洗鼎而顛趾則利升鼎而折足則凶晉
石崇以飴浴釜賈勰齊民要術有塗甕法皆古庖人

之遺意

億喪貝

震爻辭億喪貝又億無喪有事王柏云億讀爲已伊已億故也吳幼清云億賭錢也引唐詩席上意錢之意以意猜度如漢人射覆之類故云億喪貝又曰億無喪有事其說雖巧恐聖人無教人賭錢之理姑存其說

鴻漸于般

鴻漸于般裴龍駒注云般水涯堆也火漢武紀所引易文今文般作磐水涯堆之訓爲是今易解作太石鴻固不棲石也因磐字從石而誤其說耳經書所以貴古文也

節度

節以制度又曰制數度孝經曰制節謹度符謂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共不差節有三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度有五度寸尺丈尋引也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指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唐官名節度使義取此

中孚

人欲盡淨則中虛天理充滿則中實故曰柔在內而剛得中○中孚四陽在外而二陰在內有鳥爪抱子之象小過四陰在外而二陽在內有羽翮飛肉之象小過次中孚鳥之卵而翼也以全卦象言初鳥足也二鳥翼也三四鳥腹也五鳥脰也上鳥喙也故曰有飛鳥之象焉

吾與爾縻之

縻音磨叶其子和之相觀而善謂之縻鳴鶴以相和成音好爵以相縻成德子夏之易說也字本音魔叶韻作磨不從手今從糸縻牛纏也取係戀爲義亦通但不如縻厲之說爲長且韻又相宜也

或鼓或罷

罷音砬叶或泣或歌易林蹇裳涉水深漬請罷賴幸舟者濟脫無他

小過六爻

小過六爻初與上作一例看二五作一例看三四作一例看

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初六羽翼未就而欲高飛故凶

過其祖則有繼世之譽而遇其妣又无上逆之非是

貽厥孫謀之正也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之中也何咎
之有不及其君則不涉犯分之嫌適遇其臣則有下
順之道是爲臣不易之證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
中也何咎之有

小過之時陰過于陽陽不能過乎陰也故九三九四
之辭皆曰弗過九三曰防之而九四曰遇之何也九
三在二陰之上而以剛居正衆陰之所欲害者也故
當以陽之不能過乎陰而防之不當以陽之比乎陰
而狎之也九四在二陰之下而以剛居柔過乎恭而
无咎之道也故當以陽之不能過乎陰而遇之

禮遇

之遇不當用永貞而往厲也此說以弗過作一句防
之作一句弗過遇之亦然又一說以弗過防之作一
句從或戕之作一句九三弗過防則從或戕之矣或
下二陰也九四弗過遇之則往利必當戒而不可用
永貞也
在穴不飛之羽不鳴之喙也

上六弗遇過之弗遇者隔五六而勢絕于陽爻過之
者處卦終而獵于陽上弗遇于理而過于勢也

弗遇過之則不止于翰音登天飛鳥離之又甚于飛
而垂翼矣

凌節踰分曰過合中得正曰遇小過六爻惟六二遇而不過惟上六過而不遇蓋小過之時皆過也于過之中當求其遇也

夫過者時也而不可過者道也過者勢也而不可過者理也上六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小人之乘時勢而不顧道理者也故曰弗遇過之譬如飛鳥不能斂戢羽翼必致逢觸網羅故曰飛鳥離之有踰分凌節之非犯上逆下順之戒故曰凶時之既極則札瘥天昏天之作孽不可追勢之既亢則咎獲陷穽人之衆怒不可犯故曰是爲災眚

飛鳥遺音

小過卦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蓋卦以小過名此鳥亦斥鷃之搶掄數尺鷦鷯之巢林一枝耳非九成來儀而音中於律九臯一鳴而聲聞于天也唐子西詩二南廢後魯叟筆七國橫議鄒軻談何妨于宐上乎今按薛氏易學洗心曰此卦內實外虛四陰翼二一陽象如飛鳥翰拂空虛以形軋氣者遺于下非若聲之從中出者聞于天也以象觀之分宐下矣

方物

大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鄭玄注水火也至解樂記則曰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也孔穎達曰二注不同

各有以也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羣分稱物者殖生無生但一物而已慎按蟲之名方不見於訓詁但字書有解穀蟲名蚘蚘見齊民要術又張有復古編蚘蚘古只作子方是方爲行蟲之原也鄭之解方爲行蟲蓋緣字之音生義頗亦僻左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

火宿近人故温也

星經說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

同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戰國策顏觸云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清淨貞固以自虞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効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又憂虞之象也虞與憂對蓋言樂也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晏字又作豫易曰豫樂也孟子一游一豫揚雄傳反五帝之虞注虞與豫同或借作譽左氏傳李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注豫譽同游其下也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今文作序陸德明曰虞翻本序作象呂東萊曰作象

乃與下義合象者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也

魂魄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爲魄氣爲魂二者既合然後有物及其散也則魂游而爲神魄散而爲鬼矣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嗑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者爲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魂魄性情也約情合性爲聖人載營魄勿滑而魄爲仙人故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升魂爲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厲魄爲愚輕魂爲明重魄爲暗揚魂爲羽鈍魄爲毛衆人以魄攝魂聖人以魂運魄蓋魄之藏魂拘之魂之游魄囚之魂晝屬目魄夜屬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故魂能知來魄能藏往

蠱冶通用

冶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誨姪左傳女惑男曰蠱國語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妖蠱艷夫夏姬美聲暢于虞氏南都賦侍者蠱媚巾幘鮮明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作蠱字可證傳毅舞賦

貌嫵妙以妖艷兮紅顏驛其楊華注妖蠱淑艷也或
省作蟲人姓也詳希姓錄又三蒼并干寶易注冶銷
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从冰女之
艷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也

利者義之和也

鸞刀貴割而聲尚和利刃貴斷而字從和易曰利者
義之和也先王制器尚象因文立政如此

闔戶之謂坤

朱子曰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魏鶴山云周易備
易之義闔戶之謂坤卽歸藏終萬物始萬物盛乎艮

取諸渙取諸隨取諸豫取諸小過取諸睽取諸大壯
取諸大過取諸夬凡十三卦而乾坤合爲一而不分
朱漢上云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至
秦始取衣裳離之而尊君卑臣上下判隔豈非服妖
之大乎昔人謂禮失求諸野今獠川苗寨多衣統羣
上下相連猶是古法字書作幌裙解云南夷關頭衣
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安公石作易牖此解極爲超邁自唐宋諸儒未有是
說也朱子嘗有一半逆一半順之疑矣而終未能自

決之也公石之說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往者順蓋因下句而
並舉之非爲易有數往之順數也公石於經妙契超
詣有如此趙子崇爲予言此惜未見其全也予謂解
聖賢之經當先知古人文法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
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顏子固未嘗用也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
龍固未有所謂行也治則進亂則退伯夷固未嘗進
也皆因此而援彼也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稷未嘗
三過門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未嘗躬稼也潤之

以風雨風無潤也暖之以日月月無暖也沽酒市脯
不食酒非可食也左傳曰馬牛皆百匹中不可言匹
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可言造也皆從此
而省彼也故必曉古人文法而後可以解聖賢之經
噫安得起公石于九原而語此哉慎謂易畫自下而
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下曰順下上上曰
逆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逆史稱伏羲太昊氏太昊
春也邵子以易配春大戴禮言伏羲氏以木德王畫
卦自下而上卽木之自根而幹幹而枝也其畫三木
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兩其三八其

八爾木行春也春貫四時木德仁也仁包四端伏羲所以爲羣聖首而易爲五經之源乎

大赤

說卦廣八卦之象爲大赤按明堂位商之大白周之大赤皆旂名也左傳分康叔以少帛旂爲大赤注云大赤通帛周禮象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以田

粵卽華

說卦震爲粵粵之爲言布也震於東方爲春草木之萌始布也古文作粵今文作華蓋花之蒂也詩凡華字皆叶音粵是其證陸機文賦彼瓊敷與玉藻瓊敷卽瓊華華與藻相對尤可證也

爲宣髮

巽爲宣髮注髮早白也宣轉第三聲同蒜今俗謂少年白髮曰禿髮

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

坎中一畫卽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中虛于坎可見然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也今人以素問所載坎離爲心腎在坎言心亨又言心病於木亦爲堅多心而離不言心何也愚謂中孚象傳柔在內而剛得中柔在內者中虛信之本也先儒云天

下惟一無對惟中無對坎離無對中也乾坤無對一也中孚無對以其似離小過無對以其似坎又曰中孚是大底離又曰中孚是雙夾底離以此推之離雖不明言心中虛之義該之矣

坎爲心離亦爲心坎中實心之體離中虛心之用宋儒所謂有主則實無主則虛也坎爲耳離亦爲耳鼎黃耳噬嗑上交滅耳象傳云聰不明也聽之不明視之不聰耳目同用也列子所謂能以耳視而目聽此非深於易者孰能知之

艮三爻厲薰心卽心病也以其互卦有坎素問金在志爲憂水在志爲恐恐則甚於憂故爲加憂訟之有孚窒惕中卽加憂也加憂卽心病也艮之厲薰心以互體有坎也水藏在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爲恐恐則傷腎故爲耳痛氣陽運動常顯血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坎爲血卦王萬里時患耳痛魏文靖公勸以加青鹽鹿茸煎雄附爲劑且言此藥非謂虛損易中坎爲耳痛是經中已著病症矣竟餌之而良愈愚謂深明乎易不必讀素問及五運六氣可以爲醫矣昔人乃云注本草誤殺人而注易誤無害豈知此理哉

爲心病

莊子云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
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

或問坎爲心亨而此曰心病何其反也曰有孚則心
亨矣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顧用之何如耳孚之亨
也是盈科而進也成章而達也泰宇定而天光發也
憂之病也是孟所謂飢渴害心者也爲心之茅塞者
也莊所謂萬物撓心也爲性之葦萑者也又曰天之
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其加憂之說乎又曰
室無空虛則婦姑教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其心
病之說乎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又曰心欲
有所主不欲有偏主噫盡矣哲矣

坎爲盜

說卦坎爲盜項氏謂月行于夜爲盜象此言最害義
余弟用敘少時從魏雪谿講易至此魏以項氏之說
解之用敘曰盜可配月則天是窩主星辰皆拍摸矣
其言雖戲亦有理今按坎爲險爲難人事之險難莫
如寇盜解曰致寇至而文言云作易者其知盜乎解
下卦爲坎坎之爲盜象明矣坎之爲卦外陰柔而內
剛狼有穿穴踰墻乘墉伏莽之狀也又況坎爲隱伏

隱伏非盜而何

爲妾爲羔

說卦傳兌爲妾爲羔晁景迂曰羔爲養無家之女行貨炊爨又賤于妾云

致飾然後亨

鄭玄音亨獻之亨許兩切

井道不可革

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後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改水卽井道之革也

謙輕而豫怠

怠虞氏本作怡國語范蠡曰得時無怠時不再來來音聲又音台

天地之道浸

易傳剛浸而長陰符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列子云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又曰運轉不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孔子曰日夜無隙丘是以徂素問曰亢則害承乃制近崑山魏子曰人之苦于寒也而暴得暑苦于暑也而暴得寒亦豈不快然于心信爾造化之元氣索矣此粗心快于繼者也惟夫天地密移續也而人不知承也而自相制故能保合太和此猶用心

精而善於繼者也○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說苑
江以逶迤故能永山以陵遲故能高學以漸漬故能
進人以涵泳故能豪亦此理也

憧憧往來係于金柅

憧丈豕切京房作僮又作憧柅古文作𨔵

升菴外集卷之二十六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編
潼川吳良輔校

經說部 尚書

百姓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

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辯故云皆出自帝王也
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是知尚書所稱百
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
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
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土
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同萬國萬國諸侯
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爲民
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哉舜
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今
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爲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爲
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四海遏密八
音爲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
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
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
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爲也至周
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修
己以安人又曰修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
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
姓耳○堯典百姓昭明以百姓爲有爵命者其說出

孔安國尚書古注安國爲漢人孔子之後其說必有
所授蔡氏生千年之後何據而變之邪予每以古注
語人俗儒愕然曰先儒那又不悟予曰吾見二事可
語以證昔有二生一在府學一在縣學相遇爭長甲
謂乙曰我府爾縣我尊爾卑縣學生曰府有文宣王
縣學亦有文宣王豈亦有異邪又有僧綱司觀音僧
會司觀音祈雨迎禱相遇于路僧綱司行者曰爾寺
觀音當避吾之觀音爲姑爾之觀音姪女也聞者笑
倒如蔡氏之說畿內爲百姓畿外爲黎民是府縣學
文宣王有尊卑僧綱僧會寺觀音有姑姪之分也達
者亦豈不失笑

郁夷

史記夏紀引禹貢居郁夷曰陽谷郁音嶠索隱史廣
異聞不必皆依尚書蓋郁夷亦地之別名也

日中星鳥

昔有人問柳仲塗曰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於夏也
旣觀其星以正其候則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於東
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不曰日中星龍何也仲塗
曰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
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

以正仲春矣慎按柳氏之說超古注疏矣然猶未盡也殷之爲言正也正卽正朔也故春頒春朔夏頒夏朔秋頒秋朔冬頒冬朔所謂四殷者卽四朔也皆敬天時而勤民也故下文遂言民事厥民析者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旣起丁壯就功重春耕也厥民因者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急夏芒也厥民夷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急秋收也厥民隩者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謹冬藏也此皆勤民事也今蔡傳但云驗氣之和氣之平是平居無事觀物隱居者之養生月覽耳不待帝堯欽若曆象不待羲和寅賓敬致也觀尚書所以不可廢古注歟或問楊子曰子於諸經多取漢儒而不取宋儒何哉答之曰宋儒言之精者吾何嘗不取顧宋儒之失在廢漢儒而自用已見耳吾試問汝六經作于孔子漢世去孔子未遠傳之人雖劣其說宜得其真宋儒去孔子千五百年矣雖其聰穎過人安能一旦盡棄舊而獨悟於心邪六經之奧譬之京師之富麗也河南山東之人得其十之六七若雲南貴州之人得其十之一二而已何也遠近之異也以宋儒而非漢儒譬雲貴之人不出里閭坐談京邑之制而反非河南山東之人其不爲

人之貽笑者幾希然今之人安之不怪則科舉之累先入之說膠固而不可解也已噫

平秩南譌

譌吾禾切漢書以勸南毗毗又作偽史記作爲音同莊忌哀時命賦知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叶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爲

鳥獸毼毛

毼說文引作隼又作滕瓌麟

鮫

徐鉉禹父名鮫當从歎今又作鯨鮫說文鮫昆干平可知也古渾切

驩兜

篆文作鴈毳韓文公詩鳴弓射鴈毳

漢書引尚書論語異同

漢書引尚書放命圮族又無遨逸欲有邦皆與今文異又引論語君子之道焉可撫也注撫同也

否德忝帝位

否德忝帝位注否不通言否之音義與不相通非訓否爲不通也昔年在講筵有講官面陳云否是不通的意思侍臣聽者多掩口退而戲之曰不通講官乃

知專經守文之士其誤雖久而驟聞不覺之流猶得其真也

納于大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於茅山道士之鬪法哉

今按桓子新論曰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錄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

智乃使處議持平焉

七政

聖製尚書二解

高皇帝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否侍臣仍以朱熹新說對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不置步覽焉可徇儒生腐談因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改正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子曰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沈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爲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文許盡一夜則

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騭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若如蔡說則相協厥居皆付之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哉

五玉當作

采

修五禮五玉班志五玉作五樂蓋已有五瑞卽五玉也玉當爲樂注列五樂之目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林少穎云宥過誤則無大者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刑特故則無小者大者則刑小者則不刑此說極當

肇十有二州

春秋緯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淮南子曰神農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等州是也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括地象曰崑崙東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黃帝以後少昊高辛皆仍九州惟舜時暫置十二州故書曰肇十有二州肇之爲言始也前此九州而今始爲十二州也不然則肇字無所屬至夏還爲九州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

牧可證

四岳爲一人

孔平仲以四岳爲一人通爲二十二人之數余深然其說以漢書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方者乎書內有百揆四岳以四岳爲四人則百揆亦須百人矣劉珥江泰之曰五官中郎未聞五箇四門博士豈是四人余曰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挈壺亦只一人益信孔平仲之言矣

陟方

陟方乃死家語作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以方爲方岳正與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之文合而文義亦順今注以升遐訓之又與下文乃死重複矣左思吳都賦梁岷豈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與以陟方對行宮蓋以爲天子巡狩事也亦與國語家語合

帝德罔愆

舜之德冠古今矣而臯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平天地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罔缺總之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矣

舜七始詠

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予欲闡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近於傳會以予考之此言聲律音韻是一類事但漢書注不注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卽所謂七始詠卽韻也汗簡錄古七始詠夾始蓋又七作黍黍與夾相近而誤猶可驗史氏之說爲言之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起於西域胡僧又可知予特表出之孟康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也此說乃意料之言

四載

羅泌四載說云許叔重注淮南子云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楮孔安國云水舟陸車泥楮山橐而夏本紀云泥乘橐山乘橐橐尸子作藎祖芮切橐音鞠河渠書云山卽橋溝洫志云山卽拘諸儒皆以橐爲丘遙切此意言之音橐爲藎爾按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橐澤乘軌爲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楮行險以撮行山葉橐行沙乘軌橐與橐同

力追切楯與輶同勅倫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橐非
輶也宜音撮險所乘者橐與楯同卽橐也當讀如濟
漂之漂其音作橋者殆楫之轉音如淳云橐以板置
泥上通行橐以鍤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
使不跌孟康謂木橐形如箕擗行泥上諸說不同如
此然曰載曰乘則不應爲履與板矣輶軌橐橐是曰
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在四內也右羅氏本說如此
予合前說再考諸家爲之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
山乘橐行沙乘軌塗泥也楯卽輶也軌也橐也狀如
長狀穿程前後著兩金而關軸焉其狀庫下而寬廣
故行塗用之撮卽橐也如晉人登山屐今人之脚蹠
中用木故字從木上係用繩故字從毳下用鍤釘之
使不跌故行險用之橐卽橐與用禮軼車同制如今
之登山輶以人拽繩爲牽去聲周禮所謂輓以任載器
也故登山乘之軌車最使沙不能陷故行沙乘之行
塗行險曰以行沙曰乘蓋有升車與徒步之別總名
之曰四載云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
傳禹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臯陶橫革直成

爲輔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直成橫革之交五人佐禹化益卽伯益真成卽直成也

元首叢脞哉

脞徐邈讀作瑣

禹九州

禹貢奠高山大川其九州之名以地名州而不以州分地蓋荆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兗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減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域者皆可得而考也九州惟冀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疇之皇極貢法之公田見於此矣揚不言南青雍不言北則以其境接蠻狄提封叛服不常乎

兩碣石

夾右碣石入于河右碣石卽河赴海處在北平郡南二十里左碣石在高麗唐書云碣山在漢樂浪郡遂城縣長城起于此山

縶絲

烏簞切說文山桑有點文者引詩其縶其柘國語縶弧箕服孔氏書注食縶之蠶絲可以絃琴瑟縶史記作會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績水文選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學藻績之綵杜詩衣冠迷適越藻績憶遊睢

厥土赤埴

市力反土黏曰埴鄭玄音熾孔穎達曰埴哉音義同塗泥

塗音怕平聲地泉濕也東方朔傳伊優牙老栢塗解云塗者洳漸寧也可知其音矣

沱潛

潛一作瀟江源有鄴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

杫幹栝柏

杫勅循切木名又作種毛詩義疏云杫槲栲漆相似如一幹栝也可爲弓幹栝古活切卽檜也柏葉松身

籥籥栝

籥求隕切韋昭一名聆風籥音路栝音戶

書解

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遂害於理尚書注怪石之貢以

爲奇怪之石若後世靈壁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
是禹爲牛僧孺米元章也又解禹貢三江之水味別
是以聖人爲品水鬪茶如陸羽張又新之流也戰國
處士爲舜塗廩浚井遭焚坑而不死列女傳又謂二
女實教之是以舜爲左慈劉根而二女爲李全之婦
劉綱之妻也靜言思之皆可發一笑

禹貢彭蠡

東滙澤爲彭蠡一條集傳謂經誤吳草廬已辨之矣
近又見邵二泉寶魏莊渠校二說尤足相發明今錄

於此二泉云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爲巨浸無仰
其入而有賴其過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滙也者如
此故曰北會于滙滙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滙不
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
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並持而
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已
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難見其
爲江也不見其爲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
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比集傳謂經誤者非是餘于
張克修云寶亦云魏莊渠曰禹貢東滙澤爲彭蠡無
仰于江漢也噫胡不求諸禹未疏鑿以前耶江右山

勢四盤衆水同出彭蠡爲口形則高仰非得江漢外水關之還能瀦而後泄耶

北江

朱子曰洪水之患河爲甚禹親蒞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官屬之往者亦未必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爲澤而不知非漢水所匯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爲甚衆也以此致誤謂之爲北江無足怪者○吳幼清曰漢水南入于江乃循江北岸東行爲江之北而入于海夫漢旣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入於海有似別爲一水然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可亞於江兩相匹配其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於荊州言朝宗於海必以江漢並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漢水江固爲江漢亦爲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瀆也三瀆皆自爲一瀆惟江與漢共爲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三水終之以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河瀆一瀆也其二江漢一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也江漢勢體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于江而混其入海之實故

於漢於江並言入海而爲瀆也若漢不爲瀆則東爲北江入於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江之後矣

中江

吳幼清曰東滙澤爲彭蠡舊本誤在導漾條南入于江之下解說不通遂至紛紛異論今正其錯簡諸儒之疑可釋而辯亦可息矣江與彭蠡合流之後凡千四十里入海江之入于海也必曰爲中江何也蓋禹貢以江漢共爲一瀆漢分江之半爲北江故江不得專江之名漢爲北江則江當爲南江然循南江面岍有彭蠡湖水若曰南江恐疑爲指湖水而言以江水行於湖水漢水之中故曰爲中江也○按此二節簡明可息紛紛之說與考訂武成同功矣

敷淺原

一本作望敷山

敷淺原孔安國以爲博陽山非也通典云蒲塘驛漢歷陵縣有敷淺原驛西數十里有望夫山蓋望敷淺原耳猶望江望都之例也地志以婦望征夫說之蓋妄臆矣今山下近村猶以敷裏敷外爲名斯得之矣今崇陽縣西二百二十里有雲谿山巖峭清流界道如帶卽所謂敷淺原也

陽鳥攸居

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也

道荷澤被孟豬

闕駟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史記夏禹紀作道荷澤被明都索隱明都音孟豬澤在梁國睢陽縣周禮又作望諸

肅慎來賀

注云海東諸夷駟麗扶餘駟貌之屬

駒麗即高句麗也扶餘今之福餘駟三韓也貌音貂

義同

重光

馬云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日冬至日月如疊壁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漢樂府有日重光月重輪星重輝海重潤

三朧

地名今之定陶也

桑穀共生

穀音構木名皮可為紙王羲之傳窮萬穀之皮是也共音拱

東陵西陵

導江過九江至於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泐地志即古

之東陵莊子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蓋據波憑濤以濟其姦凶其地至今猶爲盜巢云夷陵爲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

教化

材生於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

五子之歌

左傳引書五子之歌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今文作厥道接古文衍从行中人又音道石鼓文我水旣靜我行旣平五子歌以衍叶方綱當從平音道路之行如景行字作衍人之鴈行足行當作旴見龜策傳

子由論書

蘇子由云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其詩奮發而嚴厲非深於文者不能爲此言

傳說

武丁以夢相傳說事著於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

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遜于荒野而後卽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訛引天而歐蓋亦意料之言也

一本無堯民以下二十三字

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望猶田單之妾用一男子爲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

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踐妖漢文之啟倖
矣鄭人夢鹿而得真鹿心誠於得鹿也心誠於得鹿
者一本無心誠一句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況誠於求
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傳說生無父
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
無少長之漸此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辯

濮地

一本地作人

牧誓微盧彭濮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鄭語楚
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麋人率百
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水綿濮文而濮折腰濮赤口濮
黑棘濮爾雅南至于濮鉛鼎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
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今按
哀牢卽永昌濮人今名蒲蠻其色黑折腰文而異其
飾也濮與蒲字音相近而訛耳

徙斯訓

庸蜀羌髳髳卽叟也音搜史西南夷傳自犛以東北
君長以十數斯苻都取大注斯及苻都二國名也徙
音斯相如難蜀文略斯榆謂斯與樸榆也此斯卽西
南夷之徙玉篇作鄭注狄國夏爲防風氏周爲髳漢
之實叟地在蜀之邊今按髳也徙也斯也叟也鄭也

竇也一種夷人古今隨呼而易其名因易其字非博考何以別而合之

曲直作酸

朱子云今以兩木片相擦則齒酸董鼎駁之曰草木之實多酸雖甘者至乾時壞時亦酸木擦之說恐未然也按其子演疇何嘗以兩木相擦乎

睿作聖

目擊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

五福不言貴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爲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游氏禮記解云

雨霽蒙驛克

蒙驛古文尚書作蒙圍注地氣上天氣不下也一作霧漢書引易傳有輓蒙霧上下合也又曰德不試空言祿茲謂主竄臣天蒙起而白下相攘善茲謂盜明蒙黃濁下專刑茲謂分威蒙而日不得明注云此皆陰雲之類圍升雲半有半無也徐鎧曰說者曰氣象絡繹不聯屬也按說文引圍升雲半有半無卽曰驛

曰霽之說也史記龜策傳所謂雨不雨霽不霽與氣絡繹不聯屬之說相符可驗又鄭玄詩箋齊子豈弟作齊子闔闡其說曰闔闡與發夕爲對闔與闡通半明也可以互証○朱子云卜五卽龜也五雨霽蒙驛克也占用二著也二曰貞曰悔也卜法今無傳今人有五兆卦將五莖茅自竹筒中寫出直向上爲木橫爲土向下爲水斜向外爲火斜向內爲金如文帝大橫庚庚是得土之象庚庚是庚庚然豹起

好風好雨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箕星東方宿也東木克北土以土爲妻雨土也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金克東木以木爲妻風木也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爲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述此義座有善謔者應聲曰天上星宿亦怕老婆乎滿堂爲哄然一笑

化洽生民

旅獒傳明王以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以化洽生民疏云化洽生民化世俗養下民也此言生民與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爲生活民也如書云生

民保厥居孝經生民之本盡矣則言民生於世與化洽生民之義異

惟其敷丹臚

敷古作斨斨古塗字注丹丘之山產丹青丘之山產臚

顧畏於民晷

晷徐咸切僭也孔曰晷卽巖也參差不齊之義故爲僭也

王朝步自周

大夫不徒行也王何以步也黃公紹曰步步輦也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茲說吾取之

所其無逸

魏子才曰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爲所邇言而義遠李獻吉曰西土人謂着力幹此事則呼爲所書曰王敬作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今作處所解之愈覺不通此深得經旨余特表出之

弔天降喪于殷

君奭篇首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自後世之私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爲心不幸遇喪亂而任此責豈所樂哉緯書乃云武王克

紂前歌後舞此言謬矣昭烈克劉璋置酒宴樂乃引前歌後舞之言以拒龐統之諫昭烈豈樂禍者蓋信緯書如經矣高帝哭項羽曹操哭袁紹豈有武王而歌舞于克紂之事乎

恭顛闕天

墨子尚賢篇文王舉闕天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

三公

占之三公論道經邦後世三公則擇其老病不任事依違不侵權唐史所云禁聲伴食宋代所云斂迹縮手者居之張禹孔光李志曹叡由此其選也漢唐以來三公濫受莫甚於宋之宣和所授非人固不待言而名體有未正者蓋鄆王肅王輩爲之是以子爲師傅也童貫爲之是以厮役爲師傅也近代又以十三身襲富平族及平生不讀半行書者爲之不知何道可師何德可傳何功可保乎

又

尚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書太傅曰太師天公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烟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

水泉不隆責在地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
責在人公後漢張角作亂稱天公將軍人公將軍蓋
亦竊古義也

不克見聖

淡所見而甘所聞貴其耳而賤其目榮古陋今黨往
讎來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書曰凡人未見
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庶言同則繹

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書曰庶言同則繹

君牙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資禮
記注中所引也鄭玄曰資當爲至齊魯之語也祁之
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按鄭玄讀惟曰怨爲一句資
冬祁寒爲一句資與今書文容異

伯冏與伯景同

伯冏說文冏作𠄎唐杜佑奏省官疏云伯景爲太僕
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景也
冏與景古同音字亦相借耳

爲善最樂

書云民訖自若是多盥注云民之行已盡用善道是

多樂也東平王蒼曰爲善最樂周公曰心逸日休內
典云爲善若熟種種快樂亦是此意

椽

丁角反伏生書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男子
割去其勢與椽去其陰事同婦人幽閉於宮使不得
出也

徐戎並興

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亂此戎夷帝王所羈縻
錯居九州之內者秦始皇遂出之○此事惟孔安國
傳有之始皇此舉高於西晉武帝矣

杜乃獲斂乃穽

獲捕獸機檻穽陷地捕獸杜一作斂斂乃結反

敕乃甲冑敵乃干

敕力彫反簡也敵居表反治也

先其祿命

漢書律歷志劉歆條奏引書曰先其祿命師古曰逸
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祿古算字
近俗本改祿作算而俗士不知算命之義又顛倒其
字作先算其命成何語言似星士招牌矣可笑也又
可惡也凡古書有古字不可輕改若依古作祿則人

雖罕識而識之者必博古士也未必妄改作先算其命也他如斟若畫一通鑑改斟作較不知斟勘斗斛也較車耳也其義殊遠左親戚去墳墓通鑑改左作離運籌帷帳通鑑改帳作幄陳平雖美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冠玉下去一耳字便失其指皆是爲拙工廢繩墨聊舉一二其餘更僕窮紙不能數也

升菴外集卷之二十六終

升菴外集卷之二十七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 竑 編
吳郡顧起元 校

經說部 毛詩

詩小序

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朱晦菴起千載之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亦可謂崛強者哉

去序言詩自宋文公始而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

遂盡變其說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中之論也馬端
臨文獻通考辯之詳矣予見古本韓文有議詩序一
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
萬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
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籍之子夏嗚呼韓公可謂失
言矣孔子親許子夏以可與言詩子夏猶云不及其
誰宜爲哉且子頑宣姜中萬之私生子五人二爲諸
侯昭昭在人耳目豈是春秋所不道孔子旣取之于
國風而子夏反爲之諱乎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
是爲史人禍天刑之說也豈料南晉董之筆乎
韓公而爲此言亦非韓公矣必贗作也然此說也正
與朱子去序之意昭合韓公百世山斗朱子正可借
爲左袒之助而朱子著韓文考異乃以爲非公作而
刪除之蓋公論正議不覺其出於一時之筆而不顧
其與已說之背馳也韓文未刪之本世多未知而此
說又可爲馬氏復小序之證佐故詳書之

關雎之亂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旣亂則
師摯修之此以亂爲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窈窕淑女

字書窈深也窈極深窈窕幽閒之地也淑貞靜之德也鄭玄箋幽閒深宮貞專之善女正義曰淑女以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方言云美心爲窈芙蓉爲窈非也按窈窕訓深宮爲是深宮之地是幽閒深宮固門曰幽內言不出曰閑窈窕言其居貞專言其德今解者混之遂以窈窕爲德誤矣陶淵泉歸去來詞旣窈窕以尋怪魯靈光殿賦旋室便娟以窈窕洞房窈窕而幽邃江賦幽岫窈窕孫興公天台賦幽邃窈窕封禪記石碎窈窕如無道徑曹攄詩窈窕山道深謝靈運詩窈窕究天人李頤詩窈窕尋幽邃迢遞望巒嶼諸葛穎詩窈窕神居遠蕭條更漏深喬知之詩窈窕九重閨杜詩窈窕丹青戶扁空杜牧詩烟生窈窕深東第諸窈窕字豈亦謂女德乎

哀窈窕思賢才

文選呂向注云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爲衷謂中心念之也余舊疑哀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

搏黍

搏音團黃鳥也一名黃鷺一名黃鸞一名楚雀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黃栗留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栗又作鷓○熟北音

作手平聲

煩擗

澣濯衣服也○擗諸詮之音而專切何胤沈重音而純反阮孝緒字錄云煩擗猶撻撻也撻奴禾切撻素何切○撻撻見上注

卷耳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爲求賢審官似戾于荀旨朱子直以爲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爲托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卻陟岡飲酒携僕望矧雖曰言之亦傷於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痛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塗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之意耳曾與何仲默說及此仲默大稱賞以爲千古之奇又語予曰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若直從毛鄭可也

怒如調飢

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飢最難忍其義晰矣毛詩作調本屬魯魚而鄭氏求其說而不得乃云調音稠又改字作朝調飢也稠飢也朝飢也三者均之不通也愈解而愈離真不若朝飢之爲長也焦氏易林云何如且飢晉郭遐周詩言別在斯須怒焉如朝飢漢晉去古未遠當得其實耳

委蛇

委蛇曲貌毛詩委蛇委蛇陸農師曰魚屬連行蛇屬紆行委蛇義益取此司馬彪莊子注委蛇泥鱗也管子注委蛇澤鬼名紫衣朱冠又蛇丘地名楚辭白蜺嬰茀注白雲委蛇若蛇左傳衡而委蛇必折史蘇秦傳委蛇蒲伏索隱曰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按漢書郊禮歌旗委蛇文選西京賦聲清暢而媵蛇注聲餘詰曲也韓詩作透迤引石經作邁迤又作禱陀韓退之詩委陀結糾後漢書邳彤贊委陀還旅李鉉字辨作後拖皆字異而義同韻會引而未盡茲爲廣之

髮髭

上皮寄反下徒帝反少牢謂之纒笄周禮謂之副編天○釋文引少牢禮古者或剔賤者刑人之髮以被婦人之紒按注文本作被錫孔穎達讀被錫爲髮髭

鬣字又作鬣鬣湯帝反

抱衾與裯

按裯从周得聲與凋雕凋同裯當音條今關中亦呼寢褥爲條子裯叶維參與昴昴徐邈讀作旄旄胡星也其象如旄因名舊叶昴作留恐非寔命不猶猶亦叶謠見檀弓

江有汜

汜說文引作涇徐鉉曰涇蓋汜之或體也

嫡媵

江有汜序有嫡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晦翁以此詩不見勞而無怨之說以序爲疑予固不敢妄議然考經傳媵特送婚之名猶喪之媚與賻史記載伊尹爲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以伊尹爲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於鄆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爲媵初不言某國之女爲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爲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略也然春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詞書人不書女其事甚

明矧當時曾爲弱國嘗爲齊晉所凌猶恐不屑以女爲媵齊晉大國肯以女爲從妾乎此戴埴鼠璞也余取之

平王之孫

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之後也猶書稱寧王格王易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也汲冢周書云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國語曰興王賞諫臣逸王法之其稱謂皆類後世之諡耳

一發五祀吁嗟乎騶虞

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羽貴也貳牲而食以饒飽也虞人翼五祀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者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忠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

賈誼新書

燕燕于飛參差其羽

師曠禽經曰鳥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此物理也故莊姜以爲送歸妾之比取其背飛之義送別之情也

踊躍用兵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兵適旁切始叶左傳是謂沈陽
可以興兵利以伐姜易林从我睢易可辟刀兵與福
俱行有命久長京房易傳山北葆江于邑有兵

何用不臧

郭忠恕曰不臧卽否臧

旭日始旦

旭徐邈讀作暄

行道遲遲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思致微婉紫玉歌所謂身遠心
邇洛神賦所謂足往神留皆祖其意

誰謂荼苦

嚴氏詩緝云詩有三茶一曰苦茶誰謂荼苦莖茶如
飴是也二曰穢草以薺茶蓼是也三曰英茶有女如
茶是也周禮司徒有掌茶常以時聚茶徵野蔬材之
物爾雅檟若茶本草茗若茶

流離

尹子曰詩詠流離史書梟鏡流離鳥名少好長醜益
毛鄭舊說也

狐裘蒙戎

蒙戎徐邈作武邦而容二切註亂貌陸德明云徐音是也左傳讀作尢茸

邗干同字

出宿于干今開封有邗溝韋氏曆紀云蹇叔處干而干亾入秦而秦霸

其虛其邪

邪音徐爾雅作徐說文作斜思無邪同叶思馬斯徂愛而不見

愛揚雄方言注引作夢其說曰夢掩翳也謂蔽夢也太玄萋萋之離中夢夢也萋如之惡著不昧也史淮陰侯傳草山而望注蔽隱也草夢義同

鼃醜

說文引詩燕婉之求得此鼃醜上音去下音秋爾雅鼃醜蟾蜍注云似蝦蟆居陸地與蝦蟆不同蟾蜍形大背上多疥磊行極遲緩不能跳躍亦不解鳴多在濕處故詩人以況衛宣公之老而無恥之狀蓋醜詆之辭也蝦蟆能跳接百蟲食之時作唧唧聲在陂澤間此爲二物明矣

實維我儀

儀音俄叶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九十其

儀叶其舊如之何太玄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
徐廣音儀船作蛾漢隸藝莪作蓼儀又見洪适釋隸
及周官注

毋也天只

只讀作馨語聲餘也字本作𠄎省作只

鬢髮如雲

鬢說文引作彡彡之刃切稠髮也鬢音義同彡从人
從彡又有夙字形相似夙音殊

定之方中

注山川能說鄭志張逸問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
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其故事然
述當讀遂事不諫之遂

疊韻

皮日休云毛詩鴛鴦在梁又蟬螭在東卽後人疊韻
之始余謂此乃偶合之妙詩人初無意也若文選宋
玉風賦炫爛燦爛張衡西京賦之睚毗薑芥上林賦
之珍函文鱗左思吳都賦之檀欒嬋娟則詞人好奇
之始耳○南史有積日失適亦疊韻

善字訓多

古書善字訓多毛詩女子善懷前漢志岸善崩後漢

紀蠶麥善收晉春秋陸雲善笑皆訓多也

綠竹猗猗

綠竹韓詩作藹筑石經同藹扁筑也一云卽葦蓐草
郭云似小梨赤莖節高好生道傍今童子歌謠有雜
冠花葦蓐草是也唐詩名花朵葦蓐

綠竹青青

青青讀作菁菁草木之英曰菁葢字作青而音與義
則菁也不然旣云綠矣又焉得重言青耶

重較說

衛風淇澳篇曰猗重較兮毛萇曰重較鄉士之車也
穎達曰倚此重較之車實稱其德也周禮輿人云較
兩轡上出軾者今之平隔也詩話云車廣六尺四寸
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
較式通高五尺五寸葢古人乘車立乘非如今人之
坐也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列女傳曰立輜無駢是其
明證故乘車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
而頭得俯較在式上若兩較然故曰重較較是兩邊
植木較橫轡上轡兩而較一說文車轡上曲銅也葢
較在軾上恐其墜故以曲銅關之古謂較爲車耳古
諺云仕宦不止車生耳三國志吳童謠云黃金車班

蘭耳闔閭門見天子符曲銅之說矣

今按古今注重耳重較也文官

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校在軍車藩止重起如牛角散云

考槃在澗

考槃在澗韓詩作干薛君注地下而黃曰干江南江有吳干平涼有隴干今之靜寧州也樂府有長干曲顏延之祭屈原文曰身絕郢闕跡偏湘干干與寬叶為是且澗非考槃之處也一章曰碩人之寬寬以居也二章曰碩人之適居而安也適說文草也孟子所謂草莽之臣諺云心安茅屋穩也阿即後世窩字邵子安樂窩義取於此三章曰碩人之軸軸卷而懷之也

碩人之適

說文適草也音科俗所謂科座也阿即窩也言考槃於此山之阿即我之科座也適字從草言隱於茅茨草莽而安樂之也

考槃在陸

陸如莊子陸沉之陸軸如軸簾之軸

鱣鮪

陸璣云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鮠鮪遼東人名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溟亥海中化為此魚

滅滅

呼活反說文曰凝流也水平則流凝杜詩江平不肯流李端詩水深難急流是也李賀詩空山凝雲頽不流

女也不爽

女也不爽爽平聲叶士貳其行又其德不爽壽考不怠老子五味令人口爽左傳唐公兩肅爽楚辭厲而不爽音俱同

黍離詩解

黍離之詩今之詩傳言大夫行役初見稷之苗中見稷之穗終見稷之實而閔周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

而愈深其說本於注疏注疏謂稷苗六月穗七月實八月如此說詩比於固哉高叟益甚矣詩人之所賦因其苗而及其穗因其穗而及其實猶桃夭之詩因葉以及華因華以及實也蓋一時所見一日所賦必如其說始以六月見苗中以七月見穗終以八月見實則是三月之間往返四次矣若一往一返則見苗與穗不見其實矣比之桃夭之詩葉時華時有實時亦須一月餘豈是見葉言葉見華言華見實言實乃是乃守桃園老叟耳○說文云黍禾屬从禾兩省聲引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然則又以禾入水三

字合而爲黍既從孔子之言不當又云兩省聲許氏之恒病有極相遠不叶者亦云諧聲殊爲不通鄭樵言許氏惟得諧聲一類以成其書信哉熟觀說文自見其誤○劉勰曰思親者莪蒿不分閔周者禾稷莫辨蓋心在於憂與哀而視物之似而誤也亦通

一 曷其訖矣

曷他安切韓詩作灑

毳衣如蒺

爾雅蒺騫也蒺草色如騫也郭曰蒺初生色在青曰之開

抑釋捌忌

捌或作冰毛氏曰捌所以覆矢孔穎達曰公徒執冰而踞字雖異而義同服虔曰冰犢丸是箭筈其蓋可以取飲蒼頡篇冰矢房

洵直且侯

侯音胡叶羔裘如濡史記匈奴傳胡王作侯王易林季姬踳踳望我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又范子妙才僂辱傷膚然後相國封爲應侯張衡西京賦增昭儀于婕妤賢既公而且侯許趙氏以無上思致董於有虞皆叶七虞呂氏春秋今侯漂過而弗辭侯元有

胡音今以喚隴念胡隴可驗

洵美且都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閑雅也顏如舜華可以言美矣佩玉瓊琚可以言都矣蓋冶容艷態多出於膏腴甲族薰醲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仕宦方會穿衣喫飯苟非習慣則舉止羞澀烏有閑雅乎漢宮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也譬則士之有所卓立必籍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采薪之女教之容止七日而傾吳宮釣渭之夫立之尚父三年而集周統豈理之常也哉

山有扶蘇

扶蘇木名徐邈引作榑疋

褰衣

褰衣或作網衣說文作縗衣儀禮作縗衣又作景衣音義竝同皆嫁時在途之衣也

聊樂我員

員古云字又云于爾輻又景云維何秦誓雖則員然
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游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
零露溥兮

溥呂忱字林作霽顏氏糾繆正俗作溥音上充切叶
揚清婉兮陸粲曰今韻書作上充切非蓋充字傳寫
作衮耳按諸韻書不收當補入之予綴古音一書或
以今韻反切不同規予者予曰旣曰古音豈能悉合
今韻乎况三百篇爲詩之祖婉字在阮韻霽字當從
之矣婉韓詩作碗

匪東方則明

匪東方則明明音苾叶月出之光又昊天曰明及爾
出王易天下文明上叶陽氣潛藏下叶與時偕行書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白虎通清明風者清
苾也荀子契玄王生昭明歸藏筮詞空山之蒼蒼八
極之旣張乃有夫羲和職日月以爲明

總角卅兮

卅卽礦字周官有卅人卅金未成器也借作童卅之
卅童未成人猶礦之未成器今作卅非

栲栳

栲山樗杻櫪也宮中多樹之取億萬之意謂之萬年

樹注唐詩者以冬青爲萬年枝非也

藪蔓

藪音廉似枯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奠而不可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濕

駸邁

越以駸邁駸數績麻之縷也越如越紉之越言棄其麻縷而往爲淫泆也商頌駸假無言又以駸訓總

齊子鬪圍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鄭玄箋曰豈弟當作鬪圍鬪開也鬪明也蓋與旁章發夕爲對發夕侵夜而行鬪圍將明而行也圍字一作暉三蒼解詁云日明日暉字誤云雲覆暫見日曰暉古文尚書雨霽雲圍克許氏說文圍圍升雲半有半無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文昆蟲鬪澤文穎曰鬪澤皆樂也鬪音愷澤據此鬪澤卽鬪圍也字不同爾今文作豈弟恐非馬有淫亂之人而目之爲豈弟乎

寺人之令

秦風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詩之意在後二句夫爲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羣臣壅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

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姍笑三代柄用闡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繆公學於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卽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爲師保而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爲周名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于亾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史記所書繆公學于宁人其得聖人之意乎春秋所以狄秦者不爲過也繼序者乃以爲美秦伯始有車馬蓋因首云車馬而億度之朱子詩傳亦從之不思美其車馬兒童之見也亦何關於政治而夫子錄之乎華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夫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納牖遇巷略無間隔氣象何如也旣見而並坐鼓簧與三代賡歌喜起警戒叢脞氣象何如也秦之爲秦非一日矣

寺人卽侍人

文選宦者傳論寺人掌女宮之戒寺音侍於義始叶古文多省

鰾輶

音缺納以白金爲飾軼繫于車軾前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芷蘭士兼庶人艾蒹葭者士之贄也

隰有六駮

詩疏云駮檀木皮似繫迷又似駮馬諺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駮馬蓋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甚似檀以其班文似馬之駮者故曰六駮今解詩用爾雅之說以爲鋸牙食虎豹之獸非也獸非恒止於隰之物又與鄰章包棗樹椹非類故知卽梓榆耳

夏屋

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爲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邊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爲居以房俎爲房室可乎又禮童子饋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誰昔

詩云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之曰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疇亦誰也然則誰昔也疇昔也伊昔也一也誰昔字文人罕用惟司馬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

妹中行周易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昔而然此制詞之工緻前媿二宋後掩三洪矣豈不善爲四六者耶

碎裊

中唐有斃鄭注考工記堦前若今碎裊也分其督傍之修以二分爲峻蓋今碎卽斃也裊其道也中央爲督峻其督所以去水今按督者匠人言督線縫人言督縫醫家言督脉皆訓中也

碩大且儼

儼韓詩作媿注重頤也言美人豐豔體外有餘或訓爲含怒非或作靨又作曠窩腮斗也俗云笑

匪風飄兮

注言嘌嘌無節度也廣韻讀如瓢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世歌曲皆古鄭衛泛濫者曰嘌卽俗嘌院字

荷戈與袂

袂說文及也一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入暫下以驚牛馬曰袂袂丁外切叶芾芾甫未切

心結於一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

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於一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韓嬰詩說如此精矣哉○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

四月秀萼

詩注物成自秀萼始○劉向說苦萼也徐鉉曰狗尾草也爾雅萼繞棘宛注今遠志嚴氏詩緝曰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胎於下萼感之而早秀

一之日畢發

說文畢發作凜浹其字皆從冰

鬻發

豳風一之日鬻發二之日凜冽注鬻發風寒也凜冽氣寒也今按鬻發指風是也凜冽乃氣寒結而爲冰月令十一月水澤腹堅是也凜冽字从冰其義易見鬻發之爲風其義隱而難知以字言之鬻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地籟宋玉所謂土囊殷仲文詩爽籟驚幽律哀聲叩虛牝是也總不若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鬻栗正謂風吹籬落其聲似鬻栗與詩意合鬻發今俗名頭管樂書名風管又可證馬林肅翁云萬象惟風難畫莊

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風捲卷而坐猶覺寥寥之在耳然觀周公七月之詩齋發二字簡妙含蓄又莊子畫風之祖也如毛萇詩注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衍之作文甫字說一篇古人謂六經爲時文之祖信哉

重穆

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穆穆又作稊說文禾邊作種是種穆之種禾邊作種是種植之字今人混之久矣

東山詩

東山詩四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言倉庚鳴春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昏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皇駁其馬車服盛也親結其縹縹婦人之褱也邪交絡帶係于體示繫屬于人也卽所謂纓也士昏禮親脫婦之纓纓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語多倒脫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此於昏禮東席北枕之際出燭屏媵之後又極序其情而戲之也九十其儀九爲陽天之成數十爲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下之大道陰陽之生成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人所謂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也舊說

以縞爲帨巾誤又以親結縞爲母命雖同是昏禮而非詩旨所謂差之毫釐繆之千里矣

叮囑

叮囑鹿場毛萇云鹿跡也說文曰叮囑禽獸所踐處漢儒解經如此可笑蓋因叮囑下有鹿場字遂以鹿跡獸踐附會之鹿跡獸踐可以解鹿場而不可以解叮囑也原詩人之意謂征夫久不歸家叮囑之地踐爲鹿場非謂叮囑卽鹿場也且說文以叮囑字載于田部曰凡田之屬皆从田若叮囑果爲獸踐則非田之屬也考之他訓左傳叮囑防井衍沃于寶注平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隄防不可井者則叮之叮小頃也張平子西京賦徧叮成篁注叮謂畎畝王充論衡叮叮如荆軻之廬石鼓文原陞旣垣疆理囑囑名伯敦銘予旣囑商莊子舜舉於童土之地其疏云童土囑也皆說田野並無鹿跡之說如豳風以綢繆牖戶形容鳥巢遂以綢繆爲鳥巢可乎

熠燿

東山詩熠燿之訓爲螢火久矣今詩疑他章有倉庚于飛熠燿其羽遂以熠燿爲明貌而以宵行爲螢火固哉其爲詩也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爲螢火

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有一明證可以決其疑
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與此句法相似此言桑扈
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卽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羽如
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卽倉庚也詩無達詁易無達象
春秋無達例可與知者道耳

廬有五義

說文廬寄舍也秋冬去春夏居蓋古者一夫五畝之
宅二畝半在邑城中之奠居二畝半在田野外之寄
居詩云中田有廬是也周官凡國十里有廬則賓客
寄舍也三年之喪倚廬則門中之外室也北狄穹廬
則逐水草無定居之瓊室也考工記秦無廬謂矛戟
柄竹櫜秘其音轉作廬而字作廬云

烝在桑野

烝在桑野烝在栗薪或訓爲衆或訓爲進皆不通當
訓爲麻軍士從征于外而麻無人收或在桑野或在
栗薪此于物理人情最叶千載之疑今日始釋然周
公有鬻亦當撫掌矣○又蒸字訓藪麻蒸也故有薪
蒸之說又蒸麻稽也麻稽亦可燒故以薪蒸並言又
訓作進火氣上行也又訓衆言衆多如麻也詩之天
生烝民是也因前論故并及之

升菴外集卷之二十八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編
潼川吳良輔校

經說部 毛詩

小雅周之衰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預注云思文武之德而無貳叛之心怨有衰音也衰小也其說不通天下三分有其二豈有叛文王者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豈有貳武王

者小雅之首鹿鳴南山蓼蕭湛露君臣上下歡欣交
通豈有哀音文王以大德受命同於大舜豈有衰小
服虔之說云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謂思上世之明聖
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事而不有背叛之
志也其周德之衰指幽厲之政也其見卓矣華陽范
氏處義曰季札觀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觀歌小雅
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于
大小雅間歌一二章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必受命
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
衰有遺民至司馬遷又謂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
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遷之言爲相如
而發論大雅固已近之小雅獨取諷刺與相如詞賦
相似者如賓之初筵言天下之沉湎以諷幽王之荒
淫白華言下國之用孽妾以諷幽王之黜后所謂譏
小已之得失流及於上者如此以此證之服虔之說
是非判然矣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究
左氏載季札立言之意宋人作小雅周之衰論亦扶
同杜說未當余特舉服虔二說以訂之

大雅小雅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

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迥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於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特爲表出之

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墨子曰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也皆馳驅以告夫

子

鄂不韡韡 一木作常
根之華

不風無切鄭玄云承華者鄂不當作柎鄂是也不古
與柎同又作跗曹憲曰鄂花苞也今作萼詩疏云花
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
由花以覆萼萼以承華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
順而榮顯自漢以下古說相傳如此而於兄弟之義
尤為明切唐明皇宴會兄弟之處曰花萼樓取此也
宋人解之乃云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非惟背詩
義亦且背字義矣又按東晉詩白華朱萼被於幽薄
白華絳跗在陵之陬白華玄足在陵之曲其曰萼跗
足皆可證詩疏意其字作柎跗跗又作足者花之足
猶人之足也故唐人亦有紅萼青跗之句

外禦其務

務吳才老音蒙古尚書雨霽蒙之蒙作霧以下从務
也朱文公不取然吳亦有據未可盡廢也

蒸也無戎

每有良朋朋音與蓬同正與戎韻合沈約在蒸韻而
肱輶棚弘薨皆從之非也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易緯河圖數曰一與六同宗二

與七爲朋淮南子玄玉百工大貝百朋劉楨魯都賦
時謝節移 合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則古韻
朋與戎宗弓相叶也毛詩爲詩之韻亦韻之祖舍聖
經不宗而守偏方之音其固甚矣○戎而主切音汝
叶外禦其務蓋戎汝古入通用也如南仲太祖太師
皇文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是也

雨雪載塗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塗音入
華易林雨雪載塗東行破車旅人無家柳詩善
水火齊諧笑拍塗東門牛屢飯中散蟲空

烝然罩罩

王雪山云罩胡郭切魚回幹水聲黃東發云雪山博
學必有據也

烝然汕汕

疏汕櫟也今之捺罟也說文汕魚游水貌汕所諫切
櫟一作巢側交切

臺萊

臺夫須莎草也可爲臺笠都人士曰臺笠緇撮是也
○萊草名今萊州人蒸以爲蔬謂之萊蒸萊州得名
亦以此

枸榎

注枳枸也陸機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生子著枝端大數斗甘美如飴八月熟謂之木蜜詩話云狀似枅枅土人謂枅枅木通作棋本草棋枅廣韻枅棋實如珊瑚是白石木之子說文作榎字从禾榎極也徐鍇云榎極屈曲不伸之意榎極之果其狀詰屈亦取此爲名○宋玉賦枳枸來巢其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

周宣王

自古守成之君初吉終亂者唐之明皇憲宗爲甚史著之詳矣周之宣王中興赫然爲三代令主而其末暮與唐之明憲無異證於詩小序可見矣小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車攻宣王復古也吉日美宣王也鴻鴈美宣王也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沔水規宣王也鶴鳴誨宣王也祈父刺宣王也白駒大夫刺宣王也芣芣鳥刺宣王也戎行其野刺宣王也由是言之六月采芑車攻何其憂勤之汲規模之宏也自是而吉日鴻鴈詩人之衆美參歸矣其猶日之中平庭燎雖美而有箴蓋一章夜未央二章夜未艾三章夜向晨則視朝漸晚宴安漸耽姜后脫簪之諫女鳩淫樂之湛正此際也自是沔水規之鶴鳴

誨之白駒黃鳥以逮祈父我行其野刺者四出其去
幽厲一間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信哉

肅肅其羽

字本作翮所六切文字音義云鳥飛其掌踏在腹下

夜未央

未央注未渠央也渠音遽木作詎詎豈也字林未知
之詞也言未便至夜分也

爾公爾侯

宋人經義云以爾爲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爲侯則謹
爾侯度勞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
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遁
思乎蓋爲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爲賢者計則又
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可補詩
傳之未備故特錄之


爾羊來思其角濺濺

注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美其和謂聚而不相觸按
詩詁曰魚口喙水濺濺然羊之角多似之

寧或滅之

誦音松叶以究王詢淮南書亦松子作赤誦子

寧或滅之

詩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按韻書引此作威威說文作
燹上从盛音悖二或相倒也後人以其字難施於俗
書故訛從威亦如虜發之感上亦作盛不得已而從
威古篆作上從西或相對人亦罕識

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

張衡應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天亦加
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據此則以天天爲天天也衡去
古未遠疑得其真且此此速速天天連文爲是不應
速速下又特出天天也天天之義自然天天之說強

勉

詩栩栩幽人夢天天老者居亦祖張說

夙夜朝夕

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蓋夙
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
朝常後至夕常先退

中原有菽

野間謂之中原菽葉謂之藿螟蛉桑蟲也螺贏蒲蘆
也中原有菽庶民尚能采之以養其子桑間有蟲螺
贏亦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蓋爲似續之計
也彼小民微物尚爾今王有子不能教誨之使之用
善以爲似續之計乃欲信讒而棄逐之何哉說者考

之不精乃謂螺贏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爲其子雖楊
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螺贏
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罪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
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
卵日益長乃爲螺贏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
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
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入之其卵爲蠅穴繭
而去殆物類之相似者又露蜂懸其窠每穴各綴一
如粟不知用何物滋養之久乃漸大成蜂此皆一
種細腰之物所謂祝之曰類我類我乃聽其聲意其
如此或謂細腰有術能禁物其祝聲可聽乃其禁術
也列子曰純雄其名大腰純雌其名穉蜂莊子曰細
腰者化說文曰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
詩者之言也然彼之所不可知者正謂其能禁螟蛉
蜘蛛不生不死以化物身之膏潤滋養其卵而成其
形莊子所謂化者理固近之列子以爲純雄說文以
爲無子殆未可信况詩人之意本不然讀之者不審
耳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瓠之細腰者曰蒲蘆
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蘆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鷗

青黑之葵青黑之鳩皆名以雛也中庸曰政也者蒲
蘆也卽螺贏也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蘆然乃與
詩之義合矣此范處義之說也

歸飛提提

荀子舜對堯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提忠信無倦天下
自來按提當音時

不入我陳

詩不入我陳爾雅廟中路曰唐堂途謂之陳戰國策
美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

怒焉如擣

擣注一作擣怔忡病也易林所謂胃春也又省作疔

小東大東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
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
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
王迹熄而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
故空其杼柚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詞何以先小也
曰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名何又曰
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名多擇章首二字此
詩名獨起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餘而曰大東吾不

知作者名之與刪定者名之與有旨哉

萋兮菲兮

萋非說文引作縷斐註縷帛文兒

玟彼織女

玟說文引作玟玟項也支聲匕頭項以望也

啓明長庚

詩緝李氏曰啓明卽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一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爲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名白字太白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一星也今注一星一與二字畫多少之間誤耳元注一星也

祝祭于祊

祊說文引作鬃門內祭先祖所以傍徨

均均原隰

均均漢碑引周禮註作營營按當作囷囷田十有二頃也文選又作原隰响响

開天傳信記

姚崇曰大田云秉畀炎火此捕蝗之法也

興雲

漢無極山碑興雲祁祁雨我公田按顏氏家訓引詩亦作有滄淒淒興雲祁祁毛傳云滄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也此銘亦云興雲祁祁古經本雲字後世作雨乃或改耳王介甫有雲之祁祁詩語本古經

韎韐

音昧閣毛云茅蒐染草也賤云茅蒐韎韐聲也正義云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士冠禮注云韎韐者緼韐而黝珩合韋爲之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以代韠也

天子玉璆而珧琕諸侯盭璆而璆琕大夫璆璆而璆琕士璆璆而璆琕

璆蜃甲黃金謂之盭其美者謂之璆卽紫磨金也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璆璆卽今牡蠣

裳裳者華

裳裳者華其葉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

憂心忼忼

爲與女蘿施於松上平聲未見君子憂心忼忼與忼同叶旣見君子庶幾有臧蓋丙古與方互音柄亦作

枋可證

間關車之牽兮

詩傳以爲燕樂新婚之詩按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小序云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爲長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

如食宜餽

裴光云餽卽飽字或作饗飾

藁

終朝采綠注綠王芻也爾雅作藁韓詩作藜薄郭璞云似小藜赤莖有節好生道傍今名莎脚莎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詩白華之什云英英白雲露彼菅茅毛傳云雲亦有露孔穎達正義云有雲則無露無雲則有露毛言雲亦有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爲昏是亦露之雲也○有雨雲有露雲此節發揮甚新

緜蠻覲皖

詩緜蠻黃鳥韓詩薛君章句云緜蠻文貌又覲皖黃鳥王雪山云覲皖黃鳥之色二字从目目視之知其爲色也今注皆以爲鳥聲似不及古注之爲得

有兔斯首

斯音鮮箋云白也鮮白之鮮訛爲斯也孔穎達曰鮮而變爲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相近左傳于思于思服虔曰思頭白貌思斯字異而音同

有豕白蹄

韓詩注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

維師尚父

魯詩說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瑟彼玉瓚

廣蒼瑟作碎詁云玉華相帶如琴弦

白土漆沮

詩曰生民之初自土漆沮齊作自杜漆沮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杜水名卽杜陽也據文義作杜爲長

是類是禡

埤蒼禡馬上祭也按馬上祭曰禡其字從馬猶車下祭曰輶其字從車也

不日成之

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旣見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爲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

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詒厥孫謀

一本作詒謀未孫

此謂未能遠謀及孫也通鑑韓建殺唐宗室通王滋十一人胡致堂管見云唐室至此祖宗詒謀有未孫與其曰未孫文法當然左傳引詩云叶比其鄰昏姻孔云而申之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正文人引經之例陳濟正誤不知此義乃云孫音遜可謂癡人說夢酌以大斗

斗酒器也石經作盃象形周禮作豆又器之訛也

芮隗

公劉詩曰止旅乃密芮鞠之卽鞠韓詩作隗班孟堅云弦中谷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隗雍州川也師古云隗讀與鞠同

幾沔期

爾雅幾沔也孫炎曰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沔得爲幾也詩曰沔可小康昭二十一年左傳引此詩杜預曰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同此也○今按幾幾沔期近忌皆語助辭詩往近王舅近

音忌注近辭也今人不知爲語辭而以爲辭去可笑
卒癩

下民卒癩韓詩作瘁癩

無然憲憲

憲憲注猶欣欣也沮渠蒙遜責劉祥曰汝聞劉裕人
關敢研研然通鑑釋文華人服飾研麗自喜按研研
卽憲憲古今字雖不同其旨一也

俾晝作夜

作音卽具切讀如列子以晝足夜之足謂晝不足以
夜補之也李善曰足其不足曰足足音聚與作夜義
通

屋漏

詩抑之篇曰尚不愧於屋漏鄭箋曰屋小帳也疏引
周禮天官冢人職掌帷冢幄纒注云帷冢以布幄纒
以繒帷冢是大帳幄纒爲小帳禮之用帷冢者皆於
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冢也幄則室內亦有
之○今按鄭玄解屋爲小帳蓋以屋爲幄也史記運
籌帷帳之中或作帷幄帳與幄一物也○冢卽幕也
易井收勿幕吳氏纂言音冢是也軍行之制將於野
次設幕發令犒士臨之詩人所詠青油幕也其隱奧

深居曰帳密謀秘議臨之所謂玉帳虎帳是也

升菴外集卷之二十八終

升菴外集卷之二十九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編

吳郡顧起元校

經說部 毛詩

倉兄填兮

音愴况○民心之憂無絕已喪亡之道滋久長

蘊隆蟲蟲

毛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戕曰隆隆而雷

非雨雷也

崧嵩

詩崧高維嶽嶽四嶽也孔子堯時止有四嶽不主中嶽故曰崧高貌山高者自名崧不主中嶽而言今或以爲崧嵩通用誤矣

鉤膺

樊纓也又作繁纓

鞞鞞淺濺

鞞去毛之皮鞞軾中也淺濺以虎皮覆軾鞞禮記作辟羔鞞鹿鞞是也周禮作禛犬禛豸禛是也

往近王舅

毛萇曰近已也鄭玄曰近辭也慎接近音記毛注曰已已亦音記也鄭音辭者謂語助辭也朱子集傳用鄭說今之解者或不通此義黃東發謂之諸舅猶有南上者謬之甚矣又按詩彼其之子禮記作彼記之子或又作忌又作已又作悉如叔善射忌之例然則近也忌也其也已也悉也皆語助辭也朱公遷又按說文近从彳从斤斤音基楷書作近與近相似而誤也其說尤究極根源然則不識字者安可解經哉

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贈崔靈恩本作增云增益申伯之美孔穎達云贈遺者所以增長于人增之財使富增于本贈之言使行

增于義故曰贈增也

天生烝民

古注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五性本於五行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於六氣故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曰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欲以繫念

維昔之富不如時

一本連維今之疾不如茲彼疏斯稗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首二倒字句也音時之富善人是富今茲之疾君子在疾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為年取草木繁茂之義也

呂氏春秋今茲美未來茲美麥文選為樂當及時誰能待來茲昔時之富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疾不如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疾則小人肆故曰彼疏斯稗疏斗粟而米十為疏疏謂之糲斗粟而米九為糲糲謂之精糲加於精疏斯稗矣是小人而加於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也彼為肆行之小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專然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己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古注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錫福毛萇以為文王錫之鄭玄以為天錫之朱傳以為諸侯錫成王以祉福

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此三說不同要之毛鄭於事情近之不失天子戒諸侯之體若朱傳之說首足倒置矣洪範天子斂福以錫民未聞諸侯反錫天子以福也唐末藩鎮之強行辭降敕猶不若是其委靡也此無他義理本明白無二說朱晦翁必欲別立一說以勝前人故不自知其說之害理至此也

殷商衣郭

殷有天下又號曰商詩云商之子孫又曰宜鑒於殷書云殪戎殷又曰伐商必克皆互稱也其並舉則曰咨女殷商又曰殷商之旅殷古音篆文反夙爲與中庸云壹戎衣壹卽殪衣卽殷也與秦誓戎商義同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依者殷之冑也○白虎通衣之爲言隱也所以隱身也楚詞新浴必振衣與汶塵合韻杜子美社稷一戎衣詩人趣韻之語不足據也字又作郭呂氏春秋湯伐桀有夏之人民親郭如夏字林玉篇音韋非也至于說文及林罕楊恒趙古則戴侗諸書皆不收噫非博考籀篆行草及詩書子集曷以知殷商衣郭之異字而同義乎可與汲古者道難爲淺中者言也

夙夜基命宥密

毛萇云宥寬仁也密安靜也孔穎達云寬仁所以止
苛刻靜密所以息暴亂豈不明白正大而得帝王之
體也今之詩傳解宥爲宏深密爲靜密以字義言之
宥者寬宥也未聞宥爲宏深也宏深靜密旣於基命
不切又不知宏深靜密者爲何事輔廣又改云不宏
則體不盡不深則用不徹不靜不到冲漠無朕處不
密則不到萬象森羅處其言愈謬聖人治天下大經
大法易曉易見冲漠無朕森羅萬象是老氏虛無之
語豈可以解詩哉詩道性情恐不如是

潛有多魚

潛音泮爾雅溇謂之泮韓詩云溇魚也李巡曰今以
木投水中養魚曰泮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椽郭璞曰
今之作罾養魚者聚集柴于水中魚寒得入其裏藏
隱因捕取之小爾雅曰魚之所息謂之潛潛椽也水
中魚舍也江賦椽澱爲泮夾羅衆筌皆取魚具也說
文椽以柴木壅水也椽寂見切亦椽也椽溇椽泮潛
古蓋通用

敦琢其旅

敦音堆與敦彼獨宿同又軍後曰敦逸周書武順解
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又敦丘見爾雅從登

敦而欲度高乎太山見賓戲又音彫與敦弓既堅同見廣韵天子弓也

應田縣鼓

田當作棘小鼓在大鼓旁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孔穎達曰周禮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注云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棘引導鼓棘字以東為聲聲既轉去東惟有申在申字又去其上下故誤為田也

○棘音胤

儻革有鷓

儻革轡也鷓以金飾轡如鷓鳥之形句法與有鶯其領同○鷓今俗轉作戣唐六典有戣金法如今之銀金也

嫖嫖在次

其傾切石經作瑩瑩

莫予弄蜂

毛云弄蜂摩曳也箋云懲艾也○摩曳即掣曳○粵峯爾雅言羣小人毋敢我摩曳為譎詐之行是自我辛螫也

弄蜂

詩小苾莫予弄蜂弄音烹舊音粵毛傳以為摩曳摩

音趨孫炎作掣曳謂相掣曳之於惡說文曰粵使也則并讀作粵疑亦可也

泮宮

魯泮宮漢儒以爲學子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而詩序教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爲育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於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旣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也於此受黜兀龜象齒大賂南金之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厥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教養之功而繼以桓桓於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公之設教言不言教化于羣才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燕享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於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蓋闢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坳序言史克作頌以修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

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於漢儒其言頽宮蓋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其解禮記頽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信爲學何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有此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宮於泮地落成之際詩人善禱欲我公戾此于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於此昭假孝享而致伊祐於獻囚獻馘而受賕貢此篇與先王考室之詩相表裏特室爲居處之室魯爲游從之宮

祝頌有不同予按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因水以名宮耳詩言翩翩彼飛鴉集於泮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泮爲地名與楚之渚宮晉廐祈之宮無以異於是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堯舜禹湯武王周公有咸池大章韶夏濩武中曰文王有辟雍是以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倫鼓鐘於樂辟雍又云鎬京辟雍無思不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漢儒因解泮水復言辟雍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爲璧解以圓

水戴埴鼠璞之言如此其見卓矣其辨博矣按左氏
晉侯濟自泮泮果水名足證矣近世曲爲說者曰春
秋經也魯頌亦經也魯頌旣載春秋可略此說又滯
矣高克一事詩詠清人春秋書鄭棄其師他如廬漕
城楚丘木瓜碩人無衣詩與春秋互見不厭其複安
有詩載而春秋可略乎或又曰事亦有特載而不見
于經傳者季氏伐顓臾之類也曰顓臾之事將然而
未舉也故論語載之而經傳略焉泮宮已成之迹春
秋豈容不書哉愚嘗總春秋與詩而論之信魯頌之
文則僖公爲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
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衛靈之流烏得爲賢哉蓋
頌乃臣子頌禱之辭例多溢美如今人之親知賀壽
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素行如今官府之考語
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賀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
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其惡之
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
夫人會齊侯於卞其女季姬始遇鄆子於防而公不
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耻終歸于鄆而公不拒淫風
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駟與有駮猶以爲
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

謏悅諂而非以爲美也

又

辟雍泮宮非學名予于魯頌引戴埴之說而申之旣
詳矣近又思之說文辟雍作辟廡解云辟墻也廡天
子享宴廡廡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大
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
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爲天子學名泮宮爲諸
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
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
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爲周之制則孟子固
言之矣旣曰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胥
雍則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爲宮名無疑也魯頌
旣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
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
以名宮卽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
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
名泮宮邪予又觀宋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
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鍾簏業莫不均調於此
所論之事惟鼓鍾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
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

而已且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
奏公終之胡爲勦入學校之可樂與鍾鼓諧韻而成
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
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
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泮水詩言
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因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
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
知泮宮之爲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爲一
篇之證則未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旣
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按致堂
之言與予見合而說文魯詩解戴埴之論皆可迎刃
特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者道耳

食我桑甚懷我好音

尹和靖曰周原膾膾董茶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
我桑甚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

大王翦商

胡庭芳曰愚讀詩至大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
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大王蓋當祖
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
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大王不

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聖
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絲洪豈有一毫覬
覦之心哉議者乃謂大王有是心秦伯不從遂逃荆
蠻是大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
之言曾謂大王之賢反不逮之乎余謂此言是矣但
未知詩之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
也蓋謂大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
以改戩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
大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
訛亦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翦之爲戩則
紛紛之說自可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
之惑矣曾謂古公亶父之賢君而蓄后羿寒浞之禍
心乎

荆舒是懲

舒史記建元侯表作茶古文茶舒假借字禮玉藻諸
侯茶前詘後考工記弓人斲弓必茶尚書大傳厥咎
茶厥罰恒與茶皆作舒

玄鳥生商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娥音松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
銜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

夫卵不出蓐燕不徙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取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主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之子生於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中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爲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爲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爲昴星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梁江總佞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知笑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

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 謂之降者重之
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書 信史記之訛耳

發音旃

荀子引詩武王載發有虔秉烈如火烈烈則莫我敢
遏注詩股頌武王湯也發讀爲旃虔敬遏止也湯建
旃興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爲先故如
火之烈而莫能止之也

松栢丸丸

長笛賦丸槌雕琢注引韓詩松栢丸丸薛君曰丸取
也余按山經鳳卵作鳳丸又作鳳藥則丸藥也藥削
也今稱木工曰雕藥匠可證然則丸乃藥削之而成
丸也今詩傳解丸丸爲直恐非愚意丸丸是言樹之
團圓如車蓋也亦備一說

說文字與詩異

陟彼榘矣說文榘作榘桃之天天作媯媯靜女其姝
姝作媯葛藟縈之縈作縈有饜饜殮饜作亞盧令令
令作獐室人交徧摧手摧作催憂心炎炎作炆注
小熱也馱馱夜飲馱作慝慝彼淮夷慝慝作穡斧以斯
之斯作梳營營青蠅止于樊樊作憖憖與洎溱作潛
馱彼晨風晨作鷓安得護艸護作憇見此祭者祭作

效信誓旦旦且作息昊天曰明昊作莽从奔从天非
相時儉民儉作懋仇仇彼有屋仇作伯註小也菁菁
者莪菁三蒼又引作蕓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編

吳郡顧起元校

經說部

春秋左傳

附公數

春秋例

杜預春秋釋例趙匡作春秋纂例蓋以春秋難明故
以例求之至於不通則又云變例以變例不通又疑
經有闕文誤字嗚呼聖人之作豈先有例而後作春
秋乎譬之術士推算星命者立印綬格財官格雜氣
格或格所不能該者則曰不合格豈造化先立此格

而後生人乎春秋之所謂例何以異此

班彪說春秋

班彪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殺史見極言殺其繁辭以成簡嚴之體平易正直言直書其事而褒貶自見彪之說春秋可謂得其髓矣以此言之則許世子止弑其君趙盾弑其君莒人滅鄆之類三傳皆不足信

董仲舒解春秋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升菴外集卷之三十

瑯琊焦 竑 編

成都楊慎著

吳郡顧起元 校

經說部

春秋左傳

附公穀

春秋例

杜預春秋釋例趙匡作春秋纂例蓋以春秋難明故以例求之至於不通則又云變例以變例不通又疑經有闕文誤字嗚呼聖人之作豈先有例而後作春秋乎譬之術士推算星命者立印綬格財官格雜氣格或格所不能該者則曰不合格豈造化先立此格

而後生人乎春秋之所謂例何以異此

班彪說春秋

班彪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殺史見極言殺其繁辭以成簡嚴之體平易正直言直書其事而褒貶自見彪之說春秋可謂得其髓矣以此言之則許世子止弑其君趙盾弑其君莒人滅鄆之類三傳皆不足信

董仲舒解春秋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

克段于鄆

石經春秋鄭伯克段于鄆趙匡曰鄆當作鄆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至十一年乃屬周左氏曰王取鄆劉薦邗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爲鄆字杜注曰今潁川鄆陵誤甚矣按從京至鄆非遠又是鄭地段所以有兵衆故曰克若遠走至鄆陵已出境卽無復兵衆何得云克又傳曰自鄆出奔共卽自鄆過河向共城爲便路若已南行至鄆陵卽不當奔共也郭知玄切韻云帝虎並訛烏烏互舛正指此條

有蜚不爲災

說文蜚負礬也文沸切本草謂之蜚蠊亦謂之蜚蠊
山海經云蜚如牛白首一目蛭尾行水則竭行艸則
枯

柳子六逆論

柳子厚駁春秋左傳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
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夫少陵
長小加大淫破義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
親新聞舊雖爲治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
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
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治本大矣而可捨之以
從斯言乎夫所謂遠間親新聞舊者蓋言任人之道
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
爲治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柳子此言是矣
然未究其事與時矣蓋衛蔣立州吁而州吁乃賤嬖
之子賤妨貴之一言專指州吁此事之不同也若遠
間親新聞舊則周之用人尚親親先宗盟而後異姓
魯之大聖如孔子亞聖如顏回固不得先三桓此時
之不同也石碯之言未失也嗚呼世胄躡高位英俊
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爲此詩者其知道

乎此周公所以思成湯之立賢無方而猷猷版築魚
鹽之事孟子特稱之以爲千古之希遇也然則光武
之禮子陵昭烈之顧孔明謂非三代明良之盛事乎
孺奴侯切人名石碣之宰殺石厚者

孺羊肩

命子

命名也左傳異哉君之名子也又令名之大以从盈
數史記皆作命古命名同音也又孟子命世之才名
世之才也易終有譽命譽名也殺人亡命亡匿姓名
也太玄勞有恩勤有情也羈角之吾不得命也古樂
府雙燕初命子謂燕語哺子如人之名子也

謂其不疾癩蠹也

癩蠹祭之牲特病也癩七禾反小腫也或作瘞蠹力
果反春秋正皮肥也又作索說文同

扉屨

扉符費切方言曰扉屨屨也絲作之曰屨麻作之曰
扉不借屨者謂之扉喪服傳曰疏屨者蘆蒯之菲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桓公

十二年

穀梁曰再稱日決日義也杜預曰再書丙戌國史成

文也胡安定曰羨文也鄭漁仲曰丙戌一日也不應再書丙戌非後申刑前子楊慎曰一日而再舉者非兩之也同日異地也曷言乎同日異地盟地乎武父赴地乎魯都故再日之也若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衛侯晉卒嫌於同地矣曷謂嫌乎同地後人習其讀而失其傳將曰衛侯卒乎盟地云爾是故謹而再日之故曰再稱日決日義也日盟者卽而日日赴者追而日國史之體也故曰國史成文也文有兩而非羨者雖春秋之謹嚴不得而損也穀梁解也姚杜預解也深咸知其解也安定曰羨蓋或之漁仲直改焉則妄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莊公七年

此記星出之遲也○杜預曰辛卯夏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日光不匿恒星不見○孔穎達云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非竟夜不見星也慎曰此記日光不匿列星不見之祥也左傳以爲夜明是也汲冢紀年書天再旦亦是也書云夜明則稱而不隱書曰再旦則曲而不中春秋書曰夜恒星不見聖人之文稱而隱曲而中於是爲不可及矣夜明五行志所云書

有光是也漢書武

紀書有如日夜出蓋此類也通鑑綱目不達班氏之意增一字云有月如日夜出則謬矣○穀梁作昔恒星不見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昔初夜也夜中夜也昔何以謂之初夜昔之爲字从日从𠂔𠂔音殘日殘爲昔也昔又與夕通夕之爲字从月半見日殘月半見正初夜之時也

鞞中

丑父寢於鞞中注鞞士之車也仕板反周禮士乘棧車爲其無革鞞不堅易壞棧與鞞同

豕人立而啼

啼管子作諦荀子哭泣諦號古啼字也

女摯不過榛栗

榛說文引作亲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莊公二十五年

慎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救日何以爲古禮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鼓以充陽也水之灾人力可救也鼓庸愈哉自古水灾莫大于堯之九年鼓何鼓牲何牲乎

包茅

爾貢包茅不入包茅山在麻陽茅生脊孟康曰靈茅

楊雄曰璠茅三脊也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苾蒻本草云生楚地三月採陰乾猺人以社前者爲佳名鴉銜草

問諸水濱

左傳屈完對管仲云君其問諸水濱杜預曰當時漢水未屬楚李善夷曰杜之注其爲謬哉且楚實殷之始封楚苦縣瀨鄉在漢水東北則漢水於西周之際豈未屬楚乎又詩云奮伐荆楚采入其阻鄭注云采入方城之阻也方城在今漢水北豈昭王時未屬楚乎屈完以齊桓所問之大不敢他對但請自問於水濱而人莫之知也漢水實屬楚也久矣

天札

札側八反又音截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廣莫

左傳狄之廣莫于晉爲都杜預注廣音義與曠同廣莫猶言曠漠也風曰廣莫風門曰廣莫門音義皆如此

筮短龜長

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瞽說也孔穎達云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爲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
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蓋亦知杜之謬而不敢
規之慎按獻公卜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曰筮之辭
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辭蓋卽
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紕繆類多
如此

古人不厭揲字

左傳十年尚猶有吳正義云猶則尚之義重言之耳
書云弗遑暇食遑卽暇也漢書尚猶頗有存者

輕音磬

左傳輕字多作去聲讀試略舉之曰國君不可以輕
輕則失親又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又曰
吳王勇而輕又曰吳輕而遠不久歸矣又曰夷德輕
不忍久也又曰將爲輕車千乘注皆音磬孟子曰輕
身以先於匹夫此尤明白可證之文也

輕字義

輕韻會云牽正切疾也左傳輕而不整又輕則寡謀
注不持重也唐書淮西賊將陳光治勇而輕好自出
戰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注展魯
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政反漢書

發輕騎夜追之又度暮輕留及輕車將軍又叙傳景十三王承文之慶魯恭館室江都諺輕輕字皆音磬今俗語謂單身曰輕身

唇齒

唇亡齒寒蓋古諺也戰國策作唇揭齒寒揭與寒叶韻揭叶音撤

九國

公羊傳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丘之會惟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淮八國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趙氏如數求之真癡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止於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誅於王孫武子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伏於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辯二章為一章以協九數茲又可笑

荀息

涑水曰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

也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
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晉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
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沒
之先而不可抹於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
也

晉於是乎作爰田

爰田國語作轅皆假借字也爰當作越許慎曰越田
易居也爰田之制古者田三歲一易以同美惡商鞅
始開阡陌令民各復常業不復之易

亦無貶也

伯姬之繇云云貶平聲叶亦無益也屈原九章荼薺
不同畝兮蘭芷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絕世
而自貶

姪從其姑

穀梁傳姪娣者不孤子之義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注
姪音迭娣音第姪之爲言迭也娣之爲言第

一作也

更迭次第御於君也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同姓媵之
易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後世目兄弟之子
爲姪夫男子而字從女六書之義舛矣又變迭之音
而爲直何啻千里○又按于令升左傳注云姪娣者

同姓媵女之稱也兄之女來媵曰姪妹來媵曰娣若
兄之女不媵者但曰兄之女而不曰姪妹不從媵者
但曰妹而不曰娣古人之正名審稱如此由此論之
姪之字不惟不可加於男亦不可混稱於兄之女也

巳卯晦震夷伯之廟

德十五年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穀梁曰晦冥也慎按晦非冥也
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此及成公十六年甲
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是
也公羊乃曲爲之說於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傳
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
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亦不
書公羊之言何其野哉善乎劉歆之言曰及朔書朔
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取朔棄晦乖僞
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左氏曲說以爲陣不違
晦故敗噫楚以晦而敗晉不晦而勝乎是皆勦說之
無理者也

隕石

穀梁傳春秋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
都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此
言之誣本不待辯宋萬孝恭辨之云梁山沙麓亦無

知之物胡爲而不日麋與蚺亦微有知之物胡爲而
不月此殆可作一笑穀梁乃癡人作夢孝恭又癡人
解夢也

公子賦河水

秦伯將納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左傳無注國語韋
昭曰河水當爲沔水字之誤也沔彼流水朝宗於海
言已反國當朝事秦此最有理

孟明

孟明始爲晉虜不自懲艾再敗於殽陵彭衙幸晉師
不出封殽尸而還左氏美之過矣繆公襲鄭蹇叔苦
諫使繆公能用其言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
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不稱先見知幾之蹇叔而贊
喪師辱國之孟明何其謬哉且其言曰遂霸西戎用
孟明也夫秦之所以霸西戎者累世富強形勝巖險
雄心於戈矛戰鬪技養於射獵獫獍非一日也孟明
何力焉

臯陶有後

左傳臯陶庭堅不祀忽諸蓋設監戒之言如云若敖
氏之鬼不其餒而之比也後人遂謂臯陶真不祀而
蔓說者又言刑官無後豈不謬哉按張平子思玄賦

云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注英六國名楚
末乃滅抱朴子云秦乃伯益之後益卽臯陶子也以
是參考之臯陶何嘗無後乎今按史記禹本紀帝禹
政焉而臯陶卒封臯陶之後於英六而後舉益授
之攻又按朱子注舜有臣五人禹稷契臯陶伯益

尋斧

庇焉而縱尋斧焉一本焉下有斯之二字唐人文集
引此云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庇焉而縱尋斧焉以斯
之可乎

寮爲小窗

同官爲寮文選注寮小窗也宋王聖求號初寮高似
孫號疎寮謝伋號靈石山藥寮唐詩綺寮河漢在斜
樓皆指窗也古人謂同官爲寮指其齋署同窗爲義
今士子同業曰同窗官先事士先志官之同寮亦士
之同窗也

兩甄

將獵爲兩甄置左右司馬注兩甄猶兩翼也世說桓
玄好獵雙甄所指不避林壑晉書周訪傳杜曾攻陷
楊口元帝使訪擊之訪令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
自領中軍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
旣而兩甄皆敗訪選銳卒八百人夜追破之梁裴邃

壽陽之戰爲四甄以待之挑戰僞退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書傳中稱軍翼曰甄僅此四見然甄之爲字不知於軍何當也甄音陣古作陳甄自平聲轉入去聲也楊正衡曰甄音堅戰陣有左拒右拒見於周鄭繻葛之戰左右甄之義見於楚穆王孟諸之田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杜預注將獵張兩甄蓋晉以左右翼爲左右甄預取當時之言以釋左右孟也然左傳他篇有中甄前茅則甄之義亦古矣

疆場

疆場之地一彼一此場注音易言疆土至此而易也唐高適詩許國從來徹廟堂年年不得在疆場乃讀爲平音可謂不識字矣駱賓王詩亦作場皆誤甚豈可謂唐人便不敢議乎

負茲

諸侯疾稱負茲茲草也猶言負薪言有疾不能負草也又云布茲注云茲蓐席也然則負茲者蓋言有病而坐蓐伏簣也予觀荀子正論篇云琅玕龍茲華瑾以爲實注龍茲卽今之龍須席或曰茲與髭同徐廣茲者籍席之名列女傳琅玕龍疏疑龍疏卽龍茲隋

書煬帝欲誇示諸番酋長以中國之華盛賣菜者亦籍以龍須席注龍須草織成席也淮上安慶府居人多能織龍須席史記索隱茲公明草也龍須草又有此名亦奇

踊爲文公諱也

踊豫也齊人言踊若關西言渾也

盟于犀丘

犀丘左作鄴丘穀作師丘石經作菑丘

踦間而語

門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踦間

葬我小君定弋

左作定姒杞國女弋莒女詩美孟弋矣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終

中華民國廿五年拾壹日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一



成都楊慎著

鄒瑯焦 竑 編

吳郡顧起元 校

經說部 春秋左傳

繞朝贈策

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
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
卽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
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
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為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

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
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
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趁韻之誤耳
士會當作土會

晉有士會士當作爲土土爲古杜字如詩言桑土而
以陶唐氏豕韋氏御龍氏爲土氏之宅後爲唐杜氏
漢儒欲左傳之行乃推漢爲陶唐氏之後於土會復
晉之下增六字云其處者爲劉氏蓋土會本于唐杜
氏而劉氏又本於土會也若作士女之士上與唐杜
下與劉氏何干涉哉

袒衣袒服

裼袒衣蓋近身之衣孟子所謂袒裼裸裎也左傳陳
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衷其袒服以戲於朝
注袒服日日近身之衣然不若袒服之爲順袒與袒
字畫相似毫釐之差耳

前茅慮無

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注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
伏皆持絳及白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中
權中軍制謀後勁後以精兵爲殿也踰伏今之裝塘
伏路也中權今日中軍後勁今日合後

屈蕩戶之

屈蕩戶之漢書王嘉坐戶殿門失闌免顏師古注戶止也左傳門于陽州公羊傳無人門其義相同止戶曰戶禦門曰門也

有山鞠館乎

司馬相如說鞠讀作苦丘弓切予謂鞠字四聲轉入平音始得其讀

能者養以之福

漢書律曆志載劉歆作三統曆及譜以說春秋引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師古曰之往也往以就福噫左傳自劉歆始表章之此其所引的信無疑矣又漢酸棗令劉熙碑猗與明哲秉道之樞養以之福惟德之隅

陳侯午卒

襄公四年

高閔曰玄經有云日月之逝改於尸尚未晚也陳成公既爲雞澤之盟而卒則已變於夏矣曾子曰吾何求哉愚謂高氏之說奇矣然春秋之例書卒祇從赴告耳非必有褒也

直爲壯曲爲老

施舍

施舍二字左傳國語周禮凡屢見焉而解各有異今
 總攝而論之左傳晉悼公即位施舍以責注施恩惠
 舍勞役也魏絳請施舍注同上楚平王施舍寬民注
 施恩惠舍逋負叔向言齊桓公施舍不倦注施恩舍
 逋士會構楚旅有施舍左傳凡五見國語鑄無射篇
 云布憲施舍于百姓注施恩舍罪與左傳註意合惟
 單襄公過陳不禮云縣無施舍所以施舍賓客負任
 之處此舍字如出舍于郊之舍不音捨也與左傳旅
 有施舍正相對又云聖人之施舍也注施予也舍不
 予也此與前後訓注不同亦不合本文意未知是否
 又齊語云施舍分寬注施德也舍舍禁也楚語云明
 施舍以道之忠恕注施已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
 周禮凡征役之施舍注施當為弛

有夫出征而喪其雄

襄十年

正義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皆是繇辭繇辭
 法當韻毛詩正月無羊皆以雄韻陵是也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襄二十四年服虔云焚讀曰償正義曰焚是燒也象

不燒死故今訓爲斃債債僵也當从服

在鄭

晉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亾孔穎達曰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皆爲失常

渴葬

渴急也苦蓋切公羊傳曰不及時而葬曰渴葬詩雲漢注天時旱渴雨一作渴

勦說

崔氏之盟讀者未終晏子鈔易其辭是爲勦說勦楚交切禮勿勦注代人說也猶擊也胡氏曰勦猶抄也諸詁皆誤獨博雅近是

天王殺其弟佖夫

佖公羊傳作年國語晉人之誦曰佖之見佖果喪其田佖于年叶

公鑿行也

猶更造之意公本欲會晉代秦途過京師復生事修朝禮故曰鑿行

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臧宣伯令修賦繕完

繕也完也葺也一義也一墻也繕未足而又加完與葺焉於義爲複矣是謔所謂一個孤僧獨自歸也古人脩辭體要若此乎哉審思完字乃字字之誤曰繕字葺墻辭無複義亦昭矣然此非余臆說也唐李祭酒涪云爾修賦繕完亦當作字不然則繕完何物哉商有姓邳

姓當作邾音縣通鑑釋名引姓氏韻纂同今作西典西禮二反非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

上蔡字素葛反說文作粲正義云粲散之也从米殺聲按粲字殺下米也粲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隸書改作粲已失本體粲字不可復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書爲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尤謬

君日不悛以樂怡憂

昭三年

樂以忘憂則可以樂怡憂則不可陸賈燕喜平勃交懽忘憂也太康逸豫漢惠淫樂怡憂也忘憂待時怡憂玩時忘爲在下言也怡爲在上戒也

蘊年

子孟子云遏糴穀梁云訖糴注貯粟也

天有十日

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
楚丘曰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
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
日爲三注云十日自甲至癸也十位日中當王食時
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阜人定爲輿黃昏
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昃爲臺隅中也日出也
缺不在第一作池尊王與公曠其位也日上其中者日
中盛明故以當王也食日爲二公位也旦日爲三卿
位也後昭公七年楚尹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正義曰日以配十位從中而右旋人之道高以下爲
基貴以賤爲本欲從賤而漸至於貴也若從中左旋
則位乃漸退非進長之義故右旋也禮射義亦云以
賤事貴有十等焉象天之有十日自甲至癸也以三
者合觀之古有此說故左傳禮記互見之然不知其
所當何義或曰嚮明而治宜於日中故日中當王雞
鳴而起故雞鳴當士皂主馬飼馬以夜半故夜半當
皂輿主車人定則車休故人定當輿然其餘則不可
強通缺之可也○僚賈達音勞供勞事事也今之牢
子亦古遺言也

圖附見後

十 自右而左自上而下也

時 申僕 酉僚 戌缺 亥興 自未而申

當 未臺 子阜 自臺而僕

十 午王 丑士 先賤後貴

位 巳缺 辰公 卯缺 寅卿 至王而極

圖 缺巳以尊王缺卯以尊公

不樵樹不采蓺

采音菜謂取人園圃種蓺為菜也舊注非

殛鯀于羽山

按左傳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

文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是神何妨是獸

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與鼈豈鯀果化二物乎張

叔皮論曰蠙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變虎鯀化為熊

久血為鱗積灰生蠅傳玄潛通賦聲伯忌瓊玟而弗

占兮日言諸而暮終嬴正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

命窮黃母化成龜兮鯀殛變而為熊二韻不用注作

郎王邵曰古人讀雄熊皆于陵切張用舊而傳用新

也

明月

齊燕平之月

此年正月

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

注

年二月子產立公孫洩古書傳及俗稱謂曰明年明日則有之矣明月僅見此耳

晉荀盈卒于戲

戲注與蕘同許宜切蕘陽聚名在相州光武紀大破五校于蕘陽降之卽其地也

九丘八索

九丘八索九丘卽九州也八索卽八澤也見淮南子或以八索爲八卦謬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圍各居其一而爲之故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秋命歷序文也九

圍取育草木爲義卽後世所謂九州也中州則人皇之都石鼓文所謂寓逢中圍也八輔則餘八圍也圍亦作有古字省文書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圍解之義尤明暢左傳謂之九藪陽紆雲夢之屬總而言之九有也九圍也九州也九藪也一也有與圍以字相近藪州以音相近其實一義爾

伯趙司至

官名伯趙氏伯趙卽伯勞也一作博勞又邠風七月鳴鴉王肅云七當爲五古文五字似七故誤○王肅

之言良是合于月令

青鳥司啓

青鳥鶻鶻也鶻鶻于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又按易通卦驗立春鶻鶻鳴楊柳津

齊疾疥遂疔

疔梁元帝音該當作疥說文兩日一發瘡也按傳例因事曰遂若疥已是瘡疾何謂復言遂疔乎說文疥搔也疥搔小患與瘡不同何云疥遂疔乎

舟鮫

左傳注舟鮫官名掌澤澤有水有魚故以爲名小說有鮫人泣珠賣綃事蓋舟鮫之官死而爲澤神葢伐木之匠變爲木客也

天王居於狄泉

春秋周襄王之出書天王居于狄泉注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宅其有之謂居魯昭公之出書公居于鄆鄆魯之邑也其後書公在乾侯乾侯乃晉地不得書居也綱目書帝在房州房州唐一統之地豈得以乾侯爲比當書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

爲七音以奉五聲

陳暘曰五聲者樂之品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

夫曰左氏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上爲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音旣虛其土猶太衍之虛其一也太衍虛其一無害其爲五十七音之虛其土無害其爲八音也若爲七音爲二變在焉是以五聲奉五聲豈其理邪

隱民

春秋左傳隱民皆取食焉國語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隱民貧民也詩曰如有隱憂古字殷與隱同

豆區釜鍾

歷代斗斛大小不同左傳疏云魏齊斗秤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秤於古三而爲一

天王入于成周

昭二十六年

邵泉齊曰成周下都也王旣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也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袁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洛誥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是謂王城又曰我又卜瀍水東是謂成周○業詩說曰大東小東大東平王東遷也小東微王入成周也王城下都皆周公之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籍敬王之入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悲夫

乾侯

胡一桂云昭公乾侯之事與夏王相殺商丘周厲王崩于燕皆天地間人道非常之大變史墨元作乃引陪貳之說而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明言社稷

君臣無常奉無常位且矣引詩易以對左氏從而書之其與春秋書公薨乾侯如青天白日不可掩蔽以誹季氏不臣之罪者異矣嗚呼春秋何等時耶功利之習壞爛人心君臣大義漸滅殆盡不惟亂臣賊子如三家者放逐其君為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服諸侯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與史墨不知有君而放言無忌趙簡子不知有君而聽言不辯左氏亦不知有

君而載言不擇夫豈知陵谷遷改乃地道之變而非常雷天大壯乃天道之常初非志變况易乃崇陽抑陰之書雷在天上夫子大象但取其成四陽壯長之卦而曰君子以非禮弗履耳未必如杜氏注所謂君臣易位也史墨不求其義矣引以對可謂誣天矣天但使季氏貳君何嘗使季氏逐君哉如墨言一歸之天道則公僭王卿僭侯亂臣賊子接迹于世矣綱常安在然則春秋夫子作也易象夫子翼也道一而已請得為易大壯一洗史墨之惡論

於說

越曰於越吳曰勾吳邾曰邾婁本一字而爲二字古聲雙疊也莊子云雕朱之日孟子云離婁之明婁朱本二字而二聲足以爲證或以勾吳於越爲方言夷音謬矣

不能如辭

定公六年子西曰不能如辭昭十三年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成亾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僖二十一年若愛重傷則如無傷愛其二毛則如服馬正義曰敢爲不敢如爲不如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盜竊寶玉大弓

八年

得寶玉大弓

九年

升菴子曰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謹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堯下殺梁曰陽虎以解衆也得其情矣黃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此豈知巨猾之深姦邪虎初竊時已知無用矣以魯寶之知必追之以與之則必釋已西方有狗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嚙之人以筋投之必銜而返數返則追無及矣陽虎蓋欲狗國魯也乎晉明帝覘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蓋祖虎之故智云耳

今按晉書明帝紀王敦將謀篡下屯于湖陰帝乃乘駿馬微行至干湖陰察敦營

壘而出又明帝自湖遁歸
歸遇旅姬與之七寶鞭

石尚來歸賑

賑是忍切社肉也盛以蜃故謂之賑天子所以親遺
同姓當從賑今作賑非

甸乘同音

渾良夫乘衷甸兩牡杜預曰衷甸一轅卿車陸德明
曰甸之證反賈公彥曰甸卽乘也四丘爲甸出車一
乘故以甸爲名是古者甸與乘同也故詩曰奕奕梁
山維禹甸之與命叶韻荀子王制篇司馬知甲兵乘
白之數注云四丘爲甸亦謂之乘以其治田則謂之
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每一乘則又有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自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

溺者必笑

左傳溺人必笑呂氏春秋曰溺者必笑雖笑不樂古
有此

甕言

甕戶快反是甕言也釋文過謬之言按管子注毀善
曰訾譽惡曰甕與說文訓著稍異又甕洩苦棗爾雅
臣有足疾君將青之

青苦江切古音控說文引此作散音却嘔也控以入

聲轉平聲耳

擐衣出其臂

擐陸德明云音宣依字林作擐擐臂也先全反舊音患非禮王制羸股肱決射御注亦謂擐衣出其臂今按擐音宣是也宣今揜字時俗有裸袖揜拳之語東坡詩玉腕半揜雲碧袖

輦者不得入

蒐狩之禮車絙著門則不得入以恥其御之拙也

三傳字異同

公會齊侯于防公羊作邠按古字枋柄同音耳葬我小君敬羸敬羸穀梁作傾熊聲姜公羊作聖姜黑肱以濫來奔肱公羊作弓盟于皐鼬公羊作浩油楚人滅隗公穀俱作夔古隗字音與夔今轉作五罪反

鵠蚌相持

春秋後語齊趙將伐燕蘇代爲燕說趙王曰今者自來過小水見小蚌方暴而鵠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鵠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鵠兩不相捨漁人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相支以斃其衆臣恐秦之爲漁父也此事戰國策亦載以兩叶脯妙出自然古人之

文奇儁如此按春秋後語陸賈所著賈在漢初頗有
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行紀又著感春賦
盛引典誥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爲上林
子虛之先鞭又能交歡平勃以成復漢之業可謂通
儒比之叔孫通豈不天壤邪予謂叔孫通爲秦博士
諛言不死又事漢制禮襲秦使三代之法中絕於漢
通之罪大矣東坡目之爲枉死空乎延篤荅高義方
書今茲以五經爲開籙書傳爲邊俎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未暇蚌脯也

西狩獲麟

勿周道之不終感嘉瑞之無應○麟四靈之一
長麕身牛尾狼鬣馬蹄含仁懷義覲文匿武
辛巳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游必擇土翔必有處
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不旅不入陷穽不入羅網
文章彬彬有道則臻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一

終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二

成都楊慎著

鄧瑯焦 竑 編
吳郡顧起元 校

經說部

禮記

曲禮

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老子云曲則全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易又言其言曲而中指人言曰心曲衷曲地名曰韋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言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之全文也
教不可長

王肅本教五刀切遨遊也以遨遊作平聲古人燕游
曰歸之義此勝鄭說若傲者不可有也而可長乎長
亦平聲讀

憎而知其善

春秋惡絕秦楚而大學引秦誓楚書孟子羞稱五伯
而引晏子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賢憎而知其
善也蚩尤五兵李斯篆書苟便於世人其舍諸繇之
城也桀之瓦也秦之邊防也隋之漕河也至今賴之
故曰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邵淵曰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
衮冕之爲貴哀欲其速而申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
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或貴于多而人或貴于
高而文庭實旋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
謂舊說謂不費於言辭豈經旨乎或云說讀如檀弓
稅人之稅慎曰顏路請車孔子不許不妄說人也舊
館人喪孔子脫驂不辭費也

負劍

負劍辟咄召之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傍
歐陽永叔作瀧岡阡表云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傍

正用此義石刻猶存今改作抱良可嘆也

女子許嫁纓

纓有二一是少時常佩香纓內則云女子未冠笄紵纓也二是許嫁時繫纓婚禮主人親脫婦纓鄭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是也蓋以五采爲之又內則曰婦事舅姑紵纓以此而言知有二纓也

嚶羹最炙

嚶他荅切不嚶菜噉初怪切一舉盡嚶也

削瓜士羹之

羹說文瓜當也蒼詁瓜鼻也疏謂脫葉處羹者去羹也按去羹而曰羹猶治亂曰亂去釁曰釁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

王充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爲魚鼈故不獻

獻鳥者佛其首

佛者拗戾而不從之言也佛音倍戾之倍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不佛按字人以一弗从兩矢弋以兩弓从一矢其戾可知梁武帝改作佛字經史因之宋子京於國語音義正之

禮不下庶人

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白虎通德論之說勝諸

家矣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也

六經無騎字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魏鶴山云六經無騎字禮記亦漢世書耳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正反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漢初猶有車馬見夏侯嬰傳高祖之敗彭城去滎陽出成臯皆以數十騎遁去而鴻門之會棄車騎獨騎一馬樊噲四人步從以免其非危迫時往往夏侯嬰中御車高祖在左樊噲驂乘爲右未嘗廢車也方萬里古今考反覆千餘言今撮其要附此

擬人失倫

擬人必於其倫荀子稱仲尼子弓子弓豈仲尼之倫乎韓子稱臧孫辰孟軻臧豈孟之倫乎二子之言不倫矣

君子忘物

君子忘物所以立我故不累於我忘我所以立道故不累於身永嘉周恭叔曰可移以解易艮卦

天子歿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

人曰歿歿寇曰兵羽鳥曰降四足曰漬今按禮記

歿寇在漬後

列言天子諸侯大夫之歿別其名義而以羽鳥四足終之何邪舊說謂羽鳥之歿降落牛馬之歿深漬如其說也人與畜比天子諸侯之尊而下同禽獸乎子叔父瑞虹先生云古有羽蟲之孽猛獸之害或指此也大勝舊注必有印可者

聖周

夏后氏以聖周送終唐韵火熟曰聖音卿又經史雜字作子栗切

華而皖

皖華板切說者以皖為潤節且又曰明貌孫炎曰皖溼也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罪姑息之語注

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曰今夫曰之曰夫曰

日紂辟遠其子愛近姑與息又姑息二字姑婦也息頑童也

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公羊傳周君分陝而治出於一時非定制也漢儒作

王制遂據以爲例亦固矣

從先大夫於九京

京古原字今俗訛作京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本監於方伯之國國

三人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殷書序亦言三

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爲武庚管叔蔡叔或以

爲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爲邶

鄘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邶蔡叔

君鄘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書言王

啓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

監侯國也

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

視元士

慎按春秋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傳曰祊

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周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

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許慎作五經異義駁之云若如此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善乎左氏之說曰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胡安國令二說而爲說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邑如皆有焉盡天下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郊不足爲其邑矣其說可謂明盡足破公羊之謬也予按公羊解經之謬如鄉村教督不知城市事滂言以誑兒童至漢儒刺六經作王制又踵公羊之謬而益之曰視元七果如其說則天千元士視附庸附庸亦五十里千八百諸侯各有五十里之湯沐邑則是二十五萬之地而後足也又各有朝宿邑亦二十五萬里而後足也合之五十萬盡王制禹貢疆界而不足不獨京師與泰山之傍矣漢儒之固陋若此譬猶舞文胥吏具成數取口給以對上官不待一訊而可知其誣矣雖然王制似此類十之七八辨其一可推其餘宋儒乃以孟子班爵祿之制不與王制合爲疑是以委之亂流而罪源孫之犯法而

坐祖也異哉

植

植特寓二音天子植初音特義亦特也君羔幣虎植大夫齊車鹿幣豹植義則緣也

月令

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曆爲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與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

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鴛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博勞鳴蝦蟇無聲涼風至而鶴鳴聞闔風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卽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

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

壬癸

春其日甲乙以日行東陸也夏其日丙丁以日行南

陸也秋其日庚辛以日行西陸也冬其日壬癸以日
行北陸也中央其日戊己以土旺四季之下弦日行
黃道黃土屬也至夏季謂之正旺日行牽牛之所起
牛亦屬土此其義也

左个

明堂左个北史李謚傳左个卽寢之房也○按卽今
之捲蓬

始字

桃始華蟬始鳴水始冰地始凍始皆音試林間翁曰
始試也按宋人詞褪粉梅稍試花桃樹是也

伐蛟取鼉

月令伐蛟取鼉明龍不可觸蛟可伐也聖王之世禁
蠅去天鳥大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必自有法
非以人命僥倖者後世君荆飲飛滄臺滅明周處斬
蛇事皆見於史末世但謬爲大言崇尚虛文而許真
君之事反取疑於拘拘者矣

鴻鴈四候

鴻鴈有四候鴻鴈之鳥水落南翔水注北徂知時之
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
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

亦大鴈鴈之父母正其候鴈此亦小鴈鴈之子也此說出晉干寶宋人遺之以爲的論

鵙鳴

月令鵙鳴不鳴禮記詩又作盍旦注渴以鳥夜鳴急旦也郭璞方言注為似鷓鴣冬無毛晝夜鳴今北方有鳥名寒號蟲卽此也說文作鵙鳴又作鵙鳴蓋自旱省為干故鵙或作鵙也猶禽經鴻鴈之鴈作鵙斥省為干故鵙或為鵙皆古鴈字也然則鵙鳴字正當作鵙省作鵙作鵙非鵙乃鬪鳥古以其羽為勇士冠者非此同也盍旦渴旦皆以義借用耳唐詩鵙蟲啼渴

且涼葉墜相思

蜃 與夏小正玄雉入於淮為蜃互看

雉入大水為蜃蜃卽大蚌也墨子曰楚之明月生於蚌蜃是也其胎謂之珠胎淮南子所謂珠胎與月盈虧又日月久而螺蚌焦是也又曰蚌聞雷聲則厥音也音又按兵書云東海出氣如鼉渭水出氣如蜃蜃形似蛇而大今寺門金剛風調雨潤手執劍者風也彈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手中如蛇者蜃也則與蚌蜃字同物異

荔挺出

鄭玄云荔挺馬薤也此說非也易通卦驗玄圖曰荔挺不出則其國多火說文曰荔似薤而小根可爲刷蔡邕高誘皆云荔以薤出然則鄭玄而以荔挺爲名者亦誤之甚矣

水澤腹堅月令十月東風解凍月令正月

七十二候終於水堅始於凍解管水也一歲之運其可知也始於水終於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五祀

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曰冬爲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雷戶以羊竈以雉中雷以豚門以犬井以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卽行也蓋行井間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爲字有八口角井甃亦八角祭井卽祭行也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曾子問

晉灼讀曾參參字作宋昌驂乘之參與子輿義合

祝聲三

注祝爲噫歆之聲噫是歎恨之聲歆者欲其歆饗之

義也又曰噫歆卽臯也慎按噫非歎恨乃防其噎如今小兒食時乳母嗽聲

文王之爲世子止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

止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衛孔悝之鼎銘曰

止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子貢見師乙而問

焉止子貢問樂

古書傳例題標於篇首又結於篇終觀汲冢周書可見賈誼治安策陳三表五餌其序三表三端木皆綴以一表二字至韓退之柳宗元猶有此體六經中禮記爲多若文王世子篇首此曰文王之世子終之曰

文王之爲世子也結之若曰文王之爲世子其事如上文所云也又始之教世子三字發其端終之曰養世子不可不慎也摠其義也衛孔悝鼎銘及子貢問樂皆同此義宋儒不達妄爲之解石梁王氏云文王爲世子也七字衍文教世子三字衍文金華邵氏云手舞足蹈樂之至於此有非歌之所能盡者矣故終之以子貢問樂其言似昧目而道黑白者異哉嗟乎不能達古文之文而能達古文之義者鮮矣是以貴屬辭也

師保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此文甚明暢

忠恕

朱子云體信是忠達順是恕然履信思順學者之忠恕也體信達順聖人之忠恕也四時信行五氣順布天地之忠恕也

獠狻

鳥不獠獠况必反鳥見人驚飛也獸不狻狻况越反注作許月反獸見人驚走也

竹箭

徐鍇說文系傳作箐又作稽古文箭晉同音鄭玄周禮注云箭字古書皆作箐易曰晉進也薦紳作縉紳是其證也

年雖大殺衆不匡懼

匡注與惟同恐也慎按匡音愧管子有大匡小匡皆言救荒之事字書作匡攘蓋匡張攘亂今俗猶有此言

繁纓五就

注曰一就言五色一厘蓋色至於五而後備故也色謂之就猶樂之成數

金爲賜

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爲雨金爲賜火爲燠水爲寒土爲風釋文賜音賜按賜與賜字別

犧尊

孔穎達疏犧音莎音波皆失之楊簡曰楚東呼牛之大者曰沙孔不知引

有事於惡池

惡池北方河名音烏沱秦詛楚文作亞駝駝徒何切徐鍇曰江別流爲沱沱沼同此別作池非○說文

之蹉沱字作差池楚詞與汝沐兮咸池晞予髮兮陽之阿揚雄賦靖冥之館以臨璠池灌以岐梁隘以江河

滹沱

說文引詩作滹池水經九州記皆作滹池秦詛楚文作亞駝字林作滹沱周禮作虛池史記作噶池山海經作濯池禮記作呼池注作惡池

配林

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公羊作蜚林

月表

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朝夕者蓋立圭以測日景立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於周禮月表世罕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所謂月表望青丘是也吳下田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於平地月初出有影卽量之據其長短移於水面就橋柱畫痕記之梅雨水漲必到所記之處蓋古之遺法管子云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一運鈞泥工圓轉之器也

所以交於日明

旦註作神字義同古文辰亦作旦旦日从地上一地也日出一上爲旦日入一下爲日日古昏字也故旦明卽辰明今隴蜀呼辰與神同蓋古音也

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

孔子與於蜡之事畢而歎者歎其禮之亡也於卒爵樂闋亦歎者歎其樂之深也一則傷之一則美之按今

禮是賓

郊社

天以生物爲功而其功幽故聖人闡之而爲郊所以明天之道也地以成物爲功而其功顯故聖人斂之而爲社所以神地之道也

唯爲社

爲社事單出里單殫同盡也每家盡一人田國人畢作田獵皆行無畱家者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役於公則家有定員役於社則羨徒皆作人人求福於其身也

圜丘方澤

郊之祭也注

宋陳襄郊儀云社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用夾鍾於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以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鍾於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

年不順成

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穀皆登

滿蕭

凡祭灌鬯求諸陰滿蕭求諸陽○禱而悅切義與藝同

祭有所焉有報焉有雨辟焉

祈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謂獲禾報社辟讀爲弭謂

弭蓄兵遠罪疾也由用也於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

體或有因而用之也慎按素問古之病者祝由而已

今醫院十三科終於祝由科日亦月也
者倒言之郊特牲云由辟者順言之也

端行頤雷

頤古本作靈

周公用天子禮樂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
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闕宮傳遂緣此以解皇
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
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
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

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之末世失禮也其始於
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失辭也不可以
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傳會之太過宋儒考究之不精
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之下冤矣哉昔成王命君
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
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呂氏春秋魯惠
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
蓋平王也魯成王采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
其曰天子受魯之報亦未之許也平王猶之
不許而魯王賜之手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未

許晉來後一請家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且伯禽之賢雖不及魯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哉禮又曰成王既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文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棄其僞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著在春秋魯僭禮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之僭言曰禘於莊公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於僖也魯頌閔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於饗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皇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且既灌而注者吾不欲觀之矣禮記載孔子之言曰祀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孰甚焉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周公之牲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爲而白其牲乎白者殷之色也宋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不宜也既不宣矣用之

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書以
宋無功於周而且郊何以魯而不郊乎於是郊宋之
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幣分討魯則以宋
爲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
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
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於非周公孔子而不敢
於非宋人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進襪進羞

沐而飲酒曰襪食曰羞沐必飲食以盈氣也俗諺云
饑梳頭飽洗澡

自少而多自質而文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自少而多也俎有虞氏以梲四足而巴夏后氏以巖
足有橫擴殷以棋曲撓之也周以房俎足下有跗自
質而文也

拚席不以鬣

鬣掃地帚也若帚席上不得用掃地帚也席上用幘
帚幘一作幘

毋拔來毋報往

拔急走而去也報急走而歸也猶云其就義若熱則

其去義若渴其進銳者其退速喜于有爲者不能持
久也報音赴

蛾子時術之

蟻子時時學銜土之事而成大垤猶如學者時時問
學而成天道也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

依音秬博依卽今俗云薄藝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
勞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輔漢卿云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
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
之末由也已所謂又從而庸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
天然似不可幾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
也所謂又從而怨之也

天地訢合

訢讀爲熹朱子注叅同契隱其姓名爲鄒訢蓋取諸
此

煦嫗

氣曰煦體曰嫗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漢書后土
富媪亦此義○父母之于子亦然左傳作奧休字或

作燠咻亦同

天高地下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程端禮云
下音蝦殊音賒化同花按下古音戶無音夏與蝦者
自漢始有之故疑禮記漢人筆也

狸首

天子之射以狸首爲節注狸首詩篇名其辭亡按大
戴禮載其辭云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
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叅
旣說執旌旣載于侯旣抗中獲旣置弓旣平張四侯

旣良決拾有常旣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
其行旣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旣獲
卒莫若獲寧侯爲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汝強食
爾曾孫侯氏百福由此觀之狸首之詩元未亡也
其鞞有鞞

鞞音茜鞞音剡喪車也鞞之傍有物鞞垂象鼈甲邊
鞞

輶車

輶讀爲輶音與船同○莊子輶才諷說說文有輶曰
輪無輶曰輶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輶聲相近其

制同乎

振容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是人君之柳有振容池以竹爲之象生前車式振容者其池繫榆繒于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上有池下有振容池與振容之間而有魚大夫去振容士去魚

柳池

柳讀作雷象生時中雷也

祭義

仲尼嘗奉藜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此段文極波瀾頓挫闡明奇奧可以貫復

蜡臘二祭不同

蜡音子豫切蜡與臘不同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臘取禽獸以祭故字從獵省蜡享農功之畢

故字從腊省臘於廟蜡於郊

不可方物

俎豆廢而楮燎盛社樹圯而叢祠植祝嘏置而歌舞
用後世之淫祀其非古與冠裳而肖貌之幃幌而匹
偶之瀆甚矣不可方物孰是愈焉

經解

經者緯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爲常緯則錯綜往來
故爲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道之變也

終始相巡

巡音泐皇極內篇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折愈微愈
窮愈巡

命以坊欲

命以坊欲卽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

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

言未有家族衆盛而不亂者孟子曰萬乘之國弑其
君者必千乘之家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盍不也何不旦是求旦而已人惡之者爲其亂晝夜
也○月令作鷓旦鹽鐵論作鴉旦字書作鷓鴣又作
渴旦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僂焉如不終日

僂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僂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慎按僂焉如不終日卽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俛焉日有孳孳可也僂焉如不終日不可也

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

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今博士議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正義曰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爲今文尚書孔壁中出衛賈馬所注爲古文尚書此周字古文爲割此田字古文作申此觀字

古文爲勸皆字體相涉古今錯亂此文王爲寧王亦義相涉也今禮記及古文尚書并今博士議而古文周田爲割申其字近于義理割之爲言蓋也謂蓋申勸之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

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二年問

焉使倍之焉使弗及倒字法也若後人則云使倍之焉使弗及也焉左氏傳云魯故之以今人則云以魯之故也此古今文體之殊

格之上下可以運肘

格本一作略音各腋也。○今俗云格脂窩。○深衣以青繒以盛棗栗服修之類。

執筭

孚尹

聘義說玉云孚尹旁達信也。鄭注孚一作斐尹讀爲竹箭有筠之筠蓋謂玉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膜也。陳澧云孚正也尹亦正也。按爾雅尹正也邢昺謂爾雅之作多解詩此所謂尹正也以解赫赫師尹則合若借以解孚尹何異指白石以爲羊捉黃牛而作馬乎甚矣陳澧之不通文理也。

又

言玉之德曰孚尹旁達古注孚尹者浮筠也言玉之澤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也與今注不同元稹出門行詠商人採玉事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筠膩騏驎千里變鴛鴦七十二浮筠用古注義也古注今廢不用故罕知之。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二終

中華民國廿五年參月拾壹日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三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 竑 編
吳郡顧起元 校

經說部

禮記

格物致知

大學格物致知之傳亡今人不知格物爲何解朱子云格至也窮至事物之理此添字太多乃成其句若止云至物成何句法愚謂格者扞格之謂物者物欲也人生十五入大學正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之時必扞其外誘全其真純禮記云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

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此格物之實也樂記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好惡形焉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應物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物至而人化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故必格其物欲之誘而吾心明德之知可致以此言之則易之所謂擊蒙禦寇皆始入大學之事吾黨之士試以吾言平心易氣思之○三國志邴原以清議格物和洽奏議云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唐書房玄齡不以已長格物皆謂扞格之義意者古訓元只如此○朱子補此章自云竊取程子之意按伊川云事不患不能知只患不見自己其言甚簡奧卽所謂知誘物化遂亡其正也蓋人之爲物欲所迷以身從之不知已爲何物若去其物欲則荀子所謂天聰天明自然而生以此致知何知不致以此窮理何理不窮若曰卽物窮理則人於支離差毫毛而失千里矣

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故曰至誠之不盡鳶魚之不察精意之不致龍蠖之不知外典曰子知格物矣未知物格也

心廣體胖

胖說文半體肉也崑山魏子材曰此說於義無當蓋字之訛也俗書偏傍舟肉俱作月胖从舟半讀若般盤同言動容周旋中禮也按魏說最是賈誼新書容經篇云旄如濯絲踔旋之容也踔與胖通般旋也與朱子安舒之說相合又俗謂體肥曰胖心廣而體肥卽子夏戰勝故肥之說也說文之義亦通

忿懣

朱子嘗云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懣又云某之質失之暴悍又云不得已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慎按朱子平日與人論辨多奮發直前而乏和平委曲此不失爲剛毅至于聞呂子約之死歎曰子約竟齋了許多鶻突道理去矣聞陸象山死哭之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夫評品切劇在朋友平日則可至聞其死亡不加惋惜而以譏訕何耶孔子於仲由嘗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戒之也至聞其死則歎曰天祝予朱子學孔子此處太相背矣

上下左右前後

大學論絜矩之道曰上下曰前後曰左右經生講師皆朦朧其說不知爲何等人也有問於余余曰此五

倫也上下君臣也注曰不以無禮使之不以不忠事之此卽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也上下非君臣而何莫爲于前後將何述莫爲于後雖美弗彰論幹蠱曰克蓋前愆論傳家曰垂裕後昆前後非父子而何至于左右則內而弟兄長幼也外而交鄰寮友也五倫盡于是矣或曰何以遺夫婦曰夫婦不可以絜矩言也婦有惡禮有七去夫有惡則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柰何去之婦死有再娶之禮夫死無再嫁之義夫豈可以絜矩言乎大學之絜矩卽中庸之自脩也子臣弟友五倫盡矣亦不言夫婦何也豈可

以事夫未能乎是知大學中庸曾子子

思和傳之轍如一也
悖出悖入

並辭競譖者是易口而自毀也交氣力爭者是貸手而自毀也故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孟獻子孔子稱其加人一等孟子稱其有友五人

中庸

中庸之存賴漢儒集於禮記中至晉戴顓作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又作制旨中庸五卷

表而出之不待宋儒矣

君子之中庸不偏不易以爲道也君子而時中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致字說

先儒解致字往往不盡如致中和鄭玄云致行之至也致樂以治心云致深審也周易略例生心致一也孔穎達云致猶歸也禮器禮也者物之致也鄭云致之言至極也他經往往指爲極盡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志與病則致其憂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盡蓋致有極之意有取與納之也大勝舊注必有印可者

聖周

夏后氏以聖周送終唐韵火熟曰聖音卿又經史難字作子栗切

華而眈

眈華板切說者以眈爲刮節目又目明貌孫炎曰眈漼也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

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武王
日紂辟遠其子愛近姑與息又姑息二字姑姒
母也息亦童也

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公羊傳周召分陝而治出於一時非定制也漢儒作
王制遂據以為例亦固矣

從先大夫於九京

京古原字今俗訛作京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一本監於方伯之國國

三人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殷書序亦言三

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為武庚管叔蔡叔或以
為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為邶
鄘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邶蔡叔
君鄘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書言王
督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
監侯國也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

視元士

慎按春秋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傳曰祊
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周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

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許慎作五經異義駁之云若如此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善乎左氏之說曰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胡安國令二說而爲說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邑如皆有焉盡天下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其說可謂明盡足破公羊之謬也予按公羊解經之謬如鄉村教督不解經下以修辭豈不正大簡易哉世之有說文爾雅猶中原人之正音也外此則侏儻之夷言商賈之市語漢唐以下解經率用說文爾雅匪惟解經爲然也鳩摩羅什以漢語譯梵書亦用說文爾雅可見二書可通行百世矣至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儒者亦學僧家作語錄正猶以夷音市語而變中原正音或一方之語不可通於他方一時之言不可施於後世如喫緊活潑便辟近裡今不知爲何語欲求易曉反爲難知本欲明經適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簡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眉合眼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

之說道理之談辭達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

樂爾妻帑

帑注子孫也古者謂子孫爲帑左傳荀伯送其帑又鳥帑注南方朱鳥之宿帑者細弱之名於人則妻子爲帑妻子爲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故皆以帑爲言按今帑轉作倘音金幣所藏也有不呼倘藏而呼奴藏者人爭以不識字笑之不知帑正古音也

鬼神爲德

鬼神之爲德一章其實言祭祀鬼神也故始贊其盛而次言禮物不遺又次言齋明承祭洋洋如在言體物之實也又次引詩言神之格思格至也明是祭祀鬼神也宋儒解鬼神二字支離太甚旣以二氣言又以造化言又以伸爲神歸爲鬼其實一物而已是以伸爲神指人物而言其言一物是合幽明陰陽爲言也旣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迹則有形有聲視之可見聽之可聞矣豈不與中庸本文背馳哉且中庸一書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虛無又豈子思作書之旨乎此章之旨二言以蒸之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而已平常之理本如是學者試平心思之神者聖人所不語蓋非通幽明達天德者未易言而精氣

遊魂鬼神情狀於易言之何也易者知化盡神之書非養蒙之具而中庸則垂訓教人初學易知易行者也故朱子引程張二氣良能造化之迹諸說移以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愚嘗言解書如治病須對證下藥藥如對證牛溲馬渤亦能奏功藥不對證雖金膏水碧反以戕命

視聽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非真不見不聞也見不超色雖見而似不見聽不出聲雖聞而似不聞必也見超乎色之外始謂之明聽出於聲之外始謂之聰汨沒于聲色之中者謂之聾瞶超脫乎聲色之表者謂之聰明

修其祖廟

鄭玄註修謂掃糞糞勿連切亦作拊曲禮爲長者糞之魯連子堂上不糞除則郊草不瞻芸

何邵公述古薦禮文

春祠薦尚韭卯夏禴薦尚麥魚秋嘗薦尚黍肫冬蒸薦尚稻鴈此所謂薦其時食也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再祭再薦祭于室求之于幽祭于堂求之于明祭于祊求之于遠皆孝子博求之義也大

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等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

昭穆

昭當作召今借

其如示諸掌乎

鄭玄註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在掌中易爲力者與荀子示諸彙括義同

方策

聘禮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方小而策大也方木版也策編簡也簡是一片版策衆簡相連也

柔遠能邇

能注猶邇也孔穎達曰欲安遠方當先順邇其近徐仙民曰邇字字書未見按廣雅曰如音如庶切善也均也字不同而音義近其義亡難見也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三 終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四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編

吳郡顧起元校

經說部 周禮

周禮素問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
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 周禮 王帝之微積之至

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之不 禮 後周官法度

可行丘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

矣慎又觀程子曰素問五運六氣須是堯舜時風雨

調和陰陽燮理始可用噫素問亦如周禮矣必待上有堯舜之化下之人體實氣平如童子而後施劑焉則闔棺無用素問之日矣所言何其迂哉

三農

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衆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玄曰三農原農隰農平地農也司農之說未爲不當而鄭玄必欲易之孔穎達乃附會其說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九穀故鄭玄不從之可謂康成之佞臣矣慎觀地官司徒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是山農澤農周禮本有非鄭司農杜撰而鄭玄原隰農何所本乎大抵宋以前解經者專門守陋作傳正義力附杜預而巧排服虔劉歆作周禮疏者取鄭玄而攻擊杜子春與鄭興鄭衆宋以後則學者知有朱子而漢唐諸儒皆廢雖朱子所尊之周及程張亦不知從矣是可歎也

甲萑胡

鼈人掌取互物注互有甲萑胡龜鼈之屬也萑莫干切

又

鼈人共廔羸蝼蟻廔薄階切虻蚹也今京師云廔脂滇

南曰銀廬

腊人

一本作脯腊臙脾

腊人掌乾肉脯腊臙脾之事薄切曰脯捶而施薑桂曰鍛修腊乾肉若今涼州鳥翅臙凶武切脾普半切肉大臙也

醫師

凡邦之有疾病者疝瘍者使醫分而治之疝方鄙切頭禿也疾醫知疾不知瘍瘍醫知瘍不知疾故分之

二曰醫

酒正辨四飲之物二曰醫音倚或作醴和醴醴為飲也鄭司農說內則漿水醴音俱相近文字不同記者各異耳

大酉

大酉酒官之長月令大酉監之說文酉繹酒也酉音芻南中夷人有酋長羣夷有酒必先酌之謂之把盞亦猶中國之祭酒也

麴

籩人職曰朝事之籩其實麴蕡鄭云熬麥也揚倧云麥之牙藥也至脆弱音與豐同按麴从豐與醴酒之豐義同荀子富國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麴言薄弱也

說文从豐恐非

臚鮑魚鱗

邊人臚鮑魚鱗注鮑者於福室中糗乾之出江淮開福皮逼切福土為室也

鹽鹽

鹽苦也周禮鹽人

今按本文掌鹽之政令其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苦

鹽謂不鍊治也說文鹽河東鹽池詩采薇註鹽不堅固也鳥羽注不攻緻曰鹽蓋海鹽鍊治成鹽久而壞池鹽出水即成而易壞故有不堅固不攻緻之喻

溜水凍橐

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榷桓再重鄭司農云故書桓作柜受溜水凍橐者也據此似今之灑塵噴壺又杜子春謂為行馬即今之鹿角

六尚

司會注計官之長若今尚書陸德明音常今之官名亦然但尚書音常則尚衣尚食尚方皆宜用此音其義同也今皆音上不知何以分別如是

羣妃御見

鄭玄注周禮云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

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
一夕亦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此言何其迂且謫
乎苟如此則王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于玉當其朔
與晦爾不知小盡之月肯通融否是又奪三夫人之
一夕矣王后當夕之外三夫人一夕其餘皆九人一
夕且聖王制禮本以防淫黃老養生亦惟寡欲一人
之身而一夕九合雖金石之軀亦將亟銷而速泐矣
況古者人君圓丘方澤朝日夕月山川社稷禴祀烝
嘗爲禮至每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
女乎是齊高緯金海陵之所不爲而謂聖世有此則
乎鄭玄釋經往往難信如此

陰事陰令

掌王之陰事陰令注陰事羣妃御見之事漢掖庭令
晝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
之名欽錄簿則其來古矣

履絢

黃纒青句今文作絢註絢謂拘著舄履鼻在履頭用
繒一寸屈爲之以受穿貫張正見履賦采絢繡纒寶
屨香綦宋詞有鸞絢鳳纒之句纒細縑也履縫中緣
按絢古云鞋鼻今之鞋結是其遺像纒則俗云鎖線

也

紉紉

封人共其福衡置其紉紉者牛鼻繩字从豸以豸爲
聲本一作紉杜子春云福衡如根狀漢時有施于犬
上者名根音加今日闕簡

周禮三德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
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惡逆鄭玄曰至德中和之
德覆幬持載兼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
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豫務時敏厥修乃
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
公其遶孝矣乎孔穎達曰周禮有至德敏德孝德老
子亦有三等之德案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河
上公云謂經術政教之道非自然長生之道當道當
以無爲養物無事養民含光藏曜滅跡匿端不可稱
以道又案德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河上公注云
上德大古無名號之君德有無上故言上德不德言
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其德不見故言不德是以有
德者也又云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注云下德謂號
諡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不失德以其德見其功稱

是以謂之無德又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注云道衰德化德衰而仁愛見仁衰而忿爭明義衰而聘行玉帛又案握河紀堯曰皇道帝德非朕所事又中候義明云洞五九禮闕郵注云闕止郵過言五帝後洞三王之世其治各九百歲當以禮止過也案此諸文言之此至德覆幬持載含容之德同於天地與老子常道及上德不德爲一物皆是燧皇已上無名號之君所行故河上公云上德無名號之君所行也此敏德則老子云可道之道非常道下德不失德之德亦一也故河上公云政教

經有名號之君所行以其三皇五帝爲政皆須仁義順時故鄭云敏德仁義順時也若然老子云失道而有德失德而有仁者是三皇行可道之道五帝行下德不失德之德卽堯云皇道帝德亦謂此道德於此經同爲敏德也其三王同行孝德爾老子又云失德而有仁失仁而有義失義而有禮禮專據三王之時故云洞五九禮闕郵若然仁義在禮前德後則五帝與三王俱有仁義故禮記云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又云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是以仁義關在五帝三王之間者也若然禮記云生平今之世反古

之道謂不行今之法全行古之道故非之也

質劑

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日質短日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嫁殤

曹操幼子蒼舒歿求郟原歿女合葬史以爲譏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歿而葬相從嫁殤嫁歿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

于飛升天

雲中之俗女子與男低幃昵愛雉經雙斃二族厚纏綵繒葬之椎牛享祭擇峻領架木高丈餘呼爲女棚遷尸于上曰于飛升天也

英蕩

掌節凡邦國之使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節之英蕩若畫函也

哨堡

稍人掌師田行役之事稍音哨今邊隅之哨堡字當

从稍

化土法

草人掌化土之法凡糞種騂剛用牛以牛骨為糞赤
緹羊墳壤麋墳古作仝渴澤鹿鹹瀉狽狽同勃壤
狐勃壤土之粉解者埴壚豕埴壚土之粘疏者諺云
晴則如刀雨則如膏是粘疏也彊稟用蕒輕爨用稟
麓堅也爨輕脆也爨歸堯切

蠱瘴

上訓掌道地圖道地隱鄭玄曰地隱若障古賈公彥
云障即瘴氣古即古毒人所為也國語齊靜女德以

伏蠱慝

王崩大肆以秬鬯泔

大肆大浴也泔米汁也秬鬯汁以浴尸也杜子春讀
泔為泯釋文亡婢切

裸事用概

槩古愛反概是橫概之義黑漆為尊以朱帶絡腹

席用修

旒人為瓦簋席用修注脩讀為卣卣中尊也禮象以
薦鬯則謂之同以薦酒則謂之修荀子修爵無算

司尊彝

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獻鄭讀爲儀謂威儀多也
杜讀爲莎醴齊縮酌縮杜讀爲數盞齊澆酌澆音退
又音雪拭勺而酌也凡酒修酌修讀爲滌與今注不
同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

鞀音胤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
引故爲導引之引

典同

凡聲高聲硯硯杜子春讀爲鏗正聲緩正者不高不
下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遠聲羸微聲齧齧先鄭讀
爲齧鶉之齧後鄭讀爲飛鉗涅齧之齧齧聲小不成
也按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察是非語飛而鉗持
之涅齧使之不語回聲衍侈聲笱舛聲鬱薄聲震厚
聲石十二聲皆鍾之病故使之齊量焉

鞀

大卜二口鞀夢杜子春作奇偉之奇鄭玄謂鞀角之
鞀海篇注得也

衍祭擗祭

大祝二曰衍祭衍音延又曰羨之道中如易衍在中
也之衍六曰擗祭擗杜子春讀爲虞芮之芮以肝肺

菹孺鹽醢中以祭又而泉反而劣切而誰切蓋四音也

振動

大祝辨九擗四曰振動鄭大夫云動為董振動兩手相擊也今倭倭仝人拜以兩手相擊蓋古之遺法

斂禽禩牲

禩杜子春讀為既伯既禱之禱鄭玄讀為伏誅之誅

菑傳同字

居幹之道菑粟不迤沈重讀菑為恣四切又考工記察其菑蚤不齟注菑謂幅入穀中也泰山平原呼所

樹立物為菑聲如裁博立臬基亦為菑菑蓋借字今文作剗又作俾史記不敢剗刀於公腹管子春有以事耕夏有以俾耘注齊地謂物立地中為俾管子又謂戰士曰俾戟之寶

古歲作𠄎

于寶周禮注中氣而謂之歲朔氣而謂之年故古歲字作𠄎从一而倒之周一遭也

然禩髮飾

申車

然果然也禩車覆軫髮故書作軫音次以黍飾車也亦讀為黍坳之黍

菱舍

大司馬中夏教菱舍菱譙如萊沛之沛王制沮澤注
沮謂萊沛有水草之地

中冬教大閱

古者軍將蓋營治于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
右師是也慎按此後世教場之始

量人

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注謂支湊之遠近支者
支分湊者輻湊道途之分合也書而藏之如唐人國
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扶拾

繕人掌詔王射掌用弓弩矢服矰弋扶拾鄭司農云
扶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或謂扶引弦彊
也拾謂鞬杆也劉云彊滿字之異者

五兵

司兵掌五兵按司馬法弓矢圖及矛守戈戟助凡五
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蕩矢

司弓矢蕩矢用諸弋射按結繳爲射曰蕩矢蕩之爲
言刺也可以弋飛鳥刺羸之也

華離

形方氏正其封置無有華離之地注華讀為佩哨之
佩正之使不佩邪離絕按佩苦龜切佩者兩頭寬中
狹邪者一頭寬一頭狹即俗書歪字又按當是乖字
與華字相譌耳

刳耳

士師凡刳耳則奉大牲刳音機耳讀作衄毛曰刳雞
曰衄

屋誅

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
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古者屋誅蓋漢人下蠶室
之類耳鄭玄腎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
大矣

輦互

野廬掌道路之舟車輦互叙而行之謂車有輶輳抵
闕舟有砥柱相觸

蜡氏條狼氏翼氏

蜡清預反經蜡氏掌除骹蓋骨肉腐廕蠅蚋所蜡也
條音滌不蠲之物狼籍道上則滌除之翼翅同掌攻
猛鳥

條狼氏

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劫羣臣遂僞作周禮云誓大夫曰鞭附于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乎此金元夷狄之所不爲而謂周公爲之乎歎其可勝誅乎

赤友

赤友氏注猶言抹拔也主除蟲豸自埋者按拔除去也自埋逃匿牆屋中

夜覺

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之寐卧恒在寢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爲夜覺也近正德庚辰寧邱宸濠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發夢顛或至江淖船行數十里知爲夢也而後返宸濠舉事次夜一軍皆然宸濠亦自知不祥矣南昌人謂之陣亾發其事旣異其名又異史傳所未有也獨周官有之乃知聖人預防而禁之恐行軍出師驚衆敗事其慮豈不遠哉

酋不常有四夷不三尋

考工記

鄭玄考工記酋不注云酋夷皆發語聲夷爲長故開口引聲而言酋爲短故合口促聲而言之也酋夷卽

夷酋也楚辭君不行兮夷猶亦此意也開口合口卽後世切韻之法由此觀之切韻中國元有之不始于胡僧明矣○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酋近夷長矣

欲其濤之廉也

疇慢轂之車也疇音疇又音濤一音特株反或一音疇

察其菑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

菑謂輻人轂中者也菑與瓜不相侷乃後輪數盡不匡刺也○菑讀如雜廁之廁謂建輻也泰山平原語立物于地爲菑字正作刺人之牙齒參差謂之齟五構反一音隅

緜其牛後

先鄭云關東謂紂爲緜方言自關而東謂之爲鞅或謂之曲綸自關而西爲紂

良輶環澗

澗音澗酒之澗環謂漆沂鄂如環○沂鄂如環古琴梅花斷紋也

衣之欲其無齟也

衣言甲也齒不齊曰齟戶界反

鞞人為臯陶

鞞書或為鞞臯鞞臯鞞鼓木也今日鼓腔○鞞况萬
反與楨同音衆音運

幌氏漚絲

幌音茫漚音練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委奴禾反

蛟龍畏欄 一作以欄

幌氏以欄為灰欄卽今川棟子也一名金鈴子一名
石茱萸繹多食之蛟龍畏之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

海篇琀玉名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終葵椎也杼綑
也○相玉書琀玉六寸明自照

鍾馗卽終葵

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
圭之首似椎爾金石錄晉宋人名以終葵為名其後
訛為鍾馗俗畫一神像帖於門手執椎以擊鬼好怪
者便傳會說鍾馗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元夕出遊
圖又作鍾馗嫁妹圖訛之又訛矣文人又戲作鍾馗
傳言鍾馗為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圖之尤為無
稽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於開元久
矣亦如石敢當本急就章中虛擬人名本無其人也

俗立石於門書泰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當傳皆
虛辭戲說也昧者相傳久之便謂真有其人矣嗚呼
不觀考工記不知鍾馗之訛不觀急就章不知石敢
當之誕亦考古之一事也○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云
號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未知鍾馗得號之由也慎又
按硯以鍾馗名卽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硯形如
大圭爾蘇公豈不讀考工記者蓋亦未之審思精考
乎

櫛與櫛同

周禮考工記有櫛人雕人注櫛莊審反釋文引左傳
使婢子執巾櫛證櫛櫛是一也櫛梳也廣雅曰梳櫛
也詩其比如櫛史大禹櫛風沐雨賜櫛之來古矣但
梳以木爲之櫛字又从竹複矣當從考工記作櫛爲
是

旄人

旄人爲簋注陶人爲瓦模園轉以成坯瓦器之模物
物相似若相倣然因名旄方往切音倣易云範圍天
地之化喻造化之循環無端若瓦模也董仲舒云若
泥之在鈞鈞卽旄也杜詩一氣轉鴻鈞謂造化也其
曰鴻鈞者造化乃洪大之鈞非泥鈞也猶老子云玄

牝乃玄妙之牝非牝牡之牝也。一本旄倣作器物物相倣如一也。

凡陶旄之事髻墜薛破裂不入市

髻音刑器之欹邪如人刑足也墜頓傷也置之于地而狠則傷也薛音孽暴墳起不堅緻也

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竭

彈如彈丸之彈蝟如井中蝟蟲之蝟

敲兵

可以敲打人故曰敲兵古字只作敲有及則可敲矣今文加手作擊

積竹

凡爲及周禮注及以積竹八觚建于兵車說文秘攢也毛詩竹秘史棘矜注皆以積竹釋之徐鉉說文注曰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卽今之攢竹法也

凡昵之類不能方

昵故書或爲臧杜子春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黏黏也。今按說文黏作黏从日不從刃臧又作臧呂忱云膏敗也若今日頭髮有脂膏則謂之臧臧亦

黏

引之中參維角定之

定直庚反讀如掌距之掌車掌之掌○釋云掌距取其正也車掌之掌車輪之木亦取正也秦人長城謳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五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編

吳郡顧起元校

經說部

儀禮戴記

青絢總純

絢其于反絢之為言拘也以爲行戒鼻在屨頭總縫中紉也純緣也○紉音旬純音衮今云衮邊

兩甒有禁

禁酒架也名之爲禁因爲酒戒也

昏禮曲顧

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卽詩所謂韓侯顧之是也
蓋正其始男先於女者禮體之嚴也止而說男下于
女者禮用之和也是所謂顧者禮也不然則是瞰囊
裝之盛橐貯賸御之治容矣

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

物射之旌也正中曰棟次日曰楹前曰殿

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楹復公則釋獲
衆則不與

離猶過也獵也侯有上下網其邪制射舌之角爲維
或曰維當爲絹揚觸謂矢揚而中侯也楹復謂不著
而還復中也

須臾

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
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
少頃之間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臾是也臾
字从申乙乙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俟屈降之義今
之所云俟屈古之所云須臾也解字必宜如此方暢
本原

賄在聘于賄

于讀作爲言當視賓之禮而爲之財也

乃燄尸俎

燄音尋一作燂温也左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儀禮逸經

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之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之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附之漠然者乎噫

玉者猶玉

大戴禮論夏商之季失政而未亡其辭曰疆場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氤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注糟以喻惡實以喻善玉以喻賢人言尚賢其賢血憂色也酒以喻樂言尚憂其可憂而樂其可樂意者政雖已失未至大亂孟子所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周禮疏云雖土崩而不瓦解雖板蕩而不瓜分亦是此意但大戴禮之文奇之又奇必老於文墨之處士也

女區

帝繫篇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媯氏列女傳堯之二女名娥皇女英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日漢地理志陳倉有黃帝孫舜妻祠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獨云二女而禮乃有三妃之文或謂女媯與皇英為三未知是否俊即古舜字

正月夏小正

起蟄

慎按月令二月蟄蟲咸動戶疏云蟄蟲晚者二月始出故云咸動則正月已動矣

時有俊風

戴氏曰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水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慎按春秋內傳冰以風壯而以風出不聞曰南風以南訓俊惟戴氏為然月令東風解冰復與此異何也曰東風其常也故直曰東風解凍南風時有之非恒也故曰時有俊風今老農占驗歲首數日有南風以為大熟其相傳也久也

初服于公田

慎按孟子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今云云戴氏解言先服于公田而後服其私田也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

初昏參中斗柄懸在下

戴氏曰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懸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楊慎曰按此言春節也晉董巴曰顓帝歷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水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又開元歷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歷以參右肩爲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云云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

柳梯

戴氏曰矢也金履祥曰始綻如梯也慎按易枯楊生梯注根也榮於下者也

梅杏桃李則華

時訓曰桃不華是爲陽否慎按逸周書時訓曰驚蟄之日桃始華月令始雨水桃始華

二月往耜黍

金氏曰耜復種也慎按尚書考靈運曰主春者鳥星

昏中可以種黍與此不同蓋緯候之書出於漢代與古或不合也今南北地宜亦有早晚不同

綏多士女

戴氏曰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金氏曰女有家男有室所以安之也慎按月令中春之月會男女周官中春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與此同蓋陰陽交合以成婚禮順天時也惟孔子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取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女秋班時位荀卿霜降遂女冰泮殺止進垂小正退違周禮豈當時不能守法或以男女及時盛年不得限以日月歟觀春秋書逆女四時無譏文可見矣

丁亥萬用入學

戴氏曰萬千戚舞也學大學謂今時吉日大舍采也金氏曰此月令所謂上丁命正習舞釋菜也二月不必有丁亥豈或以干取丁以支亥取亥歟慎按詩疏云萬爲舞名者武人以萬人定天下故象之今小正已有萬舞之說則不起于周也可見況虎賁三千人已有經典可據則詩疏謬矣

有鳴倉庚

註曰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金氏曰黃鸝也按

釋鳥與註同部璞云卽犁黃也李邵曰一名楚雀方言云齊人謂之博黍今之布穀也布博聲相近謂之博黍以聲呼之此鳥當名博穀

螿則鳴

戴氏曰螿則鳴天螿也按說文螿一曰穀穀音斛按今

古今注螿蝓一名天螿一名穀一名碩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

鳴札四月

戴氏曰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慎按爾雅如蟬而小有文者謂之

取茶莠幽

戴氏曰以爲君荐金氏曰茶苦也爾雅疏曰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卽今苦蕒也莠當作秀卽呂令苦菜秀慎按戴氏本取茶莠幽爲句而傳不解幽字之義金本以取茶莠爲句而幽作一句不知何見何據注却云戴傳連莠幽爲句又云必有闕文卒無定說不如從戴本且闕疑也又按王本闕本無幽字

乃衣瓜五月

戴注始食瓜金氏曰舊注作乃衣試新衣也慎按戴本闕本王本俱作乃瓜無衣字觀戴傳亦止解作食瓜義不知金氏何據添衣字且五月新衣不合時宜

而衣瓜亦不成文

啓灌藍蓼

戴氏啓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金氏曰啓灌者取其汁也藍可以染者取以爲蓼取爲麩慎按月令仲夏令民勿刈蓋始可別今時亦七月始刈之則啓別之說爲是

鳩爲鷹唐蝸鳴

慎按爾雅當作蟪蝸區也一名蟪蝸字林蝸作嘹良蝸蟬聲清長者唐蝸則今嘹也

羨梅

氣熱則卽北寒則卽南以就和氣泊江湖洲渚之間動計千百飛有先後行列蓋知序之鳥也故小正於其來則曰鄉去則曰遣謹記之重之也周月令七十

二候鴻鴈得其四焉
陟玄鳥蟄

戴氏曰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金氏曰古人重玄鳥當其至而祠之故其來也書陟其去也書蟄貢之也慎按左傳剡子曰少昊玄鳥氏司分以春分至而秋分歸也方氏曰玄鳥至于中歸于中劉氏雜錄云世言燕秋社乃去渡海仲春復來昔年因

京東關河所崩見蟄燕無數又晉郗鑒爲袁州鎮鄆山百姓饑餓握野鼠蟄燕而食之乃知燕亦蟄耳月令仲秋玄鳥歸注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蓋他物之蟄近在本處玄鳥之蟄雖不遠在四夷必於幽辟之處非中國之所常見也據此則渡海之說妄矣

玄雉入於淮爲蜃 十月

余氏曰蜃大蛤月令雉入大水爲蜃注大水淮也蜃蛟屬晉語亦曰雉入于淮爲蜃此時蓋化飛物爲潛物也不言化而言爲者雉化爲蜃蜃不復爲雉也慎

按他書言蜃形似蚰而大腰以下鱗盡遂有耳有角鬣作紅色噓氣成樓臺望之丹碧隱然如在烟霞高鳥倦飛就之以息輒吸之而下今俗謂之蜃樓將雨卽見海傍人常見之得其脂爲燭香聞百步烟出其上皆成樓閣之狀如是說又與大蛤之說異埤雅曰雉與蚰交生蜃

納卵祿

十二月納卵祿卵音殼戴氏曰祿本如卵者也納者之君也按南方有沙祿其形近男牡卽卵祿也今按古今注俗人謂之小蒜胡國有祿十許子共爲一株

蔞幕裏之名爲胡祿尤辛於小祿俗亦謂之大祿寧
波有淡菜其形不典一名殼菜亦以形似牝名香巖
音曰卵依殼而生故曰殼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六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 竑編

吳郡顧起元校

經說部 論語

無友不如己者

或問必擇勝為友則勝己者必以我為不如己而不
吾友矣曰人之稟有薄厚也學有先後也不可槩以
齊不可強以躋而志趣則不可不高進為則不可不
力也若有人焉志浮於稟學倍其功雖稍不如己固
益友當近也何也可與共適道也若夫志不上達力

也中畫雖或勝已固損友當遠也何也難與並爲仁也此固夫子言外意也論語載孔子他日之言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方覆一簣進吾往也荀子載孔子之言曰如埳而進者吾與之如丘而止者吾已矣聖人豈以爲埳勝丘哉貴進而惡止也知斯說者知取友矣

徵字音說

足則吾能徵之矣徵當音證左傳不徵辭注徵音證言語相違而不明證其辭與尚書明徵定保音義同莊子九徵至而不肖人得矣唐貞觀中有唐九證其名取莊子九徵說而字作證可以定其音矣

坳謂之玷

爾雅曰坳謂之玷注坳堂隅玷端疏玷者堂角也一名坳又曰玷名見於經傳者有三禮明堂位反玷出尊崇玷康圭及論語邦君爲兩君之好會有反玷此三者兩楹之間以土爲之非經所謂也案既夕禮云設於東堂下順齊于玷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付于南玷南列此經所謂也鄭注云玷在堂角然則堂之東北角爲東玷西南角爲西玷故郭云在堂隅玷端也說文玷屏也坳垣也引詩乘

彼坵垣諸經音義坵古文店字陳祥道禮書曰坵者
以土爲之記曰反坵出尊語曰邦君爲兩君之好有
反坵此反爵之坵也記曰崇坵康圭此奠玉之坵也
記又曰士於坵一此度食之坵也士冠禮爵弁皮弁
緇布冠各一執以待於西坵南大射將射工遷于下
東坵之東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饌于西坵南既夕禮
設楸于東堂下南頌齊于坵此堂隅之坵也蓋兩君
相見於廟尊於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坵出於尊南故
曰出尊鄉飲酒是卿大夫禮尊於房戶間燕禮燕其
臣尊於東楹之西皆無坵特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
有坵管仲之反坵故孔子譏之又於其南爲之崇坵
以安玉焉故曰康圭度食之坵在房堂隅之坵坵在
北陳爾雅曰坵謂之坵郭璞曰坵坵也通堂之隅之
坵也鄉飲鄉射燕禮皆奠爵于篚則反爵于奠坵特
兩君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
賓出公側受畢玉而不康之于坵蓋亦兩君相見之
禮也鄭康成解康爲亢非也按陳氏說坵義爲詳惟
失引汲冢書曰阿反坵此外向之坵也

繹如

論語子語魯大師樂曰終於繹如也說文繹引繹也

卽抽絲也如引繒之不斷抽絲之不亂也易曰君子以經綸經引之卽今織之牽絲也綸理之卽今織之刷絲也牽而引之使之不斷理而刷之使之不亂也

一貫

宗杲問南軒如何是一貫南軒曰未與爾說一貫且道如何是忠恕宗杲歎服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吾我一也古人互用之于文取其便誦讀耳無二義也左傳云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彼則懼我謀以協我又曰我爲吾家又曰我食吾言莊子云吾喪我又曰吾無糧我無食

季文子三思

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宜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植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然則小廉乃大不忠之節乎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此言微婉蓋曰再尚

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植以肥己矣不得其解者乃云思至于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然則以三思稱季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

尋仲尼顏子樂處

有問予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予曰且問予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所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境逆樂真

章楓山先生云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也惟夫牀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致捉衿肘見而歌商聲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爲境之逆而樂之真耳豈人所易及哉

奔而殿

殿音震疏引司馬法謀帥篇乘車大震倅車屬焉按大震左傳注作大晨晨亦音震

不觚

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爲圓故史記云破觚而爲圓也足之四稜漢宮鳳闕效之以爲角文選云上觚稜而栖金雀也下爲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急就章所謂急就奇觚與衆異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嘆之觚則酒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爲簡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又

以勢言之酒觚可削而圓木簡不可削而圓也木簡而規圓之豈不成趕麩杖邪是以知孔子所歎蓋酒器而非木簡也然則孔子何以嘆也曰古人制器必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爲圓者矣徒取其利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於獻酬之際見而嘆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

必在汶上

汶書作嶧注在齊南魯北境上晉書成帝紀濟嶧太守劉闔降于石勒○岷山導江岷亦作嶧今以岷山爲北嶧汶上爲南嶧也餘詳水類

子見南子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矢之辭亦甚昭矣而後世王符劉子玄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爲誓否謂不合理不由道亦淺之乎觀聖賢矣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二說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古者仕于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說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與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答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白而王符之徒亦無所吠其聲矣

游於藝

君子立教之不隱也如影矣受命之不諱也如響矣

禮以考敬樂以敦和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
數以理煩皆藝也禮中容樂中聲射中鵠御中軌書
中文數中筭皆游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

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至于如此若如其說則孔
子之視舜劣而小之甚矣且孔子嘗曰樂則韶舞又
曰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不知舜也舜之大聖其
樂盡美固其所也而曰不意非小之乎譬今有二士
一有文名一素無積學有文而登高科聞者以爲固
其所也素無積學而登高科人必曰不意至於如此
也使舜而非聖則曰不意作樂至此盛可也其說病
甚矣按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爲
君夔典樂則其盛宜也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於齊
廷詫齊也非詫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田氏乃舜
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恒乃弑其君故孔子聞韶
而嘆曰不意盛德之後而乃篡弑乎有所感也此又
一說也

文莫解

文莫吾猶人也晉書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
文莫陳騃雜識云方言俾莫強也凡勞而勉若云督

力者謂之侷莫此說甚異聊存之以廣多聞

磬磬

古禮容磬折以爲恭微磬以爲中故坐以微磬之容行以微磬之容趨以微磬之容跪以微磬之容拜以微磬之容立以微磬之容磬之中恭也曰磬磬然小人哉磬之末失也語曰恭而無禮則勞

磬古磬字

六尺之孤

學林云論語託六尺之孤據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

成於樂

律呂造夫婦之端宮商合君臣之宜填篲寄伯仲之睦琴瑟懷志義之恩舞綴以勸勞逸宮軒以等貴賤故曰成於樂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後漢書引此註曰立謂立事立功逸尚書云立事立功可以永年

去喪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

觸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問事鬼神

人鬼者幽明之故也。人生者始終之說也。明乎明之
故人焉。度哉。明乎幽之故。神焉。度哉。故曰。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知始之原。其生也。若浮而順矣。知終之反
其必也。若休而安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總其所以
事。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至人哉。

諺嘖嘖

由也諺諺。俗論也。或作嘖。見文選註。又作啗。劉勰曰。

諺嘖啗同。一字諺者直語也。屢路淺言。有質無華。賅

言不文。故弔亦稱啗。劉子新論。子游。裼裘而諺。曾子
指揮而哂。是諺與啗同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說文殖。脂膏久也。考工記。櫝爲臚。又云。凡臚之類。不
能方。周禮注。今人頭髮有脂膏者。謂之臚。毛詩。予髮
曲局。注。臚也。則殖與臚通用。貨。謂蓋藏積而不用。
如脂膏久而致殖也。今以興生射利者爲殖。蓋借用
字耳。後世遂以殖訓生。非也。尚書曰。弗殖貨利。訓之
爲生。特不然矣。韓文公李_湘墓誌。家無臚財。或作腊
財。皆用此義。今人不知。妄作積財淺矣。

曾蒧

蒧古文點字會蒧孔子弟子也蒧小黑也故字皙奚容蒧亦字子皙公西點亦作蒧

四子侍坐

以吾一日長乎爾長老也無吾以也以用也孔子言已老矣不能用也而付用世于四子也故三子皆言用世也皙之言亦用世而非大川也冠者童子雩祭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賦既輕于抱關擊柝事又邇于鄉俗里閭不必居夷之遠浮海之險也偶一爲之時適其適也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也夫子與之者意在言外喟然者所感深矣此王符之說古必有授韓退之以浴爲公非宋人堯舜氣象天地同流之說又過矣曾皙狂者也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不我以也故爲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此風一降則爲莊列再降則爲嵇阮矣豈可鼓之舞之推波助瀾哉

夫子與點

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其用於世者何如也三子皆言爲國之事答問之正

也子路乃率爾以對先踏於不辭讓而對之非禮矣
夫子哂之蓋哂其不遜非哂爲國也曾皙是時手方
鼓瑟而心口相與曰夫子其不悅于爲國乎又見赤
與求之答夫子無言竊意夫子必不以仕爲悅矣故
一承點爾何如之問從容舍瑟而試問曰異乎三子
者之撰蓋遂探夫子之意也夫子云亦各言其志而
點乃爲浴沂詠歸之說蓋迎合之言非答問之正也
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
相講明於寂漠之濱而忽聞曾皙浴沂之言若有獨
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飲水之樂故不覺喟然而
嘆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嘆者豈
惟與點哉至於三子出而曾點後蓋亦自知答問之
非正而蒙夫子之獨與故歷問之而夫子歷道三子
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二三
子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嘆之本旨
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撫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
落世事指爲道妙但欲推之過高而不知陷於談禪
其失豈小哉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
事此正論也又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
堯舜氣象又曰上下與天地同流且天地同流惟堯

舜可以當之曾點何如人而與天地同流有堯舜氣象乎且聖人之志老安少懷安老必有養老之政懷少必有慈幼之政非隱居放言亦爲政之事也點之志與聖人豈若是班乎此言或出於謝上蔡之所錄非程子之言亦不可知縱真程子之言吾亦闢之矣程子之賢不及孟子孟子曰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點也人品之高下孟子已有定論且與琴張牧皮爲伍琴張牧皮又可與子路冉有若是班乎嗟乎今之學者循聲吠影徒知聖人之所與而不知聖人之所裁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自陳歸魯欲裁正之者正爲哲葦惜乎不知所以裁點之事而徒傳與點之語使實學不明于千載而虛談大誤于後人也朱子晚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簣之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章留爲後學病根此可謂正論矣呂與叔程子之門人而上蔡之友也其詩曰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坐春風詠不休又曰終日孔門無一事只輪顏氏得心齋又因程子吟風弄月之言而演爲心齋之說心齋乃莊子之寓言此詩不惟厚誣曾點又嫁非

於顏子矣其去竹林七賢南朝八達者幾希審如是
何不徑學莊列而學孔孟孔孟固如是乎夫子歷聘
卒老於行荷蕢晨門長沮桀溺植杖楚狂之徒非笑
譏諷而夫子之轍不回而佛肸公山之徒召亦欲往
豈以不仕爲高者耶克黜之志而不知聖人之裁則
與桀溺之忘世莊列之虛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
學皆聲應氣求響合影附不至於猖狂自恣放浪無
檢不止也鼓之舞之流於異端而不覺者豈非堯舜
氣象一言爲之厲階哉

魯衛之政兄弟也

司馬遷曰此爲衛出公魯哀公發也

硜硜然小人哉

何晏注曰硜硜猶碌碌也晉范弘之傳雖有硜硜之
稱而非大雅之致一作蹉蹉

禹稷躬稼

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云禹稷三過門而不
入或疑禹未嘗躬稼稷未嘗三過門不入是不然皆
紀實也書云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
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
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益禹爲司空稷爲田

正益爲虞土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均
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孟子云益掌火烈山澤
而焚之是益偕行之證也山海經廣都之野有后稷
之迹是稷偕行之證也而尚書之暨益稷尤爲明證
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乎稷躬稼而禹以非田正坐
視乎三人同受舜命必同寅協恭豈如後世避侵官
離局之嫌乎

齊桓晉文

趙鵬飛曰世之稱五霸者其論出於荀孟聖人初無
是言也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

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吳闔
閭越句踐而荀孟之所謂五霸者亦所取不同蓋各
徇戰國一時之稱慕而立論爾孟子之所謂五霸則
桓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爲五荀子之所謂五霸則桓
文與楚莊闔閭句踐爲五二子之論既殊則學者信
吾夫子言足矣戰國之說不足據也如前七君者皆
見乎春秋而聖人獨于桓文有實予之辭首止葵丘
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王室賴之諸侯
賴之兆民賴之聖人所以予之者非私也凡以幸天
下之有桓文而不遂爲夷也若夫宋襄則固無成功

吾前論之矣而秦繆楚莊闔閭句踐皆爲中國患聖人何忍長其寇哉若闔閭句踐皆逞兵以闔其私尤無足稱據者春秋蓋夷狄之君子不道也而秦繆三敗不退孟明其悔在之誓得列於書楚莊得陳得鄭而不有哀宋之危而隨許其平其義見稱于武子若二君者以爲夷狄之賢君則固也而遂與威文同列則鵬鸞無別矣秦繆之誓特其詞有足觀聖人取其詞而已繆公之悔非其道也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望哉故書於春秋皆擠之九泉之下無隻字之褒也若楚莊者尤中國之害又非秦繆之比秦繆鬪私忿於晉而已實不敢陵諸侯也而莊之兵直犯中國滅庸滅舒蓼滅蕭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毒假伐戎之行以觀兵於周伐討罪之名以肆虐於陳圍鄭圍宋皆必其面縛請降登床告病而後已謂之賢者固如是乎吾嘗怪後世君子不關荀孟之論而槩以五霸爲賢昧者遂伸秦繆楚莊於桓文之列則玉石無辨矣觀春秋所書無一語之溫庸可謂予秦楚乎吾故辨之暴秦楚之惡以存中國破荀孟之論以直桓文非私意也春秋意也穀梁傳云交質子不及二霸亦可證春秋之世本無五霸之說也

桓文譎正

五霸莫大于桓文桓文之事莫大于會盟會盟之舉莫大于葵丘踐土然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宋橫瀟張九成之說殊爲理長集注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其小者爾當表出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鄭陽曰此孔子爲哀姜發也

齊桓晉文優劣

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或曰桓公二十餘年養晦蓄威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名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回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于溫之會捷於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鄆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二會則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于桓公子今日文非桓匹何也曰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者事速於桓公者義先壞於桓公者名盛於桓公者實衰於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文豈桓匹哉桓公得江黃而不用

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爲者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內則仇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爲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于是紊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爲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正譎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

霸伯同

憲問篇註曰霸與伯同長也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

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彼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爲

天下所歸則王

平轉聲而爲王

去聲王政不綱而諸侯

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

入聲轉聲而爲伯

去聲皆有爲

之稱也正音爲靜子轉聲爲動字以此證之左傳四

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

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在霸字爲別

體故上用伯下用霸左傳不惟文精用字亦不苟矣

註疏未發故特爲著之

陳桓弑君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牌之名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慎按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主兵何所爲發必欲先發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衆則逋逃主也獨往則刺客靡也二者無一可馬而曰先發後聞謬矣疑者謂胡氏之失耳詳考胡氏此言見於春秋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傳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鄰有弑逆聲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蓋指宋陳三國之君移兵以討州吁爲言而非謂孔子也若可以先發孔子當先爲之不待後人之紛紛也

上達下達

君子上達謂士人君子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故曰上達小人下達謂農工商賈各治其事遂其終身之業故曰下達○君子上達公卿大夫明明求仁義也小人下達農工商賈明明求財利也君子小人位

有不同上下相須故皆曰達若凶人爲不善不敗則亂烏能達乎

高宗梁闞

尚書大傳子張問曰高宗梁闞三年不言何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臣民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二年弗居次隱痛也隱或爲殷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高宗梁闞非孔子解之葛伯仇餉非孟子解之後世知諒陰仇餉爲何語哉今之尚書其爲梁闞仇餉之比者多矣生乎千世之下一一欲強通之難矣哉

子貢多學之對

子曰賜也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理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唯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太史公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又可以證矣

無爲而治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楊子法言或問無爲曰奚爲

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張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歿無爲乎莊子曰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嗚呼莊楊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盡之蘊矣使夫子九原可作亦必以其言爲然矣當合而觀之

史魚尸諫

史魚以尸諫衛靈公虞世南夢進讜言於唐太宗忠臣之奇節史冊之異聞也

殷輅

乘殷之輅其後秦始皇關三代之車獨取殷制按南史齊志殷有瑞因乘鈎而制車因桑根而爲色古所謂器車也一曰桑根車一曰金根車

淫聲

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溢於樂曰淫聲一也考工記善坊者水淫

左傳星在歲紀而淫於玄枵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樂記曰流辟邪散伙成滌濫之音作而民逃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勞病腔之類耳

辭達

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之溺於修辭而忘躬行也故云爾今世淺陋者往往借此以爲說非也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矣哉譬之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之言豈不美邪其言美言不信正恐人專美言而忘信也佛氏自言不立文字以綺語爲罪障然心經六如之偈後世談空寂者無復有能過之矣予嘗謂漢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之語錄去荀孟何遠猶悟道篇比於叅同契傳燈錄比于般若經也

友便佞

便說文引作編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後漢杜密傳引此言云云言者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

用我吾爲東周

明道先生曰吾其爲東周乎蓋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爲也亦非革命之謂也伊川先生曰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與吾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二程之言如此因論曰周轍不西王綱解紐孔子作春秋托始于平王蓋傷東周之衰也詩亡而後春秋作孔子刪詩于王風首錄黍離

其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傷興復之無人也錄變風于鄘下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其心未嘗一日而忘西周故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其在雅之詩也曰大東小東杜軸其空雪山王氏曰平王遷于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于朝之難又去王城而入成周此小東也東而又東澤爲東薪而道爲茂草西方益遠矣其在論語則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其在中庸則曰憲章文武又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夢周公欲行周公之道也憲章文武欲舉其政也其心豈一日而忘西周耶故公山不狃以費叛佛

臧以中牟叛孔子皆欲往究而言之不狃叛季氏非
叛魯也子之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
左傳吳將伐魯叔孫鞅助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不
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其
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正欲張公室也佛臧
之中牟亦猶不狃之費矣或曰傳者謂興周道于東
方是乎答曰是未喻乎字之微旨也其微旨若曰如
有用我吾其肯爲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當是時
東周之臣如宰咺家父容悅之臣也非安社稷者也
萇弘城成周有安社稷之志者劉康公成肅公有安
社稷之功者也未及乎天民大人也惟聖人有過化
存神之妙撥亂反正之才必欲挽東周爲西周也或
曰不狃佛臧皆以叛書何也答曰論語之書豈孔子
自作哉門人弟子之筆也魯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
魯公久矣况知宗周乎仲由冉求在四科之列而爲
季氏聚斂且助之伐顛史况其下乎左傳之言曰家
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是以黨惡滅君爲功反以
張公室爲罪其書不狃佛臧之叛曷怪乎觀書者當
求于意外不然紙上陳言矣

匏瓜

吾豈匏瓜也哉言匏苦而人不食之非謂匏不能飲食也植物之實何物能飲食哉左傳曰匏不才於人共濟而已正與孔子之言及詩匏有苦葉相合

鄉愿

以鄉愿竊相位擲廣也以鄉愿竊天位王莽也

予欲無言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余讀至此有感焉曰夫子於子貢啓之屢矣予欲無言之意卽與回孰愈之間也夫子嘗云回也終日如愚又云回非助我此二言者蓋得意忘言之筌蹄而契無言之教惟回也獨自回以下則穎悟莫賜也若矣故夫子屢以啓之子欲無言之言卽與回孰愈之間也子貢之對乃爾是以喙之間臆之知測之少照之多爲回賜優劣非夫子發問之旨矣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求其說而不得者以爲旣然之又許之夫子然也乎哉夫子許也乎哉其言外之意若曰女以聞知多少而分優劣此女所以弗如回也亦猶天何言哉之荅也不然則殆庶之稱屢空之稱好學之稱未見其止之

稱聖人權衡久矣淵也居德行之首子貢在言語之科門人詳記亦定矣子貢方人亦豈不自知而煩夫子之問乎惜乎子貢未喻其旨而靳於再問也

改火

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太盛故再取此意料之言耳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櫟色玄象水也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九位

在中宮而寄王於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令於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是其說也統之則爲四時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土分王於四時之末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總五行之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而成一歲也慎十四五時先祖畱耕公教說如此且云見宋儒某書今不能記其爲何書何人也

今按唐李涪刊誤言四時皆改其火

柳下惠更于魯三黜而不去人謂之曰子未可
以去乎下惠曰苟與人之異何所往而不黜乎
猶且黜乎寧於故國耳

韓非子

此與論語所載同一事也論語所載衍而明韓非所載簡而峭朱子言刻薄人善作文字信然

耨而不輟

耨而不輟賈總曰古曰耨今日勞勞郎到切說文耨摩田罷諺云耕而不勞不如作暴○今之壓田也○四民月令曰勞雪令地保潔

亞飯干適楚

白虎通德論曰王平居中央制御四國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

八士姓名

大理董難曾見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四韻伯達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夜音亞一韻也季隨季駟隨音馱駟音窩一韻也周人尚文於命子之間亦緻密不苟如此

八士考

周有八士馬融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卽仲忽南宮百達卽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卽伯适也

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又合似是無疑聊筆之以論博古者

季隨

蕭穎士蒙山詩子尚拍俗紛季隨躡遐軌季隨卽周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所出亦奇聞也

區別

蘇子由云區以別矣如瓜疇芋區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之縮

多見其不知量也

多一本作祗本作敍省作多周易無祗悔荀九家作

多

集註外四種

集註之外有論語纂訓先生外兄丘子野所纂凡十四家先生作序○論語要義文公著○論語口義刪錄要義以成之本之注疏參之釋文會之諸儒聞之師友得之心思○語孟集義亦文公著

今皆不傳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屯必先

此與禮記孔子閒居文同有物禮記作者欲其兆禮

作有開朱子曰者下曰亦似有開上門亦似兆若說者欲則非美意則此文當以家語為正也

短人

孔子家語僬僿長二尺短之極也而莊子注云務光長八寸論衡及何承天纂文云張仲師長尺二寸近於誣矣宋史呂夏卿年老身形漸縮如小兒小說載嶺南鶴窠鶴髮翁亦縮如嬰孺此非常理所格也

劉杏傳張仲師長一尺二寸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一終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七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

編

吳郡顧起元校

經說部

孟子

爾雅

梁惠王遺事

梁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

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注疏及朱子註皆不

詳按戰國策甘茂謂秦王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朝天子

于孟津後子死身布衣而拘於秦又蘇秦說齊閔王

曰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
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用商鞅計以言
佯尊而驕之魏王乃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
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
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而東次於齊然後天
下乃捨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不以德
魏則所謂天下莫強者伐楚勝齊拔邯鄲也所謂西
喪地于秦七百里卽所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
也惟徒跣而次于齊布衣而拘于秦史記及司馬公
通鑑皆不載無以見其實事關繫亦大且可合孟子
之書宜書之

釁字音

孟子將以釁鐘禮雜記宗廟之寶器有名者成則釁
之以假豚周官春官天府釁寶器鄭司農皆音微

穀穀

孟子吾不忍其觶穀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觶
本古文斛字見周禮其字從穀省穀而角之是斛也
穀字義兼聲角字聲兼義合爲斛字乃正字非借也
穀鼎食也俗作餽牛之恐懼字當作穀觶穀從豕尾
懼之貌觶從角角懼之貌漢隸又作穀痲痲寒戰疾

也借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一夫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讐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養可知矣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稱學生何以異於野人哉

轉附朝儻

轉附朝儻二邑名朝音朝夕之朝齊有朝儻衛有朝歌皆以俗好嬉遊名其地淳于髡云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豈卽此地與

賢聖之君六七作

朱子注云由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慎按尚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其在太戊其在高宗其在祖甲又總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以祖甲與中宗高宗竝稱而不言太甲則祖甲並美二宗而賢於太甲明矣以祖甲與周文王而並言則其賢益明矣朱子稱殷之賢

君獨不及祖甲何哉余詳考而思司馬遷作史記未見古文尚書乃取國語帝甲亂之一語而衍之曰祖甲淫亂孔安國注尚書遂以祖甲爲太甲甚矣安國之愚也不信經而信史不信周公而信司馬遷卽使祖甲爲太甲無逸之書何以置祖甲於中宗高宗之後言之至再其序皆然周公不如此之顛倒也朱子不稱祖甲者益亦信史記及孔安國之過也王伯厚曰祖甲之賢與高宗侔在殷亦當稱宗特以世數未及祧期而殷亾故不及崇宗號耳此說得之

置郵傳命

置郵傳命古注置驛也郵駟也或問予驛與駟置郵何分別乎余曰考之說文駟傳也驛置也置緩而郵速驛遲而駟疾也置有安置之意如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之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左傳楚子乘駟車會師於臨品之上又祁奚乘駟而見范宣子及子木使駟謁諸王又云吾將使駟聘問諸晉以上駟字見于左傳者四條皆言速馳之意後世不達駟字之義而吏牘俗書又以駟爲驛之省文本朝刻春秋大全皆認駟爲俗書省文盡改左傳四駟字爲驛作者之精意隱矣○漢制四馬高足爲置傳皆

君與大夫所乘其行安舒故不得不遲一馬二馬爲
輶傳軍書使命之用故不得不疾漢文帝自代來乘
六傳車亦取其速○驛與駟二字于文義爲小然混
而不分則解經皆謬矣元許白雲曰馬邁曰置步邁
曰郵蓋想像妄說初無所祖不思古注郵訓爲驛若
是步邁字何以從馬乎

志至氣次

志之所在氣必至馬故曰志至氣次至者至到之至
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
冰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
而汗出哀而淚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以
文觀之則曰至曰次似志甲而氣乙也以氣驗之豈
志甲而氣乙云乎公孫丑不達實以爲甲乙之差故
復有問而孟子有志壹氣壹之辯亦旣曉然矣今之
說者猶以至次爲甲乙則公孫丑之問爲是而孟子
之言虛矣

配義與道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朱子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謂
近高泉謝氏云合字是也而有助字却非謂其有彼
此之分也文公此解緣信師說大過延平先生云配

是襯貼起來又云氣與道義一滾出來一滾出來之說極精而襯貼起來之說欠瑩文公語錄云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滾發出來此說極精則解配字只消一合字足矣不應并取補貼之說而添有助字也曰有助則又似兩物相補貼而與一滾出來之意異矣余謂高泉之說善矣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又曰天人合一已是賸一合字其言妙得孟子配字之旨余子積性書有云氣嘗輔理之美矣理豈不能救氣之衰乎羅整菴云不謂理氣交相爲暢如此嗚呼是卽合而有助之說之病也

行潦

河海之於行潦行音杭潦音澇謂水澇之年大道上積水也淮南子所謂牛蹄之涔無尺之鯁是也又曰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也

市廛而不征

鄭玄曰市廛而不征謂物藏於市不稅之也古者市廛無征文王治岐猶然周官立市廛之政已非文王之舊矣孟子蓋不足於周制而欲師文王也故曰廛

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于塵而不售者官爲買之入
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不塵者不久滯
于塵也故曰法而不塵慎按此說簡明大勝今注

七十而耨

說文引孟子七十而耨周禮以歲時合耦三耨以治
稼穡鄭司農曰耨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趙明誠
金石錄街彈碑跋云街彈室今之申明亭也耨音助
又周禮以興鋤利甿謂起人民令相佐助又齊民要
術引諺云濕耕澤鋤不如歸去

願受一塵而爲氓

鄭司農周禮注曰塵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
者卽今之虛也說文市物邸舍曰塵卽今人浮鋪也
此極明析矣陳相之滕願受一塵使其有肆有宅豈
得奪人之居以處他國乎日月所經之道曰辰又曰
躔亦從塵蓋辰爲天壤亦如地上城市之空地此尤
可證○氓之爲字从亾从民流亾之民也周禮凡治
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教
氓又云新氓之治注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
授田矣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
宜教之乎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曰甿之癡癡

抱布買絲匪來買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此蓋氓之離其本土而淫于外州者也孟子陳相自
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爲氓此蓋去其本土而占籍於
他國者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若是本
國何得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稱氓乎

楚學奇表

有爲神農之言許行自楚之滕傅休弃云楚去中國
遠戰國之世奇表之學按尸子云神農氏夫負妻戴
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之仰且也漢志注
尸子楚人蓋與許行後先故其言如此易曰神農氏
作通變不倦神化宜民焉有夫負妻戴之理哉

濕水

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濕聲或省作濕後誤
以爲乾溼之溼而濕又轉爲潔字淪濟潔而注之海
亦後人妄改也

勞之來之

勞來皆去聲來勅同答其勤曰勞撫其至曰來作平
聲非

博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反約之後博學

詳說可廢乎曰不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禮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思
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廢可乎人之心神明不測
虛靈不昧方寸之地億兆兼照者也若塗閉其七竅
折墮其四支曰我能存心有是理乎

孟子注

孟子注疏非禮之禮注云陳質娶妻而長拜之西子
蒙不潔注云西施越之美女過市欲見者先輸金錢
一文此二事不見於他書若質者古今畏內之最也
西施事尤可亦後世搖錢樹之比乎

周公思兼三王

孟子云禹惡旨酒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宋
儒注云或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此言
是也但引其端而不竟其說愚謂孟子此章專贊周
公事業之盛非贊三王也蓋言周公欲兼三王之事
以相天子然禹之大功在治水周公時無水可治則
法禹之惡旨酒好善言也湯之大功在伐桀救民周
公時無桀可伐則法其執中立賢也文王至德在以
服事殷今無殷可事則法其愛民求道也武王之
大業在伐紂救民今紂已伐矣則法其不泄邇不忘遠

以廣守成之大業立太平之基可也蓋三王之治功
爲君道之極所以立後世之相天下者之標準也

立賢無方

孟子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于窮旦
夜之思而汲汲若是乎蓋嘗考之虞夏用人止於世
族左傳八元八凱則高陽辛之才子史記禹稷世系
同所自出孔安國書傳以益爲皋陶之子皐陶則高
陽氏才子庭堅也周之家法以親親爲重以異姓爲
後武王兄弟九人若魯衛管蔡霍曹邴郟皆列爲顯
諸侯召畢亦以同姓爲上公雖凡民之俊秀論于王

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
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外異姓僅此矣逮至春秋孔
門高弟仕者不過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
間舊矣蓋其一時之弊周公諒亦知其未廣矣故日
夜之所思惟以湯之立賢無方爲中道今觀商書一
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傳
說諸大臣非以親舊以其賢也蓋主於立賢則有德
是親固不間親之情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賢之
路矣信矣立賢無方爲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往往言
之亦未得盡行其志也何以知其然也管蔡之叛雖

未發而周公明哲豈不能逆知之周公知之而亦難于言蓋言之必不用管蔡當時習俗已久必謂周公間親聞舊而忠言反爲薄論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空乎者正此之謂也武王數紂之惡曰官人以世此豈獨紂之罪自唐虞以來已如此矣武王雖惡紂之官人以世而已不能改積習之常久則難變也故曰周公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以今言之國君用賢亦何不得已之有益尊者親者未必賢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則尊與戚之黨囂然而議是其時積習使然也若在今日則朝釋耒耜慕登槐衮人亦安之矣又通論之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苗裔嬋媯雖貪如狼很如羊蠢如豕蹏如虎皆用之而當時秀民才士屈于族姓而老歿田野者不知其幾矣惜哉至秦用客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迨東晉六朝又踵其弊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貪狼蠢蹏皆據顯位謂之羣腹膏梁南之并韶北之侯景亦憤族姓之下而至於作亂景在江南求娶於王謝不得乃按劔曰會須令吳兒女作奴雖其凶悍出於天性致亂亦有由矣然則湯之立賢無方豈非萬世君人

相國之第一義乎

逢蒙學射於羿

逢蒙荀子史記皆作逢門

故原原而來

原說文引作源

饒雙峰解孟子

宋饒雙峰解孟子引書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云天子崩畿內百姓為之服喪三年諸侯薨國中百姓為之服喪三年此又不通古今之言也蓋不考孔氏注百姓為百官又不知沈氏章句百姓如

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也縱古

禮文有畿內百姓服喪三年之文亦是漢儒誤解尚書而傳會之也若以理論天子天下之主豈有畿內百姓服喪而非畿內者不服之理乎是天子之尊亦何異于諸侯乎稽之今制國有大喪亦止有位者斬衰而不及庶人蓋亦古禮之遺可證饒氏之妄

塗廩

戰國處士謂舜塗廩浚井遭坑焚而不死列女傳又言二女教之是以舜為左慈劉根而二女為李全之婦劉綱之妻也

胡應麟曰李全宋大盜其妻楊妙真者楊安兒妹有勇力能用矛與全同

爲宋忠十數載後全成新塘楊集羣下謂
日三十年梨花錦天下已矣

舜避堯之子

堯授舜舜授禹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避之有
受終于文祖受命於神宗天之曆數在爾躬見於尚
書著于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
下不以爲泰孟子既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于
庭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僞爲遜避則如
曹操司馬懿鬼蜮狐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爲之乎且
堯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固
私丹朱商均爲一人之私德而忘天下之大計又豈
聖人之心乎今日方避而明日偃然又來是何舉措
乎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爲無稽禹未嘗禪於益孟子
嘗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矣何其言之自相戾乎孟
子於武成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例是可也荀子云
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此類之謂乎

庸字解

附庸之國庸古墉通城也尚書大傳天子貢庸諸侯
疏杼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庸牆也杼亦庸也

論孟子

溫公疑孟謂性無有不善爲失引朱均爲證余隱之

尊孟辨云犧生犁胎龍寄蛇腹豈常也哉

論性

孟子之言性善興起人之善也其蔽也或使人驕荀子之言性惡懲創人之惡也其蔽也或使人阻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又曰有教無類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未嘗曰善以驕人之志也未嘗曰惡以阻人之進也此所以爲聖人之言非賢人之所及也曰若是則混與三品之說是乎曰又非也知孔子之言性異乎孟荀楊韓四子始可與言性也已

放心

牛馬者家畜也縱之坵牧則悍鷹鷂者野鳥也一爲繫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或問心旣放矣何以求之余曰荀子云亾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日益明也睥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佛書有云蹶者因地而仆亦因地而起外地求起萬無此理然則求放心者豈外於此心乎

子思子語

子思子云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卽孟

子小體大體之論

葵丘之會

孟子載齊桓公葵丘五禁曰無曲防無遏糴公羊曰無障穀無貯粟穀梁曰無雍泉無訖糴左傳遏糴作蘊年修辭各不同韓文所謂惟古于辭必已出信矣公羊傳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丘之會惟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淮八國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不屑之教誨

屑蘇骨切勞也謂不勞力之教也今注屑潔也非此屑解爲潔則不屑不潔又何解

能慮何慮

孟子曰所不慮而能者其良能也言赤子之天然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言聖人之自然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荀子曰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史云愚者于慮必有一得言貴慮也聖賢之言豈一端而已乎自學者言必有能慮之得而後可以語何慮之境不然是槁木死灰而已

仲尼登泰山

宋景文筆記云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字各不同其事甚新但未詳其所出

陳晦伯曰韓詩外傳孔子登泰山見易姓而王可得而數

者七十餘人不可得而數者萬數也

瞽瞍殺人

問有所不必答不答是也答之非也不答可也兩兒論曰孔子不答其事有無不可知傳之者正以見聖人存而不論也孟子於桃應之問不答可也必再三言之愈起後人之議是不若不答之爲愈也予又思爲之說曰人之殺人者雖其凶悖然亦必有由非有犯之則有求而不得也瞽瞍旣爲天子父尊之至誰

則犯之以天下養何求不得而殺人耶使瞽瞍而獸也則不可馴獸而少有知則梁鳶之虎可媚也况亦人類乎即使其果殺人則議貴之碎在臣下且然烏有天子之父一犯法而遽拘于狴犴親伏歐刀乎即使臯陶果執之舜可逃也則大寶將安歸士師將何以自解於天下乎桃應之言果如小兒之辯惜乎孟子不能如孔子之不應也

一有或曰此非孟子之言蓋法家者流勸入之以尊

其說觀者不知擇焉亦自陷于詖放矣

治任

門人治任將歸任擔也不負戴於道路注曰負任在

背戴任在首曾子曰任重而道遠詩我任我輦淮南
子任動而車鳴所謂任者皆指擔或作壬

變置社稷

孟子曰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解者不達謂遷其壇
壝非也左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
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
爲稷自商以來祀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
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
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
社是言變置之事也尚書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孔安國曰湯革命創制故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
龍者故不可而止陳後山談叢云自齊有盜改置社
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于南山之上盜亦衰息
皆不通古禮而妄爲者其盜之止亦偶然耳後山方
取而筆之書亦失考也

鬱陶

鬱陶心初悅而未暢也

李泰伯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
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

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遙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于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于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勦小說以爲無根之游談故詳辯之

胡應麟曰宋小說載一士人聞

泰伯非孟子撰二絕句投之李遂齋家釀與飲酒盡迄不復來矣

鄭玄解經有不通處

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鄭玄曰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稱祖矣孝經云宗祀文王是文王稱宗王肅駁之曰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王肅之言可證鄭玄之謬而宗者尊也四字有根據慎按宗與尊古字通用左傳召伯宗公羊作召伯尊古帝尊盧氏亦作宗盧氏可以

爲證鄭氏之誤正坐以宗爲祖宗之宗而不思宗尊
通用之字也朱子荅楊元範書曰字書音韻是經中
第一事先儒多不留意然不知如此等處不理會却
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
也其此類之謂乎崔霧恩因鄭氏之說遂傳會之曰
文王稱祖亦稱宗武王稱宗亦稱祖祖宗通言耳嗚
呼信如其說昭穆可易位父祖可倒置解經如此朱
子所謂亂說害事豈不信哉

爾雅

古人訓詁緩而簡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
數用今之存者爾雅說文而已○爾雅疏云爾近也
雅正也謂其近於正也此妄說也雅可以訓正爾不
可以訓近邇可訓近而爾非近也按說文爾从宀爲
義從尔爲聲麗爾也麗爾之爲言猶靡麗也猶織文
之靡麗也漢人有此語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詩曰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本草紫萁一名月爾卽今紫萁
也其芽拳曲繁盛故名月爾雅之爲言取義于鳥鳥
有善德曰雅也古人有嗚呼爲嘆辭則雅爲正音可
知然則爾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漢書文章爾雅訓
辭深厚以爾雅與深厚爲對固知當解爲麗則而不

可解爲近正也若如近正之舊說則但近正而已猶未得爲正也爾雅一書所載皆六經之言有何不正而云近正乎

爾雅周公所作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

劉啻啻將業席大也

郭璞云劉義未聞○慎按詩倬彼甫田韓詩倬作劉郭璞偶遺之亦可見博聞之不易也

濼竇

方言曰濼竇空貌亦丘虛之空無慎按滇中有魚曰濼竇此魚中亦多空

棲遲憩休苦歛隸咽息也

棲遲猶息也若勞者宜止息憩見詩歛隸咽皆氣息貌今東齊呼息爲咽也

坎律銓也

樊光曰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故曰坎律銓也

糠謂之蠱

注米皮也○左傳云穀之飛亦爲蠱

俊

吧也鳴吧短氣貌詩儂而不見

蠲

明也注清明貌党懷英詩紅妝秋水照明蠲又題吳江圖云修蛾新妝翠連娟下拂塵鏡窺明蠲

猷

圖也周禮曰以猷鬼神祇謂圖書也

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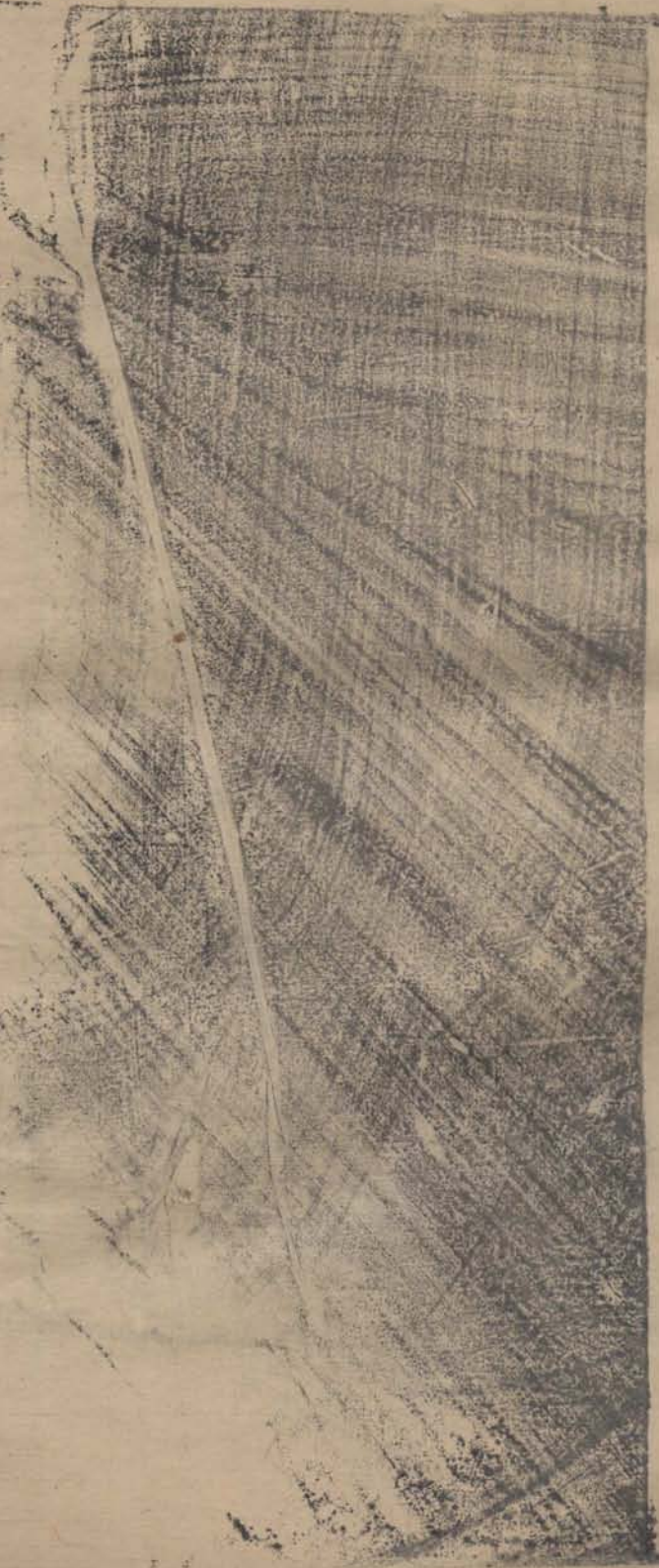
侈音恃一作媸江東人呼母曰媸法帖有媸子作案之語

拒

拒振同楚詞新浴者必拒衣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七終

中華民國廿五年叁月拾壹日



三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八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編

海陽汪燁校

七七三五

史說部

經史相表裏

蘇老泉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要其歸宿言經史之相表裏也元儒山東雲門山人張紳士行序定宇陳氏通鑑續編衍其說云史之為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史之為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為一

代之制故太史公之史其體本乎尚書司馬公之通鑑其體本乎左氏朱子之綱目其體本乎春秋杜佑之通典其體本乎周禮惟易詩之體未有得之者而韓嬰之韓詩外傳邵雍之皇極演易可謂傑出矣○此論甚新余嘗欲以漢唐以下事之奇與罕傳者彙之而以蘇李曹劉李杜韓孟詩證之名曰詩史演說衰老無暇當有同吾志者

史記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爲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字須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爲一句長卿故倦游爲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麗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胸無怪其然獨可爲一二好古之士道耳

史記注

龍城錄云沈休文有龍山史記注卽張昶注昶後漢末大儒世亦不稱譽余少時江南李育之來訪余求進此文後爲火所焚豈斯文天欲秘者邪

裴氏世注史

裴松之字世期注三國志其子駟字龍駒注史記博洽雅麗可謂父子繼美

老泉評史通

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史之紀事將復甚乎其所譏誚者唯子鍊爲差愈吁其難而然哉楊萬里云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實錄而讀之意其可拳石班馬而臧獲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遣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事則言傳遊藝死矣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傳遊藝言之也游藝之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游魂再返乎古人目睫之論誠有味也二公之論當矣然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取節焉可也黃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焉劉子玄子鍊作史例三卷

蜀無史職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于秭歸羣鳥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髡辱加茲謗

議者也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郅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人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太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漢末史傳屨筆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野史不可盡信

野史不可盡信如唐之河洛春秋誣顏果卿上祿山降表而郭子儀陸贄之賢皆加誣焉宋代尤多如誣趙清獻娶倡司馬溫公范文正公奔競識者已辯之至于國史亦難信則在秉筆者之邪正也如兩朝國史貶寇準而褒丁謂蓋蒲宗孟之筆也蔡京及卞又誣司馬而謗宣仁太后非楊中立與范冲孰爲正之近日李默怨先太師不與翰林及刻孤樹裏談雜入王瓊讎家誣辭嶺南梁億乃梁文康公之弟文康與先太師同年同官本無嫌隙特所趨不同耳億著皇

明通紀隱沒先太師之善如正德庚辰嘉靖辛巳改
革之際迎立之詔江彬之擒皆匿而不書乃以宸濠
護衛之請謂先君與之時先君丁憂于家也先君不
草威武大將軍勅幾陷于危乃舉而歸之梁公不知
寫威武大將軍勅者梁公也內閣有勅書稿簿綴撰
者姓名于下豈可誣也無乃欲蓋而彌章乎其他如
灼艾集武官所輯尤不足據

史評

太史公年表于帝王則叙其子孫于公侯則紀其年
月列行索以相屬編字戢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于
寸之內大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于方寸之中
行有序使讀者簡便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

漢書列于紀年

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
十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既參
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參差邵堯夫皇
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以邵子之言
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番矣其孰爲是
邪善乎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
列子之言誠荒唐矣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耶存

而不論可也

古史考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爲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爲帝或以爲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爲臣或以爲火德之主揚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于不識一至哉言乎予觀近日刻國朝登科錄洪武庚戌至甲子不知取士之科幾開張顯花倫金壽不知爲何科大魁况考論洪荒之世乎

羅泌路史

太平總類載龍逢諫桀之言曰臣嘗觀君冕非其冕也而冕危石君之屨非其屨也而屨春冰未有冕危石而不厭蹈春冰而不陷者也此爲六朝文士擬作無疑羅泌路史收之蓋亦貪博而忘精者

皇帝王伯

前漢書王莽傳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後漢書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邵堯夫以皇帝王伯配春夏秋冬而易配皇書配

帝詩配王春秋配伯亦有所祖也

呂梁碑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爲小篆而訛泐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也太史公亦迂哉

女媧配享功臣

宋崇寧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蓋傳記闕也予觀緯書云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爲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又令隨作笙簧是三人皆女媧氏之臣也豈曰傳記闕乎若以緯書不足信則伏羲氏之烏明金提軒轅之風后力牧亦緯書也當時蔡京輩寡學往

往如此

明晝晦陰

帝王世紀稱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其明如晝其晦如陰注云明以察之晦以畜之易之所謂用晦詩之所謂養晦施以翳明鑿以隱聰不欲察淵魚而料隱慝也

載事宣文

左傳曰楚辟我衷柰何效辟又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劉更生曰既不善胡足效哉宋人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理則一也載事者易文其辭乎是街談巷議也

古今語言

江革罵商臣曰呼役夫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故謂稽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談而世人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下之兩句殊爲魯朴何哉周漢世遠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也已古卽謂之文猶今乃驚其質作者乃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亦惑乎

殷本紀

湯歸至于秦卷陶索隱曰鄒誕生卷作河則卷當爲
峒與尚書同非衍字也慎按秦峒卽太行行元有此
音列子作大形山海經五行之山

傳險

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傳險中地理誌傳險卽說
所隱處窟名慎按險古巖字聖人窟在今陝州

商紂

賈子言紂死棄玉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
帷而守之尤不止也此事近實太史公輕信汲冢書
故有此說耳

辛甲

辛甲爲紂太史七十五諫而去其後周人封之著書
一篇其事不傳見於漢書藝文志其後代爲辛有見
左傳

衛康叔布茲

徐廣謂茲者藉席之名索隱曰一作莖公明草也慎
按荀子龍茲注亦解爲席

周后稷世

與前呂梁碑少異

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
始封至文王卽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

疑也或曰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爲一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而衍爲一千九十餘年即使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數豈有此理邪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凡九十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夫以周家帝王之世國史載之猶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盡信乎

湯文武

牛僧孺曰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天下則曰利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聖人視斯民猶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謂無湯有以決其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已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論與此同意○人之所未疾者不必改也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何必拘拘追先王之蹟能合先王之意而已

東西二周後辨

春秋三傳及戰國策稱東周西周王城成周高誘注
戰國策曰西周王城也今河南東周成周也故洛陽
今之河南合爲一城故後之讀者難於分析今之學
者不惟專經之士昧之而大儒如胡文定公博學如
鮑彪注戰國策亦謬以千里元吳草廬作東西二周
辨正鮑氏之誤明且哲矣而胡文定注春秋之誤則
未之糾正也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胡
傳曰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
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而降爲國風之意
嗚呼斯言也何其謬哉地理不考而妄立議論何異
眯目而道黑白乎今特辨析考證之以瀟千言之惑
然非予之臆說也按尚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灑
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灑水東亦惟洛食孔安國注云
澗水東灑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灑水東下都也
處殷頑民之地王城在澗灑之間下都在灑水之外
所謂下都卽成周也以此覘之王城成周自是兩處
明矣先昭公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
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此年天王入于成周
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杜預曰入于成周猶未
得王都也其言豈不明哲乎東萊呂氏其學深于史

而精于古今地理之沿革者也其作大事記曰漢河南縣卽邠鄘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居殷頑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汪克寬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爲東周萇弘謂敬王爲東王王城在成周之西故公羊以爲西周萇弘謂子朝爲西王之數說考證詳練足訂胡傳之謬孔子作春秋亦據事直書豈有改地名以爲褒貶者乎雪山王氏詩總聞曰王城下都皆周公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藉敬王之入其慮患若預知者詩云大東小東杼軸其空平王自鎬京而遷王城千里而遙所謂大東也敬王自王城而入成周百里而遙所謂小東也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故詩曰誰能西歸懷之好音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皆是一意也近時無錫邵尚書國賢曰天王入于成周下都也旣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非忠之至者其孰與于此或者不知王城成周爲二遂以入成周爲入于京師使遷都之說卒無所歸而弘之忠不白于後世嗚呼

地之不考乃害於義如此哉慎按邵尚書之說或者正指胡文定而不欲明言蓋近日學者之病寧得罪于孔子而不敢得罪於宋儒類如此虞文靖公云今人但是宋儒六經而不知宋儒以前六經有味其言哉慎故拾先哲遺言爲東西二周後辨以補吳草廬之未備亦有夾谷之奇若程雪樓之賞契者乎

杜伯射王下鄙

注引周春秋其文不悉按顏之推冤寃志亦引周春秋頗詳文又奇學今補載之周杜國之伯名爲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

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於焦其友左儒爭之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卽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司工錡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

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柰何
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
曰我焉知之柰何以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
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
爲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
折脊伏於弓矢而死

穆王史記解

汲冢周書史記解一篇穆王命史臣戎夫歷陳古之
亡國二十八君以爲覆轍而鑒戒之朔望以聞又作
甫刑之書以恤民聽祁招之詩而返國可謂改過不
吝冥豫有渝矣亦賢矣哉司馬遷周紀不著其事茲
特表出之

秦紀

史記始皇本紀後有低兩字一段班固漢明帝時所
謂秦紀也其事雖略而其文法最古太史公所以謹
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也亦如酈生傳後又附酈生
書之例今本作平頭刻不復低兩字人亦不知爲何
意也索隱注亦昧此惟魏了翁古今考僅存其說

秦得百二齊得十二

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

戰百萬秦得百二焉夫齊東有瑯琊卽墨之饒南有
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
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
也應邵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絕千里也所
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蘇林曰百二得
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
萬人也顏師古曰縣隔千里應說得之秦得百二蘇
說是也又曰秦得百二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
得十二二十萬人當諸侯十萬人也所以言懸隔千
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右舊
說如此近日程泰之云田肯之語簡隱故諸家之說
紛然肯謂百二也者言地據險而人力倍苟得百矣
則其力可二是得百人則其力倍之如二百人也齊
得十二理亦猶是也若定其讀當以得百爲一句而
二焉自爲一句也十二亦然皆言人力半而必可倍
正一理矣而必更易其語如此詰屈者別有理也秦
險之出國境遠矣自函谷以及潼關近八百里其右
阻河其左傍山兩面河山夾險敵來犯關也常在千
里之外故能得百而二之以爲二百其力可常也若
夫齊亦有險矣然而地遠力分若未能踰其所恃之

險則十萬人之力亦可倍之以爲二十萬矣若敵人來犯已在千里之內則險阻已自不全故雖得十亦不能遽爲二十之用也故秦中得百而二常在定險之內齊之得十而二則在敵未犯險之前此其分別險要而剖白言之不一律也此正古文之出奇者不可以易言也慎按百二十二之語後世亦多此例如云軍士奮勇無不一當百如云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又當百錢亦曰百一錢言一可當百也當十錢曰百十錢言十可當百也程語自明不必破前說耳

秦繆公

家恬傳曰昔秦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觀此百里奚亦不終信乎秦真少恩哉繆公之謚非美此又可證

九鼎入秦

昭襄之世旣書九鼎入秦矣始皇二十八年曷又書使千人沒泗求周鼎不獲乎吁此太史公深意也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非得鼎無以自解於天下九鼎入秦之說虛言以欺天下也秦史矇書以欺後世也太史公從其文而不改又於始皇紀言鼎沒泗水以見其妄鼎果在秦曷爲又入水以求之乎又於新垣平

傳言九鼎淪於泗其事益白矣然則鼎曷能沒於泗
舒雅云威烈王時九鼎震震之者淪之兆也一本有鼎神物
也既震矣曷為不能沒哉宋太丘社亡自亡也社能
自亡鼎之自沒亦理也且秦之金人十二靈爽芳音勒
矣魏人徙之則潛然下泣况神禹之鼎乎龍泉之劍
入平津湛盧之劍去楚國彼固非鼎匹也神物義不
污秦明矣宋子虛言事有若實而妄者秦得周鼎也
有若誣而實者鼎入泗水也楊子曰子觀關羽上玉
璽牋云璽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曜靈光徹天歎
曰璽者楚璞秦刻爾何光怪若是况夫鼎者鬪苞著
之乾象義文垂之易卦初於禹歷三聖之神聖乎麴
道元曰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淵泗秦始皇
時見于斯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系而行
未出龍齧斷其系故語曰稱樂太早絕鼎系此則孟
浪之談予無取焉

河魚大上

始皇八年年魚大上索隱謂河水溢魚大上平地言水
害也慎按京房易傳云衆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
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反明年嫪毐反

博心揖志

作瑯琊臺立石頌秦德云云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
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云云按博從心從專音
輒與博不同博音才從十從專

羣臣頌烈請刻此石

二十二年

請刻此石今碑文作刻此樂石後人不解樂石之義
乃妄改之唐封演云樂石謂以泗濱浮磬作碑也

君主妻河

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猶
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婦故事蓋戎
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爲生又
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也

諫二世

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諫曰關東羣盜
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戍
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
邊戍轉慎按此諫辭不滿五十字而寇亂之盛虐政
之弊及所以救之者皆具

秦一統十五年

秦享國二十六年因社牧阿房賦而不考其實也秦
自嬴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

丘之死爲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共三年甲午秦
亡則一統之日十五年爾杜牧文人辭賦之語不足
多較司馬公作通鑑乃於滅周之歲遽以正統書秦
滅周唯恐其晚帝秦唯恐其遲豈春秋正統之義哉
朱子綱目悉改之所謂統正於下而人道定信矣劉
氏書法尹氏發明不能一言贊之何哉

秦之惡

秦之惡天下之所同惡也故曰強秦言其不德也曰
暴秦甚矣曰慢秦言其無禮義也曰孤秦言天下所
不與也曰獷秦以犬况之也抑又甚矣曰無義秦曰
無道秦惡之至矣盡矣孔子孟下如其邦所以爲聖爲
大賢魯仲連不肯帝之所以爲高士也與古之姦臣
何代無之其惡未有如秦檜之甚者也人之惡之亦
未有如惡檜之甚者也至其子若孫不肯祖之是其
餘殃百世猶未斬也

世之罪秦者謂其廢封建也壞井田也非也春秋戰
國諸侯之得地者皆縣之則久矣其封建之除也自
作丘甲田賦以來諸侯之予人田者或萬畝亦久矣
其井田之壞也建國親侯如水地相比計不過五帝
三王始興之時爲然自炎帝政衰已相侵伐自此暫

定復擾極而至於七雄如蠻徭爨燹聚衆毒於一器
不併滅於一則不止秦特毒蟲之最後死者耳殺人
未厭害亦及身毒蟲亦烏能久存於人間世耶

絃詩想蓬萊

風俗通秦始皇絃詩想蓬萊而不免於沙丘之禍

焚書起于韓非

秦焚書坑儒起于李斯乎斯之入固有爲此說於秦
者矣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思亂者皆不知治亂之
情譎諛多誦先古之言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術
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言者亂又曰羣臣爲學門子

好辯可亡也又言舍法律而言先王者上任之以國
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此與斯所言是古非
今若合符節作俑者乃韓非匪斯也凡爲異說者一
則駭再則習始則疑終則行矣宋儒有過求者乃謂
斯之學出於荀卿焚坑之禍卿有以啓之卿嘗入秦
見應侯譏秦之無士矣舍非而罪卿所謂洗垢而索
癩者耶

子嬰

子嬰知蒙恬之枉而能進諫後卒能燭趙高之姦而
討賊亦可謂賢矣生逢末世不幸蓋與劉譔曹髦同

哀哉

五楚四燕四趙三韓

秦末漢初諸侯王之立如傳舍楚一也而有陳涉焉
襄強焉景駒焉懷王焉項羽焉蓋八年之間楚凡五
易姓也燕一也而有韓廣焉臧荼焉盧綰焉呂通焉
蓋二十年之間而燕凡四易姓也趙一也而有武成
焉趙歇焉張耳焉呂祿焉蓋二十九年之間而趙凡
四易姓也韓一也而有韓成焉鄭昌焉韓王信焉蓋
四年之間而韓凡三易姓也馬班一表受封之異易
姓之殊稍欠分別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九

成都楊慎著

鄧鄒焦 校 編

吳郡顧起元 校

史說部

英雄

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羣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
異取名于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
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
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
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

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張良英也韓信雄也體分不同以多爲目皆偏至之才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爲相雄可以爲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似多於雄而英不可少也英分少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奇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羣雄服之英才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宅有天下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兕虎自成羣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鸞鳳自相親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雄能役英雄故能成大業也

嗥歸

史記漢高祖紀爲亭長告歸之田韋昭音告語之告師古音古篤切如禮記出必告之例服虔音嗥呼之嗥按東觀漢記田邑傳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罷歸厭事少所嗜欲嗥與號同古者當有此音又左傳魯人之臯說文禮祝曰臯皆可互證書之以廣異聞

縱觀

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云云慎按當時車駕出或禁民觀此時則縱民觀故云包氏云

上觀字音館

部劫異同

高紀二年項羽欲擊漢時漢東已連齊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紀劫作部按劫字事實部字體面兩紀互見然劫字下得險絕

如日夜出

漢書武帝紀建元二年有如日夜出諸家無註予解之曰曷言乎如日光如日也曷不言日夜出日不夜出夜出非日也有不宜有也曷爲書紀異也晉書書有日夜出高三丈逐日之矣班氏書法春秋復起亦不能易矣班之叙傳自目爲春秋考紀有意於續獲麟乎讀者愛傳志之宏博而忘考紀之簡嚴何哉

漢詔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云云其赦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云長文長文德也終不了然許少伊右丞言往年見江南舊本以內爲而長爲肆肆文爲肆赦於下文尤爲貫穿

南憲紀談

田千秋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遂

有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之說實千秋啓之也嗚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寃而罷方士之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

上陵磨劍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爲汝君柰何令吏卒丁吾陵磨劍乎因不見推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故阮公詠懷詩曰失世在須臾帶劍上吾丘

漢武故事

功臣侯年表

楊慎曰史叙功臣侯年表於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承上文封爵誓之意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起下文子孫驕溢亡國之意曰察其首封曰所以失之申固根本及枝葉陵夷之語異哉所聞舉古槩今以貫一篇之語脉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句與下文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句相對上篤仁義則無罔少密之苛下篤仁義而奉上法則能兢兢當世之禁而不坐法亡國矣故曰居今志古所以自鏡也今古二字該貫全篇語脉末云得尊寵及廢辱及得失之林俱終上二意關鍵開合極密

禮書

楊慎曰漢書音義云十篇有錄無書謂景武紀禮樂律書將相年表日者龜策新蒯列傳三王世家也元成間褚少孫補之又按荀子禮論以爲上則明下繼之曰萬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少孫乃除此二句并禮豈不三字而加太史公曰殊無謂

樂書

自凡音之生由人心生也至篇末子貢問樂皆樂記篇全文然其章次顛倒是褚先生升降之也凡音由於心以下正義亦曰出褚意今按衛靈公濮水聞聲師洵師曠之事一段見韓子當是褚先生取韓子補綴言

律書

楊慎曰漢書音義云律書闕有錄無書索隱云兵書不補畧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皆疑其爲褚所補今按太史公自序律書非兵不强又云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明之蓋言兵也律書卽兵書非亡不補也其律書畧述律而言兵語焉不詳誠如小司馬氏所云其云分曆述以次之者蓋自書曰七政二十八舍以下皆關曆法也然曆之月

氣實應乎律非分曆述以次之也兵之與律相因者然非特以律聽兵聲而已也先儒謂太史公論文帝寢兵息民天下和樂爲得論律本意余以爲此書雖頗殘缺而補綴之非全失而全出者少孫手也

律書注

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酉至於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按吳音弧弧落彫落也徐廣注作柔非萬物之生也柔弱死也剛強旣云弧落且就死焉得柔乎且此篇八風十二律皆以協聲取義下文云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濁北至於留言陽氣之稽留也是其例也焉得於弧而言柔落亦不倫矣

天官

天官書甘石二家之遺○金爲白衣會按卽國哀大臨之事也○水澹澤竭地長見象按漢書水澹地長澤竭見象當依之

宋襄公時星隕如雨 朝鮮之拔星弗於河戒春秋星隕如雨魯莊七年非宋襄時正義以隕石於宋五當之時雖當而事不當○河戒卽一行山河兩戒之戒

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

管子日掌德月掌刑星掌和

天街

星經云白帝行德天街爲之圍註昴畢間爲天街今書作畢昴

封禪

篇端起語二節一正說一反說此篇之綱要也其應皆在後至帝孔甲等皆不受命不覩符瑞而不臻泰山怠慢者也此雖主封禪其間兼言事神等事故又以始末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二語關綴之而歷代事神之盛衰皆該括其中篇終贊語又兼封禪神鬼等

命封禪者

武帝之二和也
歷代巡祭巫咸郊時方怪
張本至以高祖而

比武王則有天下而德未洽也服給者也以漢文帝比周成王則覩符瑞而德亦洽矣猶不至泰山者何是時匈奴數入邊歲少不登豈德猶未洽而日不暇給乎至武帝封禪事神等事蓋覩符瑞見而臻泰山肅祇而過者也至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以下總括武帝封禪事神求仙之事而結之曰然其效可觀矣蓋婉其詞以譏之也贊語又總括一篇之意巡

祭封禪方士祠官括盡武帝之事以其皆用事鬼神者故繼以論次自古云云表者其外之儀文也裏者其內之德也

南郊山下

山下當作下下

曠曠

按武帝紀曠曠作晏溫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爲晏晏而溫也又按濟霽同凡日出大早則陰雨日出稍晏則晴霽故謂晴爲晏

平準書

此篇叙事錯綜全在繳結呼喚結前生後爲之血脉初用焉字猶爲疑辭後多用矣字遂爲決辭其曰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則爲諸結語之綱要驕溢武斷奢侈僭上於極盛之際已兆衰之端矣武力進用法令嚴具結上文事四夷而廢養民任人之法下句典利之臣自此始爲桑孔等言利張本凡權鹽鐵筭緡錢舟車平準以籠天下之貨者皆該其中而烹弘羊天乃雨之句乃畢此意而斷之也亦借其辭以斷制興利之臣之罪而功利二字該盡武帝所行事三言作者數萬人而以各歷二三其功未就費亦鉅萬十數

總之辭繁不殺森然有法以式朴忠拜爲齊王大傳
僅爲大農弘羊爲大農丞前以應興利之臣後以起
平準之事自高辛之前尚矢故書道唐虞詩述殷周
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
而亦反是此數語一篇命意之要而物盛則衰一語
又爲此數語之要慎按是書先叙漢事而贊乃述自
古以來而寓微辭於武帝叙事之變體也又曰以富
者不佐縣官故典告緡以民巧法故用酷吏皆事勢
相激使然也既曰無異又曰曷足惟焉不平之意見
於言外可謂曲而有直體矣平準書譏橫歛之臣也
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太史公之旨千載而下有趙
汭知之懿哉

平準書食貨志同異

馬廷鸞曰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槩駟農民以效商賈
之爲太史公平準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
販者爲賦而相灌輸此說未明班固採其語云令遠
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
渙然矣蓋添如異時三字是謂駟農民以效商賈之
爲也呂東萊尊遷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紀
事之文惟貴明白是以通鑑取志語也

吳太伯世家

尚書首堯典舜典春秋首隱公史世家首太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乃季札未得與宋目夷比其聞於後世者博學耳

晉滅中國之虞二世而蠻夷之吳興

前詳叙太伯建國虞仲受封之由并其世次分派至此因虞亾而又總叙之可爲叙世次之法吳王之霸北陵齊楚薛許邾婁旁轂趨走越王勾踐芻莖養馬諸侯從之若果中之李

序

齊世家

呂尚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二句繳斷傳聞異辭句法

尚父誓蒼兕

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馬融曰蒼兕者主舟楫按尚書泰誓無此文蓋張霸僞作也

丁公呂伋

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用殿法以生日名子非謚也

史記尊王事誤

齊世家云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

世家亦云齊頃公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按左傳齊侯朝於晉將授玉司馬遷誤讀玉爲王故遂節爲此謬說又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旣授而反之諸侯自相朝不授玉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欲尊晉侯爲王按孔穎達正義云云蓋以左傳正馬遷之謬耳

斷斷

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徐廣曰漢書地理誌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患苦長者扶而代其任長老忿媿自守與幼者爭辨其俗已薄故曰斷斷音魚斤反東州語也慎按斷斷鬪爭得之索隱讀作閭閻不通繁欽賦曰涉洙泗而飲馬耻少長之斷斷耻字益明

管蔡世家

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云云以及冉季載最少

叙武王同母兄弟十人之爲本爲枝賢否成敗條分臚列可爲叙支派之法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

茅亾第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
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寃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
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寃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
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楚世家

殷之末世滅彭祖氏云其後申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以上三句可爲書世次缺而難紀之法

楚靈王

靈王次乾谿伐徐以恐吳靈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否今吾使使周求鼎其予我乎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云云求鄭田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析父善言古事焉然析父之對取國語而畧其後一節按後節引析招之詩以寓規諫正其警策而乃刪之此其踈畧也

齊辨士

越王無疆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霸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軍殺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軍殺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汗馬之力不効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折兵而况於攻邑乎云云齊使曰幸也越之不亾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王曰柰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關晉楚也晉楚不關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讐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按齊使亦奇畧戰國策士一何

多陳軫蘇秦之外猶有不知名而雄辨若此者

陶朱公

朱子居陶生少子

而中男殺人囚楚事甚奇文

又奇可與文君夜奔高祖還沛二節並觀

趙世家

趙主父沙丘之禍既已詳叙顛末而於其後又括其要而論之亦一例也於長安君爲質既載左師之言又載子義之論亦一例也書韓趙伐魏既叙其事而斷論於後左氏法也先假爲說梁王之辭則備載而於其說梁王也則但曰以此告之此省文也與前李兌對翟璜之文有異

貫丘

田敬仲世家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母丘索隱曰母音貫古國名衛邑也貫作毋者字殘闕耳正義曰在蒙澤蓋曹州濟陰縣慎按母丘後爲姓毋丘儉是也

齊稷下生復盛

穀梁傳曰稷下稷卽側也按稷字又作棘鄭志張逸問曰我先師棘下生何人也答曰齊田氏時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真西山曰墨翟禽

滑其一也宋鉞尹文其二也彭蒙田駢慎到其三也
莊周惠施其四也

齊亡

史言秦虜齊王建遷之共以地爲郡天下一并於秦
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賢云云慎按叙事異
而又原其所以然多以初字發之此則用始字原齊
建所以亡也

仲尼弟子世家

子貢之出欲紓魯患耳乃一出而亂齊破吳強晉伯
越率天下而兵其禍豈止壑隣國賜而爲之何足爲
賜謂非賜所爲其辨說之辭雖儀秦不及何物史臣
能僞爲者此當缺疑家語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
之初願若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伯賜之說也美
言傷信慎辭哉○子貢論闢史記子貢游說之說文妙
子贛以孔門高第而下與區區貨殖類拾印取者同
科

唐庚語

唐庚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
室而奪之權曹孫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
廣冀州而益其地晉幽沃薶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

心乃欲自立凡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

陳涉傳

既叙陳涉發難之顛末又原其所以敗之故而申言之叙事之法也

章邯未可輕

方萬里云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翳董欣望風稽顙獨章邯堅守廢丘踰年不下至於引水灌之然後破此豈脆敵哉惜其不知所專身名俱滅嚴尤之於王莽道復之於盧循皆一律也

蕭何封鄜

鄜音七何切蕭何封侯之邑也楊雄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鄜又唐詩麒麟閣上識鄜侯按蕭何傳作鄠字相似之誤也鄜在沛郡鄠在南陽蕭何從帝起沛封邑必近沛且楊雄去何未遠所聞必真師古序云何封南陽之鄠或有他據史載益封何二千元以帝常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按此我字本非高帝口中語却是高帝心中事隔世如親見也

發縱

蕭何發縱指示縱音蹤洪氏緣釋曰元祐中洛州治河堤得漢北海淳于長碑又北軍中侯郭仲奇碑云有蕭之縱顯又司隸魯峻碑云比縱豹產又圉令趙君碑云美其縱外黃令高彪碑云莫與比縱蕭何傳發縱指示據此數碑漢人固多借用縱爲蹤師古之注云縱爲子用切殆未然也今獵者曰狐蹤允合發縱之言

替曰何之勛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闕天散宜生爭烈矣慎按替體慨然末比闕天散宜生或譏其無謂不知太史斬蕭何正在此語不然何不曰與太

公望同功

曹叅

史言叅爲漢相國清淨極言合道按極言合道但倒一字謂言極合道也

張良鴻溝之諫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升菴楊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以爲義也且張良之佐漢本爲報韓仇韓仇者誰先則無道之秦後

則不仁之羽也且秦之無道甚於商紂羽之不仁埒於嬴秦高祖之誅秦滅項何異於書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易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息肩乎程子之所謂義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熾則天下生靈死于干戈者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儒者立論何其迂哉

胡苑

張良對高祖言長安形勝曰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史記漢書皆不解胡苑之義後人或改苑作戎非也按漢官儀引郎中侯應之言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圍也又胡人歌曰失我燕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令我六畜不蕃息所謂胡苑之利當是此義

留侯世家云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此叙事繳語法後云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與此句法同

四結

四結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爲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

皆不之載而四皓碑日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畧
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出之
通鑑四皓姓名王幼學集覽據陳留志及陶潛四八
目爲說東蘭公一也綺李季二也夏黃公三也角里
先生四也陳濟正誤以綺李季夏爲一人黃公爲一
人妄引杜詩黃綺終辭漢爲據其說杜撰可笑且詩
人稱古人姓名多翦截便於音韻如稱司馬長卿爲
馬卿稱東方朔爲方朔唐詩有稱東蘭公爲蘭公者
蓋亦此例豈足爲據乎四皓晚從太子之招而風節
減於功名

絳侯

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絳侯反與戰却適攻曲
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
賜爵云云

叙戰攻處與曹參世家樊鄴等列傳同一凡例韓文
公曹成王碑叙戰功處本此

贊曰足已不學言絳侯守節不遜條侯終以窮困謂
不能對錢穀不能平大敵及俱召至廷尉且不得其
死也

三王世家

三王世家具載疏奏制冊文辭可觀又見漢廷奏復
頒下施行之式至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引詩文小
異或所見異辭大抵漢人引經不泥如此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



成都楊慎著

琅琊焦竑編

汝南桂有根校

史說部

伯夷傳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于聖

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爲立論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若道理有戾卽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青雲

史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績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爲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圭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豈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岩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卽論語視富貴如

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太史公載伯夷首陽之歌爲之反覆嗟傷遺音餘韻拱挹莫盡君子謂此太史公托以自傷其不遇故其情到而辭切然非伯夷怨是用希之心也故後世高其文而非其旨

管晏

二傳于夷吾凡三段俱有繳結亦傳之一體于贊前一段總說後一段議論却分說亦一格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

老莊申韓

老子傳著老萊子太史儋之疑莊子傳之旁及畏壘虛元桑子傳之變體也贊各論其人之事而繼之以一言文字之妙謂申韓原於道德之意東坡先生論之詳矣

穰苴傳贊

司馬法閔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少褒謂溢美也

商鞅一作小司馬索隱注誤

司馬遷既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

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禎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他獨特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之言信不誣乎

蘇秦

秦說趙言合從與否之利害以燕韓齊楚魏中山六王爲說而說辭之要領在於安民之本在於擇交二句至曰奉陽君妒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于前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蓋奉陽君當國不免專擅肅侯亦有惡之之意故秦揣之而爲此言及說魏王大槩與說韓同蓋韓魏一體也其要在事秦之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虧與不戰而地已削之語當時山東之國惟齊楚之強可與秦抗衡而齊不近秦患故言其強不當事秦論雖同而楚則以勢不兩立者激之此其異也

張儀

儀傳云楚相門下意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國之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驛之驛亦訓作釋韓信傳驛兵北首燕路驛字同劉氏解驛爲酒若然則訓不通矣從衡

衡之說與從之說大抵相反從必誇其國強衡必貶其國弱從言事秦與不交與國之害而衡反以爲利以不事秦之禍怵其志以從不可成離其心大略如此張儀以秦威怵六國六國皆聽之燕王曰雖大男子才如嬰兒乎嗟乎六國之君皆嬰兒哉不獨燕王也

苴蜀相攻擊

苴卽巴字楊雄蜀本紀云蜀王苴是封其弟葭萌爲苴苴之後求金于蜀蜀不與苴與相攻卽此事也

館豎子

陳軫對秦惠王曰十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云云按館豎子未必有其人然豈言自好

語貴涵蓄

孟子傳與伯夷傳書法略相似先叙孟子而以騶衍形之則孔孟之不啻于時者其道從可知矣又舉孔

孟伯夷豈有意阿世苟合者則騶子之見尊禮于諸侯者其道又從可知矣其曰騶子尚有牛鼎之意乎語不露而意雋永最文字之妙者此法惟韓子得之

快快鞅鞅

白起聞遷尚快快不服有餘言周亞夫傳鞅鞅非少主臣也快快字殊而義同

佳公子

言濁世爲佳公子清世則否矣褒貶在言外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韓子柳子厚墓誌用此意

信陵君

趙孝成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信陵信陵驕矜有自功之色客說公子其慮甚長者而信陵能聽之至使趙王不忍言獻城此見信陵美處東萊謂公子無忌之賢一段可觀

馮驩

按戰國策叙驩彈鋏作歌至無以爲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是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驩不復歌按此則文意足而孟嘗君好客乃見馮遷以左右惡之謂孟嘗君不悅意殆索然矣

范睢

范睢見秦王蹠曰云云至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一句爲患憂恥之綱患憂恥三句卽非有畏之意又爲下三段之綱

夏侯湛樂毅論

夏侯湛作樂毅論以爲毅近王者之師而王通亦取其說過矣齊人伐燕不能置君而去之故燕畔及燕人伐齊亦不能置君而去之故齊畔昔以燕伐燕今以齊伐齊何王師之有

學本老子

觀樂毅傳及老子傳授次第太史公之學蓋本老子
藺相如

秦以城易趙璧趙求人可使報秦者宦者令繆賢云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云云王始召見當時趙君用人猶如此之慎宜秦之不敢加兵也

論藺相如事曰趙之危急非大王方與比也秦之強暴非狄之可遷避比也奪之璧脅之兵彼尚知趙有人焉而少紓其侵暴予璧擊缶而不敢較不然彼且臣妾我而禍又速矣相如烈士也處萬死一生之地而安若無事何可當也龜山之言書生坐談耳

戰國一時人才仲連爲天下士孟荀爲萬世士

鄒陽書

鄒陽書太史公謂其比物連類有足觀者真西山病其使事太多漸流于冗

屈原傳

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作騷一節婉雅悽愴真得騷之趣者也

屈平

昭常景鯉不肯與秦地昭雖屈原止懷王入秦四臣皆楚同姓世臣夷險不易其操危難不更其守家國一體休戚同之豈若江左王謝唐之崔柳易姓則爲之佐命竊國則爲之奉璽誨盜黨賊樂蒞利亾恬不知怪可勝誅乎

李斯上書

李斯逐客書反覆議論組織葩藻而意切至唯迂齋論之詳

趙高

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卦之用字好吳越春秋亦有此句法前趙高曰高固

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管事字亦古○趙高引璽上殿殿欲壞者三與桓玄地陷之事同

助語辭

趙高傳曰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六字而三助語文益矯健謂古文少虛字可乎

貫高耳餘

泄公對上曰貫高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持節問之高仰視曰泄公邪問張王果有計謀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玉易吾親哉此語惻千古

魏豹彭越

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懷叛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慘何哉申材已上且羞其行此王者乎彼無異故知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慎按此贊曲折意甚奇能言豪傑意中事取于衆人所不取亦其素意如此獨患無身耳五

字極備雲蒸龍變又怪其度二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亮以此也

滕公

信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于上滕公盛德又具眼人也在蕭何前魏無知上

韓信

程子云多多益善分數明也按孫子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注云部曲爲分什伍爲數程子蓋取此○信定齊臨淄追田廣至高密楚使龍且救齊表合戰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散敗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所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此策出廣武君上惜不用耳

太史公贊淮陰

多見評者以一兩語囊括鄭重或取其大者爲贊不知贊在傳外且補所不足或寄擗笑非必如後人書法與史評也此篇取譬反覆極人情所難言此文在

漢初第一

蒯通

蒯通曰常山王成安君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
率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逼似國
策通復說信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
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
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所養之役者失
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智者決之
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
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
預不若蜂蟻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
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
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揮也云云夫文字有急詞不
可緩者問信死亦何言是也有緩詞不可急者蒯通
陳秦綱是也漢書雖翦之使勁然出之者迫則聽之
者不疑此傳極似先秦刪卽爲漢不得已寧踈勿密
此史漢之分也

韓王信

韓王信者盧縮者二傳發端辭同例楚漢春秋曰韓
王信都若然下傳亦可改曰縮都矣

田橫高節賓客慕義而從之死

史謂五百人皆至賢無不善於籌畫者乃莫能圖謀以存其國何哉猶東坡題田橫墓詩意也

樊噲

噲曰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灞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此語可謂刪潤之祖紀傳兩載不相犯最是奇後若曰在某傳拙

噲乃排闥直入

排闥二字前無所祖流涕數語粗粗鹵鹵有布衣之憂有骨肉之悲不獨似噲口語而三反四覆情詞俱竭直是子長筆力至一絕字可諱可悟趙高一語更嗚咽而長

酈商

高帝既崩呂后欲盡誅諸將而後發喪賴酈商說其私臣審食其而免其後諸呂爲亂又賴商子酈審說呂祿解將印出游獵而太尉得入北軍以誅諸呂酈氏父子有大功於漢宗社矣○傳稱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于岐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從擊項藉軍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以右丞相別定上谷以右丞相趙主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

門以將軍爲太皇衛以左丞相擊陳豨又以右丞相從擊黥布孝景三年上以子寄爲將軍傳無他異獨以十一以字不避重疊政欲班班見眼目此紀事之轉態也若盡如他傳卽吏文千百無異矣

劉輔鄭崇

劉輔以諫立飛燕罪鄭崇以諫寵董賢誅漢事去矣
蕭望之

班孟堅稱蕭望之近古社稷臣東發謂望之天資忌刻輕丙吉劾韓延壽沮張敞不屑爲郡國祿與宰相抗禮則犯上不安分使守吏買贓私凡千萬三千曾是可謂社稷臣乎

陸賈

陸生粗述存亡之徵凡十二篇每奏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呼之幸其回心向道也今人豈復有此

數見不鮮

數見不鮮恐其久而厭也註非漢書攻擊鮮尤非無久溷公爲也待其身如客子亦如客也言無久厭公正接上句數見不鮮意鮮新也

孔休

孔休不受王莽玉貝寶劔元壽元年賢良對策誦莽功德莽徵還欲見休休稱疾不見惜班氏不以冠清節之士也

衛綰

漢丞相衛綰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武帝可之綰之相業他無聞焉而此一節加於蕭曹一等矣史稱武帝之美曰罷黜百家綰之功可少哉

高祖都洛陽

劉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成周洛邑天下之中有德易王無德易亾云云按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婁敬之說本此

袁絲蠱人主

淮南王遷蜀死於雍上甚哀悔益云陛下有高世之行此不足以毀名此盜蠱人主心術比于俳優解慍

摧鋒

吳王濞傳

桓將軍之議曰所過城邑不下疾西據洛陽武庫倉敖食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

定矣老將曰此少年摧鋒之許耳摧鋒謂一往不復顧也孰知利鈍正在此

竇嬰

魏其爲臣能直諫爲將不愛千金之賜盡與軍士可謂賢矣一旦失勢快快交使酒不遜之灌夫觸負責好權之田蚡淪胥以滅可不悲哉與時消息之機勞謙終吉之理士大夫不可一日不服膺也

田甲聶翁壹

韓長孺傳云獄吏田甲辱安國田甲之甲猶某甲亡其名陰使聶翁壹爲間翁者亦士豪之稱

李廣

廣傳綜敘事實以著其才略意氣之所以然又旁及蔡等之得志以致其畸世不平之意須溪云文帝嘆惜知廣至矣然非人君之言萬戶侯固在我知人不用用不極與不知同按廣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謂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氣數與匈奴敵戰恐亡之然昆邪爲國惜才過于文帝矣傳云廣以百騎逐射雕者望見匈奴數千騎因留之令諸騎曰前前云云虜以爲大軍誘之終不敢擊此段精神正在重一前字廣以失道故不

欲罪諸校尉引刀自頸軍士大夫哭一軍皆哭傳至此每句每字勃勃欲吐

衛青

蘇建曰吾嘗貴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母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細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太史公載其語而結衛青傳曰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著其善保功名也

三書

主父偃徐樂嚴安皆以書上孝武惟安之論極盡事情宋富弼與契丹議意祖此然安之論本出韓非韓非備內篇曰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

相如傳

史通云史記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傳劉知幾蓋及見相如集也然文君夜奔事亦不自諱何哉○琴心挑之四字古無是事亦無此奇徒四壁立語亦然此女見稱文君必能好詞賦意者非獨琴也所謂當鑪蓋治酒也今燒酒法云起自文

君唐詩卓女燒春醴是也燒春名亦佳

論蜀

檄曰告巴蜀太守云云蓋以大義令使者與蜀民兩分其責便得告諭體裁衛使者不然若曰道路有非理之患云耳皆非陛下意結前段亦非人臣之節生後段也

難蜀

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此言實馭夷狄之法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又切中當時之弊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遂接昔者洪水云云數語乃折難進言主意以禹治水證非常之事以比漢武事四夷之功則擬非其倫也委瑣以下常者也崇論閎議以下非常者也威殊俗絕域功之非常者也䟽逃不閉而下則臻厥成而天下晏如至且夫王事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于佚樂者也則括一篇之意而總繳之

淮南王

厲王生不知母長而不忘仇恨危身犯法以摠其憤使無驕恣自禍此志豈不與天壤相磨哉文帝傷其志是已

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
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二十七字備其大者漢書
雖列其才能風流然入怨望莽不能得

儒林

太史公平準書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相
位自敘云公孫弘以儒顯此曰公孫弘以白衣爲天
子三公屢書不一書蓋微詞見意深歎夫儒效不白
於天下而文姦飾詐爲經術之羞也

申公胥靡

楚王戊與吳王濞通謀申公白生諫不聽乃胥靡之
衣之頰衣使使杵臼雅春於市宋祈曰相雅胥助樂
者此雅謂春而雅歌以相春也以雅相春以詩禮發
冢以論語文姦儒之辱經甚矣列子曰胥靡登高不
懼胥隸也靡末也胥靡末隸微賤之人靡刑無據

酷吏

太史公傳酷吏一十一人止是一篇文字○張湯收
拾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陽浮
慕之句好班增道字拙矣狄山寫得情狀迫切可想
至斬山頭而去未必解奴之爲也故曰自此羣臣震
懼則筆意洋溢矣

張湯死而民不思一語至矣班固乃稱其推賢有後力雪其酷吏之名異乎太史公之直筆矣班馬優劣此亦可判

溫舒爲人諂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犯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惹大豪云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

上疊無勢而有勢者復出于此情理畢達服中以下猾而大猾乃爲用文字之纖密眼目之歷落如此

尹齊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

史言尸亡去云者謂齊死而遺命其家潛逃歸葬耳徐廣飛去之說不惟事涉神怪兼亦不達文義矣

張騫鑿空

鑿空半空高險也唐地理志開山洞置珍州鑿空文言之開洞質言之也

布衣之俠近世延陵

延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者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

少公自殺

此藉少公又奇出於風聞感慨之義無此不名俠傳

人貌榮名

貌猶頂戴也今人猶云頂好名目卽古人貌榮名之意貌音墨

佞幸

孝文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袈慎按袈衣之中也今人製衣猶曰袈縫醫家曰督脉人之中柱人曰督線室之中也

孝景無寵臣獨郎中令周文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曰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于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按仁寵最過爲句庸不乃甚篤爲句索隱以最過爲句讀已非矣解又可笑

滑稽傳

滑稽贊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不亦偉哉按此語亦近滑稽後世韓文公銘樊宗師文亦學樊宗師實祖此也

東方朔奏牘三千公車令兩人持舉僅勝之帝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乙謂讀其止處而書記如乙字

以記之今之書程起止也

優孟爲孫叔敖

優孟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爲壽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劉子玄譏之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由倣效俾有遷革又况叔敖之歿持日已久豈有一見無疑遽欲加於寵榮復其祿位者哉予按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爲寓言云欲復以爲相亦優孟自言如今人爲戲發科打諢之類豈可真以爲王欲復相之事乎

龜策

宋元王殺龜事連類衍義三千餘言皆用韻語又不似褚先生筆必先秦戰國文所記亦成一家不可廢也

貨殖傳

傳云老子曰至治之極云云將信已說而先引老子破之以爲必不然此健吏舞文手也至多劫人者夫國之風也語若無著而有餘味與不爾不成京師意同地大物衆決無截截整齊之理商君所以急之而敗也

南楚好辭巧說少信諸家不解此句余謂有爲神農
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莊周與惠子俱濠人宋玉作
大小言賦又作神女高唐賦韓詩外傳載孔子與子
貢交辭於漂女皆南楚巧說少信之明證也

終童

終童少年能文章一不幸白麟奇木之對又不幸言
而中皆所以盛其氣而趣其顛也嗚呼安得以白露
蒹葭之詩而告之

袁生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袁生秀朗沉心善照漢旆南
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斯人何識之
妙按漢書轅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
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且得休乃復走滎陽如此
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其
後高祖未酬其賞故史不列于功臣之數陸機作頌
乃儕之二十一人之列可謂發潛闡幽矣王應麟曰
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
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辯士說客並論也慎按
姓氏書轅生乃轅塗之後漢有轅固生之後也其後
去車爲袁後漢袁良碑叙其世系曰當秦之亂隱居

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還宅扶樂文失其名碑亦闕焉非陸士衡王伯厚發其潛德人亦罕知之予故彙之以補班史之遺焉

升菴外集卷四十終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一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 茲 編
吳郡顧起元 校

史說部

東漢

冰泮冰合

漢光武渡呼沱河餓頃冰合真有神助矣其後帝命其處爲危渡口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此其大度何如也石勒擊劉曜濟自大場以河冰泮爲神靈助號爲靈昌津此其去光武遠矣石勒自謂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論胡漢仁暴只茲一事絕塵莫攀胡羯

何其大言無忌耶其代王什翼犍擊劉辰河水未合
乃以葦緝約流漸而水合復恐未堅又散葦於上水
草相結有如浮梁出其不意遂大破之此則以人力
迎天者也

君能容諫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矣然傅燮斥言中宦弄
權而帝識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又五胡
之劉曜何凶悖也曜有惡夢太史令任義極諫何異
公孫聖之刺夫差也而曜竟不罪義陳宣帝之昏暴
京兆顏運與襯陳帝八失帝竟赦之且以御食賜焉
嗚呼三君猶有容諫之賢如此

璽書

元帝賜東平王璽書及賜王太后璽書義理精純文
辭惻怛有益風教

河間獻王

一本作漢
待宗室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懼取雞失
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維城也三子一以取雞失
侯二以酎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意者
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發於其子歟

兩漢人才

東漢人才過於西漢而治功不若者終東漢之世士大夫未嘗得一日之權也以是事歸臺閣又歸外戚又歸宦官而忠義之士卒殲於黨錮悲夫

王吉曰延及儒生述舊禮王制驅一世之民濟

之仁壽之域

禮樂志

濟今俗本作躋顏氏注域界也若是躋字合注登陟之義域平履之區非有崇高之意何故以登陟言之舒子史纂曰未濟則民在天橫之鄉既濟則民履仁壽之域濟字之義爲長而世俗作躋莫知其故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爲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逡巡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望之見幾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文翁

文翁在蜀庶幾爲生民立極文翁名黨

雲岳屏風

漢鄭弘第五倫故吏同爲太尉司空每朝見弘曲肱

自卑明帝聞知乃賜雲岳屏風分隔其間

雲岳卽雲氣山岳也

懸榻

陳蕃初爲青州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郡守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爲一榻去則懸之後爲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二事相類蕃平生所接賓客亦罕矣○愚謂蕃亦癡矣爲郡守採一郡之風謠爲宰相以天下爲耳目若閉閣懸榻乃干木泄柳之所爲豈郡守宰相之事乎宦官之禍其及宜矣

景毅

景毅蜀郡人爲漢侍御史子顧爲李膺門人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漢末耻不與黨人不獨皇甫規也

柴轂

袁紹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柴轂填接巷陌

半面

東觀漢記應奉嘗詣袁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造車匠於閣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今人云半面之識本此事

漢蜀辨

三國昭烈當稱漢不當稱蜀陳壽竊弄史筆謂賊為帝而謂帝為賊謂書蜀入寇且黜漢之號而蜀其名儒生至今亦從而蜀之又可乎

冢中枯骨

陶謙疾篤曰非劉玄德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糜竺迎備備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公四世五公君可以州與之孔融曰公路豈憂國忘冢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融云冢中枯骨正謂四世五公今綱目刪去此公四世五公六字遂不曉冢中枯骨為何語

俞豹論諸葛

輟耕錄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于玄德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尚在而玄德之立為不當也此說謬矣習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圍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觀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寡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真可惡也陶九成取之亦輕薄子哉胡應麟曰俞文豹吹劍錄乃其兄文誠所作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

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

傅玄稱孔明

傅子云孔明誠一時之異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

武侯格言

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蜀取劉璋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必取之計昭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爲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孔明爲後主寫申韓

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知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累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子又觀古文苑

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孔明淵明

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末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三蘇不取孔明

宋周公謹癸辛雜識謂三蘇皆不取孔明非也予按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顧濱上皇帝書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言之苟無其財雖聖賢不能以自致於畦步二公以伊傳神聖爲比許之亦至矣老泉謂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爲也止謂棄荊一事然不考孔明草廬見先主之言已云荊州用武之地棄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誤乎

曹操欲用孔明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欲用乎諸

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于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殺關羽真有人君之度豈止雄于三國邪

孔明遺事

水經注引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此亦孔明遺事本傳不載者

孔明心如秤

太平御覽載諸葛孔明語云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低昂唐朝曾投人啟曰推諸葛之秤心負姜維之斗膽

孔明不取文舉

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敏亂郡過于孔文舉此專不經見當表出之蓋孔文舉名過其實清談廢事已有晉人之風使遇孔明必遭李平廖立之罰後人稱之只以才學耳

孔北海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

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闕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孔融戲語

曹操伐烏桓孔融與操書云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按也卽蘇子瞻艾子所謂科斗時事也

漢壽亭侯

曹操以關羽爲漢壽亭侯漢壽地名今稱壽亭侯非也漢壽郡在蜀之嚴道其後先主卽位于蜀而侯助升菴外集卷之四十二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

竒

補

吳郡顧起元校

史說部

六朝

魏武帝父子不惑仙術

魏武帝樂府精列篇云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聖賢不能免何爲懷此憂願螭龍之駕思想岷崙居見欺於迂怪志意在蓬萊周孔聖祖落會稽以墳丘陶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魏文帝折楊柳歌云彭祖稱八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於今竟不還王儁假

虛辭赤松乘空言達人識真僞愚夫奸妄傳追念往
古事憤憤千萬端百家多迂怪聖道我所觀二詩不
信仙術闢其怪誕誠知道守正之言也曹孟德之卓
識比之後來唐之諸君服金丹渴燥而死者豈不天
壤哉曹子建辨道論亦言左慈輩之妄其父子相傳
家教如此今之儒者豈不愧之哉

荀彧裴樞

荀彧爲曹操謀主弑械已成矣一旦受九錫彧乃以
爲不宜竟爲曹所害唐裴樞旣受朱全忠之薦爲相
又劫遷昭宗于洛陽全忠除一太常卿樞乃持之不
與全忠殺之白馬驛二事正相類文中子猶以彧及
其子攸比殷之三仁歐陽永叔以樞一卿尚惜其肯
以社稷與人乎嗚呼文中永叔可謂愚矣荀裴二人
旣與曹操全忠同爲逆謀非一日矣其斬九錫惜一
卿欲微示異同以掩時人之耳目其心必曰吾已許
其大其細者不許彼未必怒也操與全忠之意必疑
曰或與樞之意中變矣細者如此况大者乎遂逞其
忿殺之不恤也昔有孀婦私一惡少許其竊貲以逃
而未有隙也一夕惡少賭博欲薄取以償戲債婦堅
不與惡少曰是些少尚吝其肯以全貲畀我乎乘醉

夜半殺之或與樞類之矣若以或爲仁樞爲忠則此婦亦可爲貞爲烈乎甚矣文中永叔之爲愚也

涓劫

蔣濟傳涓劫之民不爲國用葛洪字苑劫作敝音九爲切韻會注疲極也

司馬懿

司馬懿本碌碌無他長託身曹氏爲螳螂黃雀之勢

史紀夷祖

晉載記書夷狄之祖多誇大不實此蓋依其本國爲史之文不審之過也若李特廩君赤穴土船鹽神之事怪誕之極至於可鄙可笑甚于齊東野人之語而近于今之所謂白蓮教矣此流民妖言傳語以惑衆者乃取而載之信史何哉

牛繼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戾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衽者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按唐元行冲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

有牛繼馬之像舊時謂元帝本出牛氏誣辭也魏道武帝名健繼晉受命此其應也

晉惠帝

晉書載惠帝聞蛙鳴問爲官蛙私蛙見餓者云何不食肉糜由此言之愚昧甚矣及蕩陰之敗兵人引嵇紹斬之帝曰忠臣也勿殺紹血濺帝衣左右欲浣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由此言之英明甚矣一惠帝也相去數年何其乍愚乍明如此史之言或虛或實必居一於此矣

中州記載惠帝聞蛙鳴問之侍臣賈胤對曰在官爲官蛙在私爲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比北史所載爲詳蛙給廩已自異矣文中子作元經又曰帝問蛙鳴尤可笑也然元經非出文中子蓋阮逸贗作耳

桓溫誣海西公

晉廢帝爲桓溫所廢降爲海西公又矯太后詔數其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不知誰子人倫道喪醜聲遐布溫之矯詔蓋皆誣辭又造謠言謂海西公不男使內人與向龍交而生子所謂本言是馬駒今詫成龍子也又欲殺海西三子乃造謠云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韉汝非皇太子安得甘露漿謠言傳布

人遂以爲實矣。溫旣殺君不厚誣其惡，何以爲辭？按臧榮晉書云：廢帝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旣廢之後，終日酣暢耽于內，有子不育，以保天年。時人憐之，爲作歌焉。以此證之，桓溫矯詔之辭，姦黨僞造之謠，其可信乎？海西公可謂受誣千載矣。溫公通鑑書此，亦不分別史氏之言，其可盡信乎？

黃東發評王導

王導在江左爲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頽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不肯救也。卞敦不赴國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大疫死大半，弊不能乘也。葛陂淫雨三月不止，困不能襲也。晉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又陰拱中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溫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爲此言敦已伏誅，當加戮尸，污宮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敦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爲桓文之舉，此爲漏網逆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管氏輿臺亦羞之矣。近日陽明王公後渠崔公皆有此論，與愚見不謀而合。因觀黃東發之言，昔人已

有此評矣不厭重著之

王導賊臣

余嘗反覆晉書知王導心事與王敦一間耳真賊臣也元帝永昌元年敦稱兵向闕人臣無將非反而何而導於敦伏誅之後猶謂其義同桓文不知桓文何嘗稱兵伐周何嘗戮周之大臣乎敦問周顛於導三問而三不對是借劍於敦而殺顛也非敦反乃導反也又與王含書云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其曰佞臣指刁協劉隗協與隗不合於敦而欲誅之者也導於明帝太寧二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爲此言非賊臣而何晉朝姑息不振王導族黨大盛是以一時反以逆賊爲忠貞千載而下人猶不悟世亦易欺哉余每讀史至此不勝憤與余同此見者安陽之崔子鍾耳其後明帝崩成帝卽位而導稱疾不入朝郗鑒責之曰大行在殯嗣王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又郭默懷逆而不能討乃曰遵養時晦陶侃責之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以此觀之導旣無濟世之才又無人臣之節不膺誅戮亦已幸矣

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目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

阮咸

阮咸有累騎之譏綽遂有清冷之譽孫綽曰雖迹有
污隆高風一也

清談

晉之清談成俗在上有陶侃卞壺中流之砥柱也在
下有范甯虞預衆醉之獨醒也○晉之清談王謝之
賢不能免臣子不共戴天之仇此步豈可少退而可
掣英雄之用哉

孝伯詠

桓玄作王孝伯詠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旣爽其靈
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則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
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誅之
爰旌芳郁

鋒辯

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

蘇峻

王隱晉書云晉帝詔徵蘇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
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也

王逸少經濟

王逸少之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

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
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
才器頻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
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
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
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
進退自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
非一日也及殷疾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
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
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
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
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
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晟曰今雖有可欣
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
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
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
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
累大哉

謝安

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太破賊

謝安聞肥水之捷對奕客云小兒輩太破賊晉書云
兒輩遂已破賊晉書所紀不及世說太字之勝

裴頠王坦之

晉世人士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尚莊學而
王坦之作廢莊論二子之言可謂卓然自立不隨俗
尚矣然夷考其所爲裴之欲而無厭自取伊戚徒能
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

輅伯

顏之推云何法盛晉中興書泰山羊鼻常頽縱任俠
飲酒誕節兗州號爲輅伯此字更無字訓梁孝元嘗
謂吾曰由來不識惟張簡憲見教呼爲嚙羹之嚙簡
憲張纘謚也江南號爲頽學顧野王玉篇譜爲黑傍
脊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可哉

角端步搖

晉書載記贊角端掩步搖翻霜慎按角端謂弓也李
陵遺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角端弓爲貴耳步搖者
慕容也初莫護跋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搖諸部因
目之爲步搖後訛爲慕容因以爲氏焉

將無同

阮瞻曰將無同解者不一余按世說若袁見庾亮問孟嘉何在亮令裒自覓之裒歷視指嘉曰將無是又辛敞問其姊憲英曰司馬誅曹爽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晉人語言務簡且爲兩可之辭將無疑辭言畢竟同也悟此言筌千載如面矣然不獨晉人前代有之曾子曰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子貢曰然非與司馬遷曰唯唯否否皆上爲疑而下爲決以此例之思過半矣

周訪

晉周訪平杜弢之亂其子撫爲益州太守三十餘年平隗文鄧定蕭敬文三寇撫子楚爲犍爲太守世在梁益甚得物情平司馬勛之亂太和中妖賊李弘稱號改年鳳皇楚遣其子瓊討平之瓊子虢字孟威不屈於苻堅可謂五世名臣矣

張謂贊劉裕

唐文人張謂評劉裕云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公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此文簡蘊可以誅姦雄於旣死矣當表出之

作音做

齊武帝臨終執鬱林王手曰若憶翁當好作作音做
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貪利忘身禍裁乃作及廉
范五袴之謠皆以爲此音矣

雀鷩熊蹯

杜弼移檄梁武云徒探雀鷩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
蹯距延咎刻之命雀鷩趙王主父爲故太子章所逼
餓死事熊蹯楚成王爲太子商臣所弑事其後臺城
之禍索窳不待何以異此庾信哀江南賦亦云探雀
鷩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弼言於未形之先信述於
已形之後其偶合耶抑有意耶

射人意

劉滕姦謀有餘善射人意

鞠旅滇池

陳霸先九錫文曰鞠旅滇池之南陳師桂嶺之北以
此考之霸先曾至滇矣

徐君房

魏肇稱梁徐君房年隨情少酒因境多

隨隋

楊堅封于隨後有天下以周齊之間奔走不寧去是
爲隋按說文隨从也从辵安步也與隋字音義不同

隋从左从肉裂肉也隨音旬爲切隋音徒臥切楊堅之改隨作隋其音則去隨從而就怠隋其義則捨安步而就裂肉也豈非凶終之兆乎後世因以隋爲隨音不思隋字从左肉與隋音相近卽俗砍剝之剝也宣德中王驥征麓川有土酋三人來降卽承制授爲隴川三宣撫官三酋乞賜姓驥曰汝三人怕刀剝來降卽以怕刀剝爲三酋姓其後三酋皆慕向華風讀書識字私改其姓怕改怕刀改刀剝改隋又有中國游商教之曰隋爲裂肉不祥之名也又改爲多余聞之彼中往來人是隋之音爲徒臥切夷人亦知之漢中世人有呼隋煬帝之隋作剝者人或笑之不知乃是本音而舉世盡訛者千年矣

陳愧齋

隋劉臻爲儀同與劉訥同官退朝欲謁訥謂前驅曰識劉儀同家乎從者以爲臻欲引歸至家坐堂中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出臻曰汝亦來此乎今人傳以爲陳愧齋事亦好事者取此而易其名耳

韋叡

六朝人才韋叡爲冠司馬溫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事也敬其律已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

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邪是時武帝方
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叡獨不與嗚呼叡亦豪
傑之士哉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
而妨于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
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
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弘
道作令伯祠記辯僞朝字惜未見此

元魏高祖夕宴羣臣

鵬情始暢而流景將頽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
卿等

按繩縛涼州

西京李暲平北涼問梁中庸曰我何如索嗣中庸曰
未可量也暲曰嗣若敵我我何能於千里外按長繩
絞其頸耶中庸曰智有短長命有成敗若以身死爲
負計行爲勝公孫瓚豈賢於劉虞耶唐詩請纓下南
越按繩縛涼州正用此事

圈字音

魏徒勅勒于河西敕勒皆驚駭曰圈我于河西欲殺

我也○圈其卷切又其權切

習字謎

後魏孝文帝會羣臣酒酣乃舉卮曰三三橫兩兩從誰能知之賜金鍾李彪曰沽酒老嫗瓮注玠屠兒割肉與秤同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伎兒拋繩在虛空彭城王曰此是習字玠音古紅切

秀羸多能

北史稱崔浩尪纖懦弱胷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彝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矣

屋角明金字

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陸渭南晚晴詩屋角明金字溪流作穀文用此事也

慕容佳虜

慕容德乘高亭燕顧謂尚書魯遂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世梓慎巴生淳于二鄒之徒蔭修檐臨清沼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撝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墓氣消煙滅

永言千載能不依然德本北裔戎馬之梟其言若茲亦佳虜也或是史臣飾辭非其本真

史傳遺事

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贊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中華民國廿五年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二終

升菴外集卷之四 一三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編

海陽汪輝校

史說部 唐

二唐書

五代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不知其優劣近南園張公澐錄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余又觀姚崇十事要說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荅具備首

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翦
截晦澁事既失實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爲
宋一代文人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其所
著頓絕如此宋人徒欲誇當代以誣後世不
知可盡誣乎今共載二書之文于左

舊唐書文

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元崇爲馮翊太
守車駕幸三百里內合朝覲遣中官詔元崇赴行在
上方獵于渭濱而元崇至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所
問卿可宰相行中行元崇猶後上案轡久之顧曰卿
何後元崇曰臣官疎職卑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崇不謝上頗訝之
至頓上命宰相坐元崇乃跪奏曰臣三奉作弼之詔
未卽謝者臣以十事上獻有所不行臣不敢奉詔曰
卿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元崇對曰自垂
拱以來朝廷以刑法治天下臣請政先仁義可乎上
曰朕深有望于卿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
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矣又
曰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理臣請陛下接之以
禮可乎上曰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武氏諸親猥

竊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錯雜
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侍闕等官悉請停
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倖之徒
冒犯憲綱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朝典可乎上曰朕切
齒久矣又曰比因侯家戚里貢獻求婚近及公卿方
鎮亦爲之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盡杜塞之可乎上
曰願行之又曰太宗造福先寺中宗造程善寺上皇
造金仙玉真觀皆費巨萬耗蠹生靈凡諸寺觀宮殿
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重觀之卽心不安而况敢
爲之哉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
阻絕臣請凡在官之士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
曰朕非惟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太后臨朝以來喉舌
之任或出于閹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
曰懷之久矣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鄧閻梁交
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爲忠臣請書諸史冊永爲商
鑒作萬代師可乎上乃潛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剖肌
刻骨者元崇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
載一遇之日敢當輔弼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
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卿于燕公下
燕公讓不敢坐問之說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當首

坐元崇曰張是紫微宮使臣外宰相不合首坐上曰
可元崇遂居坐天下稱賢相焉

新唐書文

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
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
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
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
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
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
朝喉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

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浸亦爲之臣願租賦
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
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
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
自是誣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
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
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闔梁亂天下國家爲
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
乃頓首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縱囚論

六一公論唐太宗縱囚其說卓矣然予考縱囚自歸之事不始於太宗後漢之鍾離意南宋之傅翹後魏之張華原隋之王伽皆然史書之以爲美太宗好名者蓋慕而效之耳

鏡殿

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爲白晝秘戲之需帝一日獨坐其中劉仁軌奏事入驚走下階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臣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莫大焉帝立命剔去后聞之不悅帝崩後復建之楊廉夫詩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

空笑隊隊鴛鴦漾綠波

今按迷樓記帝設銅屏四周殿上白晝與宮人戲樂纖毫

皆入屏中

姚璿諂武后

武后時明堂災姚璿云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章災盛德彌永其諂而曲如此史乃以之與狄仁傑王方慶同傳異哉張唐英云求璿其侶乃與洛水進赤石者可爲同等可汚狄王二公之傳哉按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于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蓋此事語林

罕傳人亦鮮知此語所出誠可爲史中笑柄耳宋汪彥章爲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僧之召本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佑姦逆與姚璿對武后正相類其能免斧鉞之誅於君子之論哉

唐武后時征雲南

武后之世不見有征雲南事余觀駱賓王集頗見其事今具錄其略疇昔篇云膏車秣馬辭鄉邑縈轡西行行入不毛又云交趾枕南荒昆彌臨北

戶川原饒毒霰谿谷多淫雨則從征之事也其姚州道破逆賊諾波弄楊處露布云浮竹遺胤沉木餘苗又云三肫崙鎮此山卽南中巨防也又破蒙儉露布云俗帶白狼人習貪殘之性河淪赤廼川多風雨之妖水積炎光山涵毒霧竹浮三節木化九隆鄭純之化不追孟獲之風愈扇又云雲開雋穴旆轉邛川峻岐折板之危滇池漏江之固又云城接祠雞竟無希於改旦山多神鹿終未見於擇音又代姚州道李義祭趙郎將文云滇浦挺妖昆明習戰致令王師失律兇狡憑陵亭候多虞故有負於明代春秋責帥豈無

慙於幽途合此觀之始雖小勝終亦敗歸史不書者
蓋當時不以聞也唐之敗於南詔不止楊國忠而後
隱蔽武后之世已然矣予故詳著之以表史氏之遺
云

景雲年

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卽位未踰年而改
元景雲之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慎謂前若書
景龍四年正月自五月後上書景雲六月至
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亦在其中矣之翰之論曰古
之人君卽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
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
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
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噫凜凜乎春秋之筆也
之翰名甫吾蜀人所著唐論筆力在范祖禹之上與
青神王當所編春秋名臣傳皆有史遷之風今罕傳
于世惜哉

古者天子諸侯繼立踰年而始稱元年終一主爲一
元未有一主而再稱元者也漢文帝信新垣平之言
再稱後元自後武帝更十數紀元歷代皆然俗諺有
亂主年年改號窮士日日更名之譏然予觀長曆云

秦惠文十四年更爲元年則其謬不始於漢文矣又
晉惠大安二年長沙王乂事敗成都王穎改年爲永
興是一歲而二號齊鬱林王改元隆昌海陵王改元
延興明帝改元建武是一歲而三號史冊書法混淆
俗諺云亂誠是也然則
本朝之制豈不度越漢唐哉

李光弼中渾之戰

胡致堂云中渾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而勝之使
郭子儀相與犄角賊可平矣余謂非也豈有二將共
事能成大功者乎諺曰稍工多舟必破四公子棊奕
必不勝相州九節度之敗子儀光弼俱在焉以勢相
埒而不相下也儒者紙上之語使之當國豈不誤蒼
生乎或問予曰郭李之將齊名使子儀當中渾之戰
何如未可知也子儀之持重光弼之勁捷各有所長
以詩喻之郭如子美李如太白以文喻之郭如韓李
如柳論詩文雅正則少陵昌黎若倚馬千言放辭追
古則杜韓恐不及太白子厚也

陸長源

韓文公汴州亂詩白樂天哀二良文爲宣武軍司馬
陸長源作也及考他史籍則長源酷刑以威驕兵御

之已失其道矣又裁軍中厚賞高在官鹽直曰我不
同河北賊以錢物買健兒旌節所委任從事楊儀孟
叔度浮薄不檢常戲入軍營調弄婦女自稱孟郎三
軍怨怒遂執長源并楊孟殺之由是論之是長源有
以取之何異於雲南之張乾陀揚州之呂用之哉大
雅先人福之所聚小智自私藏怨之府長源之謂乎
奇才奇功

包誣

包誣誣顏杲卿上祿山降表凌準誣郭子儀奪王甫
之功李肇之誣李泌定麻姑送酒柳垚誣陸宣公計
諂竇參小人誣君子何所不至而後世不成人之美
者徃徃信之朱子綱目亦不取麻姑送酒事李泌匡
復之功亦大矣此小過似可恕也况司馬溫公通鑑
元以此事入考異傳疑而綱目乃升爲正文君子與
人爲善之意何在乎或者門人妄筆非朱本意

畢炕死節比顏平原

畢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

書附於其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傳畢垌銘而炆之名不書于忠義傳故昌黎云廣平之節如此而子不荷其澤嗚呼河北二十四郡豈獨一顏平原乎溫公通鑑亦失書

李泌家傳

柳玘稱李泌佐肅宗兩京之復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而取范陽之謀其首也史多逸其事惟鄴侯家傳爲詳司馬公通鑑多載之至朱子綱目乃以家傳出其子孫門生疑非實錄善乎眉山史炤之言曰家傳誠不可盡信亦豈得盡不信哉

劉琨劉粦楚

晉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粦楚其中行獨復者乎

王維談名理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慮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如此豈減晉人邪

李陽水

李陽水字少溫見於宣和書譜吳子行乃云陽水卽

李潮之字亦猶晁公武以張唐英爲張君房也唐英字次公新津人張商英之兄仁宗明道中狀元見黃東發古今紀要選舉考誤作唐卿亦當正之

孔北海駱賓王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剛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李昭德

唐書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爲後李昭德立笞殺之直乎古大臣也哉○榜殺侯思立笞殺王慶之皆發於一念忠憤其事之難功之大視申屠嘉百倍

李白

范傳正作李太白墓誌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放浪于宇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遺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爲人劉全白有李翰林墓碣記云太白廣漢人性倜儻知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興會屬

詞古之善詩者亦多不逮裴敬有李白墓碑曰白爲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道德乎何有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全白指太白爲廣漢人蓋唐世彰明縣屬廣漢郡故猶舉郡爲稱耳

先君嘗言自古蜀之士夫多卜居別鄉李太白寓江陵山東池州廬山而終於采石老蘇欲卜居嵩山東坡欲買田陽羨魏野之居陝州蘇易簡之居吳門孫光憲之居荆南陳堯佐之居嵩縣許奕許將之居闔張孝祥之居于湖姚勉之居筠州陳去非之居葉縣毋廷瑞之居大冶虞允文之居臨州鄧文原之居湖州楊孟載之居姑蘇袁可潛之居笠澤豈以其險遠厭跋涉耶

寧不作宰相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相不見牛仙客

房瑄

司空圖詠房瑄詩云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注云

天寶中琯奏請遣諸王爲都統節度祿山見分鎮詔
拊膺歎曰我不得天下矣琯建此議可以爲社稷功
司空圖云匈奴破膽指此杜子美挽公詩所謂一德
興王後亦指此事唐書因其陳濤斜之敗遂沒其善
可惜也楊鐵崖詠史目之爲腐儒又以王衍比之過
矣余故舉杜陵司空二詩以闡其幽房後謫廣漢有
政績唐詩人詠房湖者多稱仰之今不悉記云

伴食

黃東發論盧懷慎賢於姚崇其說云懷慎身爲上相
家無儋石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
將有儉人乘間之患遺言則薦宋璟諸賢以爲社稷
無窮之謀豈區區材智之士平日私意雜擾一本無此四字
矜眩目前以爲功必已出者能爾耶然則懷慎之爲
唐計當於古人中求之史以伴食譏之是亦俗見也
乎

審已

晉陸玩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
人唐鄭棻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
已量力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
異矣

李德裕

李德裕以其君中興而鄭肅與之同心輔政牛李之黨翻覆如輪而肅又不與焉以肅視德裕才雖不逮德似過之矣

柳沆獻替比陸贄

廣德元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柳沆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放歸田里見于東坡文而唐書不爲沆立傳詞臣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補陸贄對德宗

唐德宗曰人言盧杞是姦邪朕獨不覺其然陸贄之對婉矣而未盡也奚不曰古之所謂姦邪者莽操對溫是也其人皆有功于國有善及人時君倚之以成其惡是真姦邪也盧杞則異是杞之爲人無寸功於國無片善於身事事蠹政害民時時妨賢病國始則保朱泚之不反終則致朱泚之篡立車駕播遷宗社幾滅幸而反正天所贊也原杞之情與抽戈犯蹕者同定杞之罪與誤國無上者等寸斬不足以謝天下族誅不足以謝朝廷聖代之梟獍皇家之鯨鯢也姦邪二字不足以盡之臣以爲陛下改過當如太甲懲患當如成王而曰朕獨不覺其然是以梟獍爲鸞鳳

鯨鯢爲龜龍也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天下聞之誰不解體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陛下勿以宗社再試哉世傳宣公對上語多訥曰容臣退而思之故張南軒云宣公只是詞臣非宰相才蓋指其爲相不能行而徒屢疏其言也

陸贄忌才

于公異露布爲德宗所歎賞陸贄忌其才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終惜哉敬輿而有此也後人稱之智如子房才如賈誼子房何曾忌才如此

八相

鄭畋出將有破賊之功入相有運籌之益功成身退始終俊偉唐末諸相惟畋優焉自餘慶以下鄭氏之相唐者八人

韋月將崔善正

洛陽布衣韋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椒房浙西布衣崔善正上言李錡謀爲不軌身死而無益于事史且微其名噫亦可憐矣易曰壯於趾往不勝爲咎二子之謂乎

綱目減字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

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旣非所長而古文又未經心其疎舛固宜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于春秋殆魏子牟所謂承餘竅之鄙夫誠可笑也

張耀華

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頻求之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此亦與綠珠事相類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四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編
吳郡顧起元校

史說部

五代史

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至云勝于史記此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爲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粹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爲楨幹也五代

史所載有是文章乎况其筆力萎靡不足窺司馬遷藩籬而云勝之非公言也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袞冕峩巍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狴視人嶺蠻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的僅得其中俗云搨高一丈墻打八尺信其然乎

蘇老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敵而史之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公矣乎其論乎蓋雖韓愈順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而宋儒乃以五代史並遷此不足以欺兒童而可誣後世乎

王朴

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修

文治其論星曆宋定欽天曆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于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邪

守淮

劉季斐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拒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

粥飯僧

百里地以獻遼矣至徽宗入虜而高宗稱臣矣河西河北之地則終宋之代未嘗得其土之一毛漢唐疆域不如是之隘而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其南渡以後享國差長於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倍焉當時有人問邵堯夫國祚不答架上取晉紀示之徽欽之事正符懷愍是宋之擬晉邵子固有說矣余嘗謂宋之得國非有深仁厚澤大烈顯功幸取於孤兒寡婦之手與劉知遠郭威無大相遠而趙普佐命不足比周之王朴况敢望張良李靖乎方是時曹翰欲取幽州并契丹普乃妬忌而巧阻之以方興之師

而不能竟久疲之遼仗全勝之勢而不能制蕞爾之
夏景德之際寇準之謀不盡胤而有靖康靖康之中
李綱之策不肯行而有江左始也太祖太宗之時則
奉夷狄如驕子繼而真宗仁宗之世則敬之如兄長
至南渡則事之如君父矣晉之東猶振刷磨淬滅慕容
滅姚秦滅李蜀是蟲死不僵虎斃猶立也以此言之
宋尚不得比晉而况於漢唐乎吾師李文正公樂
府云晉之東非失據宋之南竟何處蓋確論也然則
一統之盛過漢唐而追三代孰有踰我

大明之今日乎

宋人多議論可厭

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元人評之當矣口以一事言之
張君房謂藝祖受禪歲在庚申庚者金也申亦金
位當爲金德謝絳謂作京于汴天下中樞當爲土德
程伊川謂唐爲土德故無河患宋爲火德故多水患
甚矣宋人之饒舌也其君之厭聽也宜哉胡應麟曰宋史共四
百九十六卷元人進史表云論建多而成效少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
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清介也其二

富弼母卒仁宗爲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冑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祇辱

鐐子

宋仁宗游後苑還宮索漿甚急宮嬪曰大家何不於外宣索而受渴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恐問之則所司有得罪者嗚呼仁宗信仁矣哉近世有達官因庖丁治蔥不如法笞之立死復有烹羊胃欠熟斃之於獄噫一介書生僥倖一官而視人命如草芥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亦何不思之甚哉按爾雅銀之美者謂之鐐鐐子亦庖人之別稱音力吊切

蜀士

唐睿宗問蜀士於蘇頲對曰李白文章趙蕤術數朱英宗問蜀士於歐陽修對曰文行蘇洵經術黎醇二事何其相類

安南

宋神宗問朱公揆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揆對曰願陛下以禽獸畜之東坡代滕甫論西夏書云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

趙普

宋之多姦臣始于趙普宋之兵孱國弱亦始于趙普何也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而遼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嫉媚之心蓄於內阻抑之巧形于口太祖亦承五代之弊畏難苟安玩時愒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絕中國之地幾爲匈奴之牧馬場皆普一言喪宋社稷而兆數百年之禍也其渝金匱之盟罪猶在此下乎

大范小范

范仲淹鎮延安夏人相戒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也注大范名雍仲淹之父傳之至今無人知其誤者按范仲淹作范雍墓志云公諱雍字伯淳蜀人也爲龍圖待制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卒謚忠獻又觀富鄭公作范文正公墓志云仲淹父名墉爲錢俶掌書記仲淹二歲而孤隨妣陳氏再適朱氏則雍豈仲淹之父乎相傳不考之誤至此世系且不明則史之善惡是非顛倒多矣

君子不可立黨

宋劉炎邇言云天下之士亦多矣豈獨登龍門與仙

舟者皆爲賢而不在此選者盡不肖邪更相表題是自立禍梯又曰韓稚圭忠於所事天下無間言范文正勇於自任而朋黨之議起矣范公豈立黨者惟其立意則黨之召也

待制王質王文正子也扶病送被謫范希文願預黨人斬斬出鋒稜此文正公家所未有不幸小人連興大獄坐廢羣賢公竟痛飲發憤以卒悲夫

杜正獻

杜正獻公衍越人也自十五六詣河陽七十致仕寓南京十年薨未嘗歸越公嘗言天下人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越殆無以係公之思與予嘗與越中二三君子交殆不然豈今古異邪爲浙人者可勉也

杜常

詩話云杜常方澤在唐詩人中名姓不顯而詩句驚人今惟存華清宮一首孫公談圃亦以爲宋人近註唐詩三體者亦引談圃而不正指其非唐人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予又見范蜀公文集中有手記一時交游名流中有杜常名姓又宋史有杜常傳云杜常太后之姪能詩以史與談圃手記叅之爲宋人無疑

矣焦弱侯曰予親見杜常石刻後署元豐年月官太常丞

韓忠獻韓忠憲宗系

韓琦安陽人謚忠獻子三人長雍次冲次素見神宗御製碑其後雍改名忠彥仕至南陽開國公登宰席韓億靈壽人後徙雍丘謚忠憲子八人皆貴綱司門員外綜刑部員外知制誥絳字子華平章事繹職方員外維字持國龍圖端明翰林三學士縝字玉汝龍圖閣直學士緯比部郎中純光祿寺丞閎閎之盛爲天下冠二韓公皆爲宰執一謚忠獻一謚忠憲獻與憲相近多混淆而子姓亦不知所出今據其墓碑行狀國史略分析之

韓魏公防閑之疎

韓魏公爲西帥夜有偷兒携匕首至臥公曰可取吾首去賊止取金帶而去史以爲美嗚呼兵事貴嚴公於周身之防疎矣此其罪也而以爲雅量謬哉幸而賊有鉏麂之悔不然武元衡之禍作矣喪身辱國罪莫大焉

儷瓜亭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儷瓜亭亦緣此附會也

王欽若

吳巖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母賓古請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真宗從之遣使四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爲蠲納司欽若此事史不書當表出之亦憎而知其美也

宋相

宰相面取進止命坐之禮廢自范質始○張忠定公乞斬丁謂王欽若一疏至今光焰燁乎斗牛間○蔡文惠公齊丁謂許以知制誥不往見磨萊公被謗之碑○王欽若害寇萊公王拱辰害富鄭公

陳文惠公

或言古之相臣有批勅焚詔碎麻者忠諫則忠諫矣若遇中材以下之主以不敬罪之何辭以逭余答之曰陳文惠公堯佐爲相仁宗忽夜分有御封至堯咨不啓封來自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奸人附會請正母儀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仁宗首肯曰姑置之貴妃不果立此諫轉移於談笑間可謂一言興邦矣

陳文惠公堯佐起居郎七年爲丁謂所緝在外十五

年其不苟進若此戮鱷魚食饑民鑿太行之險護滑州之堤所至以政績顯

馮京

余觀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選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也傳奇馮商還妾事以爲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爲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

趙清獻不知周茂叔

宋世小說謂趙清獻公不知周茂叔余觀趙公贈周公詩云心似水輪浸玉淵節如金井冽寒泉知之深贊之至無踰此矣或者初不相知而後乃相信耳

歐陽公

歐陽公使河東則議麟州不可廢使河北則謂脅從不可殺議河決則謂橫隴工大難開六塔河狹小不可受大河惟當增堤浚淤免民患在兵府考兵屯地理更爲圖籍在政府考官兵吏財集爲總目皆其所謂政事可以及物之實也

歐陽公少年夏日匿妓爲錢惟演所持乃於史書著其暴虐以報復之胡致堂司馬公已辨之而小說數家皆著其事嗚呼挾私伏於史筆亦何益耶
祭歐陽公文積於中者洪乎如江河之停蓄發於外者爛乎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

蘇長公次公

元劉文靖云蘇長公愛孔文舉次公愛管幼安蓋氣質各相類云

東坡慕樂天

洪容齋隨筆言東坡慕白樂天因以爲號慎按南賓志云東坡西坡皆白文公故跡樊漢炳詩曰忠黃江上兩東坡二老遺風凜不磨人得矜誇知地勝天教流落爲才多以此驗之信然惜容齋未之引耳

東坡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東坡伊川戲語相失門人遂分川洛之黨非二公意也朱子學程之學故其毀垢東坡甚至云寧取荆公不用蘇氏吁怪哉予嘗以此事如王后蕭妃爭寵進武嬰以間之荆公瘳魂尚在必將貽骨碎之禍於朱

矣

魯仲連顏蠲

東坡於戰國之士取魯仲連顏蠲而皆惜其未聞道亦名言也

賈易

賈易言蘇轍制科試文謬不應格而濫進是時轍方不合於君相而易因誣之夫以轍之文章而猶曰謬曰幸曰濫小人之無忌憚何所不至

山谷詩紀地震

邇來后土中夜震有似巨鼇復戴三山遊傾墻摧棟厭老弱冤聲未定隨洪流地文割剝水虜沸十戶八九坐魚頭稍聞澶淵渡河日數萬河北不知虛幾州山谷此詩作於紹聖之年地震之異如此而史不書山谷之先金華人

蜀賢五相

謝疊山母制機慕誌宋中興張德遠虞仲信趙景溫游景仁謝德方五賢相皆蜀人也

劉恕剛毅

劉恕該洽剛毅溫公平生所信倚王安石重之爭新法遂絕安石嘗笑公耽史而不窮經然安石窮經之

效視公耽史竟何如耶

溫公斥之云文勝而道不至猶朽屋而塗丹雘智井而幕綺績烏喙而漬飴糖也

司馬溫公墓銘

范蜀公景仁作溫公墓銘曰皇皇我宋神器之重而熙寧初姦小淫縱以朋以比以閉以壅人不聊生天下詢詢險陂狡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衆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爲誕謾不恭赫赫神宗洞察于中乃竄乃斥遠佞投凶誅鉏蠹毒方復任公奄集萬國未克厥終凡數百言皆指熙寧姦邪之狀先師

李文正公樂府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姦黨碑但見姦臣傳信矣予友薛君采蕙嘗著論云易曰小人弗用必亂邦也夫小人之在位也或有創姦弊以變祖宗之法導逸欲以蠱君上之志基禍亂以召社稷之釁樹怨毒以失億兆之心懷苟且以誤國家之計行貪鄙以敗天下之俗害善人以塞衆正之路布私人以成羣小之黨故國家之亂不可救也雖然小人之在位也亂從之而生及其去也亂之生也不從之而亡何者姦弊作而舊章壞矣逸欲入而君志荒矣豐障開而國勢危矣人心離而國本搖矣

大計誤而事機失矣風俗敗而名教頽矣君子遠而正道微矣小人盛而禍變滋矣故國家不幸而用小人不惟兆亂於一時又將遺亂於無窮有國家者畏小人不可不嚴也退小人不可不力也冢宰羅整菴云唐之禍亂本於李林甫宋之禍亂本於王介甫李之禍唐本於心術不端王之禍宋本於學術不正二公之言其亦有爲而發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王安石

王安石行新法引用小人一時賢者非之皆遭貶斥其弟安禮安國及姪旂字元鈞旂字元龍皆不以爲是可謂寡助之至矣而安石不反已自省也元祐中安國貶死旂及旂亦坐貶遠方所謂爲法自敝以不愛而及其所愛乎○人君之愚闇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辟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佻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僞君子則旣竊美名而其流毒無窮矣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汴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恕真小人余曰

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卽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恕狐哉○新法之行東坡力爭不勝擾擾垂二十年天下幾危溫公革弊一新五年而呂大防劉摯調停之說起頴濱爭之又四年李清臣用而紹述之說起新法復行頴濱爭之不勝天下事去矣二公議論關係之大若此

劉呂二公彈王安石

劉摯彈王安石奏云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久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殷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淤田省併州縣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登政事堂其征利則下及曆日官自賣之至於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狹少儂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呂誨數其十罪曰慢上無禮見利忘義要君取名用情罔公商權財賂以私報怨怙勢招權專政害國凌轢同位朋姦害政當時奏疏詆之者多矣言之切當無如二公黃鄮山曰時有妻殺夫傷而未死安石力言特原之蓋非惟人言

不足恤人倫不復顧矣又曰安石交結近侍爲內助
朱文公乃謂安石有節行不知此何等節行也孫固
曰安石理財援周官泉府之文而爲桑弘羊孔僅之
事又有詩曰今人志可非商鞅商鞅能令令必行本
相盡露矣識者以爲古今第一小人信不誣矣

臯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
折之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臯
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
張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王安石面罵諸公不讀書此正安石自道然孟子何
必曰利一語安石尚情然烏得云讀書○安石本效
商鞅而才不及效桑弘羊而數不及文姦似王莽陰
毒似李林甫引用小人則自三代以下姦臣無有其
比也

鶴鶉獄

范百祿曰羣牛以蹊田而奪之牛此王安石鶴鶉獄
也謂相牽引以入也

黨籍碑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

也安石嘗作魯社詩以寓意謂神靈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世蓋非一日太丘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爲魑魅口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騫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爲罪之魁求之前古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閹奴身爲惡而顯遭戮國史明著爲奸臣矣安石以文濟姦黨惡又衆至於後世是非猶舛朱晦菴作宋名臣言行錄以王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光並列夫司馬光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爲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爲名臣矣今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並列則是石磻與州吁皆爲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爲義士而孔子可與少正卯同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不可知豈暗用紹聖調停之法于史冊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

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
因乎陳壽名臣錄公之進安石則未有因也公之特
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之見同焉者
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爲其護細行有
經學與文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
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羣邪害衆正誤人主亡社
稷此元惡大憝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彥回
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
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
入汴見鑄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
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夷狄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
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八九原而一問之邪

半山詠孟子詩云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
寥此欲尚友孟子也次首詠商鞅云今人未可非商
鞅商鞅能令令必行此又仰思商鞅也蓋其立言則
欲學孟子變法則欲師商鞅卒之孟子不可學而專

師商鞅焉其用人則對伊川曰使小人變法使君子

守之卒之君子盡逐斥而小人純用焉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有如此孟子之沉魄浮魂

半山詩語

當笑於九原

矣其歸金陵後作龍賦曰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害人

常至於喪已而未嘗喪已則其既敗事誤國之後自
解嘲之詞乎然就其言論之龍本利見何嘗害人其
或害人者孽龍也龍能存身何嘗喪已其或喪已者
乖龍也公其秉孽龍乖龍之精者乎又其退居後詠
金山詩云只有此中堪曠望誰令天作海門山此猶
是欲涸梁山泊爲田之餘意余獨愛其詠倉頡四句
云倉頡造書不詰自明嗚呼多言祇誤後生所謂多
言誤後不知指誰此豈鬼孽其口使出此言如自跋
其字說乎陳了翁楊龜山之力辨不若其自懺也又
歸田後詩曰勛業無成照水羞黃塵入眼見山愁則
其羞惡真心之發噫晚矣若夫其捨宅爲寺捨田爲
供乃宦官宮媼之所爲而公爲之不知何見蓋小說
謂其嘗見鬼怪引王雱如地獄受罪形故有此舉豈
斥竄諸賢忠魂義魄所感而令其呈醜于史冊耶以
斯人而從祀孔廟汚蔑極矣

宋人議論不公不明

弘治中餘杭有周德基

今按周德基名禮所著有綱目發明

評王安石

爲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爲
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溫爲一人者也此
言最公最明矣予嘗謂王安石之爲相大類商鞅鞅

之進由闈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
設誹謗之禁而安石置邏卒之察鞅力排甘龍杜摯
之議安石力彈言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
由安石安石嘗有今人未可非商鞅之詩是其本相
盡露先姦後姦其揆一也朱子以安石爲名臣與司
馬公並列審如此商鞅亦當與孟子齊名矣程子謂
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此言亦非譬如醉者酗酒擊
人醒者必羣起力救不能止醉之酗而反罪醒者之
救可乎諺云無柰冬瓜何捉着瓠子磨其言雖俚其
事實類也此言一出遂爲後日調停張本陸象山作
王安石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之世安石父子配享
孔廟而無一人公言至理宗獨見乃黜去之以此等
議論有以入之深也安石之誤國生遇孔子必膺少
正卯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於廟庭私祠之於州縣
是宋人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

鄮山正論

黃鄮山答蜀人黃制參有大書曰考亭於介甫愛而
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不知其善迹則誠有之然特
激於汪玉山一時往復之書然爾玉山極口稱譽東
坡考亭方辨之玉山再護東坡則考亭遂深求東坡

之短遂有寧可取介甫之說介甫因此得考亭救得
數語考亭有性氣此一時有激不平之言非平日議
論之正也介甫亦可謂僥倖甚矣然其苗脉亦從爲
伊川護法中來甚至介甫作詩罵昌黎而考亭亦以
其詩爲是平生克治其身如考亭因爲門庭有此等
偏處亦不自覺則後學可不深自警也哉鄮山朱子
門人之門人也其言如此可謂朱子之忠臣矣然朱
子此論非特有激於汪應辰其陰拱介甫之意往往
發見余觀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聞兄在鄉里因歲
歉請於官得米儲之而春秋償其所取之息或者妄
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作而言曰介甫獨有散青苗
之一事是耳奮然作社倉記以述此意某以爲過矣
是乃意之所加不自知其偏者也不可作小病看異
日流弊恐不可言南軒此論可謂朱子之諍友矣朱
子他日又錄安石爲名臣而躋之韓范富歐之間此
豈亦有激於何人乎嗚呼於東坡乎何損於半山乎
何益獨可爲大儒惜耳朱子學孔孟者也孔孟平日
之論曷嘗譽驩兜而貶元凱乎朱子嘗謂陳同甫躋
漢唐於三代是精金頑鐵作一鍋銷朱子以安石與
韓范齊名何不分別金鐵之甚邪

王安石之設國極矣死而從祀於孔子廟并其子雱以其小人之黨盛也楊龜山力闢之而不能勝至南渡以孝宗之賢而猶惑之以爲真聖人也乾道五年建寧布衣魏掞之請罷安石父子從祀不聽至理宗淳祐元年始黜之小人之黨易於欺世如此撫州有安石祠陸象山作記余曰祠不必立記亦不必作安石何功合於祀典乎

王安石乞解機務劄子皆狠愎不遜之語紛更一念之私所在而見

范石湖

王安石呂希哲忽天下之常一命之曰流俗再命之曰異議二命之曰姦黨自今觀之其天定矣俗也異也姦也皆天下之常而已按石湖此文太糊塗當云斥君子之朋豈不明白而曰忽天下之常何語也

洪平齋挽荆公詩

君臣一德盛熙寧厭故趨新用六經只怪畫圖來鄭俠豈知奏議出唐垌掌中大地山河舞舌底中原草木醒養就禍胎身始去依前鍾阜向人青李文正公曰此詩五十六字春秋也

詠王安石

劉文靖公因書事絕句云當年一線魏瓠穿直到橫
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津橋上聽啼鶻宋子
虛詠王安石亦云投老歸耕白下田青苗猶未罷民
錢半山春色多桃李無柰花飛怨杜鵑二詩皆言宋
祚之亡由於安石而含蓄不露可謂詩史矣

歷代名臣奏議

宋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疏極數韓侂胄之
惡其略云程松之以納妾求知倪僕以售妹入府蘇
師旦以獻妻入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
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師
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書奏侂胄大怒下之大理
貶建寧園工部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無
繫伯成去郡岳遂庾死獄中岳之忠節灼灼如此近
觀歷代名臣奏議及宋諸臣奏議可謂詳備而岳之
奏不在其中乃知古忠臣義士湮沒不聞者多矣故
表出之

趙師異

趙師異字從善號墻東趙千里姪也尹京有政聲戮
杭州姦僧尤奇嘗學犬吠以媚侂胄其後韓侂胄敗
有贈之謔詞侍郎自號東墻曾學犬吠村莊今日不

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

巽即古擇字觀其字曰從善蓋取擇其善者而從之義也

俗士多訛其音

王庭珪

陳桎續宋元綱目書王庭珪送胡銓詩逢秦檜之怒
 分注云貶辰州以死按鶴林玉露云王庭珪自檜死
 後還家年八十九歲孝宗召見年老足弱令一孫扶
 上殿孝宗慰諭再三特官其孫以此考之庭珪未嘗
 死於辰州也後世多以正史證小說之誤小說信多
 詆訛然拜官召見昭昭在當時耳目必不敢謬書如
 此給言是小說亦可證正史之誤也緣定宇一時信筆辰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五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編
海陽汪輝校

史說部 宋元明

岳武穆當稱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
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歿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
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
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
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

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
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古今之同辭賴及子孫將
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
謚當稱忠武爲宜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
尚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錡順昌張子蓋
海州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
光化次湖劉錡皂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
及岳武穆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

施全

朱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
出來此正論也足以慰忠魂于地下矣續綱目書施
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本於文公遺意也近有人語
予曰今之岳廟多鑄賊檜像跪縛于門外亦當鑄施
全像坐于檜上持刀砍檜庶爲得之併識其語於此

張俊張浚二人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
孝人也及飛寃死後高宗納太學生程宏圖之奏昭
雪光復浚與參贊陳俊卿悲感嘆服浚爲都督俊爲

樞密劉豫遣子麟姪猊合兵七十萬犯淮西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張穎所著岳飛傳浚與俊豈可混爲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岳爲浚之短不知受誣千載如此陳白沙詩秦傾武穆因張浚白沙自語錄擊壤集外胷中全無古今無怪其然而舉世懵然予故詳著以見賢者之不可厚誣考古之不可不精議論之不可輕立而益歎今人之不知學也

胡應麟曰與秦檜同陷飛者俊也因鄺瓊之軍與飛異同者浚也

虞雍公功烈

名允文

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筭之策忠烈義勇爲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爲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簡池劉巨濟序虞公奏議云余讀雍國忠肅虞公奏議二百二十有七篇而慨然有感世但知采石之戰以七千卒卻虜兵四十萬者功偉然忌者猶曰適然豈知公于紹興辛巳之前已因論對面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識已絕出乎衆人之表矣及虜叛盟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虜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

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
士卒激厲諸將施置于倉卒之餘而破虜於俄頃之
間嗚呼非胸中素所畜積忠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
而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而曰適然可乎自昔狃
勝者必忽其餘憂公又令設備於瓜州其他區畫悉
各精密而不苟虜遂遯去乃徐請車駕還行都歷歷
見于奏疏也余切妄論宋朝多議論少成功雖盛時
猶然也况積習消靡之餘夫人皆喜逸而惡勞圖安
而懼危中興以來前有張魏公後有虞雍公爲國家
任其勞當其危者也彼不少愧焉而又忍短毀之乎

丘文莊公語先太師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
且難周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
拳也瑜有孔明爲犄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
易見矣可謂不易之論

虞雍國忠肅公守唐鄧欲取長安事

雍公旣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公知
唐鄧勝勢可以牽制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
安章奏凡十餘上且曰朝廷必欲割唐鄧以和臣卽
挂冠而去是歲六月孝宗受禪盡棄陝西新復州郡
省符以公知夔州又割海泗唐鄧以和着山任燮曰

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荆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荆襄亦欲犄角取雍爾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矣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從蓋無犄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幸用魏延之策哉自頃中原有事采石成功天下形勢孔明欲而不之得者一旦在我而以再從虜人市和之詐失此機會可扼腕切齒矣慎按虞允文采石之戰陝西州

郡盡復歸宋允文城唐鄧而虜將蕭定遠以四千騎夜走汴矣唐鄧間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邯鄲之民健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遮殺其歸卒以待宋師而宋師不至武遂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允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何以言之岳武穆之世金國方興而兀朮斡離卜皆善用兵取之亦不易海陵之主無道遇弑國又無將取之比武穆之勢極易而宋之君皆孱主臣皆姦邪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胥沉于海非不幸也自取也○允文城唐鄧欲取長安事不見于史而見於任燮之文健武遺民之忠勇亦不見於史

而見于范成大之北轅錄予特表之

海鱸船

采石戰艦曰蒙衝廣而確曰海鱸輕而駛紹興辛巳
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麾欲濟虞允文伏舟七寶山
後令曰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于山人在舟中踏
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爲紙船也舟中
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爲之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
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
紙裂而石灰散爲煙霧眯其人馬之目只尺不相見
遂壓虜舟人馬皆溺大敗之楊誠齋海鱸船賦序

任盡言

宋直秘閣任盡言字元受者山人元符諫宦伯雨之
孫紹興從臣中先之子有詩文集楊誠齋序之謂其
詩文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鯁而有義氣
集今罕傳予於羣公四六中見其賀湯侍御鵬舉啓
專言秦檜之惡其略曰請言自古之姦臣無若亾秦
之巨蠹公攘名器報微時簞豆之恩擅立刑誅箝當
代縉紳之口制同列如挾鬼斥異議如放豚厚鷹犬
之養而搏噬已憎疏鵠鷺之行而孤危主勢受其頤
指捷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

事不實私富貴之龍斷豈止使子弟爲卿奪造化之
鑪錘大不許人主除吏忠義扼腕知識寒心上愧漢
臣初乏朱雲之請劍下慚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遂
令存沒之間備極哀榮之典凡千餘言可謂古之遺
直不愧其祖矣誠齋風稜義氣之言良非溢美乎余
又因此見高宗之庸懦生旣誤用檜及檜歿謂內侍
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旣知其惡而歿猶以王
爵贈之雖三尺痴童不爲也宋之亾也晚矣噫南宋
有張扶者請秦檜乘副車呂愿中作秦城王氣圖檜
歿高宗曰朕今日始免滕褲子帶七首

察見淵魚

鄧山曰察見淵魚者不祥知料隱慝者有殃楊德祖
之解讀碑不如隰斯彌之止伐木也况變童注鏐甔
之沸湯賂人量檜寢之尺寸哉

兼容爲寬

宋朝侍講無出於伊川矣伊川自謂乏范內翰祖禹
溫潤之氣論事無出於東坡矣東坡見公之奏至不
肯自出其藁當元祐時已豫言范純仁以兼容小人
爲寬天下事豈堪小人再壞公言不用元祐一變爲
紹聖天下事遂去矣

張直柔

蔡京在政府問人才於族子子應子應以張直柔對
招以門館直柔教京子弟習走京愀然召與語張遂
薦楊龜山直柔名譽

不善解人

楊龜山曰孫權疾張溫名盛賂統表理之裴松之以
爲揚膏助燎也田蚡正怒灌夫竇嬰乃言夫勇冠三
軍宣帝怒蓋寬饒鄭昌乃言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此
不善解人者自崇寧迄宣和寬卹之詔歲一舉之宜
之通衢而人不聽挂之牆壁而人不視以其文具而

實不至也○黃東發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
一伊尹也自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者古今一鄭五
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者滔滔皆鄭五
之罪人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斯
可矣又曰桀之初相獨驚怪而固辭其進甚明也唐
末諸相率植黨與以持之繁之旣相獨致仕而速去
其退甚明也進退如此不賢而能之乎又跡其平生
守廬州而盜不入境留緡錢而盜不敢犯亦有過人
者不謂之賢不可也嗚呼宋之論議不明好繩古人
以尺寸而論其當時之人才則賢否倒置王安石有

引小人覆宗社之罪乃以羣姦之護法而尚入名臣之錄呂希哲受張邦昌僞官而以呂東萊之爲孫乃亦預清流而免姦籍好惡之不公如此良可嘆也

郭邵

郭林宗生亂世而皇皇邵康節生治世而熙熙其爲超然之趣則同

資縣磨崖跋

資中一王褒也資縣之士曰吾王子淵也資陽之士曰吾王諫議也兩邑皆社而稷之磐石一趨達也內江之士曰吾趙莊叔也資縣之士曰

元也資

陽之士曰吾趙棲雲也三邑皆尸而祝之洪雅眉州之祀田表聖綿州潼川之志蘇易簡亦然或以訊予曰是不勝其爭請子定其是余曰無以爲也其爭也君子小人斯懼矣子不見秦檜史彌遠乎子孫貴顯譜牒分明有問之曰子秦太師後乎子史丞相裔乎必踧然不悅怫然怒矣嗚呼善善不止及其子孫又淑其鄉人惡惡不止其身又病其子孫名教之嚴如此人其可不勉於善哉故曰其爭也君子小人斯懼矣

貞女正士

劉執齋侍郎云貞淑之女固不厭於容華剛正之士亦何嫌於才美斯名言也衛莊姜班婕妤何曾不丹華而靡曼顏清臣文信公何嘗不麗藻而英辭貞淫在性不在色賈南風之短黑陳金鳳之形陋其淫彌甚忠邪在性不在文李林甫之寫弄麀安祿山之不識字其惡彌章

古人僞作外夷文字

余嘗疑穆天子傳西王母歌詞出于後人粉飾且山海經載西王母虎首鳥爪形既殊異音亦不同何其歌詞悉似國風乎又觀後漢書朱輔上白狼王唐叢歌三篇音韻與漢無異愈可疑也唐新羅王獻詩其句法與中唐人若合契宋大中祥符間注輦國入貢上表表辭極偶麗中有云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欵臣賤如芻狗微類醯雞虛荷燭幽曾無執贄究其文筆與當時翰苑何差言語不通之國未必能集老莊之玄言習徐庾之麗句也當時天書尚可人爲况外夷之貢志在互市罔利諭以導之無不可者書之史冊不待智者能勘破矣

契丹崇儒

契丹太祖初立卽祀孔子從其太子倍之請也祀孔

子而黜佛尤爲高識又繪古直臣象爲招諫亦可嘉也

吳越王

五代十國世家除劉旻爲漢氏子孫餘多僭亂以有其國吳越獨平亂而有之餘或拒命以有其國吳越獨奉命而有之安靜百年以歸于宋三世四主靡聞失德是時天下皆靡爛於爭戰惟兩浙不知爲五代可謂大有功于民哉然則牛斗之祥夫豈偶然蘇子瞻表忠觀碑其言公矣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卽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

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嘗重斂以事奢侈下至魚雞卵殼必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笞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修記錢氏重斂之虐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予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永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

祖以重斂民怨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褒貶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蒲禹卿

蒲禹卿成都人王蜀之世對策直言擢第一及宗衍欲至天水禹卿上疏諫曰天水之地遠惡難行險棧欹雲危峰插漢石岬微雨則摧閣道稍泥則滑那堪叱馭豈可鳴鑿况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內苑上林瓊池瓌圃香風滿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韶迴雪之舞呈八佾何必須干遠塞看彼荒山且蜀國從來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於兩朝或祚不延于七代劉禪出降於鄧艾李勢遽歸於桓溫皆爲不恤直言以致亾國宗衍不聽至鳳州已遇敵不一年而亾

張千載

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於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卽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尸千載拾骨寘囊弁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毅然啓視之果有繩束其

髮衆服公英爽可畏劉須溪紀其事贊于文山像後
曰間居忽忽萬古咄咄天氣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
約亦念續芻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顙
泚管忌其生今妬其死

劉須溪

廬陵劉辰翁會孟號須溪于唐人諸詩及宋蘇黃而
下俱有批評三子口義世說新語史漢異同皆然士
林服其賞鑒之精而不知其節行之高也余見元人
張孟浩贈須溪詩云首陽餓夫甘一死叩馬何曾罪
辛巳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爲全人蓋宋亾之
後須溪竟不出也與伯夷陶潛何異哉同時合志者
如閩中之謝臯羽徽州之胡餘學慈谿之黃東發峨
眉之家鉉翁自以中國遺人不屈大年不知其幾宋
朝待士之效溪矣

王旭

元人王旭上許魯齋書云僕以聖賢望先生而不敢
以世俗待先生者待先生也昔孟子辭萬鍾于齊先
生所以眷眷於此其必有以處此矣何如返蘇門之
舊隱卧西山之白雲遠床洙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
正派旭也不敏請摳衣以書先生於文公之後觀其

意蓋深不與其仕元而欲其爲伯夷也嗚呼旭亦豪傑之士哉

彈文

元人彈燕帖木兒文或納女呈婦於朱溫或售妹獻妻于侂胄上句指張全義敬翔下句指倪俱候蘇師旦也倪蘇事宋史不載見于小說耳

內夏外夷

漢宣帝時徙羌於三輔其後光武以南單于款五原塞又居匈奴於雲中兩河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魏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以禦蜀漢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于滎陽履霜堅冰蓋非一日終致五胡瓜分而猾夏雜種雲擾而亂華吞噬神皋丘墟帝宅紫陌移於黽穴赤縣翦爲龍荒幾二百年生民一何不幸哉夷狄之禍兆端於元海濫觴於元魏洋溢於遼金滔天于蒙古極矣非我太祖一驅除之生民之類將滅矣所以功高湯武而治比堯舜非以此哉

元世祖祀於帝王廟

今帝王廟元世祖亦得與祀蓋以國家統緒所承也

按世祖之立國取孔子爲中賢第儒流於倡後國有
大事華人仕於其朝者雖大臣不得與聞臺省正官
非其族類則不任其賤士似秦始皇尊事沙門其名
爲帝師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專席於座隅
與其君同受羣臣朝賀帝后妃主皆受其戒所以敬
禮之者無所不至其奉佛如梁武帝蒙古之制凡攻
城不降矢石一發得則屠之其殘忍如曹操命西僧
楊璉真珈伐故宋諸陵其貪暴如項羽征日本則十
萬之師棄於海島憤其敗衄復欲征之其窮兵不仁
如隋煬帝用姦臣阿合馬盧榮桑歌輩頭會箕斂以
取於民遣使拓雲南金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責安
南陳氏以全人代身其贖貨如漢桓靈然則史謂其
信用儒術愛養黎元皆溢美也比之以晉隋南北五
代之君猶有慚德而與漢唐宋開基之主一列於二
帝三王之次同享萬世之祀竊有憾焉此近日江南
之論如此邇年
聖明獨斷去元世祖像禮官猶以舊制當遵不思
高廟祀之者聖人之仁今
上去之者聖人之義道竝行而不相悖也

曾義山

元至正間瑞州上高縣有術士曾義山世居縣十五里胡蘆石畔嘗開卜肆於縣南之橋埠有瞽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必禮而與之語或啖之果餌久之丐者告山曰明日有二人共一日來者有異術君宜叩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曳杖導一瞽人過肆山隨之拜於縣北之鷓鴣洲一瞽者曰當以小撓爲誓遂以其書授山且畫沙指訣盡其秘妙其書名銀河棹山後占卜如神邑人皆知豫避紅巾賊行掠無所得恨欲殺之隱匿縣西觀音閣得免遂不復行其術密藏其書于胡蘆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某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畀之戒不可洩後劉公伯溫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遂棄官歸青田見太祖于金陵今獻彙言小說乃云劉公得石匣兵書乃瞽史詞話以欺愚人者君子可信之而立言哉

陳張二寇

高廟云陳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張士誠狡而懦其器小其後二寇之敗卒如

聖料比之漢高之料項羽過之况

趙天澤

趙天澤蜀新都人與同邑杜圭明春秋齊名棄官薄

游江南無貴賤皆倒屣迎之最善括蒼劉公伯溫一日行省大臣論江左人物天澤首以伯溫對衆愕然疑且竊笑之趙公退而賅劉公文曰蕭何拔韓信玄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泝水之奇八陣之妙何由照耀後世其文載于翊運錄中方劉公之未遇也授之以下法者曾義山而深奇豫識者趙公也趙有吳江月下汎舟詩云餘霞斂遙岑微靄生近浦江行得良夜月出鳴柔櫓茫茫天欲流歷歷星可數水螢明乍滅沙禽或翔舞此意與誰同三高渺千古

張文成贊徐有功

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時鴟梟之內直朕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愚嘗謂爲大將者爲太公望易爲郭子儀難輔幼主者爲周公易爲孔明難爲刑官者爲臯陶易爲有功難誰謂後世不及古人乎

龍頭蠶尾

三國志云管寧爲龍頭邢原爲龍腹華歆爲龍尾予謂華歆爲蠶尾近世山西以喬白崖王虎谷王瓊爲河東三鳳評者謂白崖虎谷爲二鳳王瓊爲一梟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六

成都楊慎著

瑯琊集 竑 編
汝南桂有根 校

子說部 老莊

嚴君平註老子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胡越
眉目為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
萬而道王之眾靈赫赫而天王之保者穴處而聖人
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
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

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
式退爲嬖容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老子述而不作

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老
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
曰某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卽述
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聘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
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
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皇帝書卽老子谷神不死章
也此說見朱子大全答汪尚書書慎按佛經三教論
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
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
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又其明證

陳晦伯曰說者又有以老

彭爲彭祖者

朱子玄牝解

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的物事如今門櫪謂之牡鑲
則謂之牝鎖管便是牝鎖鬚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
可見玄牝者謂是至妙之牝不是那一様底牝

載管媿抱一能無離辨

載管媿抱一能無離古今解詁者多矣朱文公楚辭

後語反復數百言又盡斥穎濱半山之說而卒不得其要旨諸家之說或改營爲熒訓曰光魄又謂營魄卽魂魄殆不可曉余謂至道不煩言之易而行之難今言之尚朦朧如侏儻夷言商謎隱語何以行之哉余觀黃庭經云魂欲上天魄入泉本作淵還魂返魄道自然注云拘魂制魄令不動作動作卽營也大抵魂魄相合則生魂魄相離則死載其營爲之魂魄使之抱一而不離老子之旨如此不必費辭說愈支離也喜怒亡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魂靜至道不亂魄安得壽延年也

夔說

夔說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謂無之所以爲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此論甚工

五色令人目盲

盲音蒙與五音令人耳聾叶越絕書內視者盲反聽者聾

寵辱若驚

寵辱若驚言寵卽辱也驚寵是驚辱也貴大患若身

言身卽大患也貴身是貴患也驚寵與辱同則無辱
矣貴身與患同則無患矣何謂寵辱寵非寵也實乃
辱也分寵與辱妄見也以寵爲辱真見也寵爲下言
福兮禍所伏也辱爲下世人孰不知之寵爲下真人
然後知之得之若驚驚而喜也喜其無故一朝而得
也而不知天降之辱也失之若驚驚而悲也悲其忽
然胡爲而去也不知天去其辱矣是謂寵辱若驚驚
者易動而無形者也過則虛矣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心是惡源生一無與憂俱生
形爲罪藪養形實養患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稿木
死灰吾喪我矣焉攸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
天下推而廣之亦曰貴身之人不可以寄天下也愛
以身爲天下乃可以托天下引而伸之亦曰驚寵之
人不可以托天下也河上公李執蘇子由林希逸劉
會孟諸家解此不特失老子之旨并其文法而昧之
昨晤張汝玉夜宿汝玉深于老氏之書者也其言犁
然有當于予心予曰是言也苦縣之沈醜首肯而柱
下之浮魂擊抃乎爲衍韓非解老一篇附之老子疏
并書一通詒張子焉

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

此二句倒文法冬涉若與畏四隣若猶既倒其文又加二分字妙絕古今而解者不知猶與遲回不決之意二字分而用之○戰國策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決史記注鄒誕生猶音以獸切禮記與音豫崔浩口猶後類卽狃也性多疑故以比不決者狐性亦多疑渡川必聽冰聲冬涉川聽冰而後渡則豫定是狐類畏四鄰不能保其同類則猶定是狃也深得老子之旨今解者以爲人涉非○酉陽雜俎狐性好疑馳性好豫馳猶通

仍字

攘臂而仍之又仍無敵攘無臂漢藝文志據行事仍人道仍訓因也古文中亦鮮用仍字

華實

後漢書引君子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其實而不居其華虞喜志林曰諸葛恪不納呂岱十恩之言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又魏書云曹子桓不字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庶子劉楨家丞邢顒也選詩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丞一作臣又陳書云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

明道若昧

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太白若辱
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
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文皆用韻三句一易李斯秦
山刻文其祖此乎

大音大器

干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棧故曰大
器晚成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類舌之感必下於蛙鼃
故曰大音希聲

古文八字四韻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拒韻止與殆拒韻蓋古
音殆作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倚物徙亦以正拒
定倚拒徙也淮南子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馳亦是
韻語古文多用韻八字之內而四韻者僅見此三條
耳

老子論性

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
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爲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
儒必曲爲譏評但知其出於經則護持交贊此亦矮
人之觀場也又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本出於淮南
子而諸葛稱之若儒者知其爲劉安語又肯取乎

盜竽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解云竽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音皆和大姦唱則小盜皆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與竽字相近而誤也

長生

萬物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臍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

莊子解

莊子爲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奇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豨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爲義其脰肩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爲磬文數曰顧脰肩卽顧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強附儒家漫曰此文

字奇處絕妙又惡識所謂奇妙千百八載作者之意
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雜勉道莊
子循本序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
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
之道而流為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
之道而流為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
之道而流為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
有絕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
者矣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
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
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
將不止于此矣

郭象注莊子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
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擅弓
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予
愛郭注之奇亦復錄于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
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
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

又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
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卽所謂
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竇乃開又云堯有亢龍
之喻舜有卷僂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
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
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
尤精可比于荀孟又云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澤榮
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李白用
其語爲詩草不謝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又云
舍之悲者操之不慄又云寄去不樂者寄來則
荒矣蘇東坡用其意爲詩曰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
悲晉人語本自拔俗况子玄之韻致乎宜爲李蘇兩
公之欣賞也

康節論莊子

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
亦無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山曰逍遙遊一篇子思
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無
所事愚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可與
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莊子論經不言禮樂

莊子曰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爲朱子之所深取且曰莊子是大秀才荀子不及信矣或謂其遺禮樂而不言以議其失非也莊子之言多舉略以例詳如九淵之名止列其三是也六經而舉其四則禮以道中樂以道和推之可知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示人以知要也詩言思無邪則易之時書之中咸可例推莊生之言亦孔門家法也

穎濱評

穎濱云莊周養生一篇讀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可謂奇文

陳碧虛景元語

逍遙遊盡性也齊物論窮理也養生主修身也

逍遙遊

黃幾復解莊子消搖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其名爲鯤

內則卵醬讀作鯤醬國語魚禁鯤鮪皆以鯤爲魚子

莊子乃以至小爲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又南史吉
玃傳鯤鮪螻蟻尚貪其生

野馬

野馬注云日光尚未詳悉按內典龍樹大士曰日光
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爲陽燄愚夫見之謂
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

鸞鳩鸞一作學

崔譔曰鸞音滑滑鳩一名滑雕司馬彪曰本又作鸞
音同陸機曰斑鳩也

肌膚若冰雪

冰讀作凝蓋雪得冷而凝熱而消脂膏亦然爾雅冰
脂也舊注義取此

窅然喪其天下

窅音綿若與冥同李願說

不龜手泚泚統

向秀曰龜坳折也司馬云文折如龜文也又曰如龜
鬣縮也坳紀于反周書曰天寒足跣○泚泚統李願
曰統絮也漂絮于水上也泚徐邈音扶經反泚郭象
音恪歷反統音曠

林疑獨註天籟

風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於萬物稟受亦然。衆竅爲風所鳴。萬形爲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竅息。

論者

論虛交切。一作骹。梁簡文帝曰。風若骹箭去之聲。

真人八字義

慮歎變執姚佚啓態八字。真人矢口成文。褚氏解云。慮則預度未來。歎則咨嗟既往。變則輕躁而務作爲。熱則畏懼而不敢動。姚則悅佚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

西蜀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真性渾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卽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先。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祛前惑。

賦芋

芋栗木果也。芋今訛作茅栗。沈存中嘗辨其非矣。杜詩園收芋栗。未全貧。正指此物。今非芋栗。解作蹲鴟之芋。一何遠哉。

柔杼二字之分

說文柔杼也。今之椽斗賦柔。謂分椽實與衆徂也。杼

機杼也二字皆從木爲義從弓爲聲但疊之則爲柔並之則爲杼亦猶旱旰棗棘之分也莊子作苧從草亦得

援徧狙以爲雌

徧篇面反狙七餘反狙一名葛牂似猿而狗頭喜與雌猿交又曰狙當作狙狙卽懶援與懶交俗所恒驗

倪研同音

和之以天倪天倪自然之分也班固作天研注或音倪爲研越絕計然一作計倪一作計研崔瑗草書狀研桑所不能計研謂計研也以此互證之則研倪然

古音皆相通蓋云天然也

儵忽渾沌

儵忽生而渾沌死以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也

孟浪之言

孟字當音夢分韻當與夢同而今乃與漾同韻非也余前錄已引淮南子正月之孟陽氣始動爲證以辨其非近觀莊子孟浪之言古本作孟浪字從亡從皿音莫浪切則孟與孟本二字不可混爲一也孟浪之孟當在漾部而孟仲之孟目在送韻何疑焉

孟字集韻作莫更切予每疑之嘗考之四方之音無南北皆呼孟與夢同聲如依韻切則當呼命呼孟子爲命子指孟津爲命津可乎但未有古韻語可爲證以改訂之一日觀說文云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乃躍然曰孟與動叶乃是古中原之音可正沈約缺舌之繆矣凡字有當從古音者十之九有當從今音者十之一如此孟字其一也他如朋當與蓬同音而不當作蒲登切薨當音烘弘當音紅不當音橫他當在麻韻而不當在歌韻蓋以今之方言無南北四方皆如今呼者多而如韻呼者少也今有迂士呼他必以拖音至于臨下語衆不省其語卽爲何等語及自詫曰予所呼古音也予笑曰毛詩楚辭韻補古音五千有餘君皆不省而獨一他字爲古音以對俗人僕隸何異施粉黛於足脛綴鬢于於眉目哉李文正先生嘗云古字不可不知其音義但不可着意用之於文字中古音亦然然則詩文用古字古韻者必自然諧協若出於已可也

林疑獨夢說

夢而爲蝶不知有周覺而爲周不知有蝶其勢不能合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

釋氏經曰夢有四一曰四大偏增二曰舊識尋遊三曰吉凶先兆四曰無明熏習熏習字最妙今本作重習非也草木子曰夢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見因以類感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蝴蝶也。榮枯黃梁也。情感巫峽也。

寤

徐曰夢中有言也莊子不得夢必且寤焉唐元結有寤論譏諫官不言又作嚙列噉嚙呻呼

澤雉

狡鸞不如澤雉繫麟不如泥龜

偃拊

偃紆甫反拊撫同謂憐愛之也崔云猶嘔响○左氏作煥咻於喻反咻虛喻反痛念之聲响或作斂亦作咻周禮考工記夫角之末休與氣通作煦禮記嫗煦覆育○晉書江東之政煦嫗豪強時有行法施之寒劣王幼學曰氣曰煦體曰嫗煦物照物者天之氣嫗物育物者地之體猶子有疾父母以體嫗之以口响之也

夫子告顏子教子高

夫子之告葉公者下顏子一等矣蘧伯玉告顏闔又下於夫子教子高一等惟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齋坐忘之論葉公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然子高未至於狗人忘已也闔則既知蒯瞶之不可傳而欲傳之伯玉見其勢不可止立此苟全之論非爲傳之道也

液櫛

櫛莫干切液櫛木之津液脂出櫛櫛然也又音朗左傳楚子卒于櫛木之下又武當有櫛梅字从尚

挫鍼治紉

紉音寨綫也俗謂縫線曰紉線婦人墜領曰紉領又音界浣衣也

藏舟於壑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此藏大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此藏小也小大雖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故曰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遁

藏舟船於海壑正合其宜隱山嶽於澤中謂之得所然造化之力擔負而趨變故日新驟如遊水昨我今我新吾故吾義亦然也

成玄英疏

諛詭幻怪之名

諛詭奇異也學者非謂幻怪也而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謂華薄而華薄之興必由於禮

有旦宅而無情死

王曉曰旦暮改易宅是神居也今道家所謂奪舍李頤本作怛怛怛怛丹末切怛怛陟嫁切驚惋之貌崔譔本作鞞宅鞞怛也

徬徨乎塵垢之外

塵垢崔本作塚均塚音埜均垢同齊謂風塵曰埜埜鯢桓之審爲淵

桓卽旋審卽審又作潘說文潘浙米水也禮月令酋人造酒淘米以水不潘爲度鯢旋之潘爲淵正謂水沫如淘米汁也殷敬頤釋文欲改潘作潘不知古人用字之義矣

離朱非吾所謂明也

離朱卽離婁黃帝時人見千里針鋒詩近樹如車蓋遠樹如針鋒○希離慕曠乃亂耳目

喬詰卓鷲

喬好高也詰好辯也卓孤立也鷲猛厲也

鬻卷愴囊

囊當作毀亂也囊字攘字皆从此賈誼疏國制捨攘
莊子之愴囊皆俗書不知古文妄改也崔本作戕囊
云戕囊猶捨攘說文戕毀亂草也合从之

莊子語暗合中庸

尸居而龍見不見而章也淵默而雷聲不動而變也
神動而天隨無爲而成也又曰尸居龍見戒慎乎其
所不覩也淵默雷聲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冥冥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又昭昭生于冥冥荀子無冥冥
之志者無昭昭之明說苑不爲昭昭中節不爲冥冥
墮行淮南子人能冒冥冥而入昭昭可與言至矣揚
子鴻飛冥冥文中子我猶游乎矰繳之中夫子可謂
冥冥矣李陵詩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嚴君平老
子指歸淪唐唐含冥冥漢書彼豈暗于經治之道而
以冥冥決事哉風俗通居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
本冥冥詩經維塵冥冥

天德而出寧

注舜與天合德雖出而靜王弼所謂性其情濂溪所
謂動亦定

膠膠擾擾

膠膠擾擾乎膠之一字下得不苟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又云一死生解外膠膠字正應前不膠於心之膠膠之爲物有粘着之意解則有頽敗不粘之意韓公用此二字亦不苟也語雖本於莊而得韓之拈出莊意益明乃古今兩敵手基也杜工部詩黃門飛鞚不動塵蘇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而杜公語益精神焦氏易林云過時不遇例如且饑而毛詩怒如朝饑之義益明又云枝葉盛茂召伯遊暑而毛詩甘棠之義益明非如後人蹈襲之比也

是謂昭曠

曠音匡叶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是爲昭曠

屢蠱之尾

屢蠱一本作蠱蠱短尾者爲蠱長尾者爲屢

遙而不悶掇而不跂

掇短也對遙遙長也淮南子脩短作脩發

噉矢

猶有噉也又焉知仁義之不爲桀跖噉矢也注噉矢之鳴又噉者謫者注箭去聲此固一義也用字不同耳韻書作嚙又作髡注鳴鏑也孟子其志嚙嚙然謂

大言若嚆矢之鳴也此在韻不得不分當合觀之
陳詳道註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

聖人成焉以身徇道而成功聖人生焉以道徇身而
全生也

恬智安慮誠明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智爲也謂之智
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本性也大學曰安
而後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佛氏之所謂
定慧亦是理也司馬子微曰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
道德也是知安慮也誠明也恬智也定慧也一也理
之會族玄通無古今無華夷而符合渾融謂其竊吾
說以文彼狹夫瑣儒之見也

至樂解

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然後形
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

獨體

陳君虛曰好生者以世事爲樂趣死者以人世爲勞
唯起生死者可以論其大槩矣

不鞭其後者也

崔作不趨云匿也視羊之瘦者匿著牢中養之

苟生有軒冕之榮死得於豚楯之上

欲贍身亡無異于堯李斯元載賈似道阿合馬近日

夏言胡守忠是也

與齊俱入與汨偕出

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湧出者汨也司馬云齊

讀作臍回水如磨臍也

冷禹

舜之將崩一本作死真冷禹曰云注不解其義按淮南

子云受教一言精神冷然許叔重注云冷然解悟之

義也

壞植散羣

壞植散羣說者不一范無隱云植者邊境植木以為

界如榆關柳塞之類壞植散羣則撤成罷兵鄰封混

一此尚同之俗也樂毅書曰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

廣注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按此范說為長

監市履豨

陳碧虛注履豨者豨下有肉則知其上肥矣故曰每

下愈况

知北游

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呂惠

卿曰圍而圍宮而室言世益衰居益狹矣

外韠內韠

聲色韠于外則心術塞于內欲惡韠于內則耳目喪于外

天弢天裘

解其天弢隳其天裘林疑獨云人生束縛於親愛如弓之在彘如書之在裘呂惠卿曰解弢則弛張莫拘墮裘則卷舒無礙

一屏偃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注云偃謂屏廁寢廟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溲當其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誰能常之古者謂溷廁爲屏言其穢濁當在屏處謂之偃者其形如堰周禮爲井堰以共王之溷浴又曰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由是證之則溷浴之堰取魚之偃及後人灌田檢水之堰其用雖異其形則同也

介者接畫

介別者也畫以飾容貌別者旣已虧殘不復以好醜在懷故移而棄之佛書云嫫母惡鏡西施愛江亦此意

甘寢秉羽

甘寢如後人之卧護秉羽如後世之揮塵是二事非一事也或曰楚地炎酷晝寢而使人揮扇亦通

鋤色銷聲

鋤色謂鋤去驕矜之色董梧鋤色可對宜僚銷聲

鹵莽滅裂

耕之不善曰鹵莽芸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芸以去草古有鳥芸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芸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芸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相之

外物

萇弘被放歸蜀剗腸而死蜀人以置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

墮蟬不得成

司馬彪云墮蟬讀作冲融言畏怖之氣冲融兩溢不得安定也墮褚允切蟬柱允切

阿門

阿門屋曲檐也與阿閣義同

月固不勝火

利害相摩生火實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火音平聲今人謂鬼脣缺曰火蓋古音也

玄英解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成玄英曰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與托焉而逃同音

子路危冠

子路冠似雄雞背負猓斗

馮字新解

佻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

畏

本作慰

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

○舊注飲食至咽爲佻馮音憤憤滿也慎按馮當音如馮河之馮言富人積資如負重然旣已難矣又行而上尤其難也故曰可謂苦矣下文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又自解佻溺於馮一旬靜居則溺宴安鳩毒聲色所迷無水而沈也故曰溺體澤則馮經營外物如馮河徒涉身陷九淵故曰馮似不必改作憤音也

飾羽而畫

飾羽而畫羽儀刻畫也

丁子有尾

世人謂曲波爲尾丁子二字左行曲波亦是尾也觀此則莊子之時已有八分書不始于秦王次仲矣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七



成都楊慎著

鄧瑯焦 竝編

吳郡顧起元校

子說部 莊闕誤 附難字

逍遙游 十四字

亦若是而已矣 文如海本 則作亦 搶榆枋時則不至 文本及 江南舊

本枋下有 腹猶果然 文本果 作類 之二蟲又何知 文本上 下有彼

而止字 也 八千歲為秋 成元英本秋下 有此大年也句 豈唯形骸有聾盲哉

天台古藏本言作瞽 請買其方百金 江南古藏本 方下有以字 安所困

苦哉 文本困苦 作窮困 ○鵙 音晏

外集卷四十七 子說

而獨不聞之 寥寥乎

李本寥作 颺良救切

雖我亦成也

江南古藏本作

雖我無成亦

仁常而不成

江南古藏本成作周

風振海

江南古藏本風

上有

聖人愚菴

劉得一木菴作毛按菴治本切無知直往之貌

則是之異乎

不是也亦無辯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

辯

江南古藏本是也下亦無辯作其無辯矣然也下亦無辯作亦無辯矣

○眩

義與該同古哀

切備

菴

乃結反 病困貌 波際貌

無

憍

音

養生主

此字

如土委地

文如海劉得一本如上也句

始也吾以為其人

也

文本其

○書

音畫皮骨

騶

音麥聲大

輒

音

人間世 十五字

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

李氏舊本作思其所行則庶幾

謔若殆往而

刑耳

張君房本作若往而殆刑耳

術暴人之前者

江南古藏本術作術

有而

為之其易耶

張本有心字

寡不道以懼成

江南古藏本作寡有不道

以成

其大蔽牛

文成李張諸本其大下俱有數千字

隱將芘其所賴

將隱

吾行卻曲

張本作卻曲

○疢

若江切

禪

德充符

十三字

守其宗也

江南古藏本宗下有者字

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在冬

夏青青

張本獨也下有正

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

文成李張諸本不俱作口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游

張本善邪下有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張本其

吾之自寤邪何句 大宗師 八字

邴邴乎其似喜乎文成張本喜 崔乎其不得已乎文成

張本崔乎俱作崔崔 厲乎其似世乎文成張本世 善

乎已乎俱作已也 天張本天 殺生者不死江南古藏本 成然寐古本成

音呼聒切高視貌 又音烘矇眈不明 往待事焉張本待 ○倪音涯或从

應帝王 六字

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張本度人 吾與汝既其文江南

古藏本 不震不正江南古藏本 紛而封哉張本封下有

既作無 作紛而封哉 ○躄步田 鮮悉田切躄躄 帛音

駢拇 二字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張本方 而枝者不為岐江南

本岐 作歧

馬蹄 一字

維之江南古藏本 ○踈直氏 跂丘氏

肱篋 十一字

曷常不法聖人哉 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踈不

得聖人之道不行 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 聖人

生而大盜起 拊擊聖人 聖人已死 聖人不死

雖重聖人 是乃聖人之過也 彼聖人者天下之

外集卷四十七 子說

利器也已上聖人張○漏古夔切鏽古穴切惴川克切

更音軟

在宥四字

空同之上張本上作山此以人之國僥倖也江南古藏本作以此因人

之國僥倖也

天地十六字

故通於天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江南古藏本作故通於天者道

也順於地者德也藏珠於淵張本藏作沈退已江南古藏本已音紀

有械於此其名爲樺張本有下有聖人羞之張本作聖

人所羞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張本作不相罪坐○濇良由力切絃

公才反束也颯音同嗑許甲反笑聲也

天道八字

其自爲也張本作其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張本至下有也

字實則倫矣江南古藏本作實者備矣夫天地至神張本神下有矣安

取道文本道下有非知治之道江南古藏本道下有者也淵乎其

不可測也江南古藏本淵乎作淵淵乎

天運十七字

孰隆施是李本施作於有上徬徨張本有名公器也張本名下

有者又奚傑然張本傑然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

規江南古藏本嚙下然則人江南古藏本發動如

外集卷四十七

天地者乎張本乎作哉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黃

帝之治天下江南古藏本不同上有也字黃帝上有昔字睟子不運而風

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

故風化張本而下俱有感字故下有曰字

刻意二字

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張本作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

繕性十一字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張本作繕性於俗口學滑欲於俗思

張本俗思作欲思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

謂之以知養恬張本以恬養知下重知字通章知俱作智義明而物親忠

也江南古藏本忠作中禮樂偏行江南古藏本偏作徧四時得節張本得作應

又何為哉張本為下有乎字軒冕在身非性命也張本命下有之有字

○凜澆同

秋水十五字

五帝之所連江南古藏本連字作運故易便此世之有也是

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張本便下有耳字告謂之人下有之塗也三字謂之

篡夫張本作謂之篡之夫知天人之行求通久矣而不得時

也江南古藏本知天作知乎不得作不遇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當

桀紂而天下無通人張本堯舜桀紂下俱有之時字吾跳梁乎井幹

之上江南古藏本跳梁作出跳子曰張本作且子曰○壘壘音孚又音堦堦音孚又音

外集卷四十七

哀或从矩音渠燕人○贖音同

至樂五十五字

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

為誠樂矣江南古藏本兩未下俱有知字吾以無為句作吾以無為而誠者為樂矣萬物

皆化今又變而之死江南古藏本化下有生字又作有彌饑見夢曰

子之談者 從然以天地為春秋 而復為人間之

勞乎張本日下有向字從然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

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江南古藏本作彼必相與異其好惡好惡異故先聖不一

能種有幾得水則為饑劉得一木幾下斯彌為食醯

願輅生乎食醯黃輓生乎九猷晉芮生乎腐蠶羊奚

比乎不尊張本作斯彌為食醯合醯生乎願輅願輅生乎黃輓黃輓生乎九猷九猷生乎晉芮

晉芮生乎腐蠶腐蠶生乎羊奚久竹生青寧羊奚比乎不尊

達生十二字

是色而已江南古藏本物焉得而止焉張本止不開

人之天劉得一本以瓦注者巧呂覽注作有張毅者

高門縣簿劉本高上人之所取畏者江南古藏本吾將

三月撻汝張本撻自為謀則取之所異菟者何也張

夫本之下 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文如海劉得一本

有其字 其是與江南古藏本知忘是非文張二本則

平陸而已矣劉得一則○痾居禹瘦音武瘳音武諛詒

音瞽俗失
魄魄也
篆

山木 七字

運物之泄也
江南古藏
本物作化
寒裳躩步
張本寒
作蹇
莊子反入

三月不庭
從其俗
江南古藏
有宮字俗作今
栗林虞人以

吾為戮
文張二本
林俱作口口
逆旅人有妾二人
劉得一本
逆旅之有妾

二○瞠
救庚反
直視也

田子方 一字

其道我也似父
江南古藏
本道作導

知北游 十字

通天下之一氣耳
今彼神明至精
劉得一本
作地今作合
孫

則陽 一字

同濫而浴
張本濫
作檻
陰陽者氣之大者也
劉本大
作廣
○瞞

許交映
音稷
總音片
同

外物 五字

我且南游吳越之王
張本游下
有說字
出薪
張本作
出拾薪
中民之

行進焉耳
張成二本
下俱有易字
大林丘山之善
張文二本
林俱作林
休

老
張本休
作沐
○顛
音歲
下毛也
躔
乃禮切
腳破
誑
音弦
急也
媿
呼決切
滅也

踰
同

寓言 五字

如鸛雀蚊蚋
勸公以其死也
向也括而今也披

外集卷四十七
子說

髮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張本鶴雀作觀鳥雀其死也作以其私死也向也括

作向也括撮以有○謹音悟

讓王二十三字

恐聽者謬張本者匡坐而弦張本弦下知足者不以

利自累也李本利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

江南古藏本茂也下有桓公得之營故許由娛於穎

陽共伯得乎共首江南古藏本娛作虞得下周德衰

江南古藏本及李本周俱作殷

盜跖十二字

穴室樞戶劉本樞休卒徒太山之陽江南古藏本凡

子非汝有張本孫子運量萬物而不匱文劉二本匱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張君房成元英本山林與臯壤

與使我欣然而樂與江南古藏本臯壤與○知如

舊音啖欬詞哀在音臆於介切噫同音阿音阿麥

處野曝音利放慢訛音探合

庚桑楚十二字

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江南古藏本及李張十

日自愁江南古藏本及李文人見其人人有脩者張

人見其物下有每更為失劉本每下入出而不見其

形張本入出孰知有無生死之一守者文本守又適

外集卷四十七 子說

其偃焉 移是今之人也 江南古藏本及李張二本

非字 ○杓 音的物 阨 音同切 趨 昌于切 黠 音毗牛

胾 音來反 辟 必領 佞 呂張反 侈 音以

徐無鬼 十一字

藜藿柱乎 鼯鼯之徑 文張二本 察士無凌誅之事則

不樂 文成張二本 聽而斲之 盡聖而鼻不傷 江南古

李本斲之下有睨目恣手 可不謂云 江南古藏本及

游于天地 江南古藏本 擇疏鬣自以謂廣宮大囿 張

疏鬣下有 古之真人以人待之 張本待之 ○擊 牽 詔

長毛字 丹涉似 覓彌列

天下有三德 張本下下 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 此

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 江南古藏本

六皆離名輕死 張本離 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 吾

日與子訟於無約曰 張本則有怍色 則亦久病長

阨 江南古藏本則 若負重行而上也 張本也上 貪財

而取慰 張本慰 ○嗾 苦聿 佞 音馮 憤

說劍 一字

惺尚何敢言 張本尚

漁父 三字

交白 待於下風 以敗惡人 張本交作較待

外集卷四十七 子說

列御寇

十二字

多餘之羸

江南古藏本及李張二本多上俱有無字

汝處已

江南古藏本及李本已俱

音闔胡嘗視其良

文成李三本胡俱作白

古之人天而不人本張

作古之至人

有順懷而達

江南古藏本順作慎

仁義多責達生之情

者傀

劉本多責下有六者所以相刑也句

○瘞

祖禾反

懷

音吡匹爾反

俠於

反傀

公回反

天下

四字

而九雜天下之川

江南古藏本及李本雜俱作滌

雖未至極

江南古藏本及

文李二本俱作可謂至極

○肱

音而

戩

音旭

狝

音狝劉須溪云俗謂活狝也

真經名氏

景德四年國子監本江南古藏本徐鉉葛湍校天台

山方瀛宮藏本徐靈府校成元英解疏中太一宮本

文如海正義中太一宮本郭象注中太一宮本俱張

君房校散人劉得一注江南李氏書庫本張潛夫補

注

右九家闕誤同異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七終

外集卷四十七

十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八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編

吳郡顧起元校

子說部 諸子

形埒

易無形埒封際曰埒音勒猶參同契所謂鄴鄂也

宿於田更

列子云永生伯子人姓名出行經堦外宿於田更更訓

老老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更義取此張湛注列子乃云更當作叟誤矣

以邑子牟

魏公子牟文侯子也魏伐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邑字下得鈔

橘踰淮而北爲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

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爲魯之汶水皆大誤也山海經云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遶蜀郡東北遶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江出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楚詞云隱汶山以清江固可明矣且周禮及列子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

瀆以言之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越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也此說余聞之唐殷敬順云今蜀有汶川縣卽岷江發源處因水名之而俗呼作問川字學不明地理亦謬無惑乎王莽呼圓陰爲圓陰也

餘詳五卷汶水辨

兩兒辨日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辨鬪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我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言初出近者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其日中裁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近者大

乎言日初出遠者曰日初時滄滄涼涼及日中時熱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遠者涼乎桓譚新論云漢長水校尉平陵關子陽以爲日之去人上方遠而四旁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疎相離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甚數相離一二尺以準度望之逾益明白故知天上之遠於旁也日爲天陽火爲地陽地陽上升天陽下降今置火於地從旁與上診其熱從旁與上遠近殊不同焉日中正在上覆蓋人人當天陽之衝故熱於始出時又新從太陰中來故涼於其西在桑榆間也桓君山曰子陽之言豈其然乎

張衡靈憲曰日之薄地闇其明也由闇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其中天地同明明還自奪是以望之若小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與夜與日而差微晉束皙以爲倚方與上方等傍視則天體存於側故日出時視日大也日無小大而所存者有伸厭厭而形小伸而體大蓋其理也又日始出時色白者雖大不甚始出時色赤者其大則甚此終以人目之惑無遠近也且夫置器廣庭則函牛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則八尺之人猶短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感心形有亂目故仰浮雲以觀月月常動而

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安岌云余以爲子陽天陽下降日下熱東皙言天體存於目則日大頗近之渾天之體圓周之徑詳之於天度驗之於晷影而紛然之說由人目也參伐初出在旁則其間疎在上則天間密以渾驗之度則均也旁之與上理無有殊也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人視如小及其初出地有遊氣以厭日光不眩人目卽日赤而大也無遊氣則氣白大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時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天連者雖中時亦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燄黃日赤宜矣然日色赤者猶火無燄也光衰失常則爲異矣因讀列子而彙集舊說如上又思列子之爲此段雖曰寓言實有至理蓋引而不發使後人深察澄觀而得其說故設爲兩兒之言以戲百世之下迄今百世之下雖宿學妙術屢數百辭而猶不可了然使果有兩兒而以關子陽桓君山東皙安岌當之亦未易折此兩黃口也朱紫陽云必有真人乘龍凌虛出倒影之上崑崙之外而後可訂其是非耳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茲言善夫

餘音繞梁欝三日不絕欝或作麗莊子梁麗可以衝城殿敬順曰阜梁也

宋有蘭子

蘭子以技游者也若道士雲游和尚行脚醫人走帳及手搏燕戲者

列子注引墨子

待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土之生五穀也蓋治之則畝數盆盆實二鬴瓜桃棗李以盆鼓葷菜百蔬以盆量

關尹子

今世有關尹子其文出於後人僞撰不類春秋時文也按列子仲尼篇引關尹子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惟默而性成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又說符篇引關尹子謂列子曰言美

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按此二條皆精義格言今之僞撰者曾無一語類是可證矣關尹子書雖亡觀此二條亦嘗鼎一臠矣乎

關尹子妙語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已乃能成已能勝物乃能成物

鬻子

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後人贗本無疑也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

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民免於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天闕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

工文女繡

管子丁以彫文刻鏤相樨也女以錦繡綦組相樨也

樨音裨

君相
管子云小白爲人無小智而有小慮漢高祖亦明於大而暗於小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君相之體一也

行禽

管子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爾注乃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非也

使海於有蔽渠弭于有渚環山于有牢

國語同

賈侍中云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裨海名賀知章管子注曰使海於有蔽或遇水灾教令泄於海使有蔽盡也渠弭於有渚教之穿渠弭亘於河渚也環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為綱紀而有牢固按尹說比賈有發明宜表出之

管子注

管子舊有注近世翻刻者謬為大言強作解事盡刪去之然有不可去者試舉一二於此湊漏之流曰灑

昌力切

南合篇流泉踰灑注

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鞞革重革

當心著之所以禦兵

小匡篇蘭盾鞞革注

緝纒為古袞冕字

君臣

上篇 卯菱即芡

五行篇

疾者兩手相拱著而不伸口握遞

入國篇

城中無積糧曰無委

事語篇無委致圖城脆致衝注

鮑古鵠字

輕重甲篇

獵而行火曰燒燒式照切

同

鉢其休切鑿也

輕重

乙篇

鉢時橘反長鏡也

同

崢丘即葵丘

輕重丁注

二升八

合曰鑑鳥區切

輕重丁篇百泉則鑑二十也注

如此類去注殆不可

知存之亦何傷乎

泰春泰秋

古大字音義與泰通大別作太自范曄作後漢書始用之避其家諱也按莊子有虞氏不及泰氏泰氏謂

大庭氏也管子書有秦春秦夏秦秋秦冬董仲舒策陽常居大夏陰居大冬正用管子語則大冬大夏皆音秦令人多失其讀

秦顛闕天

墨子尚賢篇文王舉秦顛闕天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

堯堯

墨子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漈漈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堯音翹或作曉

公孫龍子

史記載公孫龍爲孔子弟子其論白馬非馬亦自附於仲尼謂楚人亡弓之說且云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悖可謂曲說矣其他篇有云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意以白比君道青比臣道驪色之雜青驪于白謂權臣擅命雜君道也金本制木而木賊金猶君本制臣而臣掩君也其說類易所謂玄黃論語惡紫奪朱同而頗費解說又曰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解云黃中正之色馬國用之材故曰與類碧不正之色雞不

材之禽故曰與暴其說類孟子白馬白人之例然其
淫放頗僻去孔孟何啻千里按周有兩公孫龍一春
秋孔子問人一戰國平

原辯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闢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賓主
致往復假一物以為萬化之宗

寄言論而齊彼我之謬故舉白馬以混同異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

白者所以命色也命形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

馬馬形者喻萬物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况萬物種
類各有親疎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疎以待

人則海內叛譬如離色命馬眾馬斯應守白求馬
唯得白馬故命馬形而守一白色者非命眾馬也曰

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既有
白馬

不可謂之無馬則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

白馬豈非馬乎馬連而白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

非馬何故凡物親者少疎者多如一白之於眾色也故離
可致白求馬黃黑皆至兼白命馬眾色減去懷柔之

道亦猶此也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

不異馬也故使白馬乃為有馬者但是一馬耳其材
不異眾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耳

其賢不異眾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
於一色故君之愛已則附之君之疎已則叛之何可

私其親黨而疎於天下乎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

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其馬

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如黃黑馬
亦各一馬

不異馬也而不可以應眾馬不可以應白馬者何哉
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矣君既私以待人人

亦私以叛君寧肯應君命乎故曰以馬之有色為非

守白命馬者非能致眾馬審矣

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以馬有色為非馬者

使馬無色有馬如巴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而

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若使馬元無色而獨有馬

而巳者則馬耳安取白馬乎如人必因種類而生故

有華夷之別若使元無氏族而獨有人者白馬者馬

安取親疎乎故白者自是自非馬者也

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白與馬二物

矣合二物以共體則不可偏謂之馬故以馬而喻白則白馬為非馬也

曰馬未與白為

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

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此賓述主義而難之也馬自與

馬為類白自與白為類故曰相與也馬不與白為馬

白不與馬為白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

乃是強用白色以為馬名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為曰

非馬者未可也上之未可主義下之未可賓難也

以有白馬為有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

主責賓曰定以白為有馬也則白曰以有馬為異有

馬可得為黃馬乎賓曰未可也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

馬既以白馬為有馬而黃馬不得為白馬以黃馬為

則黃馬非為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

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

天下之悖言亂辭也黃白色也乘馬形也而雖以色為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馬白

馬同為馬也而取白葉黃棺槨異處之謂也凡棺槨

之相待猶唇齒之相依唇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夏待內內外相安天下安矣若乃私諸夏而疎夷狄則夷狄叛矣勸兵伐遠人不堪命則諸夏

亂矣內離外叛
不能獨輔君矣
故棄黃取白
悖亂之甚矣
曰有白馬
不可謂無馬者
離白之謂也
不離者有白馬
不可謂
有馬也
故所以為有馬者
獨以馬為有馬耳
非有白
馬為有馬
故其為有馬也
不可以謂馬馬也
賓曰離
白足為
有馬不離實為非馬
但以馬形馬色
堅相連屬
便是二馬共體
不可謂之馬
馬故連稱曰馬也
曰白
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
萬物通有白色
故曰不定
所白白既不定
在馬馬亦
不專於白
故忘色以求馬
眾馬皆
應矣
忘私以親人
天下皆親矣
白馬者言白定所
白也
定所白者非白也
定白在馬者乃馬之
白也安得自為白乎
馬者無
去取於色
故黃黑次所以應
直云馬者是於眾色無
所去取也無取故馬無
不應無去故色無不在是以聖人澹然忘
懷而以虛統物故物無不治而理無不極
白馬者有

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

耳
去黃取白則眾馬各守其色自殊而去故唯白馬
獨應矣王者黨其所私而疎天下則天下各守其
疎自殊而叛矣天下俱叛誰當應君命哉其應
所私乎所私獨應命適足以增禍不能靜亂也無去
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不取於白者是不去於
黃也不去於色則色之
與馬非有能去故曰無去者非有去也
凡黃白之在
馬猶親疎之在人私親而背疎
者叛矣疎者離
馬則親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
是以聖人虛心
玄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胸中
靈鑒有餘鏡萬象
於方寸而而其神彌靜故能
無親在疎而無
疎雖不取於親疎亦不
於
國共
貫也

指物論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物我非指故曰物莫
是非也彼此相

子集卷四十八

推是非混一歸於無天下無非物無可以謂物指皆謂是

指故曰而指非指非也所以物莫非指者凡物之能與相是非天下若

無是非之物則無一物而可謂之也是以有物即相是非故物

非指也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者乎又謂之非指

者天下齊焉而物其可謂之者乎指也者天下之所

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

之所無未可天下無一自而無一物而非天下無指

而物不可謂指也所以天下無是非者物各適其不

可謂指者非指也譬如水火殊性各適其用既非指

者物莫非指也即夫非指之物天下無指而物不可

謂指者非有非指也物不可謂指者無是非也豈唯

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不相是非故曰非有

指也以其無無是非故萬物莫不相是非故曰非有

之故終日是非而無是非故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

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物有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善

各有名不為指也如隸首善謂彼物各自為用譬之

耳目廢一不可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物皆

故不為是非也指而或謂之指者是非彼此之物兼以有不為指之無

相是非而是非莫定故不為指也且指

不為指未可指謂指也以物適指也無不謂

者天下之所兼此一物而有是非二名或彼天下無

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

外集卷四十八

子說

指者物莫非指謂無是非者生於物莫非指也是以
人指非非指也聖人求人於是非之內乃得無是非
也夫謂之指者非無指也指既不能與物為
指故非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
謂指謂指為非指乎誰謂指為指乎天下有指無
物指誰徑非指徑謂無物非指設使有指而無物可
非指乎誰謂以無物故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
非指乎非指乎明本無指也
物而乃與為指及覆相推則指自為無指何能與物
所宜無是非也是以聖人玄默恬淡萬物萬殊各自為物各有
忘是忘非不棄一能不遺一物也

鬼谷區

漢書藝文志鬼谷區三篇注即鬼史區也郊祀志黃

帝得寶鼎冤侯問於鬼史區云云注即鬼容區容史
聲相近今按鬼谷即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
孫子略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

伯云鬼史區

黃帝佐也

押闔

鬼谷子書有押闔篇押音擺押之者開也言也陽也
孟子所謂以言餽之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孟子
所謂以不言餽之也餽弱侯曰今押多作
押甚謬未見原本也

慎子

慎子曰投鈎分財投策分馬非鈎策為均也所以塞

怨望也按鈎卽闕也

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

以下荀子

慎子曰棄法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荀子二句蓋異而同

出人不遠

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遠矣今本作出入非言飽食終日而不學豈能過人乎出人如古言加人一等後世言出人一頭地云爾

佻徭同義

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不楛矣佻與徭同緩也此條與詩經始勿亟同意又晏子春秋景公爲路寢之臺令史佻其日而不趣欲上悅乎君而游民足乎食也今均徭之法用徭字欲其征役之緩也

四統

君者羣也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此章予愛之收入韻藻統字下

護詢字誤

護古音護此不識字人語也按護當作謨力結切垢辱也从真謨詢二字相連義相近也今本誤作誤

立待炊鏡

可立而待也可炊而鏡也鏡竟同異也俗云一頓飯時

鞞

議兵篇楚人鮫革犀甲或作犀兕以爲甲鞞如金石古洽反音夾堅貌管子蘭盾鞞革

鹿埤龍種

種同埤丁果切鹿埤如禾種下垂也龍種卽龍鍾竹下垂也四字奇甚

劫勢隱阨忸賞鱗罰

劫之以勢隱之以阨置之死地而後生之如背水陣之類忸之以慶賞鱗之以形罰驅民就死地如魚游畚中也

強國篇注引

韓非子曰貍首射侯不當強弩趣發平城距衝不若堙內伏橐蓋言可以距石矣

創業易守成難

兼并易能也惟堅凝之難焉守成之難從古已然秦晉及隋合而復失樂毅下齊苻堅帝秦皆然

規磨

是規磨之說也規磨猶差錯也規正圓之器磨則偏蓋而不圓失於程度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於權者也今按規磨猶云矛盾

虛一而靜

以虛心領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

正名注

無德而祿人以爲福不知朱轂赤族也有才不偶人以爲禍不知先號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也

辟間

辟間良劍也文選七命曰舒辟不常李善辟卷言神劍柔可卷而懷之也今倭刀亦有如此者

逆女殺內

水泮逆女霜降殺內蓋發生之際合昏姻閉藏之時禁者欲也殺音隆殺之殺

鱗後

強國篇大燕猷我後勁魏鈞我後鱗與犖同蹴沓于後今軍中尚有犖後之語莊子風謂蛇曰猷我亦勝

差差諧諧

君子之言差差然而齊小人之言諧諧然而沸差謔同異言也諧譎踏同

楛字訓

勸學篇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注楛謂非禮義也或作苦史記器不苦窳國語辨其功苦注凡物堅好曰功濫惡曰楛故以爲喻又讀爲沽儀禮有沽功鄭玄曰沽麓也義與楛同又楛鹽蠱字異而義同詩王事靡盬左傳皿蟲爲蠱孔穎達注是亦不攻牢不堅緻之謂也

解果釜倮解螺

俗人者逢衣淺帶解果其冠注言博帶峨冠強爲其服而無其實魏都賦風俗釜倮爲燼說苑淳于髡言田者祝云解螺者宜禾污邪者滿車解螺蓋高地也○解螺原也污邪隰也解螺之背微高原形似之楊倮注引解螺以訓解果甚當其引魏都賦釜倮不類釜狹隘也倮果敢也殊不相通○班固賦原隰龍鱗卽解螺形似之義○解螺史記戰國策作甌窶甌窶猶培塿也地之小高者左傳部婁無松柏二字之變有如此

宋人譏荀卿

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爲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錄云吳起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鹽鐵論曰李斯與苞丘子同事荀卿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一事人皆引用而罕知其原

諸子相非

尸子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哀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原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弁於私也夫帝后皇辟公弘廓闕介純夏撫賍取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哀均虛別圉一實也則無相非也

玉燭醴泉永風

尸子曰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時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其雨時降萬物以喜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四時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

彊彊同字

尸子曰鴻鵠在上扞弓彊弩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記也欲鴻之心切也按彊與彊同字唐府兵變爲彊騎彊毅弓弩也

擿植索途冥行而已

盲人以杖擿地而求道雖在白日無異夜行冥行之義面墻之論也

書肆說鈴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書肆言空文不知大義說鈴喻小說不知大雅吳秘曰要仲尼則君子之修辭不要則書肆也見仲尼則諸儒之木鐸不見則說鈴也

日勞

日一日勞考載曰功日一日猶日日也考成也載歲也吳秘曰生萬物者地而天道則勞矣以其運行不息也

雲陽宮記

河平二年王鳳聘嚴君平鄭子真皆不出

青史子

青史子載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

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萋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縕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倚升而不敢煎調云云其文義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限惜哉

戲婦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瀆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酣營不知限劑至使有傷於流血踈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旣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壻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褰裳而針其膚或脫履而

規其足以廟見之婦同于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抱朴子

黃髮終否而不恨恨也恨力讓切音與亮同博雅恨恨悲也陳蕃傳天之與漢恨恨不已注恨恨猶眷眷也蘇武詩恨恨不能辭文選顧此恨恨如何可言

秦子符子

秦子玉壺必求其所以盛干將必求其所以斷無盛之卮雖赤瓊碧壚無貴也不斷之劒雖含影承光無取也符子曰太公涓釣於隱溪跽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若白其跗觸崖若路秦子名菁見庾仲容子抄符子名朗東晉人見隋藝文志二子之姓名人罕知沉見其書乎馬總意林亦不載今錄其二條亦其一轡也

符子

符子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爲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

矣古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用孔子而謀於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文中子句

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

聞謗而怒者讒之困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

凝滯者智之蝥也忿憾者仁之螭也纖嗇者仁之蠹也○文中子一書格言至論甚多若其中拆洗論語之文描畫孔門之像若吳楚僭王者名號兒童學長者拜揖者皆其門人之罪也試舉一條如云陳叔達

行令郡縣而盜不止聞文中子門人心化之言退而靜居三月而盜賊出境此段明是粧點使盜賊三月入境舖資餼牽亦竭矣不出何待又以爲功不亦迂耶

文中子心迹

謝靈運詩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又矧乃歸山川心迹雙寂寞心迹之說前無所祖文中子心迹之判久矣蓋亦衍靈運之言而理趣深長矣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八終

中華民國廿年六月拾壹日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九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 竑編

吳郡顧起元校

雜說部

陰符經 三則

陰符經非黃帝書蓋出後漢末唐人文章引用者惟
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有禽之制在氣一語梁肅
受命寶賦有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一語馮用之機論
權論兩引之此外絕無及之者

胡應麟曰高似孫子
略載皮日休陸龜蒙

各有讀陰符詩皮云三百八十言出自伊耆氏中
引其語甚詳陸亦五言長古今類刻百川學海中

五賊一本作五勝

五行漢書謂之五勝言交相勝也淮南子謂五度所謂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謬五度是也又謂之五殺所謂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是也陰符經竊其意而變其辭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卽五殺之說也陰符經之文李筌僞作或信以爲黃帝者無目者也其文上不能望六韜三略之藩籬素問汲冢之萬一而以軒轅之書視之有目者如是乎

五行

洪範五行兆于龍馬之圖列於命箕之書其見象於

天也爲五星分位於地也爲五行行於四時也爲五德稟於人也爲五常播於律呂爲五音發於文章爲五色易曰五位史曰五材志曰五物醫曰五運其該曷旣哉羯朝據中土黃冠請愚氓乃臆撰陰符厚誣軒帝名之曰五賊噫經以符名旣已異矣符以陰名抑增異矣天其可以名賊乎人其可以見賊乎見賊其可以昌乎非寇謙之孽徒妖黨其孰爲此言乎有聖王出曷不以造言亂民之刑誅之而世號傳統繼聖之儒乃取而注之噫考亭之門何其無忠臣矣乎

胡應麟曰按陰符已見國策蘇秦讀之以說諸侯其文固非秦漢以後唐褚遂良嘗奉勅寫一百本至李

參始贗託軒后以欺人謂傅謙之者參敘云亦六代前固未聞也考亭語錄曰陰符經稱黃帝聖賢文自平正却無蹊蹊如許蓋考亭嘗注參同用修誤憶為陰符故因黃氏日鈔而有斯說匪實錄也

逸周書序

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發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今按武帝紀咸寧五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

汲郡古文 八則

薛瓚漢注引汲郡古文云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又引翟章救鄭次於南屈又引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是也按此數條今汲冢書不載則今之汲冢書非發冢所得

明矣汲冢書古之逸周書也

三維

汲冢周書維天九星維地九州維人四佐四佐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也

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蓋頑童昵比則犁老播棄豔妻煽處則忠臣結舌

虎之猛也而陷于獲人之智也而陷于詐

總總總總

殷政總總若風草總與總同按二字未知孰是而義皆通古書相傳有兩本者如此類即宜兩存之去古

既遠難以意決也

綴芳

如木既顛厥巢其猶有枝葉如草既薙厥藂其猶有綴芳

汲冢文誣

汲冢瓌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又謂伊尹與桀妃末喜交其誣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戰國之世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僇者爲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

三略

世能祖祖鮮能下下祖祖爲親下下爲君

古文參同契序

按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攷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書名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瞻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

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敘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序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序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

悟離章錯簡霧釋冰融其說既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敘又云有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偽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作偽書者

雲崖道人杜一誠也

戰國策

形貌眈麗眈徒結切日身有光焰五彩不可正視奪人目精眈麗猶側媚

金雄

今按隋志緯書小志有金雄此以應麟曰南齊書引郭文舉金雄記云

呂覽 三則

南子主術訓下篇蓋古之格言而淮南述之孔明又舉以教子也然五語之中澹泊寧靜二語足以該下三語矣孔明博學而精擇如此又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亦出淮南子而孫思邈引之然膽欲大之語有病不若志欲大之善也能欲多而事欲鮮此句不可少孔明思邈同引淮南子語而優劣不同也

君形

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亾焉君形者亾猶莊子云尊足者存也

江旻

張天下以爲籠因江海以爲旻宋人有以江旻漁歌名其詞者

淮南述莊子語

莊子云凍者假衣于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其言錯綜成文妙矣淮南述之曰凍者假兼衣於春暘者望冷風乎秋又較明白古人辭必已出而不相襲如此

鴻寶

沈佺期詩靜夜思鴻寶清晨朝鳳京鴻寶道書也淮南王有鴻寶秘術

太玄非擬易

三則

孫明復曰揚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與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負僭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粥育同

太玄經好媿惡粥媿字同私胎故惡育

吟唵異字

唵今多作吟字用非也太玄有唵首音欽閉也素問去吟之微

水經序

余近得水經惜其紙敝墨暎乃重為授輯止存本文
若酈氏注衍為四十卷厭其枝葉太繁頗無關涉首
注河水二字汎引佛經恠誕之說幾數千言亦贅已
今之史傳類又引用例稱為道元水經遂使欽之用
心與其名姓俱泯焉故特去之而詳著其說噫得吾
說而通之不獨可以讀水經已

王符自贊二則

漢王符自敘贊云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
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年有不然身有利害髮
白齒落日月踰邁疇倫彌索鮮有恃賴貧無供養志
不娛快曆數冉冉庚辛或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

馘象

潛夫論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施齊秦
德立諸夏越象事載籍不見

賈子韻語二見

賈子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
來未叶音歷又曰見祥而為不可則祥反為禍見妖而迎
以德則妖反為福福叶音通皆極文字之妙

髮子

新書引鬣子曰太平之世父無死子无無死弟鬣姓
僅見此漢唐君碑陰有處士閭葵班閭葵複姓僅見
此佛圖澄碑澄本姓濕濕姓僅見此戰國策衛有縲
錯挈薄縲挈姓僅見此

論衡 二別

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園諧
說而喜曉俗而以鴻文猶製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
故斷决知辜不必阜陶調和葵菲不必易牙閭巷之
樂不俟韶舞里母之祝不待大牢牛刀割雞舒戟采
葵鐵鉞截筋盆盎酌卮大小失宜知之者稀又一本
曉俗以鴻文猶振聾以聆響也外典有之曰文殊出
定出不得罔明不費纖毫力洛霞與孤鷺齊飛秋水
共長天一色故七聖迷途而重子知黃帝失珠而罔
象得也

子貢曰胥執忠信死貴於生蠡審凶吉去而有名種
畱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裡獨不榮

申鑒

述此條見學者不可膠
守一說而非諸家也

荀悅申鑒云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
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
皆自謂真本說仲尼邈而靡質先師沒而無聞將誰

使知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于屋壁義絕于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措定後世相倣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勢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河圖緯

茅山志引河圖要元篇云勾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脉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要元篇蓋漢世緯書後漢書志注不載其目僅見此焉

韓詩外傳

韓嬰載孔子南入楚見阿谷之女而令子貢與之言容齋已辨其妄子觀孔叢子載平原君問子高曰子之先君南游乎阿谷而交辭于漂女信有之乎子高曰阿谷之言出于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之所爲也又觀王逸楚辭東方朔七諫路室女之方桑兮孔父取以自侍注謂孔子出遊見采桑之女一心不視嘉其貞信遂取以自侍亦此類矣其妄皆不待辨

文用韻

文心雕龍聲律篇云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

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
宋詞元曲皆於仄韻用和音以叶平韻蓋以平聲爲
一類而上去入三聲附之如東董是和東中是韻也

陸子

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繁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轅五
伯夏駕六國摧朝

諸家地理

地志諸家予獨愛常璩華陽國志次之則盛弘之荆
州記荊州記載鹿門事云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
操定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撥汎舟褰裳率介休

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巉傾岳
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崖猿流聲於白雲之
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二段讀之使
人神遊入極信奇筆也記三峽水急云朝發白帝暮
宿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

世說誤字

古書轉刻轉謬茲病於淺者妄改耳如近日吳中刊
世說右軍清真爲清致而真率也李太白用其語爲
詩右軍本清真是其證也近乃妄改作清貴兼有諸
人之差謂各得諸人之參差近乃妄改差作美聲鳴

轉急改鳴作氣義學改作學義皆大失古人語意聊舉一二他不能盡

清便

洮洮清便言洮次世故之外而清且便也

劉孝標世說注

劉孝標世說注多引奇篇輿帙後劉須谿刪節之可惜孝標全本予猶及見之今摘其一二以廣異聞

鄧燦晉紀曰周伯仁應荅精神足以蔭映數人

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少以學顯謝玄為會稽內史張

玄之為吳興太守名亞謝玄亦稱南北二玄

左思別傳云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

馬電發於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燿燉

火井騰光而赫羲今本無鬼丸句

水經注瀘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

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林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

又曰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

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

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

文故假借名姓也

夏侯湛補亾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名定匡省奉

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溢恭夙夜是敦

孫子荆除婦服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
忽已一周禮制有敘告除靈丘臨祠感慟中心若抽
桓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既爽其靈
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
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亾邦國喪牧于以誄之
爰旌芳郁

王隱晉書云晉帝詔徵蘇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
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也

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荀綽兗州記云閭丘冲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

乘四望車

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揚修未嘗過江

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
名一時爲風流之冠也

仲長統樂志論

六韜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戰國策
趙武靈王曰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仲長統樂志論所
謂樂志字本此

廣文選

近閱廣文選阮嗣宗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妄

改良作夜不知秋夜之歿先于阮也中山王文木賦
乃以文爲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
王爲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
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踈謬如此殊誤觀者

古書不知名攷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爲嚴
助作漢有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知
誰著考後漢書注始知博物記爲唐蒙作水經引南
中行紀亦不出姓氏攷嵇含南方草木狀始知陸賈
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略後或有考焉未可遽付
之不知也

沮誦王壑鄭條

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但知有倉頡不知沮誦李冰
王壑同穿二江今但知有李冰不知王壑鄭條興古
文在歐陽脩前今人亦不知有鄭條也

吳越春秋

漢書趙擘撰吳越春秋晉書揚方亦撰吳越春秋今
世所行擘耶方耶今按揚方撰吳越春秋削繁見通
考

金海玉海千萬字文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周興嗣撰千字文隨

滿徽撰萬字文

胡應麟曰齊張融集金海王伯厚祖之同為類書

漢劉熙作釋名吳章昭作辨釋名漢劉向作說苑唐

劉勰作續說苑

何法盛郭象

何法盛竊郗紹晉中興書郭象竊向秀莊子注

評諸子

正部云淮南浮偽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効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亦確論也

隱書

漢書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今不可見大抵歡諛幽與之辭書云時日曷喪其始也左傳遠揚求救於楚師喻胥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諺書於羊裘檀弓之盤績狸首淳于髡之蟹螯既婁雜見於禮記戰國策說苑列女傳諸書言無微而可略此之謂也至于東方朔郭舍人之問對直俳優之雄爾

人作偽書

劉歆七略序稗官小說以周書為首即晉代所伐冢

汲冢周書也今所傳者十之一耳其中言舜囚堯禹
距舜諸語皆害義傷教之甚太史公信之以斬紂事
入史記誣聖多矣其後有十洲記漢武帝內傳神異
經洞冥記晉有王子年拾遺記梁有四公子傳一曰
蜀闖上音闖下音深入聲二曰駮杰上音萬入聲下音曷三曰戮齋上音願下音湍四曰仇膏上音掌下音親皆以奇字湊合傳凡數千言皆
無足觀而託名沈約可笑也唐人天寶遺事五代王
仁裕撰尤淺陋疑亦託名王仁裕予觀仁裕所撰玉
堂閒話不如是虛妄也宋有碧雲驥則誣善醜正甚
矣又有雲仙散錄清異錄偽撰杜詩注嫁名東坡一
切可以焚棄

劉子玄曰郭子橫洞冥記王子年拾遺記全構虛辭
用驚愚俗卓哉子玄之見也予推其餘如任昉述異
記殷芸小說沈約梁四公子記唐人杜陽雜編天寶
遺事宋人雲仙散錄清異錄杜詩偽蘇注盛行于時
殊誤學者司馬公作通鑑亦誤取天寶遺事況下此
者乎

幽怪錄

按牛僧孺所撰名玄怪錄

元次山

元次山集十一卷大唐中興頌足以名世

真珠船

王應麟嘗言讀書得一稅如獲一真珠船陳胡皆謂是王徽之

春秋國之鑑

說苑公扈子曰春秋國之鑑也宋神宗以司馬光所編歷代君臣事跡賜名資治通鑑以此

文公著書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許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

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耶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得爲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姦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歿天

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爲盜又譏其爲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來之書疊疊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與

大顛書

韓文公與大顛書蘇東坡則力言其爲僞朱晦菴則力辯以爲真黃東發以真僞不可曉愚按東發朱子之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管歐陽公不以始倡古文許尹師魯評者謂如善奕者常留一著歐陽之於師魯留一著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猶歐陽之於師魯乎不然朱子豈不知大顛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爲可信又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韓書刻石於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

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信其非自作而獨以大顛書爲出於韓何哉卓哉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曰無有失墜總其目以七百正慮後人羸入闌增以誣韓公耳古人謂公論百年而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定也一本作朱子語錄謂與大顛書乃昌黎平生死案嗚呼晦翁之言抑何其秋霜烈日邪慎考韓與大顛書刻石于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信其非自作而獨以大顛書謂出於韓何哉李白作歌贈懷素不足以損白之名而韓公以

道自任一與顛書則所損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美雖心知其非乃乘瑕蹈隙而擠之卓哉李漢之先見乎敘公之文無有失墜總其目以七百正慮後人羸入闌增以誣韓公也以此証之則死案猶可翻也○

胡應麟曰文公言昌黎死款是子孟簡書中語

宋儒

孔子修魯史不肯增闕文漢儒校羣經未嘗去本字宋人尚書則考訂武成毛詩則盡去序說吾未敢以爲然也

秦延君注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而君子譏其繁丁

子襄注周易全書纔二三萬言而君子譏其略
章句之病黨枯護朽守缺保殘有不非服鄭之陋無
是正左班之忠故曰依義莫依語師心不師迹難矣
哉

黃潤玉

四明黃潤玉所著有經書補注多可取者又有海涵
萬象一卷如云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
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
易動而圓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
又曰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

源也又解漢書云罔字從罔不不花蒂窻櫺也殊得
古人制字之義及宮室之形解莊子遊方之外云方
矩也出于矩之外所謂離方遁圓也又曰董仲舒對
策一正字公孫弘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譎言
皆有理

春秋列國名臣傳蜀人青神王當字常元所編春秋
世紀竹湖李參政琪著又有微國世紀庶爵世紀夷
國世紀

書敘指南

宋浚儀任廣編書序指南專爲尺牘設所引諸書今

多亾逸如書集一書古人尺牘之會彙者隋經籍志
卽無其目以此知古書之不傳者何限哉書集中所
引朱娥玉姬特多婦人之文又不知其何也

指掌圖

地理指掌圖蜀人稅安禮撰元符中欲上之朝未及
而卒書肆所刻皆不著名氏蜀本有涪右任燧序言
之極詳宇內辨臨江吳澥著今本亦失其姓名故表
出之

磨衲集

磨衲集王庭秀作于紹興壬子攷其論議以鄭俠爲
妄言陳東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佑之紛更謂
黨人子孫爲謬賞以蘇黃文章爲末藝擬程子之學
于墨以易傳爲謝楊刪潤成書詆趙張二相尤力蓋
自紹聖以來儉奸茂惡蚓結蛇蟠家以荆舒爲師人
以章蔡爲賢邪說詖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
艾不薨枝蔓益甚人心不正其害烈于洪水猛獸信
矣王庭秀者亦何幸逃少正卯之誅耶

僞書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
作李衛公問對阮逸僞作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

逸僞作龍城錄王性之僞作子厚敘事何等筆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者於其中凡僞書皆然予聞之朱子云

就月錄

癡人前不可說夢達人前不可言命宋人就月錄以爲陶淵明之言不知何據

晁公武讀書志多誤

晁公武讀書志載人名地理多誤如云李太白爲山東人不知樂史所序謂太白携妓遊山慕謝安之風自稱東山李白杜工部因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

而俗士不知倒之爲山東也太白之生則在蜀本其胄則在隴西與山東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又以張唐英與張君房合爲一人尤可笑張君房太宗時人唐英乃商英之兄字次功蜀之新津人何得爲一人乎其踈略如此

諍癡符

和疑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卷自鏤板以行識者多非之曰此顏之推所謂諍癡符也近日有一達官自刻其文且問于作者曰吾文何如古人或對曰一代之興有一代之文故漢曰漢文唐曰唐文公之文可

謂明文也蓋譏其近於吏牘而其人不能悟

小說

說者云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聳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豈唐人可及晉書荀勗傳云汲郡人不準發冢得古文數百篇中載楚事一段尤妙亦小說也惜不傳耳

王楷藏書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楷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于白藤檐子內寫書書法尤謹至後蜀孟昶又立石經于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僭僞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有功於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舉要爲名予及見之於京師惜未假抄也

毋昭裔

毋昭裔孟蜀時人其子毋熒藏書最富昭裔少寒微

升菴外集卷之五十

成都楊慎著

邗邗焦 竑 編

吳郡顧起元 校

山海經補注

南山經

鵠山

舊本作雝近刻本改作鵠此等古字宜存之甚矣
今人之妄也

獲翼之山

獲豈有翼哉言此山之險而難登獲亦須翼諺所

謂胡孫愁也

亶爰之山有獸焉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牡
今雲南蒙化府有此獸土人謂之香髦具兩體二
十八宿眞形圖心房二宿皆具兩體星禽家演房
宿爲兔心宿爲狐今之兔有雌無雄撐目而孕狐
有兩體故能媚惑亶爰之類自爲牝牡又何疑焉
○再考此獸名類蓋種無異同雄亦類雌雌亦類
雄類字之義愈益可明許氏說文云犬多相類故
類字從犬非也犬亦有食犬吠犬獵犬之分其色
又別何得言相類乎古人制字凡獸多從犬從羊
未必盡取義也

浮玉之山北望具區

浮玉山卽金山也唐明皇改浮玉山爲金山前人
詩云天將白玉浮諸水帝以黃金姓此山

成山四方而三壇闕水出焉

闕音涿

而南流注于虓勺

虓音呼勺
或作多

按虓勺卽滹沱也古今字異耳況多之音與沱相

近無疑○滹沱有南有北此南滹沱也其字古書

所載例無定體山海經作虛勺又作虓多此南也

作灑池北滹沱也說文作滹池而引詩虓池北流

今誤作滌池水經作滹池秦詛楚文作亞駝字林
作滹沱周禮作虜池史記作噶池九州記作滹沱
禮記作呼池注作惡池

洵山洵水出焉而南流注于闕之澤其中多此羸紫
也螺

螺色白磨之則紫文生余親見之

漆吳之山處于海東其光載出載入是惟日次

郭注云神光之所潛曜是日景之所次舍○山海
經載日月所出入之山凡數十所蓋峰巒隱映壑
谷層疊所見然矣非必日月出沒定在是也史記

云崑崙山日月所隱蔽以爲光明者也曹孟德樂
府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辰粲爛若出其裏孟郊
終南山詩日月石上生幽谷夜光明是也

侖者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
如飴可以釋勞其名曰白荅可以血玉

郭璞云或作畢蘇畢蘇一名白荅見廣雅音羔血
可染玉作光彩○慎按畢卽畢字董仲舒春秋繁
露云皐蘇釋勞卽此也荀子亦有畢芷之文畢皐
蘇也芷白芷也血玉之說則未試

○西山經

錢來之山其下多洗石

郭云澡洗可以礪體去垢圻

礪初兩切圻音甲去垢之石今南中有之

松果之山澗水出焉有鳥焉其名曰鷓音同渠其狀如

山雞黑身赤足可以已曝

鷓渠卽鷓渠南中通海縣有之名曰鷓雞舊注音

彤謬

小華之山其草多葦荔

卽薜荔也舊注音戾非

蟠冢之山其上多桃枝鈎端

桃枝今名桃竹實心多節可以爲杖又可爲簞

鈎端藤也其色紅可以束物

有草焉其本如桔梗黑華而不實名

曰薈蓉食之使人無子

今名花骨空凌霄花之類

皐塗之山其陰多銀黃

舊之無注

銀黃漢代用以爲佩唐太宗賜房玄齡銀黃帶宋

人小說云其物貴於黃金

颯山

音巍一音颯

是錚于西海

錚猶堤埠也章閏切

其中多采石

采石石有彩色者今雌黃空青綠碧之屬

慎按穆天子傳天子至於重鎰氏之黑水爰有采

石之山凡好石之器於是乎出又云重鎰氏其先

三苗天子舍於珠澤注珠澤在越雋又水經注若

水傍有光珠之穴采石卽彩石也采石山光珠穴

疑卽今寶山寶井今其地產寶石其品有紅刺紫刺軟紅硬紅酒黃祖母綠其價有百倍黃金者甚爲方慝亦妖物也

數歷之山楚水出焉其中多白珠

今蜀郡平澤出青珠

左思蜀都賦云青珠黃環是也

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

石涅可以染黑色論語云涅而不緇卽此物也又可以書字謂之石墨上古用漆書中古用石墨書今代用煙墨不知石墨爲何物矣○本草黑石脂一名石涅又名玄丹又名黑丹

崧山其上多丹木其味如飴食之不饑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崧山之玉榮堅粟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崧音密崧山不知所在觀其說似莊子之說建德華胥列子之談壺嶺圓嶠後世之記天台桃洞也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其中多玉其陰多搖木之有若

搖木大木也國語曰搖木不生花是也尸子曰大

木之有奇靈者爲若木凡木大至百圍年歷千載皆有奇靈不獨扶桑得稱若木耳又曰食若木者多爲仁人

東望恒山四成

成亦重也爾雅云再成曰英也

窮鬼居之各在一搏

搏猶脅也韓退之送窮文實衍此一句

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惟員神魄音氏之宮

是神也主司反景

日西入則景反東照故曰反景揚雄賦所謂倒景也尚書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古文昧谷作柳谷鄭玄曰五色聚爲柳日入時具五色說文穀音忽日

入色也尚書餞日柳谷屬之仲秋山海經司反景亦居之白帝蓋倒景反照在秋爲多其變千狀有作胭脂紅者諺所謂日沒胭脂紅無雨必有風也有如金縷穿射者古詩所謂日脚射空金縷直西望千山萬山赤也凡乍雨乍霽載霞載陰雲氣斑駁日光穿漏其中必有蛟龍隱見是則所謂神司反景也

天山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

此豈因古昔用瞽人爲樂官而傳會其說乎或者

實有此物而因以瞽人爲樂師乎

泐音黝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

神紅光之所司也○晉天文志東海氣如圓寮

白於之山洛水出於其陽而東流注於渭

括地志白於山在慶州洛源縣○洛有二此秦中

之洛也伊洛之洛其源出熊耳前漢書云洛出重

禁

鳥鼠同穴之山

此卽禹貢所紀導謂之山也鳥鼠同穴今陝西人

實云有之岳修撰正戍邊時親見之宋人作書傳

乃以鳥鼠爲一山同穴爲一山意欲附於不語怪

而不知其妄可笑也

濫水西流注於漢水多鯨魮之魚上音如下音駢其狀如覆

鉢鳥首而魚翼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

郭云亦珠母蚌類○文選所謂鳴磬孕璆也

○北山經

單狐之山多機木

郭云機木似榆可燒以糞稻田出蜀中○慎按卽

今之楳也

譙明之山譙水出焉其中多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

今名八帶魚

隄山隄水出焉

隄或作院古字耳

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

山

山海經皆先書山名此山獨變文亦奇筆也

縣甕之山

古文甕作雍

其獸多閭

閭卽羴也似驢而岐啼角如麕羊一名山驢汲冢

周書曰北唐以閭鄉射禮國君射於郊則閭謂以

閭皮爲侯也縣甕山今在晉陽

白沙山廣圓三百里盡沙也

世傳六一公作醉翁亭記始云滁四面皆有山又

改云滁爲州山四周又改云云未乃改云環滁皆

山也可謂簡而奇然山海經已有此語如瀧岡阡

表求其生而不得下數轉語出孔叢子學古文者

豈可不讀古書乎

梁渠之山有鳥焉名曰鷖其音如鵲食之止衎

郭云治洞下也音洞○胡元名巷曰胡動經世大

典作衎衎亦善傳會古字矣彼犬羊焉知之中國

文人爲粉飾耳然而元人字學高於宋人多矣

馬成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其

名曰天馬其鳴自訃

郭云言肉翅飛行自在○在天爲勾陳在地爲天馬五行家有其目而不知其物也文人所用天馬行空之語亦指此爾

天池之山有獸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其名曰飛鼠

郭云用其背上毛飛飛則仰也○此卽文選所謂飛蠲雲南姚安蒙化有之余所親見也其肉可食其皮治難產

教山教水出焉西流注於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

郭云今河東聞喜縣有乾河口但有故溝無復水是也○今在陝州唐名石壕杜子美詩有石壕吏一首今名乾壕舖○教卽殺也秦晉戰於殺卽此地兩山則殺之南北兩欽也夏后皐墓文王避雨陵在焉見公羊傳

景山南望盩厔之澤比望少澤其上多草諸蕒

景山卽毛詩景山也諸蕒卽今山藥諸蕒有二種此草諸蕒也中山經其木多諸蕒益木諸蕒也其草多秦椒

秦椒今名地椒狗羆羊食之故味比他羊爲美

謁戾之山在上沁水出焉南流注於河出穀述縣其

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

丹林今之懷慶清化鎮柿林百里故曰丹林實北地之上腴太行之穠秀也丹水在懷慶實帶府城

神困之山滏水出焉

困音如倉困之困○滏水在今磁州

秦戲之山虜沱之水出焉

注今虜沱水出鴈門鹵城縣南武夫山○古本作灌池虜沱後人改也

燕山多嬰石

郭云言石似玉有符彩嬰帶所謂燕石者○今此石出保定之滿城縣

倫山有獸其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羆

郭云川竅也○按伯樂馬經云有馬白州州當是川字以此可證

雞號之山其風如雞○蓋急風貌音戾○本引此或作雞

○東山經

竹山錚于江

錚于江形如錚也與錚錚之山其首枕汾用字相

類

嶧臯之水其中多蜃珧

蜃蚌也珧玉珧亦蚌屬○宋人謂之江瑤柱今登萊廣閩皆有之

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

括地志有南姑射山北姑射山亦猶語有南語北語潞有東潞西潞也

硜一真反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名

曰嵒嵒音反見則其國多狡客狡人

無臯之山南望幼海即少海也東望搏水

郭云扶桑二音○慎按鄭玄注禮記不改本字而

影其下郭璞注山海經亦不改本字而音其得聖人闕文之義宋人則直改之矣章句且況字與音乎

○中山經

青要之山實維帝之密都神武羅司之其狀

而豹文小腰而白齒而穿耳以鑿其鳴如鳴玉且也宜女子

淮南子云青腰玉女降霜神也蓋本此說而傳之

姑媯之山媯音遙帝女死焉化為萐草其葉胥成服

媚於人

注一名荒夫草○楚國元賢傳云帝之季女名曰
瑤姬精寃化草實爲靈之亦此類也

龜山多扶竹

注邛竹也高節實中中款也名之扶老竹○陶潛
歸去來辭策扶老以流憩卽此杖也又見蔡順傳
注

皋山多麇就

麇卽鹿也就卽驚也

○海外南經

羽民國有神人二八連臂爲帝司夜於此野

注晝隱夜見○南中夷方或有之夜行逢之土人
謂之夜遊神亦不怪也

○海外西經

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儻九代

注九代馬名儻謂盤作之令儻也○盤作之謂
盤起之今馬舞其上杜詩舞馬更登床唐世猶
此戲

玉空邊等爲環

文係郭注

謂玉空其中而等其邊肉好均也玉之內孔曰

外羨曰好古玉有肉倍好者有好倍肉者環
好兩均所謂玉空邊等也

有喬國今伎家喬人蓋象此也

文係郭注

喬人雙木續足之戲今日躡蹻

○海外北經

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

首衝南方者紀鼎上所靖之像虎色者蛇

蓋鼎上之像又以彩色點染別之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

逐音胄郭璞讀

歐絲之野一女子跪據樹歐絲

郭云言噉桑而吐絲蓋蠶類也○世傳蠶神爲女

子謂之馬頭娘後漢志曰宛窳蓋此類也

平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柳甘柎甘華

遺玉卽鑿玉也松枝千年爲伏苓又千年爲琥珀

又千年爲鑿字書云鑿遺玉也是其解也高昌人

名爲木鑿謂玄木爲玄鑿○甘華卽积拘一名木

蜜俗名蜜瓜

○海外東經

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

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兪北

選萬也選與萬古音相通遂借其字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亦言鑄像也

玄股之國其為人衣魚食驅在雨師妾北

驅即鷗衣魚食鷗蓋水中國也○雨師亦有妾哉文人好奇如說妲娥織女宓妃之類耳

○海內南經

甌居海中

即東甌也在岐海中○岐海海之岐流也猶云裨海

閩在海中

閩越即西甌亦在岐海中○閩已見此近修閩志乃不知引此而妄加杜撰

有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其葉如羅其實如樂其木若藎其名曰建木

樂借作丸謂員如鳥彈也

○海內西經

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也

文係郭注

謂形如半月也唐詩江畔洲如月

崑崙之墟帝之下都在八噍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

莫能上罔之巖

郭注言非仁人及有才藝如羿者不得登○古謂有才藝者為羿非必指有為之君也

玕琪赤玉屬也吳天璽元年臨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際得石樹高三尺餘莖葉紫色詰曲傾靡有光彩○

按此即珊瑚樹

莊子有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與玕琪子文係郭注

按今莊子本無此文

○海內北經

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有一女子方跪進杯食

注槃瓠殺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生男為狗女為

美人○今雲南百夷之地亦多美其俗不論貴賤

人有數妻妻妾事夫如事君不相妬忌夫就妾宿

雖妻亦反服役之云重夫主也進食更衣必跪不

敢仰視近日姜夢賓為兵備親至其地歸戲謂人

曰中國稱文王妃后不妬百夷之婦家家文王妃

后也跪進杯食蓋紀其俗

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

吳一本作吾乘之日行千里

即騶虞也

列姑射在海河洲中

山名卽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也

姑射國在海中

東山經流沙百里曰北姑射山又南二百里曰南姑射山皆在中國此曰藐姑射蓋言遠在海中也

大蟹在海中

郭注蓋千里之蟹也○汲冢玉會篇海陽人貢大蟹其殼專車此云千里蟹則又大矣○嶺南異物志昔有海商海中行遇洲渚林木茂甚乃維舟登岸爨於水傍半炊而林沒急斷纜乃得去詳視之

大蟹也○又玄中記曰天下之大物北海中之蟹能舉螯如山其身故在水○又嶺表錄異嘗有人浮南海泊於孤岸忽有一物如蒲帆飛過海將近舟舟人競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碎墮舟視之乃蛭蝶也去其翅足秤之得肉八十斤噉之甚肥美蝶有八十斤則蟹大千里亦有之矣

明組邑居海中

爾雅云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注海苔之類此所謂明組者也

大人之市在海中

卽今登州海市

○海內東經

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
下有洞庭穴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爲地脉

文係郭注

按河圖絳象注云太湖中洞庭山林屋洞天卽禹
藏真文之所一名包山吳王闔閭登包山之上命
龍威丈人入包山得書一卷凡一百七十四字而
還吳王不識使問仲尼詭云赤烏啣書以授王仲
尼曰昔吾游西海之上聞童謠曰吳王出遊觀震
湖龍威丈人名隱居北上包山人靈墟乃造洞庭

竊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六百初今強
取出喪國廬丘按謠言乃龍威丈人洞中得之赤
烏所啣非丘所知也吳王懼乃復歸其書○唐張
說洞庭詩地穴穿東武江流下西蜀

白水出蜀而東南注江

郭注色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源從臨洮之西
傾山來經沓中東流通陰平至漢壽縣入潛○卽
水經所謂天池白水也

沅水出象郡入下雋西

雋古音胙袞反今音剪

潦水出衛臯東

即遼水也

○大荒東經

少昊之國少昊孺

一本有帝字

顓頊於此

郭云孺義未詳今按孺謂長育之也別無異義郭蓋以奇求之反不得耳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

按山海經紀日月之出者七日月所入五日月所出入一其紀日月之出也曰大言山曰合虛山曰明星山曰鞠陵山曰湯谷扶木曰猗天蘇門山曰

壑明俊疾山皆在大荒東經其紀日月之入曰豐

沮玉門山曰日月山天樞也曰鑿鑿

一本作鑿

鉅山

曰常陽山曰大荒山皆在大荒西經曰浴日一在大荒南經之甘淵曰浴月一在大荒西經之玄丹山其紀日月所出入一在大荒西經之方山柎格之松焉考之淮南子日所出入又多不同存而不論可也

犁魏之尸

古靈字或從巫或從玉或從鬼或從弼

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黍

食

銷姓者所賜其國之姓也

是維嬴土之國

言衍沃豐盈也土音杜

帝俊生黑齒姜姓黍食

凡言生者未必其親所產尚書舜別生分類生之
爲言姓也蓋賜之姓而別其種類相傳既久彼後
世自以爲聖帝之苗裔也如今雲南木邦孟養之
夷云天皇帝是我兄之類古者五胡皆自以爲聖
帝之後匈奴自謂天之驕子元魏謗天嗣自謂天
女所生不難於誣天況聖人乎

東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
曰禺豼

豼卽魑說文云夔神魑也黃帝以夔皮鞮鼓聲聞
五百里因刻夔形爲鼓篋故穆天子傳有黃虵翼
鼓之文

帝舜生戲戲生搖民

今廣西有搖民豈卽此耶

女丑有大蟹

郭云廣千里也○天文有巨蟹宮蓋應此

三離視肉

郭云聚肉有眼○按視肉之文山海經屢見郭惟此有解又云食之不盡皆不可曉缺之可也

○大荒南經

汜天之山赤水窮焉

郭云流極於此山也此篇又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成山甘水窮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朽音塗之山青水窮焉

三身之國姚姓黍食

黍食言猶火食也他如盈民之國於姓黍食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食蟻民之國桑姓食黍焦僥之國幾姓嘉穀是食又有鼪姓之國大荒北經則有毛民之國依姓食黍儋耳之國任姓食穀胡不與之國烈姓黍食深目之國盼姓食魚魚山威姓食黍苗民釐姓食肉夷狄豈有姓哉蓋禹錫土姓而單及四裔也書所謂聲教訖海此亦可證今南中夷人有合國同一姓者其遺俗乎其曰食木葉食魚食木實王制所云不火食者也

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

一本有日字

浴於淵

郭云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其後世

此國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運轉之於甘水中以效其出入湯谷虞淵也○河圖絳象曰邠之隘上爲扶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下爲吳泉月所登漢武帝昆明池中左牽牛而右織女象雲漢之逶迤蓋效此耳

○大荒西經

白丹青丹

注又有黑丹也孝經援神契云王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然則丹者別是彩色名亦猶黑白黃皆云丹也○尚書大傳云丹丘山丹腹青直出青腹是丹與青皆名腹亦猶今俗名黑墨朱墨也黑丹即黑石脂石涅也此篇又有玄丹之山出黑丹

有人反臂名曰天虞有女子方浴月

與浴日義同其曰帝俊之妻生十日自甲至癸也生月十又二自子至亥也

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有兵

注引周書云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吳楚反時吠過梁國○元至正中雲南玉案山下有赤犬羣吠未幾兵亂

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道猶從也韓非子云玄蛇乃

化爲魚

禮記水潦至不獻魚鼈至充云水至蛇新化爲魚鼈恐傷人也

是謂魚婦死

卽復蘇

淮南子云后稷龍在建木西人死復蘇其中爲魚

○今南中百夷能以術呪尸爲魚而食之

○大荒北經

亦在畏獸畫中

文係郭注

據山海圖爲說也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

禺谷卽虞淵古人用字例以同音相借虞淵又作

吳泉

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

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

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

不得復上所居不雨

阮嗣宗詩應龍沉冀州妖女不得眠乃用此事

西本有北字

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

瞑乃晦其視乃明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三是字古文法奇之又奇

○海內經

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

注其城方三百里蓋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此蓋郭璞別以異聞增入之也黑水廣都今之成都也素女在青城天谷今名玉女洞

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

嘉穀之米炊之皆有膏

百縻自生冬夏播琴

縻今本誤改作穀齊民要術所引可證

西南有巴國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塵土

注今三巴是○出是塵土言其地清曠無罽埃也

長寧侯子啓忠與子相遇於巴東其詠巴峽詩有

冰壺浸兩儀之句予擊節賞之侯曰此句亦微有

祖子知之乎予曰豈非用山海經巴國域中出是

塵土乎侯笑曰是也

又有黑人虎首鳥足兩手持蛇方啗之

今南中有夷名娥昌其人手持蛇啗之其採樵歸

籠中捕蛇數十蛇亦不能去不知何術也疑卽此

類

賈超之山其草多龍修

郭云龍須也生石穴中而倒垂可以爲蓆○鄭緝

之東陽記仙姥巖下不生蔓草盡出龍須

升菴外集卷之五十終

中華民國廿五年六月拾壹日